武俠世界

天地譜（楚雪衣傳奇故事之二）　龍乘風·著

江南佳公子，大漠飛鷹俠，爲了志同道合共創天地譜，因而定下一椿五年之約。約期甫滿，適値江湖風雲四起，更兼巧遇江東楚雪衣，徒令此事倍添傳奇色彩。本故事描寫俠骨柔腸手法別具一格，橋段構思更見功力不凡，喜愛龍乘風作品之讀者萬勿錯過。



$4.00

第27年
46

編者話

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是龍乘風作品：楚雪衣故事之二⌊天地譜⌉。故事內容不但新穎罕見，而且對俠骨柔情的描寫也別創一格，橋段構思更見功力不凡。講述一干志同道合之士，為了共創天地譜，因而定下一樁五年之約，詎料約期甫屆，適值江湖風雲四起，更兼巧遇江東大俠楚雪衣瀕臨關外，因而使這件武林盛事更添上不少傳奇色彩，而且也……過程曲折離奇，令你匪夷所思，喜愛龍乘風作品之讀者萬勿錯過本文。

☆ ☆ ☆

⌊金釵令⌉作者因有重要私務羈身，來稿暫停數期寄出付梓，情非得已，祈請原諒。一俟稿源恢復接獲，定當盡快如期刊出，敬希垂注。

☆ ☆ ☆

清代期間，鴉片之荼毒我國百姓，遺害至鉅。下期巨型故事⌊劍底不了情⌉是描述一位少俠到蘇州暗查師叔下落及清代名臣李長庚被殺之事，是時適逢是私運鴉片事件猖獗高潮，他歷盡艱險，結果查出師叔之失踪與販賣鴉片事情有關，最後……？欲知詳情，請留意下期本刊的刊出。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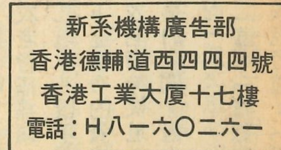
港九運郵：半年港幣	$120.00
一年港幣	$239.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46.00
一年港幣	$291.00
外埠運郵：半年港幣	$206.00
一年港幣	$41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46期
（總號138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天地譜

楚雪衣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無名雙刀黑殺手

風雪巳停，容二在雪地上找到了一行足跡。

足跡初時很淺，但却漸漸變得深了起來，他在想：「這人準是受了創傷，由於傷勢不斷加劇，以致影响了輕功，越走越是吃力。」

他來到了一座白茫茫的大雪山下，足跡忽然消失了。

這足跡是怎樣消失的？難道那人突然長出了一對翅膀飛走了不成？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但既非這樣，足跡又何以會突然不見了？

容二百思不得其解，但他仍然要繼續追尋下去。

這一座雪山山勢險峻，正是山外有山，峯峯相連，似是一直蜿蜒到關外去。

沒有了足跡，想找到那人就困難得多了。

這時，天色巳亮，容二巳在冰山雪嶺中追尋了整整一晚，到現在既是飢餓，又是寒冷。

但他仍然要找尋下去。

很快又過了半天，他巳走遍了五六座山峯，大大小小的山洞也找過了十幾個，但始終找不着他想找的人。

他要找的是方紫秀。

方紫秀給蒙面人打了一掌，傷勢只怕不輕。

容二很担心，非要找到她不可。但要是眞的找不到呢？

他嘆了口氣，再也不敢想下去。

這些雪峯一個緊接一個，過了很久，他才找到了一個很小很小的村莊。

這村莊大概只有幾十戶人家，而且多半都是獵戶。

他太疲累，也太飢餓了，一進入村莊，就想找些食物暖一暖身子。

除了衣物，食物也是給予人類溫暖的泉源，越是飢餓的人，就越會感到寒冷。

他在村莊裏找到一間黃家老店，也聞到了陣陣羊肉的香氣。

容二並不喜歡吃羊肉，但在這個時候，就算是再討厭的食物，他也是要吃下去的。

進入了黃家老店中，發現店內空無一人。

「嗨！」他大叫了一聲：「這裏有人嗎？」

店內沒有人回應。

他連續叫了幾次，才終於有人說：「今天這裏不做生意，你走罷！」

說話的人，並不在店內，而是在黃家老店門外。

容二忙道：「這位是老闆嗎？」

那人搖搖頭，慢條斯理地走了進來。

那是一個年逾六旬的葛衣老者，他的身材矮小，但是却目光烱烱，神情甚是嚴峻。

葛衣老者看了容二一眼，道：「你是從那裏來的？」

容二一怔，心中有點生氣，忖道：「我從何處而來，你怎管得着？」便說：「從外地而來。」這句話，答了等於沒有回答。

葛衣老者冷哼一聲，原本巳很嚴峻的臉色變得更加怫然不悅，道：「你走罷，今天這裏不做生意。」

容二道：「既不做生意，何以店門大開？」

葛衣老者兩眼一瞪，道：「老夫把店門打開，乃是方便自己進出，難道這樣是犯法的嗎？」

容二道：「你是不是這裏的老闆？」

葛衣老者搖搖頭，道：「不是。」

容二道：「既不是這裏的老闆，就似乎沒有下逐客令的資格了。」

葛衣老者冷笑道：「誰說的？雖然我不是這裏的老闆，但你可知道老闆是我的什麼人？」

容二道：「請恕在下不知。」

葛衣老者道：「這間店舖的老闆，是老夫的兒子！」

容二「哦」一聲，道：「貴寶號號稱黃家老店，老丈想必也是姓黃了？」

葛衣老者搖搖頭，道：「不！老夫並不姓黃，乃是姓唐。」

容二說道：「原來是唐老丈，倒不知道，黃家老店何以會落入唐老丈父子之手呢？」

葛衣老者道：「這破爛店子，無論是誰肯付出一百両銀子，都可以馬上把它買下來。」

容二「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那麼，在下願以三百両銀子，把這店子買下，大概可以了罷？」

葛衣老者斷然搖頭，怒形於色地說道：「胡說！姓黃的可以把店子賣出，但咱們姓唐的却不會賣！」

容二道：「想必是價錢太少了，在下願出五百両如何？」

「不賣！」

「一千両呢？」

「十萬両也不賣！」葛衣老者更憤怒了，他用手向大門一指，喝道：「你馬上給老夫滾出去！」

容二早就看出這老者並非尋常鄉下老兒，這時候就更加可以肯定了。當下也不生氣，只是微微一笑，說道：「買賣不成仁義在，在下既然已來了，倒不想就此離去。」

葛衣老者怒叫了起來，說道：「好哇！你是强蠻不講理，還是有心到這裏撒野的？」

容二道：「什麼都不是，我只是肚子

餓得緊，非要找點吃的不可！」

葛衣老者還是不斷的搖頭，道：「這裏今天不做生意，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吃的。」

容二道：「這裏也許沒有山珍海錯，但兩三斤羊肉，好像還會有罷？」

葛衣老者冷笑道：「是有羊肉又怎樣？是老夫自己吃的，你管得着嗎？」

容二說道：「倘若在下非吃羊肉不可呢？」

葛衣老者怒道：「你敢强搶老夫的羊肉？」

容二道：「我不是强搶，我願意付銀子，五十兩一斤羊肉，大概不會令你吃虧了罷？」

葛衣老者道：「羊肉並不値錢，但是老夫的羊肉，只有老夫和老夫的兒子才可以吃，你想來分一杯羹，除非先把老夫殺了！」

容二眉頭大皺，道：「在下走遍大江南北，像唐老丈這樣的老闆，還是頭一遭遇上。」

葛衣老者道：「老夫早已說過，我不是老闆，是老闆的老子！」

容二道：「那麼唐老闆呢？我想見一見他。」

葛衣老者道：「他不在？」

容二道：「唐老闆往那裏去了？」

葛衣老者道：「不知道！」

容二道：「羊肉好香，不如咱們一起來分享怎樣？」

葛衣老者怒道：「說過不賣便不賣，你要找吃喝的，大可到別的店子去！」

容二嘆了口氣，道：「倘若這裏是長安、洛陽，不必唐老大開口，在下已經跑到別的店子光顧了，但這村莊之內，好像就只有你這間店子了？」

葛衣老者道：「不錯，但你可以到別的村莊去！」

「別的村莊？和這裏相隔有多遠？」

「一百五十里。」

容二不由苦笑：「這就妙得緊了，我現在已是腹如雷鳴，怎有力氣再走一百五十里？」

葛衣老人冷冷道：「這就得要貴客自理，請恕老夫無法可想！」

容二道：「既然如此，在下只有得罪了！」

爲了吃羊肉而居然要動武，也未嘗不可以稱爲一樁怪事。

容二正要出手，忽然有人沉聲喝道：「來者何人？」

容二轉眼一看，只見店內已出現了一個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白衫漢子。

這白衫漢子容顏極是醜陋，聲音也十分沙啞，令人聽得爲之毛骨悚然。

容二沒有回答，只是說：「我要吃羊肉！」

白衫漢子道：「羊肉有什麼好吃？不如吃別的東西好了。」

容二道：「這裏還有什麼好吃的？」

白衫漢子道：「你想吃什麼，這裏就有什麼。」

容二冷笑道：「好大的口氣，倘若我想吃熊掌呢？」

白衫漢子道：「自是容易得很。」說完，掉頭就走了。

黃家老店後面，還有一間石屋。

白衫漢子進入石屋，過了約莫一盞茶時光左右，才施施然地走回來。

他手裏捧着一張宣紙。

容二一怔，道：「這算是什麼？」

白衫漢子道：「此乃宣紙，出自安徽宣州。」

容二道：「我要吃的不是宣紙，是熊掌。」

白衫漢子微微一笑，但他容顏奇醜，如此一笑，更是顯得特別可怖。

「這一張既是宣紙，也是熊掌。」白衫漢子說完後，就把宣紙打開。

宣紙上繪畫着一件物事，正是一塊熊掌。

容二不禁爲之啼笑皆非，道：「兄台倒算是個妙人。」

白衫漢子搖頭嘆息，道：「唐某天生醜相，何妙之有？」

容二故意道：「那也不是兄台的錯，只是上一輩父老平素行事不近人情，以致有了這等報應。」

白衫漢子嘆道：「尊駕之言，不嫌太刻薄陰損了嗎？」

容二心神一凜，想了想說道：「兄台責罵的是，在下失言了。」

白衫漢子却哈哈一笑，道：「別放在心上，我這句話，和這個亂塗而成的熊掌，都只是和尊駕開個玩笑而已。」

葛衣老者冷哼一聲，容二道：「這玩笑開的不輕。」

白衫漢子道：「尊駕既然進入敝店，那是應該好好款待的，但那些羊肉，却是萬萬不能吃。」

容二道：「却是何故？」

白衫漢子道：「羊肉是有毒的。」

容二道：「好好的羊肉，怎麼會有毒呢？」

白衫漢子道：「實不相瞞，唐某刻下正在全力挽救着一個人的性命。」

容二一凜，道：「那是一個男人？還是一個女子？」

白衫漢子道：「是個男的，他中了劇毒！」

容二忙說道：「可否帶在下去見一見他？」

白衫漢子看了他一眼，但却沒法子看見他的臉龐。

容二一直戴着那頂笠帽，帽邊又拉得極低。

葛衣老者突然冷笑，說道：「這傢伙鬼鬼祟祟，不男不女的，只怕不是什麼好人！」

容二的臉色立刻紅了。

他是個虬髯漢子，這葛衣老者說他鬼鬼祟祟，倒還罷了，但「不男不女」這四個字，却聽得白衫漢子爲之莫名其妙。

只聽見葛衣老者又說：「此人陰陽怪氣，來歷不明，偏又多生事端，照我看，還是不如把他一刀宰了，免得夜長夢多，壞了咱們救人的大事！」

白衫漢子皺眉道：「爹，咱們到底是救人？還是殺人？」

葛衣老者道：「救該活下去的人，同時殺該死之人！」

容二冷冷一笑，道：「如此說來，我是個該死之人了？」

葛衣老者冷哼一聲，道：「你若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就不該藏頭露尾，連眞面目也不敢在人前展示！」

容二吸一口氣，良久才道：「我有苦衷，暫時不足爲外人道。」

葛衣老者冷冷道：「你有苦衷也好，鹹衷甜衷也好，都和咱們父子沒有相干，你還是速離此地去罷。」

容二道：「我要見一見那個中了毒的人。」

葛衣老者道：「沒有什麼好見的，快滾！」

容二道：「不見那人，決不肯走！」

葛衣老者嘿嘿一笑，道：「當眞？」

容二道：「當然是眞的。」

葛衣老者道：「那好極了，老夫忽然人有三急，而且非要就地解決不可，你別跑，且待老夫把褲子除了下來……」

不等他說完，容二已嚇得臉色大變，急急奪門逃了出去！

白衫漢子大奇，說道：「這位兄弟似乎胆大包天，但是他却又好像有點……有點……」

「娘娘腔！」葛衣老者格格一笑，道：「她那裏是個男人？她只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女娃兒而已！」

白衫漢子更是大感詫異，道：「爹，你是怎樣知道的？」

葛衣老者冷冷一笑，道：「爲父在江湖上打滾了四十多年，什麼樣的人物，什麼樣的事情沒見識過？她這點微末道行，又怎瞞得過我的眼睛？」

白衫漢子不禁爲之嘆服，但旋即又道：「這位姑娘何以要改裝變成男子？」

葛衣老者說道：「那是她的事情，咱們不必去多管閒事，就只怕她會妨碍你救人。」

白衫漢子道：「不會罷？她是什麼人？何以會在這種窮鄉僻壤裏出現？」

葛衣老者冷冷道：「不管她是誰，你先把咱們的恩公救了再說。」

白衫漢子頓時面露爲難之色，說道：「憑孩兒這點微末的道行，只怕救不了恩公。」

葛衣老者倏地臉色驟變，怒道：「放屁！你熟讀醫書，更拜師在『一帖聖手』華七公門下，怎會治不好這點傷毒？」

白衫漢子苦着臉，說道：「恩公所中之毒，乃是『赤煉斷魂香』，別說是孩兒了，便是師父在這裏，只怕他也是無能爲力……」

葛衣老者聽了大怒，突然「啪」的一聲，一記沉重的耳光便向白衫漢子臉上打去。

白衫漢子沒有閃避，也沒有哼叫，只是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說道：「要救恩公，除非能夠找到解藥，否則……」

葛衣老者「啪」一聲，又是一記耳光打過去：「簡直放屁，若有解藥，還用得着你這個窩囊郎中嗎？」說到這裏，忽然臉色一變，道：「石屋那邊有人！」語聲未落，人已有如箭矢般向石屋直射過去。

白衫漢子也緊緊跟隨着，兩人一先一後，瞬即進入了石屋之中。

只見石屋裏一個戴着面具的人盤膝坐在地上，而在他的兩旁，正有兩人瞪視着他。

這兩人一穿黑色勁裝，另一個袍寬袖大，衣飾甚是華麗，兩人的年紀都約莫在四旬左右。

穿黑色勁裝的漢子手執雙刀，神情兇悍，而華服男子却手搖摺扇，面露笑容。

但這笑容看來甚是陰險，而且也笑得並不自然。

在這種嚴寒天氣之下，他尙在搖動摺扇，實在十分古怪。

葛衣老者一見這兩人，不由怒火上沖，喝道：「什麼人敢闖進老夫的地方？」

手執雙刀的黑衣漢子冷冷一笑，道：「你認不得我這個人，也該認得我這一對刀。」

葛衣老者怒道：「老夫不認得！」

黑衣漢子道：「如此說來，你似乎不是個武林中人啦。」

葛衣老者道：「便是武林中見聞廣博之人，也不會曉得你這種無名之人，無名之刀！」

黑衣漢子仰天一笑，道：「好說，我這一雙刀，就是『無名雙刀』！」

「無名雙刀？」葛衣老者不由眼色一變，道：「那麼，你就是『雙刀黑殺手』任無名了？」

黑衣漢子又是一笑，說道：「正是任某。」

葛衣老者面色一沉，目注華服男子道：「尊駕又是何許人也？」

華服男子淡然一笑，道：「我是來殺人的，並不是來作客的，區區賤名，你用不着知道。」

葛衣老者「呸」一聲，道：「不說就不說，老夫把你殺了之後，會在你的墓碑上刻上一隻烏龜！」

華服男子笑容倏斂，冷冷道：「唐孤平，你好大的胆子！」

葛衣老者道：「你倒認得老夫！」

華服男子冷笑道：「蜀中唐門高手逾百，似乎就以你們倆父子最不爭氣！」

唐孤平怒道：「這是唐某的事，人各有志，誰都管不着唐某父子！」

華服男子道：「你們若還是身在唐門，區區也許還會對兩位有所顧忌，但如今，嘿嘿……」

白衫漢子怒叫一聲，道：「你們兩個，都給我滾出去！」

華服男子道：「咱們可以馬上走，但却要帶走這個人！」說着，用摺扇向蒙面人一指。

白衫漢子道：「要帶走他，除非先帶走我這顆腦袋！」

唐孤平道：「還有老夫這一顆！」

任無名一聲獰笑，道：「既然兩位都不想活了，任某就成全你們罷！」語聲甫落，雙刀齊揮，向白衫漢子直劈過去。

白衫漢子迴身閃過兩刀，倏地右腕一翻，一柄匕首自袖中亮出來，「嗤嗤嗤」連續三響，三招殺着連環向任無名反擊過去。

任無名嘿嘿一笑，道：「算是有點看頭，但出手無力，便似是戲台上的花旦一般！」

唐孤平叫道：「業懷，你別聽這厮胡言亂語，他是存心要把你激怒，好讓怒火攻心，武功大打折扣！」

唐業懷應了一聲，答道：「孩兒知道了。」

華服男子冷冷一笑，目注着唐孤平道：「咱們只是要帶走一個爲禍武林的大惡人，兩位何苦以性命加以阻攔？」

唐孤平怒道：「誰說他是武林中的大惡人？」

華服男子道：「此事人所共知，唐老先生不必掩耳盜鈴了。」

唐孤平道：「一派胡言，老夫決不相信！」

華服男子道：「此人不殺，留在武林中是一大禍根，區區此舉，也是爲了武林千萬蒼生着想。」

唐孤平道：「你要殺他，老夫可不能袖手旁觀，除非……」

華服男子道：「除非怎樣？」

唐孤平道：「除非等他痊癒了，你們再行動手，那時候老夫父子二人，決不插手相幫便是！」

華服男子哈哈一笑，說道：「若要等到這惡魔痊癒，區區自問可不是他的對手了。」

唐孤平「哼」一聲，道：「乘人之危才敢發難，算什麼英雄好漢？」

華服男子道：「對付非凡之惡魔，就得採用非凡手段，倘若老是講究什麼江湖規矩，只怕永遠也沒法可以替天行道！」

唐孤平道：「又是一派胡言，倘若人人都乘人之危，不講江湖規矩，替天行道這四個字豈不是等於爲奸作惡的擋箭牌了嗎？」

華服男子道：「區區不懂得這許多道理，總之，此人是非殺不可的！」

唐孤平忽然冷笑一聲，道：「既然兩位早就認定非要殺他不可，何以剛才一闖進來之際，却不及早下手？」

華服男子道：「已煮熟了的鴨子，難道還怕會飛上了天不成？」

唐孤平嘿嘿一笑，道：「別自欺欺人了，你是不敢下手！」

華服男子臉色一寒，道：「區區若不敢下手，也就不會現身！」

唐孤平道：「你雖然來了，但却只希望任無名出手，倘若任無名能夠一刀就把他殺了，固然是上上大吉，但若有什麼變化，你最少還有機會可以逃命！」

華服男子怒道：「你少挑撥離間！」

唐孤平冷笑道：「事情是顯而易見的，你不敢貿然動手，却不料姓任的想法也和你一般無異，所以到最後還是未能下定決心，把咱們的恩公殺害。」

唐孤平這幾句話，當眞厲害之極，華服男子和任無名的臉色，立刻都變得很不好看。

這時候，白衣漢子唐業懷苦戰任無名，已開始漸漸落在下風。

唐孤平雖然暗暗着急，但那華服男子正在面前虎視眈眈，想搶前協助兒子一臂之力，也是不大容易。

忽聽「颯」一聲響，唐業懷在肩上中了一刀，登時血如泉湧，瞬即染紅了半邊身子。

任無名哈哈一笑，道：「你這張臉不妙，功夫也不妙，現在，只怕連性命也很不妙了。」

唐業懷咬緊牙關艱苦作戰，唐孤平再也不能等待了，急忙出手趕援，但立刻就給華服男子以摺扇擋隔住。

唐孤平知道今天勢難善罷，只好抖擻精神，先對付華服男子再說。

但華服男子武功之高，只怕尤在「雙刀黑殺手」任無名之上，唐孤平以蜀中唐門的「飛虹十八掌」與之週旋，在三十招內，全然無法可以稍爲逼近對手。

華服男子冷冷一笑，道：「唐門毒藥冠絕武林，兩位何以不施展施展，好讓區區一開眼界？」

唐業懷大怒叫道：「唐某所用的，都是救人濟世的靈丹妙藥，決不以毒藥來害人！」

華服男子哈哈一笑，道：「不愧是叛徒，連祖宗十八代秘傳下來的使毒功夫，也當作是邪魔外道的妖法看待了。」

唐業懷正要反駁，右腿之上又中了一刀。

唐孤平見兒子大大的吃虧，心中更急，他一急之下，華服男子立刻乘虛而入，搶佔了先機，把唐孤平逼得步步後退。

唐孤平越急越亂，終於給華服男子以摺扇點了氣海穴，整個人癱軟地跌倒在地上。

華服男子嘿嘿一笑，道：「你這是自討苦吃，更是自尋死路，可怪不得別人。」舉扇便欲再施殺手，但就在這時，一直盤膝而坐的蒙面人突然「霍」一聲站起，同時一掌便向華服男子擊了過去！

蒙面人仍能發招出手！

華服男子面色倏變，不敢硬接，急忙向左橫掠三尺，避開了他這一掌。

但蒙面人變招極快，華服男子一閃掠過，他這一掌便化爲肘擊之勢，仍然撞向華服男子右脇下的要害。

華服男子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快速的招數，再也無從閃避，更加無從招架，右脇下登時被蒙面人的右肘撞個正着。

華服男子被撞個正着之際，初時吃驚極了，但接着却是反而心中大喜。

蒙面人武功極高，那是不必多說的，若在平時給他一肘撞個正着，就算不當塲斃命，也非要身受重傷不可。

但此際華服男子雖然中了一記肘擊，但所受到的傷害，却是微乎其微。

由此可見，蒙面人在身中劇毒後，體力仍然極是虛弱，縱使勉强動手，也是不足爲慮。

華服男子既覷準了蒙面人的虛實，下手更不容情，他不再急於對付唐家父子，先要殺掉這個蒙面人再說。

蒙面人確已到了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之境。

唐業懷雖然是泥菩薩渡江自身難保，但他却並不担心自己，只是爲了蒙面人的安危而大是急躁。

他武功本就不如任無名，這一急之下更是章法大亂，眼看不出五招之內，就得死在任無名雙刀之下。

然而，就在這極兇險之際，一道銀光有如靈蛇般向任無名左腕纏了過來。

任無名雖見銀光，也曾急迅閃避，但不知如何，始終還是給這一道光影纏住。

他只覺一道大力，把左腕纏得極是疼痛，「噹」一聲響，左手握着的刀再也沒法子拿穩，跌落在地上。

直至這時候，他才看得清楚，那道銀光原來是一條柔軟的銀鞭子。

銀鞭長約丈二，是軟兵器，也是長兵器。

一寸長一寸强，能擅使這銀鞭的，決不會是一般武林庸手。

任無名吃虧之後，還認爲那是對方施放冷箭，以致自己在猝然間防守不及。當下立刻抖擻精神，全力應付對方來襲。

那知「啪」一聲響，那銀鞭又再依樣葫蘆地，把任無名右手的刀相繼擊落。

任無名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第一次還可以說是冷不提防才致有失，但第二次重蹈覆轍，就決不是一時大意了。

這時候，唐業懷也看見出手相助自己的人是誰了。

這人正是在不久之前，給唐業懷父親唐孤平嚇跑的虬髯漢子。

一個滿面鬍子的人，自然是個男人無疑，但唐孤平却一口斷言，說這人是由女子改裝的。

究竟是耶？非耶？唐業懷到這時候還是看不出來。

任無名雙刀盡失，銳氣自是同時盡挫，但那華服男子却不服氣，摺扇一張，便向容二當胸直掃而至。

他這一柄摺扇，乃是用精鋼鑄成骨架，扇骨既尖銳又堅硬，再配合上苦練了二十餘年的詭異招數，當眞是厲害非凡，無與倫比。

容二所用兵刃甚長，本來在石屋中頗難施展，但他却別有一套，忽然把銀鞭握在中間，把一條柔軟的鞭子當作三節棍般使用，驟然看來，又似是手握雙刀，有如剛才任無名一般。

任無名雙刀盡失，銳氣也已盡挫，否則，以他目前的武功，就算打不過容二，最少也可以擊殺中毒頗深的蒙面人。

但他雙刀墮地，早已面如土色，別說是要他殺人，便是要他踩死一隻螞蟻，只怕他也抬不起腳來。

華服男子的武功，顯然在任無名之上，容二想收拾此人，就不是那麼容易了。但華服男子想一舉挫敗容二，也是難乎其難。

在三十招內，兩人似乎打成一個旗鼓相當之局。

但忽然間，華服男子把摺扇一收，抱拳向容二沉聲說道：「敢問兄台，與衡山『金面判官』向漸向堡主怎樣稱呼？」

容二冷冷一笑，道：「你總算瞧出我的武功底細了，不錯，我是向家堡的人，向堡主是我爹，那又怎樣？」

華服男子不禁「咦」一聲，說道：「兄台不是向堡主的高徒嗎？」

容二回答道：「家父從來不曾收過徒弟。」

華服男子道：「但據區區所知，向堡主只有一個女兒，並無兒子。」

容二咬一咬牙，半晌才說：「我……我就是他的女兒向蓉！」

華服男子這才恍然大悟地說道：「原來是這樣的，失敬！失敬！」

向蓉冷冷一笑，道：「閣下的『迴魂萬滅扇法』功力不弱，想必是人稱『一扇招魂』的呂天純呂四公子了。」

華服男子呵呵一笑，道：「向姑娘好眼力，區區正是湘北呂四。」

向蓉說道：「久聞呂四公子仗義疏財，喜結賢能義士，但說穿了，却還是不外乎欺世盜名，暗中幹盡無良勾當的江湖惡魔！」

呂四嘿嘿一笑，道：「誰說區區是個仗義疏財，喜結賢能義士之輩？」

向蓉說道：「那是貴府總管呂畢坤說的。」

呂四道：「呂畢坤擅拍馬屁，除此之外，一無是處，區區已把他逐出呂府，再也不是什麼總管身份！」

向蓉哂然一笑，道：「嗯！這就難怪了。」

呂四道：「難怪什麼？」

向蓉道：「難怪呂畢坤在不久之前，又在岳陽樓頭一反常態，痛罵呂四公子是個欺世盜名，暗中幹盡無良勾當的江湖惡魔了。」

呂四臉色一沉，咬牙道：「這等卑鄙小人，眞是該殺！該殺！」

向蓉道：「世間上該殺之人，又何止呂畢坤而已？」

呂四道：「向姑娘這一手『靈蛇千影鞭法』，大概已盡得向堡主眞傳，倒不知道他老人家的『十面判官筆法』，向姑娘是否也已練得火候十足？」

向蓉道：「家父之『十面判官筆法』，限於祖傳下來的規矩，只能傳子不傳女，所以我沒學過。」

呂四「哦」一聲，但隨即眉頭一皺，道：「但向姑娘乃向堡主之獨生女，倘然非要遵守祖傳下的規矩不可，『十面判官筆法』豈非要就此失傳了？」

向蓉道：「此事家父自有主張，不必呂四公子費心。」

呂四道：「向姑娘說的是，區區是外人，委實不宜妄加揣測。」

向蓉又說道：「四公子不遠千里迢迢而來，可不是爲了要殺一個身中奇毒之人罷？」

呂四道：「區區敢問，向姑娘可知道這人是誰？」

向蓉道：「不管他是什麼人，落井下石，乘人之危的事，我一瞧見便是大大不順眼。」

呂四道：「他此人若留在世上，必會是極大禍根。」

向蓉道：「江湖氣數，禍福皆由天定，四公子不必枉作小人。」她言詞辛辣，絲毫不假以半點顏色。

呂四不由臉色一沉，道：「今日縱使向堡主親臨此地，區區也絕不可錯過這個機會，向姑娘若還明白事理，就請借開兩步，免得傷了和氣。」

向蓉冷冷一笑，道：「你我之間，本來就沒有和氣二字可表！」

呂四不由爲之眼色一變，道：「既然如此，區區只好得罪了！」摺扇一張，又再準備動手。

向蓉自是不懼，但蒙面人却在這時喝叫一聲：「且慢！」

呂四冷冷道：「不必說了，區區既已露臉而來，今日若殺不了閣下，以後恐怕再也活不成了。」

蒙面人道：「憑你的武功，又怎過得向姑娘這一關？」

呂四道：「事在人爲耳。」嘴裏雖然這樣說，他却也不無「勢成騎虎」之慨。

蒙面人冷冷一笑，道：「不必嘴硬了，咱們還是談談條件罷。」

呂四道：「事至如今，已是沒有什麼好談的。」

蒙面人說道：「那倒不然，據我記憶所及，你我之間，從來沒有半點仇怨，對不？」

呂四道：「確無仇怨。」

蒙面人道：「既無仇怨，何以非殺我不可？」

呂四道：「是爲了替天行道，爲武林除一大害。」

蒙面人道：「別再自欺欺人了，你若是這種人，首先就該去找『湖北毒蛟』褚烈！」

向蓉聞言，立刻點頭不迭，道：「對了，褚烈在湘北爲禍匪淺，呂四公子既在湘北，何以不先殺了此人，爲鄉里一帶除此大害？」

呂四道：「褚烈狡猾無比，行踪飄忽不定，要找此人，談何容易？」

蒙面人一陣怪笑，道：「好哇，原來你要找我，比起找褚烈那種第三四流的脚色還要容易，嘿嘿，如此算來，上官僻邪眞是連個屁也不如啦！」

向蓉不由大吃一驚，失聲道：「什麼？你是上官僻邪？」

蒙面人道：「我不是上官僻邪，誰是上官僻邪？」

向蓉深深的吸一口氣，道：「上官僻邪的外號，是『鬼見愁一見也愁』！」

蒙面人道：「我的外號，正是『鬼見愁一見也愁』！」

向蓉搖搖頭，道：「不！不可能會是這樣的……」

蒙面人道：「何以不可能？」

向蓉說道：「你若是『鬼見愁一見也愁』上官僻邪，楚大俠怎會對你這般關心呢？」

蒙面人哈哈一笑，道：「向姑娘的話，眞是有趣萬分……」

向蓉道：「什麼意思？」

蒙面人道：「妳有沒有師父？」

向蓉道：「我爹也就是我的師父。」

蒙面人道：「妳對妳的父親，是否很關心？」

向蓉道：「當然關心。」

蒙面人道：「妳關心自己的父親，也把父親當作師父看待，楚雪衣爲什麼不會關心我這個上官僻邪？」

向蓉一呆，良久才說：「莫非……你就是楚大俠的授業恩師嗎？」

蒙面人點點頭，說道：「不錯。」

向蓉還是大惑不解，說道：「你若眞的就是上官僻邪，何以一直戴着這副面具呢？」

蒙面人嘆了口氣，道：「那是爲賭之累。」

向蓉道：「前輩嗜賭？」

蒙面人道：「賭鬼一名是也。」

向蓉道：「前輩縱使好賭，和戴面具之事又有什麼關係？」

蒙面人道：「那是爲了躲避賭債。」

向蓉一怔，道：「但用這種方法來避債，有用嗎？」

蒙面人嘆道：「倘若有用，也不會落得如此慘淡收場了。」

向蓉道：「前輩是怎樣輸給那個大和尙的？」

蒙面人道：「那個大和尙，比我這個賭鬼還更嗜賭得多，所以就叫賭鬼和尙。至於怎樣輸法，也就不要提啦，總之，我這個倒霉的賭鬼輸了給他，因此而欠下了他三掌，想不到……唉……眞想不到他會用這種法子來暗算上官某……」

向蓉道：「前輩和那大和尙是認識了很久的？」

上官僻邪嘿嘿一笑，說道：「少說也有二十年交情啦，否則也不會這樣賭法，什麼不好賭，賭輸了的便要吃三掌，算是什麼玩藝兒？哼……」

向蓉道：「前輩何以當時不立刻受他三掌？」

上官僻邪冷冷道：「那是因爲賭鬼和尙醉了。」

向蓉道：「是眞的醉了？還是假裝醉了的？嗯……他既是出家人，又怎會喝醉啦？」

上官僻邪道：「他若是個眞正的出家人，就不但不喝酒，也不會賭博，更不會自稱爲賭鬼和尙。」

向蓉「哦」了一聲，說道：「我明白了，他當時一定只是假裝喝醉的，好讓前輩一輩子都欠下他這三掌。」

上官僻邪哼一聲，說道：「這三掌欠下不還，果然是一筆勾腸債！」

向蓉道：「如今前輩已償還了這筆債，以後就再也用不着東躲西避了。」

上官僻邪嘆了口氣，說道：「我欠的債太多，又豈僅這三掌而已。」

向蓉說道：「前輩是打算一直戴着面具？」

上官僻邪道：「不但不戴面具，而且不再易容，決定以本來面目重現武林……但……唉……」說到這裏倏然住口，顯然是爲了中了掌毒之事而担憂。

向蓉立時道：「前輩，賭鬼和尙已把足夠的解藥交出來了。」她沒有詳細解釋，那是不想把方紫秀故意陷害的手段在這時候直說出來。

唐孤平一聽見這句說話，立刻精神爲之大振，雖然穴道被點，但仍然張聲叫道：「解藥呢？妳帶來了沒有？」

向蓉搖搖頭，道：「不在我這裏。」

唐孤平忙道：「不在妳身上，又在那裏？」

向蓉道：「在『亂笑怪醫』祁濟安的藥箱裏。」

唐孤平聽了大急，一急之下居然衝破了被點住的穴道，又再霍聲跳了起來，怒目瞪視着呂四道：「來！咱們再拚三百回合！」

呂四冷冷一笑，道：「你若有能耐跟

區區再拚三十回合，已是奇事！」

唐孤平更怒，揮掌便要再拚，但上官僻邪却喝止道：「別動手，我有話說！」

呂四道：「請說，呂某洗耳恭聽。」

上官僻邪道：「你我往昔無怨，近日無仇，犯不着受人利用，在此荒山小村之內拚個你死我活。」

呂四還沒回話，唐孤平已厲聲喝道：「別再說什麼替天行道的廢話，咱們都不是三歲孩童！」

呂四冷冷的看了他一眼，接着問上官僻邪：「你能夠給我什麼好處？」

上官僻邪哈哈一笑，道：「這才是老實說話！」

呂四道：「可惜人在江湖，越老實往往也就越吃虧。」

上官僻邪道：「那是要看情況而定的，就以現在來說，你說的話越老實，對你和任無名的好處也就越多。」

呂四道：「好處在那裏？」

上官僻邪道：「只要你答應站在上官某這一邊，黃河鐵船帮的寶藏地圖，就是你和任無名的。」

呂四和任無名聽了，不禁都是大感詫異。

上官僻邪說完那幾句話之後，便從身上取出一張羊皮。

他沉默半晌，接道：「十年前，鐵船帮發生了一場火併，使帮中高手損折了一大半，而二十餘年以來，鐵船帮刦掠官船、商船所得的贓物，也隨着這一場火併而不知所終。」說到這裏，把羊皮輕輕一揮，才繼續接道：「誰都不知道，帮中的藏寶地圖，已落在上官某的手裏！」

呂四不由臉色一變，失聲道：「鐵船帮的火併，莫非由你在暗中引發？」

上官僻邪冷冷道：「鐵船帮內裏不和，那是早已有之之事，我只是暗中推波助瀾，好讓這一場火併早一點爆發而已。」

呂四道：「然後，你就可以混水摸魚，從中取利了？」

上官僻邪點頭，直認不諱道：「你說對啦，若然無利可圖，上官某才不會花那麼大的勁去幹這種事。」

呂四道：「你既已在混水中得到地圖，何以一直不去發掘寶藏？」

上官僻邪道：「道理太簡單了，那是因爲上官某一直沒有空。」

呂四一怔，隨即冷冷說道：「十年時間那麼久，你竟然一直都沒有空嗎？」

上官僻邪「哼」一聲，道：「上官某要幹的事情不知凡幾，前往發掘寶藏，只可列入等而下之之事，我又何必急急去幹呢？」

呂四道：「這倒罕見。」

上官僻邪說道：「像我這種人，本來就是世間少有的，這張藏寶地圖，你要不要？」

呂四眉頭一皺，看了任無名一眼。任無名聳了聳肩，一副全然沒有半點主意的模樣。

呂四遲疑了半晌，才對上官僻邪說：「藏寶圖是好的，但性命更好。」

上官僻邪道：「人爲財死，就算你爲鐵船帮的寶藏而送掉性命，一般武林中人也不會把你當作傻子。」

呂四道：「但倘若呂某拿着這張藏寶圖，結果只找到一隻空空如也的鐵箱子，那又怎樣？」

上官僻邪道：「那是各安天命，這一注你敢不敢押，就得看看閣下是否一個眞正的賭徒了。」

呂四忽然苦笑了一下，道：「區區胆敢前來追殺『鬼見愁一見也愁』，已經是一樁大得不能再大的賭博。」

向蓉却一聲冷笑，說：「四公子，你這一次負命而來，並不是直接追殺上官前輩，而是等待賭鬼和尙首先下手，然後再來檢這個現成的便宜，你們這一次卑鄙的刺殺，是早有全盤計劃的！」

呂四給她說得臉色陣紅陣白，却也無言可以反駁。

上官僻邪嘆了口氣，道：「看樣子，呂四公子只是受人之托而忠人之事的局外者，但人算不如天算，上官某雖已成爲甕中之鼈，但你還是無法可以手到拿來，眞是可笑復可憐，哈哈……哈哈……」雖然他「哈哈」連聲，但這笑意却是甚爲牽强，連聲音也顯得越來越是微弱。

唐孤平忙道：「上官先生，你不必和這些下三濫之輩多講說話，身子要緊。」

上官僻邪揮了揮手，道：「我沒事，別人越是想上官某死，上官某就越會活下去。」

向蓉道：「呂四公子既不肯站在上官前輩這一邊，上官前輩也就不必多費唇舌了。」

呂四冷冷一笑，道：「莫非妳也有意去掘鐵船帮的寶藏了？」

向蓉叱道：「胡說，我才不稀罕什麼寶藏！」

上官僻邪却搖搖頭，說道：「話可不是這樣說，鐵船帮的寶藏，雖然是不義之財，但咱們若是把它掘取出來，却可以作爲賑災義擧。」

向蓉一聽，登時省悟，道：「前輩言之成理，近數月來遼東大旱，飢民不計其數，倘若能夠把這寶藏財富用來賑濟災民，豈非功德無量得很嗎？」

上官僻邪道：「合該如此。」

呂四臉色一沉，道：「說來說去，你還是捨不得把藏寶圖放手！」

上官僻邪搖搖頭，道：「上官某雖然是個賭鬼，最怕沒有賭本，但說來荒謬，上官某一直不把金子銀子放在眼內，縱使賭運不濟，債台高築，但自始至今，還是沒有動過鐵船帮寶藏的腦筋。」

呂四道：「如此說來，尊駕對這寶藏的信心似乎不大，就算寶藏裏並非只有空箱子，恐怕也不會有什麼奇珍異寶。」說是這麼說，但心裏所想的却又並不如此。

鐵船帮在黃河犯案纍纍，它的寶藏又豈會少得了大量金銀珠寶？

上官僻邪冷冷一笑，道：「姓呂的，你莫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既不肯相信上官某，上官某也沒有相信你的必要，藏寶圖我是不會再要的了，但却也不會交給你這種無恥之徒。」說到這裏，忽然把羊皮圖交給向蓉，接道：「向姑娘，上官某的性命和鐵船帮的藏寶圖，都交給妳了。」

向蓉接過羊皮圖，就像是接着了一座

大山。

然後，她就感到全身的血都熱了。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道：「晚輩一定不負所托！」

呂四臉色一變，道：「向姑娘，妳別中了這惡魔的奸計！」

向蓉冷笑道：「就算他是個惡魔，你也不會是什麼好人，要拿藏寶圖，儘管向我出手好了！」

呂四道：「區區與向堡主曾有數面之緣，彼此也可算是一塲朋友，妳是他的女兒，我是不會和妳動手的。」

向蓉道：「那麼你馬上離開這裏！」

呂四道：「好，區區就此告辭，但請向姑娘千萬小心！」說完，抱一抱拳掉頭便走。

他說走便走，向蓉不禁大是詫異。

那知呂四才轉過身子，摺扇突然從他右脇下反手彈出。

摺扇一現，九點寒光也同時在摺扇裏急射而出，原來這摺扇製造得極是精巧，可以內藏極細小的暗器，只要一按扇柄下的機括，細如牛毛的歹毒暗器就會暴射出來。

這是極毒辣極陰損的招數，呂四在平時是絕少使用的。

他絕少使用，並不是因為這招數陰損毒辣，而是不想經常使用，而使武林中人提高警覺。

越是陰險的招式，越是不能輕易暴露出來，這樣，一旦使出，威力才會更加厲害，使人防不勝防。

呂四一射出暗器，就已肯定向蓉絕對閃避不開去。

他沒有料錯，向蓉的確已來不及閃避，可是，也就在這極兇險的一刹那間，向蓉突然彎低了腰，把螓首急速垂下。

她一直都戴着那頂笠帽，而當她垂下了頭之際，呂四的暗器也已迅即射出。

九根淬有劇毒的鋼針，全部都射中了笠帽，但却未能透穿過去，使向蓉造成傷害。

在那一瞬間，呂四的人已轉側了身子，他以為向蓉已中了暗器，就算不當塲斃命，也支持不了多久，那知向蓉叱聲倏起，銀鞭已如毒蛇般纏住了他的脖子。

呂四拚命掙扎，但上官僻邪却在旁邊沉聲叫道：「向姑娘，此人邪險歹毒害人無數，妳若手下留情，勢必後患無窮！」

向蓉的心腸絕不兇狠，但聽見上官僻邪這樣說，手底下的勁力立時又添增了幾分。不消多久，呂四整個人就癱軟下來，臉色變成一片紫藍之色，顯見已經活不成了。

上官僻邪冷冷一笑，說道：「殺得好！殺得好！」

任無名早已瞧得心胆俱裂，呂四一倒下，他就奪門而逃。

向蓉沒有追，只是瞧着呂四的屍體在發呆。

上官僻邪却在這時候悶哼一聲，接着便倒了下去！

× × ×

雪雖已停，仍是嚴寒時候。

楚雪衣把馬車趕到了望關口。

望關口是一個很熱鬧的鎮甸，從這鎮甸向西北再走二十里，就是關外之地。

馬車駛得很慢。

楚雪衣並不急於趕路，他要看清楚形勢，才決定應該怎樣做。

水青蓮在車廂裏，和阿浪談話，兩人談得甚是投契。

「亂笑怪醫」祁濟安却不時在喝酒，他的藥箱子裏不但有藥，也有酒。

他並不是個無酒不歡的酒徒，但在想喝酒的時候就喝，既不管身邊有什麼人，也不管置身在何方。

即使在佛門清靜地，只要他想喝酒，他就喝了。

望關口最大的一家客棧是鎮玉樓。

但楚雪衣並沒有把馬車駛到鎮玉樓，而是來到了夏侯府。

夏侯府的主人夏侯百勝，江湖中人稱「百勝棒王」，武功極高，但脾氣却很不好。

此人本來居於金陵，就是因為人緣欠佳，所以在金陵躭不下去，在十二年前舉家搬遷到望關口定居下來。

望關口雖然也很熱鬧，但怎麼說也是無法和金陵相比的。

楚雪衣把馬車停在夏侯府門口，然後就叩動銅獸門環。

不久，一個蓄着山羊鬍子的灰衣老者打開大門，首先向楚雪衣打量了一眼，接着便道：「這位大爺，有什麼貴幹？」

楚雪衣抱拳道：「在下姓楚，江東楚雪衣，特來拜見貴府主人夏侯先生。」

灰衣老者道：「老奴林三，是這裏的管家，未知楚大爺可曾具備拜帖？」

楚雪衣道：「在下來得匆忙，請恕未曾備有拜帖在身。」

林三道：「如此請楚大爺稍候片刻，待老奴回去向老爺稟告。」

楚雪衣欠了欠身，道：「如此有勞林管家了。」

不久，林三又再越門而出，恭敬地對楚雪衣說道：「我家老爺不在，請楚大爺下次再來。」

楚雪衣眉頭一皺，道：「是真的不在嗎？」

林三還沒有再說一次，門後已有人哈哈一笑，朗聲道：「當然是假的！」

楚雪衣奇怪地望了林三一眼，林三也沒有辯白，只是立刻站開一旁去。

只見一個錦綢長袍中年大漢，紅光滿面地從夏侯府裏走了出來，他身後有兩個書僮，各捧着一隻長形的鐵匣子。

「夏侯大哥，久違啦！」楚雪衣笑着說。

原來這中年大漢，就是「百勝棒王」夏侯百勝。

夏侯百勝又是一笑，道：「林管家剛才的說話，只是俺一時興起，要他和你開個小小玩笑的，楚老弟不會見怪罷？」

楚雪衣倏地臉色一沉，道：「見怪！見怪！」

但隨即却又哈哈一笑，說道：「見怪不怪！」

夏侯百勝大笑，上前拉着楚雪衣的手，道：「好兄弟，先進廳中喝它幾罈好酒，今晚咱們要好好熱鬧一下。」

楚雪衣道：「這一次，小弟還帶着幾

位朋友到來……」

夏侯百勝立時道：「你的朋友，也就是俺的朋友，叫他們都一起進來，咱們好好的喝個痛快。」

楚雪衣道：「小弟這幾位朋友，有兩個都曾受了傷，不大適宜喝酒。」

夏侯百勝「哦」了一聲，道：「傷得怎樣？嚴重不嚴重？」

楚雪衣道：「本來都很嚴重，但幸好都遇上了貴人。」

夏侯百勝笑着道：「不錯，無論是誰在倒楣的時候遇上了你，都是三生有幸的事。」

楚雪衣搖了搖頭，道：「小弟那裏是什麼貴人了？」

夏侯百勝道：「那個貴人不是楚老弟又是誰？」

楚雪衣道：「自然是一位醫道高明之士。」

夏侯百勝目光一亮，說道：「莫不是當世三大名醫之一不成？」

楚雪衣點了點頭，說道：「夏侯大哥一猜便中，此人正是『亂笑怪醫』祁濟安了。」

夏侯百勝忙道：「原來是祁大醫師，他在那裏？」

就在這時，祁濟安已從車廂裏走了出來。

夏侯百勝盯着他，呵呵一笑道：「尊駕就是祁大醫師？」

祁濟安抱拳一笑，道：「祁某這等山村野夫，不學無術之輩，還望夏侯先生萬勿見笑。」

夏侯百勝道：「那裏的話了，今日有緣得見祁大醫師，實乃快事，來！咱們進去喝它幾杯再說……」語音一頓，又問楚雪衣：「車裏還有幾人？」

「兩個。」

「就是曾經抱恙的那兩位？」

「是的。」

「如今情形怎樣？」

「大概已經沒事了。」

楚雪衣語音甫落，阿浪已走了出來。

楚雪衣代為引見，對夏侯百勝道：「這位小兄弟叫阿浪，師父是藍婆婆。」

夏侯百勝一聽見「藍婆婆」之名，不禁臉上為之一陣動容。

「明師出高徒，果然一表人材。」

阿浪道：「小子見識淺薄，日後還得靠各位江湖前輩不斷指點。」

夏侯百勝哈哈一笑，道：「滿招損，謙受益。你並不自大，那是很好的，但俺的本領有限，脾氣又壞得很，只怕縱然虛長幾歲，也沒有什麼可以指點指點的。」

楚雪衣搖了搖頭，笑道：「夏侯大哥不是虛長幾歲，乃是虛長了幾十歲！」

夏侯百勝兩眼一瞪，道：「俺今年才三十八歲，可別把俺說得太老啦！」

祁濟安道：「三十八歲也好，八十三歲也好，做人總要活得有意思，那就不枉此生了。」

夏侯百勝點了點頭，道：「祁大醫師言之成理，嗯，不知道還有一位又是何方高人？」

楚雪衣道：「尚有一位朋友，乃是江南水公子。」

「江南水公子？那一個水公子？」

「水青蓮公子。」

「什麼？水青蓮？」夏侯百勝一怔，「水公子怎會跑到這裏來的？」

楚雪衣嘆了口氣道：「一言難盡。」

夏侯百勝道：「那就不用急，慢慢再說！慢慢再說！」

當下連忙欵待數人進入夏侯府，彼此談笑甚歡。

紫氣摩雲白衣客

望關口最大的一家客棧是鎮玉樓。

鎮玉樓有寬敞舒適的房子，也有佳餚美酒，向為旅客所津津樂道。

這時候，天色又已灰黯下來。

老掌櫃仰望天色，不由嘆了口氣，說：「好像又有大風雪要來了。」

他這句話才說完，已有人搖頭說道：「別危言聳聽，大風雪剛吹過，這三五天之內，一定會有好天氣……呃……拿酒來，要最好的望關燒！」

「望關燒」是這裏獨有的名釀，酒性甚烈，在這客棧之內，經常掛着一個牌子，上面寫道：「三斤莫出關。」意思是說：「倘若喝了三斤望關燒，最好別再出關，以免在關外醉倒，就此一醉不起。」

但是，這人已喝了超過十斤的「望關燒」。

老掌櫃有個習慣，就是每逢看見有人喝酒多了，尤其是這種「望關燒」，就一定會勸那人少喝一點，至於別人聽不聽他的說話，他可就管不着了。

現在，這人已喝了十斤「望關燒」，老掌櫃自然又免不了相勸幾句。

「這位客官，這種酒不比尋常，喝一斤等於三五斤，你若是再喝，恐怕就會醉了。」

這人抬起頭，怔怔的瞧着老掌櫃。

老掌櫃也在瞧着這個人。

只見這人年約五十，衣衫又破舊又破爛，但腰間掛着的一柄長劍，却是金光閃爍，相當精緻名貴。

破衣人看了老掌櫃良久，才說：「你今年幾歲了？」

「老漢已六十八啦。」

「你在這裏做了多少年掌櫃？」

「也快三十年了。」

「活到六十八歲，做了三十年掌櫃，怎麼還會如此愚蠢，什麼事不好幹，居然勸人客少點喝酒？」

「酒乃穿腸毒藥，老漢奉勸大家少喝一點，又有什麼不對了？」

「酒是什麼東西，喝了之後會怎樣，我比你還清楚得多。」

「但這望關燒酒性特烈，客官也許就不怎麼清楚了。」

破衣人冷冷一笑：「你認為我已經醉了？」

老掌櫃道：「世間上大多數的醉漢，都不肯承認已經喝醉了的。」

破衣人道：「不！我若喝醉了，就一定肯承認，醉了就是醉了，這又不是見不得人的事情，為什麼非要否認不可？」

老掌櫃道：「老漢不懂。」

破衣人沉默半晌，忽然嘆了口氣，說

道：「算了，你還是給我酒，就算我喝醉，也決不會醉倒在貴寶號便是。」

老掌櫃無奈，只得又給他一壺酒。

破衣人喝了半壺，門外忽然來了一個矮小的黑衣漢子。

黑衣漢子進入客棧後，到處東張西望，最後終於看見了他想找尋的人。

他要找尋的，就是那個已經喝了不少「望闕燒」的破衣人。

破衣人睨視了他一眼，道：「你的銀子輸掉了沒有？」

黑衣漢子迅速走了過來，訕訕一笑，道：「托齊爺洪福，小人這兩天手氣不錯，略有斬獲。」

破衣人嘿嘿一笑，道：「你是來為我找人，還是來賭錢的？」

黑衣漢子陪笑道：「自然是為了找人，只不過偶然手癢，跑進賭坊裏玩幾手而已。」

破衣人道：「銀子你已贏了，人呢？有沒有消息？」

黑衣漢子道：「若沒有消息，小人怎麼敢驚動齊爺您老人家。」

破衣人倏地目光大亮：「哦？他在那裏？」

黑衣漢子左顧右盼了一會，才壓低着嗓子說道：「還有一百兩……」

破衣人「哼」一聲，道：「只要找到他，這一百兩我馬上給你。」

「齊爺，小人的意思是……是……」

「是先付給你，然後你才肯帶我去見他？」

「齊爺，您老人家千萬不要見怪，小人實在是逼不得已的。」

「為什麼逼不得已？」

「實不相瞞，在客棧外面，有三位大爺正在等候着小人……」

破衣人臉色一沉，道：「三位怎樣的大爺？你欠了債沒還嗎？」

黑衣漢子道：「是欠了一點點。」

破衣人道：「你不是說過手風很順嗎，何以還會欠下別人錢債？」

黑衣漢子嘆了口氣，道：「是去年舊債，連本帶利已經足足二千兩。」

破衣人說道：「你原本借了人家多少錢？」

黑衣漢子道：「五十兩。」

破衣人一楞，道：「借五十兩，只不過才過了一年，就得付利錢一千九百五十兩？」

黑衣漢子苦笑一下，道：「這是利上加利，沒話好說的。」

破衣人冷冷道：「連你也認為沒話好說？」

黑衣漢子道：「規矩是他們定下來的，小人可以不借呀。」

破衣人道：「除了你之外，還有沒有別人向他們求借？」

黑衣漢子道：「當然是有的。」

破衣人問道：「利錢也是這般計算法嗎？」

黑衣漢子道：「大概是的。」

破衣人臉色一沉，道：「這豈不是想把窮人活活逼死？」

黑衣漢子道：「齊爺說的不錯，附近方圓五百里之內，每年都有不少窮人給他們逼得懸樑自盡，或者是割脈自殺。」

破衣人道：「這三個人是誰？」

黑衣漢子道：「『絕地三邪』。」

破衣人道：「是『絕地帮』的狗頭崽子？」

黑衣漢子說道：「是絕地帮的三位帮主。」

破衣人道：「你怎麼不早一點說？」

黑衣漢子回答道：「早一點說又怎樣了？」

破衣人道：「我早就想把這三個衣冠禽獸的腦袋都割掉下來，如今正是時候。」說着，脚步虛虛浮浮地走出客棧。

客棧門外，果然有三個人正在那裏等候着。

破衣人冷冷一笑，道：「三位就是絕地帮的帮主？」

左首一人使鑌鐵棍，冷笑道：「好說，俺是『棍邪』方中豹。」

右首一人使熟銅棒，道：「俺是『雙絕邪』萬笙。」

居中一人腰纏銀鐧，道：「俺是『殺手鐧』杜海良。」

破衣人環視三人一眼，道：「駱吉欠下三位多少銀子？」

方中豹桀桀一笑，道：「這位朋友，願意為駱吉償還欠債嗎？」

破衣人道：「那得要看看，我是否可以挑起這副担子。」

萬笙嘿嘿一笑，道：「這就是了，挑不起的担子，千萬不要勉强，否則只會自食惡果，噬臍莫及。」

破衣人道：「少廢話，駱吉欠下多少銀子？」

杜海良道：「二千零八兩，但你若肯為他償還債項，那八両零碎的可以不算，就收取閣下二千兩好了。」

破衣人冷冷道：「五十両欠債，居然會變成二千兩，這個生意算盤眞是打得夠響亮。」

萬笙叱道：「少廢話，你若沒有銀子為駱吉還債，就請滾遠一點，別擋住大爺的財路。」

破衣人哂然一笑，道：「區區二千兩，算得上什麼，就只怕三位沒法子拿得動。」說着，從身上掏出了一張銀票，恰好正是二千兩的。

杜海良陰惻惻一笑，道：「看這位朋友的意思，似乎是想考一考咱們『絕地三邪』的功夫了。」

方中豹道：「只要有銀子可收，就算花點力氣，也是值得的。」

萬笙把熟銅棒一晃，冷冷道：「要殺一個不識好歹的蠢材，簡直是不費吹灰之力，就只怕等一會兒，這蠢材的血會沾污了那張銀票。」

杜海良倏的臉色一沉，喝道：「你們休要妄自尊大，這位朋友既敢向咱們公然挑釁，手底下必有點眞材實料的功夫。」

方中豹桀桀一笑，道：「老大說得對，咱們可不能在陰溝裏翻船！」

萬笙「呸」一聲，叫道：「管他什麼陰溝陽溝，待俺把這混蛋砸成肉醬，瞧瞧他還有什麼花樣可變。」

破衣人笑道：「你若可以把我砸成肉醬，我當然再也變不出花樣了。」

萬笙冷笑，熟銅棒驀地擊出。

他早已看見破衣人手拈銀票，右脅下空門大開，只消一棒擊入，即可制其於死命。

那知他一棒擊過去之際，破衣人的劍已出鞘。

他一直用右手拈着銀票，却用左手拔劍。

他拔劍的姿勢十分怪異，一條左臂似是沒有骨頭似的，竟然從身體左方倒拗過去，把長劍從劍鞘裏拔了出來。

若是別人，只怕連肘骨拗斷了，也沒法子可以把長劍拔出。

破衣人拔劍的姿勢固然怪異，劍招更是奇詭得匪夷所思，令人無從捉摸。

萬笙以熟銅棒搶攻在先，但不到一個照面，已給破衣人反手一劍，在右肩之上刺穿了一個血洞。

萬笙又驚又怒，方中豹也已看出形勢不妙，立刻舞動鑌鐵棍，加入戰圈。

但破衣人劍招一變，方中豹又已陷入了險境，不到兩招，也是右肩中了一劍，與萬笙中劍的情況如出一轍。

但也就在這一霎眼間，杜海良已向客棧那邊衝去，破衣人立時喝叫道：「駱吉快逃！」他一面喝叫，也一面追了過去。

但他還是遲了一步。

駱吉落入杜海良的手裏，杜海良獰笑着，罵道：「好小子，欠了咱們銀子，居然還敢找助拳來對付咱們，是不是不想活了？」

駱吉叫道：「杜帮主切莫誤會，小人縱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這樣做……」

杜海良「哼」一聲，道：「誰曉得你肚子裏怎麼想？俺要把你的肚子剖開，看看你是不是長了狼心狗肺？」說着，五指如箕，便要往駱吉的小腹直插過去。

駱吉大叫「救命」，破衣人立刻喝道：「住手，有話慢慢商量！」

杜海良冷笑道：「有什麼好商量的？他欠咱們銀子不還，便是死有餘辜。」

破衣人道：「你若殺了他，就永遠也收不到銀子！」

杜海良盯了他一眼，冷冷道：「但俺若放了他，那又怎樣？」

破衣人道：「這張二千兩的銀票馬上奉上，決不食言！」

杜海良搖搖頭，道：「現在的價錢，又不相同啦！」

破衣人臉色一沉，道：「杜帮主，你別逼人太甚！」

杜海良冷冷道：「究竟是誰逼人太甚了？」

破衣人沉聲道：「廢話少說，先把駱吉放了，然後再說！」

「俺絕不上這個當，」杜海良陰惻惻一笑道：「先把銀票拿來，俺才放人！」

破衣人道：「你不相信我，我為什麼要相信你這種奸險小人？」

杜海良道：「既然互不信任，不如拋球好了。」

「拋球？」破衣人一怔，道：「如何拋球法？」

杜海良道：「你把銀票拋過來，俺同時把駱吉拋給閣下。」

破衣人沉吟半晌，終於點了點頭，說道：「好，就用這個辦法。」

杜海良冷冷道：「你若要花樣，駱吉這條性命就算是給你毀了。」

破衣人閉嘴不語，只是把手揚了一揚，示意要把銀票拋過去。

「來罷！」杜海良叫了一聲，直至破衣人把銀票搓成球狀拋過來之際，他才「呼」的一掌把駱吉推了出去！

駱吉立刻悶哼一聲，接着嘴角出血，踉蹌地撲向破衣人。

破衣人臉色驟變，怒道：「姓杜的，你好毒辣！」

他不能不扶着駱吉，而就在這一霎眼間，「絕地三邪」已遠颺而去。

駱吉兩眼翻白，左手緊緊抓住破衣人的右腕，顫聲叫道：「齊爺……為……為小人……報仇……你一定要為小人報這個仇……」

他的手抓得破衣人很緊，甚至連破衣人右腕的皮膚也抓傷了。

破衣人道：「駱吉，你放心，你不會有事的……」說到這裏，把駱吉抱回客棧，放在一張桌上，然後取出一瓶藥散，要救治駱吉。

但就在這時候，「絕地三邪」又再回來了。

破衣人臉色一沉，道：「好大的胆子，看劍！」正要拔劍對付三邪，駱吉突然從桌上一跳，身如柳絮般地行斜斜地落在地上。

破衣人呆住了。

他呆呆地看着駱吉，駱吉却用得意非凡的目光睨視着他。

破衣人突然臉色驟變。

他看見駱吉正用一條白布抹乾淨嘴邊的血。

「假血！」破衣人倏地怒叫。

駱吉嘿嘿一笑，說道：「不錯，這些血是假的，因為我中掌受傷，只是一個騙局。」

杜海良接着說：「但你的手腕流出來的血，却是眞的。」

破衣人沒有看自己的右腕。

因為不必看，他也知道，自己的右腕已給駱吉的指甲抓傷了，而且駱吉的指甲，是淬上了劇毒的。

自始至終，這都是一個陰險的騙局。

「駱吉，你出賣了我！」破衣人咬着牙，只覺得右腕越來越是痲木。

駱吉又嘿嘿一笑，道：「還想找水青蓮嗎？」

杜海良接道：「看來，這位『大漠飛鷹』齊展齊大爺，現在要找的並不是水青蓮，而是地府閻王了！」

「絕地三邪」齊聲狂笑，但笑得最陰毒的，還是駱吉。

破衣人只覺得天旋地轉，連站也站不穩了。

駱吉道：「齊展，現在就算是大羅金仙降世，也救不了你！」

這破衣人，就是水青蓮不遠千里，要出關外找尋的「大漠飛鷹」齊展齊大俠！

× × ×

齊展但覺眼前一片漆黑，劇毒使他暈眩，又想嘔吐。

他並不怕死，但却不想在這個時候死

，更不甘願死在奸險小人毒計之下。

但駱吉塗在指甲上的劇毒實在厲害，它蔓延得極快，齊展的臉色已漸漸變成了一片紫藍色。

就在這時候，忽然有個矮小的人影從外面直闖進來。

駱吉已很矮小，但這人比他還矮小了一截。

杜海良一見這人，臉色已然驟變，同時急叫：「駱兄小心！」

駱吉早已警覺，一見這人衝至，已急忙施展上佳輕功，人如鷂子般翻高，一瞬間已跳上了橫樑。

他輕功頗高，這一躍的姿勢，更是輕盈疾迅，靈捷異常。

但那矮小的人影，卻是有如鬼魅一般，駱吉才跳上橫樑，一支拐杖已戳向他的膝蓋。

駱吉大吃一驚，想再閃避，但已來不及。

「篤」的一聲，一陣骨裂聲响响起，人人都是清晰可聞，駱吉發出一下慘叫，登時有如元寶般跌落地上。

一記拐杖擊碎他左脚膝蓋的，是個斷腿婆婆。

「藍婆婆！」杜海良不禁失聲驚呼！

× × ×

藍婆婆！

一個神出鬼沒的江湖奇人。

雖然她斷了一雙腿，但武功之高仍然使人爲之驚奇不已。

駱吉遇上了這個老婆婆，就只好算是倒楣頂透。

駱吉跌落在地上之後，藍婆婆又用極快速的手法，把一支銀針插在他的右臂之上。

駱吉臉色發白，叫道：「這……　這是幹什麼的？」

藍婆婆桀桀一笑，道：「這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駱吉駭然問道：「這……這是什麼毒針？」

藍婆婆搖搖頭，道：「老身也不知道這是什麼玩藝兒。」

杜海良冷笑道：「胡說，毒針是妳的，又豈會有不知之理？」

藍婆婆冷冷道：「這毒針雖由老身使出，但卻是從別人身上搜過來，據爲己有的。」

杜海良道：「那人是誰？」

藍婆婆道：「『毒手聖君』韓果！」

杜海良臉色一陣容動，道：「韓果有十二種毒針，不知道妳從他身上搜出的是那一種？」

藍婆婆道：「是第十三種。」

杜海良道：「解藥呢？」

藍婆婆道：「當然也在老身身上。」

杜海良道：「快拿解藥出來。」

藍婆婆道：「要救這個混蛋，必須先救了齊展再說，正是一命換一命，十分公平。」

駱吉咳嗽兩聲，連忙取出一包藥散，道：「解藥在這裏。」

藍婆婆嘆道：「以解藥換解藥，眞是痲煩之極。」接着也把解藥丟在地上。

駱吉拾取了解藥，再也不敢逗留，雖然他膝蓋受傷不輕，但還是一拐一拐的匆匆走了。

藍婆婆把解藥給齊展服下，又用內力把齊展的劇毒逼出了一部份。

只見齊展的臉色微見好轉，他强笑一聲，道：「多謝婆婆出手相救……」

藍婆婆白眉緊皺，道：「齊大俠，水公子到處找你，想不到却給我這個老婆子遇上了。」

齊展道：「水青蓮在那裏？」

藍婆婆道：「聽說就在附近。」

齊展道：「好極了，婆婆可否帶在下去見他？」

藍婆婆道：「但老身只知他在附近，却不知道究竟是在何處。」

齊展道：「那個……可惡的駱吉，他……他應該知道的。」

藍婆婆一跺脚，道：「怎麼不早一點說，待老身把他再抓回來好好拷問……」

齊展搖搖頭，道：「不必找他了，他也許知道，但也許什麼都不知道。」

藍婆婆凝視着他，道：「齊大俠，你打算怎樣？」

齊展道：「水公子爲了太湖帮帮主遇弑之事，惹上了極大的痲煩，這件事，恐怕不是那麼簡單。」

藍婆婆頷首說道：「老身也是這樣想，但眞相如何，還有待査證。」

齊展嘆了口氣，道：「世事就是如此可愛，水青蓮要找我，我也想找水青蓮，但却偏偏未能遇上。」

藍婆婆道：「齊大俠何以非找到水公子不可？」

齊展道：「是爲一本簫譜。」

藍婆婆大奇，道：「什麼簫譜？」

齊展道：「五年前，在下曾到過江南一趟，而且有十幾天，都在水府作客。」

藍婆婆道：「水青蓮喜結賢士，府中經常都是熱鬧非凡。」

齊展道：「在下和水公子，都對簫樂頗爲鍾愛，在那十幾天內，咱們彼此不斷研究，咱們都想研創出一套由兩人重疊吹奏的簫譜，並貫以內功心法，使之可以成爲樂譜，也可以成爲一種驚人的武功！」

藍婆婆兩條稀疏白眉輕輕一揚，道：「成功了沒有？」

齊展道：「五年前十幾天的共同研創，並未成功。」

藍婆婆道：「後來又怎樣？」

齊展道：「到了第十五天晚上，水府後花園內，突然响起了另一個人所吹奏的簫聲。」

藍婆婆道：「是誰所吹奏的？」

齊展道：「一個古稀老翁。」

藍婆婆道：「此老翁吹奏之簫聲，功力如何？」

齊展回答道：「遠在水公子與在下之上。」

藍婆婆道：「如此說來，兩位是遇上明師高人了？」

齊展道：「正是。」

藍婆婆道：「兩位可曾想拜他老人家爲師？」

齊展道：「在下與水公子皆有此意，無奈那位前輩不肯收徒。」

藍婆婆道：「他究竟是何方神聖？」

齊展道：「常樂翁。」

藍婆婆「咦」一聲，道：「是『簫劍雙俠』的『簫侯』常樂翁？」

齊展道：「正是。」

藍婆婆道：「常樂翁淡泊名利，近二十年來已絕少在江湖上露面。」

齊展道：「他喜歡與山水爲伴，獨奏洞簫自娛。」

藍婆婆道：「五年前，齊大俠與水公子能遇上常樂翁那樣的世外高人，可算是難得的機緣。」

齊展道：「當晚，在下與水公子承蒙常老俠點化，在簫樂這一門學問上，得到極大益處，其後，在下與水公子決定分開五年，在這五年之內，各自參詳研究，希望能夠把『天地簫譜』研創成功。」

「『天地簫譜』？」藍婆婆沉吟了一會，道：「這名字不錯。」

齊展道：「單是名字好，那是沒有用的，最重要的是天、地兩譜能夠互相配合，才能發揮最大威力。」

藍婆婆道：「齊大俠研創的是天譜？還是地譜？」

齊展道：「是天譜。」

藍婆婆道：「成功了沒有？」

齊展回答道：「自吹自奏，尙覺不俗，但能否配合水公子的地譜，却是未能逆料。」

藍婆婆道：「水公子聰明勤學，齊大俠才智不凡，兩位必可大功告成的。」

齊展嘆了口氣，道：「天、地兩譜能否互相配合，尙未可知，但水青蓮却已惹下天大痲煩，眞是始料不及。」

藍婆婆道：「水青蓮惹下天大痲煩，與天地簫譜並無相干，那是關乎另一個重大的陰謀。」

齊展道：「如今看來，不但水公子有痲煩，在下的痲煩也是不小。」

藍婆婆道：「還是少說廢話，先找水公子才是正經。」

齊展道：「婆婆有辦法嗎？」

藍婆婆道：「辦法是人想出來的，且讓老身想一想……」

忽聽一人淡淡說道：「不必想了，我知道水青蓮的下落。」

說話的是一個年約四旬，臉色青青黃黃的中年文士。他說第一句話的時候，人還在客棧之外，但第二句話還沒說完，他已站在齊展身邊不足五尺之地。

藍婆婆臉色一沉，喝道：「你是什麼人？」

中年文士道：「我姓齊，名展。」

藍婆婆一怔，隨即怒道：「放屁，你不是齊展，眞正的齊展是他，不是你！」說着，向齊展伸手一指。

中年文士搖搖頭，道：「婆婆弄錯了，他並不是齊展，而是一個死人。」

藍婆婆更怒：「好哇，原來是個找樑子的混球！」

中年文士道：「這個什麼齊展齊大俠，武功雖然不錯，但頭腦却太蠢鈍，竟然給駱吉那樣的小賊弄得如此狼狽，活着又有什麼意思？倒不如乾脆早點歸位，省得江湖上的朋友見笑。」

藍婆婆道：「就算齊展死了，他還是齊展！」

中年文士道：「他既已是個死人，又何須擁有名字？何不把它讓給在下，方便方便則個？」

齊展却嘆了口氣，道：「齊某賤名，本來就一無是處，尊駕要來何用？」

中年文士道：「我也是個知音人。」

齊展的眼色變了：「什麼知音人？」

中年文士淡淡道：「你是否要和水青蓮合作天地簫譜？」

齊展道：「是又怎樣？」

中年文士道：「由我替代你去見水青蓮好了。」

齊展道：「這是齊某與水公子的事，誰都無法可以替代。」

中年文士「嘖嘖」連聲，道：「我却不是這樣想，你還是識相一點，把天譜拿出來罷。」

齊展默然半响，道：「尊駕若眞是個知音人，齊某決不會挾秘自珍，但在下與尊駕素未謀面，又怎能只聽三言兩語，就把數年心血雙手奉上？」

中年文士嘿嘿一笑，道：「我既已來，就決不會空手而去！」

齊展雙眉軒動，道：「如此說來，尊駕是要强取天譜，方肯罷休了？」

中年文士道：「不錯。」

藍婆婆倏地厲喝一聲：「放屁！」說着揮動拐杖，往中年文士腦側擊去。

這一拐勢道威猛無比，中年文士却只是淡淡一笑，身形輕輕一晃，便避了開去。藍婆婆立即右拐點地，左拐又再奇招突生，從出人意料之外的部位向中年文士戳去。

這一次，中年文士不再閃避，而是以左掌輕輕一帶，把藍婆婆的左拐向右邊卸開。

他這一手功夫看似平淡，實則極其上乘，若非內力精湛兼且掌上功夫已臻化境之輩，如此出手只有自討苦吃的份兒，若非左掌登時被擊斷，便是給藍婆婆拐上的勁道震得腑肺碎裂而死。

但中年文士却能在輕描淡寫之間，以赤手空拳，把藍婆婆這一拐輕輕卸開！

常言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藍婆婆兩拐掃出未奏膚功，而且第二拐更是給對方以如此精妙手法化解開去，自是再也不敢小覷敵人的力量。

這時候，不但藍婆婆知道對手厲害非凡，齊展也已察覺得到，若是單憑藍婆婆一人之力，想勝過中年文士，是絕不容易的。在這兩招之後，齊展已手按劍柄，準備隨時帮助藍婆婆一臂之力。

中年文士陡地哈哈一笑，道：「來呀！爲什麼還不動手？想倚多爲勝，如今就是最好不過的機會。」

齊展立刻拔劍，對藍婆婆道：「婆婆，此人既是衝着齊某而來的，就讓齊某來對付好了。」

藍婆婆道：「你和水公子的事，也就是老身的事。」言語之間，又連續攻出五拐，拐拐不離中年文士身上要害，但中年文士身手不凡，這五拐雖然厲害，却還是給他一一化解開去。

齊展不再遲疑，當下施展獨門「飛鷹劍法」，向中年文士進襲。

中年文士以一敵二，依然從容不逼，

以赤手空拳應付兩大高手。

藍婆婆越鬥越是心驚，她並非怕死，而是想不透此人究竟是何方神聖，萬一兩人有所差池，齊展五年來費盡心血所撰成的「天譜」，就會落在中年文士手上。

三人纏鬥百招之後，中年文士氣勢更盛，掌力有如排山倒海般直逼藍、齊二人，藍婆婆忽然失聲叫道：「紫氣摩雲手！」她語聲甫落，中年文士已一掌拍在她左頰之上。

藍婆婆中掌後，立刻渾身顫抖，再無餘力與中年文士苦戰下去。

齊展外號人稱「大漠飛鷹」，無論輕功身法及劍法上造詣，皆堪稱武林一絕，但這中年文士武功路數極是詭異，齊展雖然施展渾身解數功夫，始終還是未能佔上絲毫便宜。

中年文士嘿嘿一笑，道：「齊大俠，你還是認命好了。」突然手中寒芒一閃，一柄其薄如紙，但却鋒利無匹的軟刀亮了出來。

軟刀一亮，奇招已發。

齊展知道敵人武功厲害，不敢立刻硬碰，便以遊走身形，配合靈動招式，先求穩守住陣脚再說。只見他守得異常緊密，中年文士雖然不斷連環進攻，齊展總算還可以穩守不敗。

但中年文士招式越出越是精奇，而且不時臉露笑容，似乎勝算在握。齊展心想：「久守必失，再不反擊，遲早敗在此人軟刀之下。」當下不再苦守，劍招一轉，大顯平生絕技，先後以蒼鷹展翅、鷹飛九天、碧空鷹旋及冲天鷹劍等等招式向中年文士連環進襲。

但那中年文士刀法，也當眞是出神入化，無論齊展劍招如何厲害，他總能以極精妙招數拆開，齊展久攻不下，心中不由暗嘆：「果然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齊某命中註定，今天便要喪生於此。」

驀地，一道銀光如電射至，連中年文士也不禁爲之悚然一驚，立刻「霍」聲抽刀轉勢，跳出了圈子。

只見一人衣白如雪，手持銀劍，雙眉倒豎地瞧着中年文士。

「你是誰？」中年文士喝問。

白衣人冷冷一笑，半晌才說出了五個字：「江東楚雪衣！」

刀狂人也狂東方變西方

江東楚雪衣又來了。

藍婆婆一看見楚雪衣，臉上立刻露出了喜悅的神情。

「楚大俠，你來得正是時候。」

楚雪衣瞧着她已經呈現紫藍色的左頰，不禁歉疚地說道：「不，我來得還是晚了。」

藍婆婆搖了搖頭，說道：「不晚！不晚！老婆子這條老命，是半點也不重要的。在你身邊那一位，就是『大漠飛鷹』齊展齊大俠……」說到這裏，血氣上湧，咯出了一口瘀血，然後就了無聲息地倒了下去。

楚雪衣自是爲之黯然。

齊展悲痛地叫道：「藍婆婆，是我害死了妳！」

楚雪衣嘆了口氣，道：「齊大俠不必自責，這並不關你的事。」

中年文士一直目注楚雪衣，此時方始開口說道：「楚兄大名，早巳如雷貫耳，只是想不到會在這裏相遇。」

楚雪衣道：「人生何處不相逢，就只怕是狹路相逢，好見不好散！」

中年文士道：「只要你走你的陽關大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樑，那就不會好見不好散。」

楚雪衣道：「不錯，但獨木橋樑只能容一人走過，至於陽關大道，却可以讓許多人並肩子一起走。」

中年文士道：「楚大俠若想帶走齊展，那是不成問題的，只要他把天譜交出來，一切都好商量。」

楚雪衣眉頭一皺，問道：「什麼『天譜』？」

中年文士道：「天譜也就是樂譜，只有知音人方能懂得欣賞。」

楚雪衣「哦」了一聲，向齊展問道：「他算不算是個知音人？」

齊展冷笑道：「他只是個强盜！」

楚雪衣嘆了口氣，目注中年文士道：「聽見了沒有？尊駕既非知音人，就不該强行奪取人家心愛之物。」

中年文士冷冷道：「但我若非奪取天譜不可呢？」

楚雪衣道：「那就得要看尊駕的本領了。」

中年文士道：「說得好，天下間千萬般物事，本來就是有能者而居之的。」

楚雪衣搖搖頭，說道：「尊駕此言差矣。」

中年文士道：「何差之有？」

楚雪衣道：「差在一個『能』字。」

中年文士道：「以楚大俠之見，又該用那個字才算恰當？」

楚雪衣道：「若改爲一個『緣』字，那就對了。」

中年文士道：「這麼說，該說是天下間千萬般物事，由有緣者而居之了？」

楚雪衣道：「正是如此。」

中年文士哂然一笑，道：「照我所見，楚大俠與天譜之間，並無什麼緣份。」

楚雪衣道：「尊駕說得半點也不錯，但在下如此，你也是一樣的。」

中年文士道：「久聞江東楚雪衣劍法如神，今天似乎該要大開眼界了。」

楚雪衣道：「尊駕既有賜敎之心，楚某自當奉陪，只是至今爲止，楚某仍未知尊駕高姓大名。」

中年文士沉吟半晌，忽然伸手向東方一指。

楚雪衣皺了皺眉，齊展已忍不住問：「這算是什麼意思？」

中年文士冷冷一笑，沒有開口回答，又再伸手向東方指了一指。

楚雪衣立刻說道：「你複姓東方？」

中年文士點了點頭，楚雪衣想了一想，終於道：「莫非閣下就是『無相逍遙客』東方藏？」

中年文士冷笑道：「不錯，我就是東方藏！」

齊展的臉色倏地變了。他做夢也想不到，眼前這位中年文士，便是江湖上號稱

「無相逍遙客」的東方藏！

東方藏雖然年紀並不老，但輩份却是極高，曾經有人計算過，就連「金鞭無敵」沈三泰那樣身份的江湖高手，也得尊稱東方藏一聲師叔！

原來東方藏的師父，乃是八十年前威震武林之「無相叟」葛洗空。

葛洗空武功極高，輩份更高，東方藏是他的徒兒，自然也成爲武功高，輩份也高之武林人物。

葛洗空在八十年前即已威震武林，其時他並非稱爲「無相叟」，而是被稱爲「無相先生」。

葛洗空出道極早，歸隱江湖也是一樣，還不滿四十歲，就宣告金盆洗手，退出武林。

葛洗空退隱後，絕少在江湖上露臉，但却收了兩個徒兒。

這兩個徒兒，其中之一就是東方藏！

×　×　×

東方藏武功之高，不必懷疑。

他能使「無相軟刀」，也能使「紫氣摩雲手」，這兩種都是厲害不凡的武功，就連藍婆婆那樣的高手，也不免喪命在他手下。

「大漠飛鷹」齊展雖然也有一身驚人業藝，但依然不是東方藏之敵手。

東方藏是爲了天譜而來的，楚雪衣能阻攔得住嗎？

×　×　×

「無相刀譜」有云：「刀無相、心無相。招如霧，勢如雲。前湧如後退，斜傾似直來，刀不掩招，招爲之掩，勁不內藏，藏實於內。」

這三十八個字，已包含着整套刀法的要訣。

東方藏已盡得葛洗空眞傳，這三十八字要訣自是完全明白。

不但明白，而且早在二十年前就能運用得異常純熟。

所以，他無懼世間任何高手，包括眼前這位楚雪衣在內。

他不怕楚雪衣，楚雪衣也不怕他。

無相軟刀刀勢變化奇幻，楚雪衣的銀劍也是妙着連施，兩人一經交手，戰況已是激烈無比。

齊展站在一旁觀看，不由越來越是心驚，暗道：「這一戰若換上是我，無論對着任何一人，都是必敗無疑。」

東方藏雖然明知楚雪衣名不虛傳，但他向來自負武功高强，在接戰之初，還是充滿把握的。

然而，三十招後，東方藏這種把握已打了折扣。

楚雪衣劍法之高，委實遠遠出乎他意料之外。

到了五十招以後，東方藏已額上沁汗了。

「楚大俠好劍法，今天沒空，改天再行領敎！」誰也想不到，他居然一見形勢不好，就坦言直說要打退堂鼓。

但楚雪衣却說道：「你殺了藍婆婆，豈可就此一走了之？」劍招變得更緊密，招招不離指向東方藏身上要害。

他纏鬥得越緊，東方藏就越是難以逃脫。

但其實，東方藏眞的要打退堂鼓，他的說話只是一種戰略。

楚雪衣這種反應，已在東方藏意料之中，以是楚雪衣的劍招攻得越緊，他的無相軟刀也越是守得嚴密，簡直就是密不透風。

攻比守往往更爲吃力！

東方藏老謀深算，他已看出，倘若彼此互相有攻有守，縱使惡鬥三五百招，自己也不一定可以佔到半點便宜。

所以，他儘量引誘楚雪衣向自己展開激烈的攻勢，來虛耗對方的內力。

東方藏這一下，可說是兵行險着。須知高手相爭，最重先機，先機一失，往往就會縛手縛脚，情況就如奕棋一般無異。

但東方藏却也不是傻子，他胆敢以守爲攻，乃是憑着「無相刀譜」中第十二部的刀法。

這第十二部刀法，名曰「春蠶」。

刀譜上所記載之竅訣如下：「刀如絲，絲絲綿密。勢須短，勁要長，如無似有，似有實虛。靈神堅定，不勝爲勝。」

這二十九個字之中，最重要的就是最後那一句「不勝爲勝」。

既以守勢爲本，就不該稍存半點求勝慾望，否則勢必牽一髮而動全身，或者是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東方藏久習無相刀法，自然也是深明其理的。

然而，在這二十年來，他在江湖上與無數高手比拚，却還是第一次使出「春蠶」的守勢刀法。

春蠶自縛，防守固穩，却難以尅敵制勝。

東方藏眞的但求無過，不求有功嗎？不！他使出這一部刀法，只是權宜之策。

攻比守更吃力！

只要這一攻一守之勢持續下去，東方藏就可以慢慢扭轉局勢，從「春蠶」悶局，變成「脫虎」之勢！

薑畢竟還是越老越辣！

×　×　×

楚雪衣來自江東，既被稱爲「江東大俠」，也有人稱之爲「江東狂人」。

人狂，劍也狂。

看他的劍姿，時如飛龍出洞，時如鳳舞九天，一忽兒靈捷矯活，一忽兒沉重如山。

絕少人能看得清楚他的劍法，更遑論可以看透他的招式路數。

東方藏也不能。

所以，他在接戰不久之後，就不敢與楚雪衣搶攻。

攻擊是痛快的，但也是危險的。守得穩，往往比攻得狠還更安全。

東方藏極工心計，做事永遠抱着一個宗旨：「吃虧的事半點也不肯幹。」

所以，他寧願守！也相信自己最少可以守得穩一段時間。

而只要這段時間一過，他就可以由「春蠶」之勢變成「脫虎」，扭轉悶局。

但楚雪衣會讓他如願以償嗎？

不！楚雪衣早已看穿了東方藏的戰略，他絕不會讓東方藏有翻身機會。

他突然大聲叫道：「十招之內，我必

殺汝——」這一聲喊叫極是响亮，而且還有着一種扣人心弦的力量。

東方藏當然聽見了，他立刻冷笑道：「休說十招，便是千招萬招，你也傷不了我分毫！」說是這樣說，但心裏已是不禁爲之一陣凜然。

楚雪衣眞的有把握在十招之內擊殺東方藏嗎？

×　　×　　×

八招過去，第九招也已過去。

在這九招之內，楚雪衣攻得狠，但東方藏也守得更穩。

一連九招，楚雪衣面對着東方藏的「春蠶」刀勢，似是一籌莫展。

還有一招就是第十招了，他眞的可以在最後一招，把東方藏斃命？

這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也就在此際，楚雪衣突然把攻勢極兇極狠的劍招收斂。

他的劍法，在瞬息之間變得完全不帶絲毫火氣，他的劍只是平平無奇地向前刺出。

很難形容這是怎樣的一劍。

但就是這麼一劍，東方藏的咽喉就給刺穿了一個血洞。

東方藏呆呆地看着楚雪衣，楚雪衣也冷冷地看着他的臉。

楚雪衣問：「這一劍刺得好不好？」

東方藏咽喉中劍，已不能開口說話，他只是輕輕的點了點頭。

他的目光充滿了驚悸、絕望之色，但也同時存着一個絕大的疑問。

——楚雪衣這一劍是怎樣刺過來的？

「春蠶」刀勢是不是有了破綻？

雖然他沒法子開口這樣問，但楚雪衣從他的眼神裏已明白了他的意思。

於是，他說：「刀法沒有破綻，只是你的氣勢已弱了。」

東方藏還是不明白，他還想聽楚雪衣繼續解說下去，可是，他的生命已走到了盡頭。

他連想再多躭一會兒都不行。

東方藏死後，齊展才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對楚雪衣道：「這一劍太奇妙了。」

楚雪衣却搖搖頭，道：「奇妙的不是這一劍，而是形勢。」

「形勢？」

「不錯，他要守，要守到我力氣衰竭之後，才展開致命的反擊。」

「此人極工心計。」

「對付這種老狐狸，唯一的辦法就是要比他更狡猾。」

齊展苦笑了一下，道：「但狡猾不狡猾，可說是與生俱來的。」

楚雪衣道：「那倒不一定，有時候，多點吸取失敗的教訓，也可以使自己漸漸變得狡猾起來的。」

齊展道：「也許，這不是狡猾，而是機智。」

楚雪衣道：「東方藏要以全守之勢來虛耗我力氣，倘若不能速戰速决，這一戰他就贏定了。」

齊展道：「所以，楚大俠就以攻心之計來對付東方藏？」

楚雪衣頷首道：「攻城爲下，攻心爲上。」

齊展道：「你眞有把握，可以在十招之內殺掉東方藏？」

楚雪衣搖搖頭，道：「根本連一點把握也沒有，但却可以冒險一試。」

齊展道：「楚大俠那一聲大喝，可算是先聲奪人。」

楚雪衣道：「喝聲雖然不能殺人，但却可以震撼敵人，尤其是對方已在苦守之中。」

齊展道：「但你那一劍能在絢燦中化爲平淡，也是東方藏萬萬意料不及的。」

楚雪衣道：「東方藏雖死，但水公子與齊兄仍未可以安寢。」

齊展苦笑一下，道：「人在江湖，又有那一天是可以高枕無憂的？」

楚雪衣道：「齊兄也用不着過份悲哀，事情總有解決的辦法。」

齊展道：「別的事，齊某已不放在心上，就只是天、地雙譜的會合，對齊某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楚雪衣道：「齊兄要找水公子，水公子也同樣急於找尋齊兄。」

齊展一聽，不由雙眉軒動，喜道：「是眞的？」

楚雪衣道：「半點不假。」

齊展說道：「楚大俠知道水青蓮下落嗎？」

楚雪衣道：「不錯。」

齊展更是喜上眉梢，道：「好極了，正是皇天不負苦心人，有勞楚大俠指引，齊某感激不盡。」

楚雪衣道：「客氣，客氣！」說到這裏，忽然看了藍婆婆遺體一眼，接着唏噓嘆息，神情惆悵而沉重……

鬼見愁一見也愁

雪紛飛，路上一輛馬車緩緩地向望關口駛來。

趕車的是唐業懷，車廂裏有兩個人，那是向蓉和上官僻邪。

上官僻邪在昏迷中，向蓉很是担心。

不但向蓉担心，唐業懷也很担心。

唐孤平曾對他說：「這一次，你若救不了恩公，就不再是我的兒子！」

唐孤平的說話，並不是說了便算的。

上官僻邪所中之毒，絕不等閒，若沒有獨門解藥，是很難可以救治的。

解藥本來早已有了，但却給方紫秀所害，以致釀成現在如此危急之局面。

向蓉怎能不担心？

她不但爲上官僻邪担心，也在爲方紫秀担心。

她當然並不是方紫秀的「表兄」，而是方紫秀的表妹！

是方紫秀把向蓉，從向家堡裏帶出來的。

但現在，方紫秀不見了，她一定已受了重創。

上官僻邪給她的一擊，絕對不輕。

她負創而逃，但她能逃得到什麼地方去？能否逃過鬼門關口？

向蓉不知道。

她只知道，上官僻邪本來也已死在雪嶺之上的，但却很幸運地遇上了唐孤平父子。



藍婆婆憤怒而起，舉拐直劈向那文士身上擊去。

唐孤平父子把他帶走，而且連上官僻邪在雪地上所留下的足痕也消滅掉！

向蓉是誤打誤撞，才能再遇上這位「鬼見愁一見也愁」上官僻邪的。

上官僻邪中了赤煉斷魂香的劇毒，雖然事情自始至終和向蓉沒有半點關係，但向蓉還是有着歉疚之意。

若不是她的表姊方紫秀從中搗鬼，上官僻邪已有足夠的解藥可以獲救。

現在，解藥仍然在「亂笑怪醫」祁濟安那裏，可是，祁濟安既找不着上官僻邪，上官僻邪現在更已陷入暈迷之中，即使是向蓉自己，想找尋祁濟安這位怪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向蓉心裏還有另一件事，另一種思潮。

她腦海裏已潛伏着一個人的影子，而這個人的影子，正不斷地在她的眼前浮現着。

那是衣白如雪，來自江東的楚雪衣。

但向蓉却不敢再深入一點地想下去。

她是以「虬髯漢子」容二的身份出現的，雖然她對楚雪衣有着一種難以言喻的情懷，但楚雪衣又怎會記得這麼一個「粗漢子」？

向蓉心裏在想：「這是不是一件可笑的事？」

還有三里路程左右，馬車就可以駛到望關口。

向蓉不知道望關口在那裏，不知道望關口是什麼地方，更不知道楚雪衣和祁濟安會不會在望關口。（對於這個期望，她是感到十分渺茫的。）

但唐業懷却認爲，反正到處都是碰碰撞撞，不妨去到望關口打聽打聽消息，說不定會查出一點端倪來。

原來唐孤平父子雖然隱居邊關小村鎮多年，但仍然與江湖中人有所聯繫，尤其是與丐帮不少長老，都頗有交情。

本來，丐帮與蜀中唐門之間，雖無讎怨，也沒有什麼往還，但唐孤平在二十年前，曾爲丐帮做了一件極重要的事情，使丐帮渡過一次內鬨火併的兇險危機。（由於此事與本故事並無直接關連，筆者在此約略表過便算，詳情不再贅述。）以是唐孤平父子，一直備受丐帮衆長老以至帮主所尊崇。

唐業懷把馬車趕往望關口，是因爲丐帮有分舵設立於此，他希望能夠從丐帮分舵那裏，找到楚雪衣、祁濟安一行人等的下落。

這並不一定是最高明的辦法，但却也是沒辦法中的辦法。

在望關口三里前，有一座石亭。

馬車來到石亭之際，石亭內正有兩人在對奕。

唐業懷心裏不免暗覺奇怪，在如此嚴寒天氣之下，居然會有人在此下棋，似乎並不簡單，當下只有暗自提高警惕，不動聲色地把馬車繼續駛前。

石亭內對奕二人，一個年約六旬，衣着華貴，外披一襲紫貂皮袍，看來紅光滿面，一派富商巨賈的模樣。

而另外一人，却是個年約二十六七，面目清秀的青袍書生。

唐業懷把馬車駛過石亭時，有意無意間瞥了青袍書生一眼，他一看之下，不由心中一動：「怪了，天下間豈有如此俊俏的美男子？莫非又是一個女改男裝的女釵裙？」

心中雖然奇怪，雖然大有疑問，但在此時此地，也不便節外生枝，多管閒事。

但就在馬車在石亭外駛過之際，忽聽「嗤」的一聲，一顆棋子挾着强勁無比的風聲，直向唐業懷那邊射來。

唐業懷沒有閃避。

他並不閃避，是因爲他已聽出，這顆棋子雖然是向自己這一個方向射過來，但却並不會射中自己，大概只會從自己臉龐前面兩三寸左右掠過。

唐業懷雖然已離開蜀中，但畢竟出身自唐門，而唐門暗器功夫，本來就是武林一絕。

他耳辨風聲，已知道這一顆棋子不會

射中自己，倘若急不及待地狼狽閃避，不難會貽笑大方，成爲別人的笑柄。

所以，他寧願不動，以不變應萬變。

果然，那一顆棋子，的確是從他面前三寸左右掠過的。

可是，令人意料不到的事情接着發生了。

分明已越過他面前的一顆棋子，竟然會繞了一個圈子，「啪」一聲响打在他左邊太陽穴上。

在那刹那間，唐業懷心裏的驚駭，實在是難以言喻的。

須知太陽穴乃人身極重要要害之一，太陽穴被這一顆棋子擊中，絕對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情。

在那刹那間，唐業懷心裏只有一個念頭發生，這念頭便是：「今番必死無疑者也！」

縱使在一般情況而言，高手相爭，而某一方太陽穴被對方擊中的話，多半都是凶多吉少的。

唐業懷不由自主地把馬車勒停下來。

他伸手往左邊太陽穴一摸，既不覺濕濡出血，也沒有太大疼痛的感覺。

他又驚又怒，猛然回頭盯視着亭內對奕二人。

「是……是誰幹的？」

老人搖搖頭，說道：「不是我。」

青袍書生又搖搖頭，說道：「也不是我。」

唐業懷怒道：「你也不是，他也不是，難道這顆棋子，是會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成？」

老人道：「說是天上掉下來，那也差不多了。」

青袍書生却道：「差得太遠了，亭上又怎能和天上相比？」

老人想了想，才微微一笑，說道：「侯爺說的是，說的甚是，甚是！」

直到這時，唐業懷才看見石亭之上，有一個握着大木棒的侏儒坐在那裏。

這侏儒的年紀已不甚輕，大概已四十多歲，唇上蓄着一撮濃密的髫子，神情既高傲，又猥瑣。

一般侏儒都是善良的，有時也許會給人一種滑稽的感覺，但這侏儒却不是。

他左手握着大木棒，右手仍然拈着幾顆棋子在把玩着。

唐業懷心中一陣怔忡，一時間實在猜不透這侏儒是何方神聖，但仍然不能不喝叫一聲：「爲什麼用棋子射我？」

侏儒冷冷一笑：「尊駕貴庚了？何以問得如此孩子氣？」

唐業懷一呆，道：「問就是問，又有什麼孩子氣不孩子氣了？」

侏儒冷哼一聲，道：「我射了便是射了，你這樣問我，豈不有如小孩兒在撒嬌漫駡嗎？」

唐業懷立時脹紅了脖子，道：「你胡說！」

侏儒道：「你太陽穴捱了一記，現在死了沒有？」

唐業懷兩眼一瞪，道：「自然還活得很好！」

侏儒道：「但昔才我若加重五分指勁，你猜猜現在又會怎樣了？」

唐業懷又是不禁爲之呆住，半晌還作聲不得。

侏儒得意地笑了笑，道：「算你走運，我今天不想隨便殺人。」

唐業懷怒道：「你若殺得了我，隨便再動手好了，用不着假惺惺作態！」

侏儒輕輕舞動手裏的大木棒，桀桀笑道：「但我爲什麼要殺你？」

唐業懷又怔住。

侏儒用手擦了擦鼻孔，又悠然地笑了笑，才緩緩地說道：「要殺一個人，並不是隨隨便便就動手的，就像前兩天，有個小厮不慎把茶濺在我身上，我也沒有殺他，只是把他滿嘴牙齒打碎，再切掉他的右耳便算，唉，這就是得饒人處且饒人，須知人人都是有父母所生的……」

唐業懷聽得怒火中燒：「什麼？人家只是不慎把茶濺在你身上，你就這樣對付一個手無寸鐵的小厮？」

侏儒嘆了口氣，道：「這是小懲大戒，試想，假若他有一天做了太監伺候皇帝老子，也這樣不小心的話，只怕輕則人頭落地，重則滿門抄斬，如今我只是給他一點小小敎訓，好讓他以後知道該怎樣小心伺候人客，難道這也算是錯了？」

唐業懷已忍無可忍，便駡了一聲：「放屁！」

侏儒却居然沒有生氣，只是把手裏的大木棒揚了一揚，道：「你可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唐業懷道：「木棒。」

侏儒道：「不對。」

唐業懷大不服氣，道：「分明是木棒，爲什麼說不對？」

侏儒笑了笑，道：「這不是尋常的木棒，而是一柄斧頭的柄！」

唐業懷一呆，瞧了那木棒很久，終於點了點頭，道：「不錯，它看來的確很像是一柄斧頭的柄。」

侏儒道：「這木柄大不大？」

唐業懷想了想，道：「很大，但斧頭呢？」

侏儒道：「斧頭很細小，甚至比手掌也大不了多少。」

唐業懷奇道：「怎會這樣的？」

侏儒道：「因爲那是一個怪人的獨門兵器，他認爲這種兵器最稱心如意，可以把他的獨門武功發揮得淋漓盡致。」

唐業懷道：「既然如此，何以如今只剩下了斧柄？」

侏儒說道：「因爲它的主人，曾經給我一掌打得重傷，連斧頭柄也給我搶走之故。」

唐業懷道：「它的主人是誰？」

侏儒道：「雲裏天！」

「雲裏天？」

「不錯，此人的外號，就叫『斧頭不大』。」

「斧頭不大，柄大？」

「對了，柄大！」

「此人也許是個武林怪人。」

侏儒冷冷一笑，道：「庸才之輩而已，根本不值一哂。」

唐業懷吸了一口氣，道：「你何以要提起此人？」

侏儒道：「雲裏天是個混蛋，當年，

我向他借點銀子，他竟然不答允，我一氣之下，就把他的斧頭弄毀了，又打碎了他三條肋骨。」

唐業懷道：「後來怎樣？」

侏儒道：「雲裏天這老狗蛋總算有點門道兒，雖然受創不輕，他到最後居然還是死不了。」

唐業懷說道：「這是各人有各人的福氣。」

侏儒道：「這斧頭柄的確是一件很不錯的武器，雲裏天根本不配使用。」

唐業懷問道：「雲裏天不配，你又怎樣？」

侏儒道：「不知道。」

唐業懷冷冷一笑，道：「照我看，你抓着這斧柄，就像是螳臂抓住一棵大樹，簡直不倫不類！」

侏儒「哦」了一聲，陰惻惻笑道：「果眞如此？」

唐業懷道：「你若不相信，可以去照照鏡子。」

侏儒乾笑兩聲，道：「算了，你喜歡怎樣說便怎樣說，你走罷。」

唐業懷一怔，道：「你肯讓我走？」

侏儒說道：「你走你的道路，我爲什麼要阻攔？但這輛馬車，你非要留下來不可！」

唐業懷臉色一沉，道：「胡說，馬車是我的！」

侏儒道：「以前是的，但現在巳不再是！」

唐業懷冷冷一笑，道：「說到如今，我還不知道尊駕是何方神聖。」

侏儒乾咳一聲，緩緩說道：「你眞的想知道？」

唐業懷道：「你若肯說，敢說，在下自然不妨聽聽。」

侏儒默然半晌，忽然哈哈一笑，道：「還是用不着說了，你走罷。」

「我走？只是我走？馬車留下？」

「對了，這樣對大家都方便得多。」

唐業懷怒道：「少廢話，有種的滾下來，咱們決一死戰！」

侏儒冷笑：「你配跟我動手嗎？」

唐業懷道：「有什麼配不配的，有本領的就殺了我，但瞧你這副矮脚貓的模樣，又會有什麼眞憑實學的本事了！」

侏儒臉色倏地一沉，突然「呼」一聲响，揮舞大斧柄向唐業懷直砸下來。

大斧柄甫砸下，車廂裏突然同時閃出一道銀光。

那是一條柔軟，但是却威力無儔的銀鞭。

× × ×

向蓉在車廂裏，一直隱忍不發，她並不是個魯莽的人，她在靜觀其變。

她相信唐業懷會出盡全力來保護這一輛馬車。

馬車其實並不重要，但最重要的，却是車廂裏的上官僻邪。

唐業懷絕不能讓上官僻邪再遭奸人陷害。

但向蓉也看得出，唐業懷雖然願意爲上官僻邪而拚命，但這人的武功，並不太高。

而那侏儒，雖然身形矮小，但武功肯定遠在唐業懷之上。

向蓉絕不能讓唐業懷死在侏儒手下，所以侏儒一動手，她的銀鞭也立刻施展。

侏儒以大斧柄向唐業懷擊下，忽然看見一道銀光自車廂裏電射而出，立刻不由自主地向左側身一閃，但向蓉這一手「靈蛇千影鞭法」，確有過人獨得之處，侏儒雖然巳急迅閃避，但鞭梢也同時向前暴伸兩三尺，只聽見「啪」的一聲，侏儒右手手背巳中了一鞭。

身一鞭力道不輕，侏儒疼痛之極，雖然還能勉强拏住大斧柄，但雙手巳爲之顫抖個不停。

隔了立刻，侏儒右手手背巳腫起了一大塊，顯見受傷不輕。

侏儒吃了一鞭，知道車廂之內另有能人，雖然心中極怒，但也不敢再貿然進襲，唯恐有失。

這時，那個老人冷冷一笑，道：「小莫，老夫早就說過，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看你以後還敢不敢這般放肆。」

那侏儒怪叫起來，道：「兵器之道，一寸長一寸强，人家用的是長鞭，自然是佔盡便宜！」

老人又冷冷的一笑，說道：「你的兵器，也不見得怎樣短小了，倘若兵器眞的越長越佔便宜，天下間還有人去練短兵器嗎？」

侏儒道：「我只是吃虧在一時不察，若是明刀明槍，不見得就會吃這個虧？」

老人聽了，不再說話。

向蓉仍然身在車廂之中，直到這時候，才說道：「咱們只是路經此地，與幾位並無半點過節，此事不如就此一筆抹過怎樣？」

侏儒怒道：「放屁！」

語聲甫落，青袍書生突然長身而起，以疾迅無倫的手法，在侏儒的臉上摑了兩記耳光。

「放肆！」青袍書生喝道：「你在什麼時候學得這樣不規矩的？」

唐業懷不禁瞧得呆住。

那青袍書生的年紀，最少比侏儒細小十幾歲，但却毫不留情面地，一出手就給侏儒打了兩記耳光。

在唐業懷想像裏，侏儒也許會爲之勃然大怒了，但事實上却又不然。

侏儒不但沒有發怒，而且還面露惶恐之色，迭聲說道：「是屬下錯了！侯爺恕罪！恕罪！」

青袍書生冷哼一聲，接着揚了揚手，叱道：「退開去。」侏儒連咳也不敢咳一下，悄悄的就退了下去。

青袍書生的俏臉這才稍爲緩和，接着向車廂裏的向蓉抱一抱拳，道：「這位使銀鞭的英雄，可否出來與在下等一見？」

向蓉冷冷道：「咱們素不相識，沒有什麼好見的。」

青袍書生却搖搖頭，道：「但在下却不是這樣想。」

唐業懷兩眼一瞪，道：「人家巳說過不認識三位，你又還有什麼好想的？」

青袍書生道：「在下雖然未能一睹車中人廬山眞面目，但單憑耳朶所聽，閣下的聲音似乎有點相熟……」

向蓉沉着嗓子，咳了兩聲才緩緩地說

道：「你一定是聽錯了。」

青袍書生搖搖頭，道：「別人的聲音，我也許會聽錯，但這嗓子嘛……唉……眞是不知道該怎樣說才好。」

老人忽然嘆了口氣，道：「侯爺朝夕思念此人，似乎是用神過度了。」

青袍書生又再搖頭，道：「不！我還很清醒，神智半點也沒有錯亂，但縱使爲了這人而想得變成一個瘋子，也是心甘情願的……」

唐業懷越聽越是冒火，忍不住喝道：「住口，今再胡言亂語，我決不再客氣。」他武功不高，但却胆氣十足，是個不怕死的硬漢。

青袍書生橫了他一眼，好像要反駁幾句，但最後却還是忍了下來，只是繼續對車廂裏的向蓉說：「出來罷，有什麼事，我倆可以慢慢商量，別聽外人閒言閒語的唆擺？」

唐業懷更怒，而就在這時，向蓉已把車門打開，接着站在青袍書生的面前。

青袍書生忽然呆住了。

但他隨即又是一陣失笑，道：「蓉妹妹，若不是認出了妳的聲音，眞會給妳這種改裝手法蒙騙啦。」

唐業懷怔住。

原來這青袍書生，早就認識向蓉的，而且還叫她「蓉妹妹」，態度顯得好不親暱。

初時，唐業懷曾經懷疑，這青袍書生是女改男裝的，但漸漸地，他消除了這種想法。

青袍書生雖然面目異常俊美，但却的確是男兒之身，並不是向蓉一般女改男裝的。

一看清楚這一點，唐業懷心中忽然又冒升起另一種怒火。

這怒火從何而來，就連他自己都不清楚，只覺得這青袍書生雖然英俊漂亮，但却令他有着一種說不出討厭之感。

他甚至不願意再去看青袍書生的臉孔，只是看着向蓉，看看她有什麼反應。

向蓉仍然戴着那頂斗大笠帽，沒有人能看見她臉上的表情，但她的聲音一片冷漠，却是異常地明顯。

她對青袍書生冷冷的說：「我的事，你最好少管！」

青袍書生「唉」一聲，道：「別人的事，我自然是少管爲妙的，但蓉妹妹的事，我若還袖手旁觀，那又怎對得起向堡主了？」

向蓉「哼」一下，道：「你這種說話，我不愛聽！」

青袍書生道：「忠言逆耳，苦口良藥，這是自古皆然的事，就算妳不愛聽，我也是非說不可的。」

向蓉道：「你在中原久享清福，何以跑到這等寒苦之地？」

青袍書生苦笑道：「自然不是爲了下棋。」

向蓉道：「那又是爲了什麼？」

青袍書生道：「這還用說嗎，當然都是爲了要把妳找回來。」

向蓉冷冷一笑，道：「我又不是三歲小孩，我能夠闖出向家堡，日後也當然會回去。」

青袍書生嘆了口氣，道：「妳自己當然是不懂得担心的，但令尊却不是這樣想，唉，實不相瞞，向堡主爲了這件事暴跳如雷，連飯也不想吃！」

向蓉道：「他不吃飯，可以吃燉鷄絲翅，鮑魚海參！」

青袍書生不禁爲之啞然失笑，道：「向堡主若肯吃佳餚，自然不壞，但他老人家如今除了美酒之外，幾乎任何食物都不肯下嚥！」

向蓉的身子震了一震，道：「不！我爹決不會這樣的。」

青袍書生嘆了口氣，說道：「妳這個做女兒的，根本就完全不瞭解老人家的心事。」

向蓉道：「我爹並不老！他是武林中的大英雄，大豪傑。」

青袍書生道：「從前也許是的。」

向蓉道：「你是說，我爹現在再也不是大英雄！大豪傑了？」

青袍書生道：「不！向堡主當然是大英雄，大豪傑，但他近來消瘦得很厲害，人也蒼老了不少。」

向蓉吸了口氣，半晌才說道：「是……是眞的？」

青袍書生道：「此事千眞萬確，蓉妹妹若不相信，可以問問湯大俠！」

向蓉把笠帽輕輕揪起，目光轉移到老人臉上。

老人咳嗽了一聲，良久，才說道：「向小姐，老夫與令尊，已有三四十年交情，但老夫的說話，也不一定可以令妳相信的。」

向蓉臉色一陣發白，連忙點頭道：「湯伯伯的說話，蓉兒是深信不疑的。」

老人又默然半晌，道：「侯爺之言，句句屬實。」

向蓉的臉色更蒼白了。

「這麼說，是蓉兒不孝了？」

老人嘆了一口氣，說道：「不，妳是個很孝順的好女兒，只是妳爸爸一時糊塗，迷戀上一個妖婦，才引起這一樁事情而已。」

唐業懷聽到這裏，心中漸漸有了一點端倪，暗道：「原來向姑娘是爲了父親迷戀女色而離家出走的。」

向蓉聽見老人這樣說，不禁心頭有如巨石緊壓着一樣。

但就在這時，車廂裏突然有人發出了一聲冷笑。

× × ×

笑聲森冷，令人不寒而慄。

老人眉頭一皺，立刻沉聲說道：「車中何人？」

車中人冷冷說道：「先別管我是誰，你姓湯，是不是『義氣無雙』湯清揚湯大俠？」

老人呵呵一笑，說道：「老夫正是湯某。」

車中人道：「那個什麼侯爺，莫非就是有『武林第一侯』之譽的『黔北掌』段世之？」

湯清揚點一點頭，說道：「正是段少俠！」

車中人嘿嘿一笑，道：「當今武林，這個『俠』字是越來越不值錢了。」

湯清揚臉色一沉，隨即道：「什麼意思？」

車中人又說道：「意思太簡單了，像爾等豬豬狗狗，沽名釣譽之輩，居然也稱爲大俠、少俠，眞是厚顏無恥，屁話滿天飛！」

湯清揚臉色變得極難看，倒是段世之能夠沉得住氣，不但一言不發，神情也不見得有什麼異樣之處。

但那侏儒却忍不住了，他突然大吼一聲，手舞大斧柄向車廂直撞過來。

這侏儒姓莫，名天沛，江湖上人稱「高儒」，那個「高」字，就是指他人雖矮小，但武功却是極高，絕非等閒之輩可以比擬。

連雲裏天也曾敗在這侏儒手上，可見此人的確不是弱者。

這一次，段世之並沒有阻攔莫天沛出手。

莫天沛人雖矮小，膂力却是極大，大斧柄在他雙手舞動之下，立刻發出了驚濤駭浪般的攻勢。

向蓉臉色一寒，叱叫道：「休得無禮！」銀鞭一抽，又向莫天沛當胸擊至。

莫天沛剛才捱了一鞭，手臂至今仍然疼痛有如火烤一樣，但他善觀形勢，知道主子對向蓉愛護有加，這點仇恨，他是絕對不敢記在心上的。

以是向蓉的銀鞭一出手，他就不敢繼續向車中人進襲。

而向蓉也是不能不出手的，因爲她比誰都更清楚，車中人是誰，而此人目前的形勢又是怎樣？

× × ×

車中人當然就是「鬼見愁一見也愁」上官僻邪。

論名氣，上官僻邪遠在莫天沛之上，論武功亦然。

但上官僻邪中了奇毒，在不久之前尚且在暈迷之中。

如今，上官僻邪突然醒了過來，但形勢仍然是極之不妙的。

若在平時，莫天沛那樣的脚色，當然沒法子奈何得了上官僻邪，但在此時此地，却難免會出現「虎落平陽被犬欺」之局面。

向蓉不能讓上官僻邪傷在莫天沛斧柄之下。

但向蓉一出手，莫天沛立刻就不敢動了。

莫天沛不敢動，並不是因爲武功高低，而是爲了段世之很喜歡向蓉之故。

向蓉是個冰雪聰明的少女，這關竅自是一眼便看了出來。

但莫天沛一停手，車廂裏的上官僻邪便冷冷的笑問道：「高侏儒，怎麼不動手了？」

莫天沛臉色一沉，道：「你怎知道我叫高侏儒？」

上官僻邪在車廂裏哈哈一笑，道：「天下間的侏儒雖然不少，但像你這般可惡而又卑鄙的侏儒，却是絕無僅有的，所以，我斷定你就是高侏儒莫天沛！」

莫天沛很不高興，但却沒有加以任何的反駁。

湯清揚忽然眉頭一皺，抱拳道：「車中這位朋友似乎不是泛泛之輩，而且連聲音也彷彿有點耳熟……未知尊駕台甫怎樣稱呼？」

上官僻邪冷冷一笑，說道：「十五年啦，你居然還有點認得我的聲音，倒算難得！」

湯清揚又是皺了皺眉，喃喃道：「十五年？十五年之前……十五年……」忽然臉色「刷」的變得一片蒼白，失聲叫道：「你是上官僻邪？」

上官僻邪打了一個哈哈，忽然用腿一蹬，把車廂木門蹬開。

湯清揚的臉色在這一瞬間變得倍加難看，甚至連站也站得不太牢固。

段世之、莫天沛乍然聽聞上官僻邪的名字，也是不禁爲之心中駭然。

只見上官僻邪盤膝坐在車廂之內，雙目半開半闔，眉宇間似是有着濃重無比的殺氣。

湯清揚一看見了上官僻邪，就算用魂飛魄散這四個字來形容，似乎也不算是過份！

向蓉偏偏還加問一句：「上官前輩，十五年前的事情到底怎樣？」

上官僻邪道：「湯大俠在這裏，我是不便多說的。」

唐業懷久未開口，此時却插上一句，道：「是否怕湯大俠覺得難堪啦？」

上官僻邪淡淡一笑，道：「這一點，也是不便說的。」

湯清揚的神情越來越是難看，顯然，他做夢也想不到，上官僻邪居然會在這輛馬車之內。

段世之雖然從來沒見過上官僻邪，但這「鬼見愁一見也愁」的大名，他可算是早已如雷貫耳，聽聞多時的了。

正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江湖之上，又有誰不怕了上官僻邪七分？

段世之也許是個心高氣傲的武林高手，但湯清揚既然噤若寒蟬，他也不敢貿然行事。

上官僻邪忽然又朗聲一笑，道：「湯清揚，這十五年來，你是否一直都想報却當年一箭之讎？」

唐業懷一聽之下，心下恍然，暗道：「這姓湯的老兒，準是在十五年前，給上官前輩殺得片甲不留，慘遭敗辱。」

只聽見湯清揚乾咳兩聲，隔了片刻才說道：「老夫頗有自知之明，又豈有報讎雪恨之妄想？」

唐業懷聽得暗自嘆息，忖道：「這老兒看來氣派十足，盛氣凌人，但遇上了『鬼見愁一見也愁』上官前輩，馬上就變成了另一個人。」

上官僻邪冷冷一笑，道：「姓湯的，實不相瞞，你若要爲幾個師兄弟報讎，今天是最難得的機會。」

湯清揚聽了，更是吃驚，急急忙忙道：「老夫決無此念……」

上官僻邪道：「但你不妨先聽聽上官某的說話，上官某如今正在四面楚歌之中，湯兄若要報讎，現在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向蓉聽得暗自焦急，唯恐上官僻邪弄巧反拙，萬一湯清揚和段世之聯袂出手，形勢就會立刻變得十分不妙了。

但湯清揚聽了，臉上疑慮和恐懼之色更是益發明顯。

他乾咳兩聲，便對段世之說道：「咱們也該回中原了。」

段世之遲疑了一會，才勉强接道：「湯大俠說的是……」

湯清揚連忙道：「既然連侯爺也贊同，咱們這就立即動身好了。」

段世之呆了一呆，但湯清揚既打退堂鼓，他也就只得跟隨着。

莫天沛更是不敢說話。

轉瞬之間，湯清揚、段世之和「高侏儒」莫天沛都走得乾乾淨淨。

上官僻邪忽然又仰天打個哈哈，接着嗆咳不已。

嗆咳之後，他的臉色變得有如紙般蒼白，又再度暈迷過去。

向蓉又驚又急，唐業懷仔細爲上官僻邪視察了一會，才道：「上官前輩剛才曾經清醒了一會，知道咱們陷入險境，便悄悄服下了一顆『壯氣百步丹』。」

向蓉一怔：「那是什麼丹藥？」

唐業懷神情沉重，默然半晌才緩緩答道：「這種丹藥，是很珍貴的……」

向蓉說道：「那必然是一種靈丹妙藥了？」

唐業懷嘆了口氣，道：「這種丹藥，雖然很珍貴，也有它獨特的效用，但服下此藥之人，却不見得很妙。」

向蓉怔了一怔，道：「這又是什麼道理？」

唐業懷道：「這種藥，顧名思義，是可以增壯一個人的眞氣，即使是垂死之人一經服下，也大可以再多活半個時辰左右的。」

向蓉臉色一陣發白，道：「但上官前輩並非垂死之人……」

唐業懷道：「上官前輩的情況雖然不致於那麼壞，但却也危險重重，形勢並不佳妙……」

向蓉跺了跺脚，道：「他爲什麼要服下這種什麼壯氣百步丹？」

唐業懷道：「自然是爲了要嚇退段世之、湯清揚和那個矮子！」

向蓉憂形於色，道：「但上官前輩服下這種丹藥，以後將會怎樣？」

唐業懷說道：「縱使將來性命無碍，也勢必元氣大損，嚴重影响他老人家的功力！」

向蓉道：「那……那豈不是我害了上官前輩？」

唐業懷忙道：「向姑娘千萬不可以這樣想……」

向蓉愁容滿面，道：「唐大哥，咱們現在該怎辦？」

唐業懷沉吟半晌道：「還是照原來的決定，先到望關口打探打探形勢再說。」

向蓉想了一想，說道：「對，就這麼辦……」

阿浪心血來潮

時已夜深，夏侯府中氣氛一片緊張。

楚雪衣是夏侯百勝的老朋友，也是夏侯府的上賓，誰都不敢對他稍有半點的怠慢。

楚雪衣也並不高傲，更不會擺任何架子，在夏侯府上上下下，每個人都認爲他平易近人，雖爽脫不羈，却也很有禮貌。

祁濟安、阿浪和水青蓮，一直甚少踏出廂房門外，自然也不會令人有所劣評。

但有一件不容否認的事，就是自從楚雪衣等人來到夏侯府之後，夏侯府就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

夏侯百勝是熱血中人，他不在乎，也不担心這幾個朋友，會爲夏侯府帶來什麼惡果，但楚雪衣却反而在乎，反而担心起來。

所以，就在這一天晚上，他對夏侯百勝坦言直說，說道：「明天一早，咱們就走。」

夏侯百勝爲之愕然，道：「既來之，則安之，爲什麼忽然要走？」

楚雪衣道：「不是忽然要走，而是早就決定，不能在望關口躭擱得太久。」

夏侯百勝道：「你嫌這裏不好？」

楚雪衣道：「這地方很好。」

夏侯百勝道：「那麼是人不好了？」

楚雪衣道：「地方好，人更好，咱們是好朋友。」

夏侯百勝道：「爲朋友兩脇插刀，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是不是有這兩句話？」

楚雪衣道：「這兩句說話，自然是有的。」

夏侯百勝道：「楚老弟，你是否仍然把俺當做朋友，當做兄弟？」

楚雪衣道：「這一點乃是不容辯論之事。」

夏侯百勝點點頭，道：「那就好極了，楚老弟，你的事也就是俺的事，你有什麼困難，該坦白向俺直說！」

楚雪衣苦笑了一下，道：「但說來可笑，因爲就連小弟也不知道最大的困難在那裏。」

夏侯百勝皺了皺眉，道：「這豈不是一場糊塗嗎？」

楚雪衣道：「也許眞的是一場糊塗，小弟無話可說。」

夏侯百勝道：「不！你決不是個一場糊塗的人。現在一場糊塗的，只是這件事而巳！」

楚雪衣又苦笑了一下，道：「但現在最可笑的是，連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人一場糊塗，還是事情一場糊塗。」

夏侯百勝道：「但也許是連旁觀者也一場糊塗！」

楚雪衣嘆了口氣，道：「本來，糊塗是福，做人有時候是難得糊塗的，但又有誰甘心做個糊糊塗塗的人呢？」

夏侯百勝道：「有是有的，只不過楚老弟並不是這種人。」

楚雪衣苦笑道：「我寧願自己是那種人，人若太聰明，往往會活得更加不快樂的。」

夏侯百勝說道：「活得快樂不快樂，是一件事，活得有意義與否，又是另一件事。」

楚雪衣道：「江東狂人，如此人生又有什麼意義了？」

夏侯百勝搖頭不迭：「楚老弟千萬不可以這樣說，你不是眞正的狂人瘋子，只是一般世俗中人，太不瞭解楚老弟的爲人而巳。」

楚雪衣淡然一笑，道：「人們又何曾瞭解你這位『百勝棒王』？」

夏侯百勝哈哈一笑，道：「不錯，咱們哥兒倆可說是同病相憐，誰也別再說誰了。」

楚雪衣道：「還記得那一年中秋之夜嗎？」

夏侯百勝目光一亮，朗聲笑道：「怎會不記得，在別人來說，那一年中秋，是個混帳的中秋，從傍晚開始就一直下雨，直至翌晨黎明，方始陽光普照，簡直存心跟賞月之人抬槓。」

楚雪衣道：「那一晚，雖無可賞之月，却有可喝之酒。」

夏侯百勝道：「而且是一等一的陳年佳釀，再加上珍饈佳餚，誠人生一大樂事也。」

楚雪衣道：「想不到一別多年，當年滋味如今又再重嚐。」

夏侯百勝却嘆了口氣，道：「可是，你却要走啦！」

楚雪衣笑說道：「雁兒去了，還會再來。」

夏侯百勝道：「俺也願變成一隻飛雁，陪着楚老弟一起飛去。」

楚雪衣搖頭道：「不！小弟是個流浪慣了的人，夏侯大哥切莫依樣葫蘆。」

夏侯百勝道：「但不管怎樣，咱們永遠都是好兄弟！」

楚雪衣道：「這個自然。」

夏侯百勝忽然擧起了一隻大杯子，把杯裏滿滿的酒一口氣喝得乾乾淨淨。

楚雪衣看了他一眼，然後道：「你這樣喝酒，是因爲很高興，還是因爲很不高興？」

夏侯百勝把杯子重重放下，默然良久才嘆道：「俺在很高興的時候和很不高興的時候，都是這樣子喝酒的。楚老弟，你的確比誰都更瞭解夏侯某。」

楚雪衣眨了眨眼，道：「你現在是不是很不高興？」

夏侯百勝點點頭，道：「不錯。」

楚雪衣道：「是爲了什麼事？」

夏侯百勝道：「是爲了一個人。」

楚雪衣道：「誰？」

夏侯百勝說道：「一個從大漠而來的人。」

楚雪衣臉色不變，淡然道：「原來夏侯大哥巳經知道『大漠飛鷹』齊展到了望關口？」

夏侯百勝緩緩地點了點頭，道：「俺在這地方上，總算還有一些耳目。」

楚雪衣說道：「我的確和齊大俠遇上了。」

夏侯百勝目注着他，忽然怒聲道：「既遇上了齊展，爲什麼不把他帶到俺這裏來？」

楚雪衣嘆了口氣，道：「你在生我的氣了？」

夏侯百勝道：「俺不是生你的氣，只是爲這件事情而生氣。」

楚雪衣道：「這件事，小弟不想多說了。」

夏侯百勝道：「是不是有什麼難言之隱？」

楚雪衣沉默下來，既不承認，也沒有否認。

夏侯百勝臉色一沉：「楚老弟，就算你不說，俺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楚雪衣嘆了口氣，道：「你認爲是怎樣的？」

夏侯百勝道：「俺知道，齊展一到，勢必會爲俺帶來麻煩，所以，你寧願把他帶到別的地方，也不願意把他帶到俺這裏來！」

楚雪衣又嘆息一聲，沒有答話。

就在這時，一陣悠和的簫聲忽然輕輕响起。

長廊外有一條淡淡的人影，簫聲也就是從那邊傳了過來的。

「水青蓮！」百侯百勝不由吸了一口氣。

楚雪衣側耳傾聽了一會，才慢慢的說道：「果然是天才！」

夏侯百勝道：「什麼天才！」

楚雪衣道：「吹奏洞簫和研創武功的絕頂天才……」

× × ×

簫聲一起，阿浪就醒了。

阿浪也許根本就沒有睡過，他躺臥在床上，只是不斷地在思前想後。

他想像的事情十分廣泛，從年幼兒時的種種遭遇，以至將來自己會變成怎樣的樣子，都相繼在他腦海裏浮現起來。

簫聲獨奏，往往給人一種蒼凉、寂寞的感覺。

水青蓮此刻所吹奏的簫聲，就使阿浪產生了這種感覺。

他忽然想起了藍婆婆。

藍婆婆是他的師父，也是他最尊敬的一個人。

藍婆婆現在怎樣了？

阿浪一想到這裏，忽然就再也忍耐不住，要去找一個人。

他要找楚雪衣問個明明白白！

× × ×

阿浪很快就找到了楚雪衣。

楚雪衣的臉有點紅，他喝過酒，但一雙眸子却還是很明亮，很清醒。

楚雪衣是不惜一醉的人，但現在，他還沒有醉，而且也不打算在這種形勢下喝得酩酊大醉。

喝酒是一種學問，連甚麼時候不妨一醉，在甚麼時候決不能喝醉，也是一種學問。

酒能誤事，先例有如恆河沙數，乃是不必贅言之事。

楚雪衣幾乎一看見阿浪，就知道這少年高手想問的是什麼事。

接着，阿浪所問之事，一如楚雪衣心中所料。

阿浪問道：「我師父怎樣了！」

楚雪衣看着他，默然片刻才反問：「爲什麼要問起你師父？」

阿浪道：「是心血來潮。」

楚雪衣道：「爲什麼不去問別人？偏偏要來問我？」

阿浪說道：「因爲你曾外出過一段時候。」

楚雪衣說道：「你知道我去什麼地方嗎？」

阿浪搖搖頭：「不知道。」

楚雪衣道：「連我曾經到過什麼地方也不知道，何以還有此一問？」

阿浪又說出那一句話：「是心血來潮。」他說這句話的時候，神情是很認眞的，絕對不是在說笑。

楚雪衣沉默下來。

簫聲仍然陣陣傳至，音調說不出的鬱結，說不出的蒼涼。

阿浪忽然掉下了眼淚，然後嗚咽着說：「師父死了！她一定是死了。」

楚雪衣心頭一陣狂跳，忍不住失聲問：「是誰說的？」

阿浪第三次重複那一句說話：「是心血來潮！」這一次，他是嘶叫着直嚷出來的。

夏侯百勝站在他身邊，不禁爲之茫然不知所措。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楚雪衣終於說：「我已託人把藍婆婆埋葬了。」

阿浪聽見這句說話後，反而立刻平靜下來，整個人顯得極度極度的平靜。

也許，這並不是眞正的平靜，而是完全呆住了。

他再也沒有什麼話想說，甚至沒有問楚雪衣：「師父埋葬在那裏？」

阿浪沒有問，楚雪衣也沒有說。

反正問不問，說不說，藍婆婆已不可能再復活過來……

雙簫合璧天下太平

簫聲嬝嬝，冷風嘶嘶。

水青蓮獨奏洞簫，倍感意態蒼茫。

但忽然間，另一道簫聲從遠處傳來。

水青蓮的眼睛亮了，神情變得和剛才完全不同。

他的簫聲倏地變得响亮起來，節奏也不再是那麼孤單、寂寞。

兩道簫聲在空氣中溶滙在一起，彷彿在一潭死水裏燃點起生命的火花。

漸漸地，這火花越來越燦爛了，它變成了一種令人血脈賁張的力量。

水青蓮的臉色有了光澤，眼神有了光采，連十指也靈活有力起來。

夏侯百勝吸了口氣，忽然說道：「這是什麼？是簫聲樂韻嗎？」

楚雪衣回答：「有一半是的。」

夏侯百勝一怔，道：「那麼還有一半又是什麼？」

楚雪衣道：「是武功。」

夏侯百勝道：「以簫聲作爲武功？」

楚雪衣點點頭，道：「是的，而且還是一種極厲害的武功。」

夏侯百勝沉吟半晌，道：「水公子要用這些武功來對付誰？」

楚雪衣道：「這是他的秘密，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夏侯百勝側耳傾聽，隔了好一會忽然又問：「另一道簫聲，是否齊展所奏？」

楚雪衣道：「是。」語氣甚爲肯定。

夏侯百勝詫異地望了他一眼。

楚雪衣輕輕一笑，接道：「這是想當然耳。」夏侯百勝點點頭，不再說話。

過了一會，楚雪衣忽然說：「小弟要走了。」

夏侯百勝皺了皺眉，道：「眞的打算明天就走？」

楚雪衣搖搖頭，道：「不是明天，是現在。」

夏侯百勝一楞，叫道：「什麼？現在就走？」

楚雪衣嘆了口氣，道：「本來，小弟還打算明天才走的，但現在……唉……」

夏侯百勝道：「何以急急提早？」

楚雪衣道：「形勢又變了。」

夏侯百勝目光一閃，道：「是爲了齊大俠的簫聲？」

楚雪衣道：「不錯，齊展巳和水公子會合，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極危險的事。」

夏侯百勝道：「對誰危險？」

楚雪衣道：「誰接近這兩人，誰就危險。」

夏侯百勝立刻一拍胸膛，怒叫道：「楚老弟，你把俺瞧扁了，俺可不是貪生怕死之人，水公子與齊大俠的事，俺絕不怕惹痲煩上身！」

楚雪衣道：「夏侯大哥不必動怒，小弟絕對不是這種意思。」

夏侯百勝嘿嘿一笑，道：「不是這種意思又是甚麼意思？這幾年來，俺也實在悶得發慌了，江湖上的朋友既有危難，俺豈可袖手旁觀，坐視不理？」

楚雪衣嘆息一聲，突然向右邊瞧過去，同時喝道：「是誰在鬼鬼祟祟，竊聽咱們哥兒倆談話？」

夏侯百勝一凜，立刻循着楚雪衣瞧着的方向望去。

但就在這一霎眼間，楚雪衣巳閃電般出手，點了他小腹商曲、左頸天鼎及胸口神藏三大要穴。

夏侯百勝三大要穴同時被點，立刻動彈不得，但却仍然能夠開口說話：「楚老弟，你幹什麼了？」

楚雪衣向夏侯百勝抱拳鞠了個躬，接着神情肅穆地說道：「小弟此擧，實屬情非得巳，總而言之，此事非但牽涉極廣，而且前路兇險重重，夏侯大哥雖然義薄雲天，但在此時插手相助，實屬不宜，以是小弟唯有出此下策，至於大哥被封閉之穴道，兩時辰後當會自行化解。」

夏侯百勝怒聲叫道：「楚雪衣，你太瞧不起俺了！」

楚雪衣却不再說話，只是向他抱一抱拳，接着就叫了阿浪一聲道：「咱們要走了。」

這時，簫聲停了下來，水青蓮喜不自勝地對楚雪衣說：「齊展來了！」

齊展來了，很快又走了。

× × ×

他是和水青蓮一起走的。

兩人在五年前定下的約會，本該在江南相聚的，但是，結果却變成在邊關之地重逢。

齊展和水青蓮能活着相見，楚雪衣功不可滅。

但這兩人却悄悄的走了。

楚雪衣目送兩人消失在遠處，同時心中暗自祝禱：「但願天、地簫譜能互相配合，爲中原武林放一異彩。」正在暗自祝禱之餘，祁濟安却走了過來，說道：「咱

們走得不走得？」

楚雪衣不由哂然地一笑，說道：「腿在自己身上，要走便走，又有誰能阻攔得住？」

祁濟安却忽然面露愁容，道：「但還有半包解藥……」

他一提起「半包解藥」之事，楚雪衣就不禁爲之臉色一陣發白。

祁濟安巳彆了很久，這時候忍不住再問：「那蒙面人是誰？」

楚雪衣嘆了口氣，知道再也不能隱瞞下去，便說道：「是在下的授業恩師。」

祁濟安臉上並無太大詫異神情，只是繼續問：「尊師怎樣稱呼？」

楚雪衣道：「家師複姓上官，名諱上僻下邪。」

祁濟安深深吸一口氣，道：「難怪武功如此厲害！」

楚雪衣道：「但他老人家中了赤練斷魂香這種劇毒，實在令人担憂。」

祁濟安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這是命中註定。」

楚雪衣道：「家師雖然脾氣古怪，但却是個眞眞正正的大俠！」

祁濟安道：「但他老人家的外號，却未免太嚇人一些。」

楚雪衣道：「家師的外號，並不是用來嚇人的。」

祁濟安道：「不是嚇人，又是嚇什麼來着？」

楚雪衣道：「嚇鬼。」

祁濟安一怔：「嚇鬼？」

楚雪衣道：「不錯，他老人家號稱『鬼見愁一見也愁』，江湖上一般魑魅魍魎聽見家師名號，還能不退避三舍嗎？」

祁濟安嘆了口氣，道：「但尊師却畢竟還是上了賭鬼和尚的當。」

楚雪衣說道：「這也許是一時失策之故。」

祁濟安道：「一時失策，往往會釀成不可收拾之局面，他上這個惡當，實在後果堪虞。」

楚雪衣道：「依祁大醫師之見，該當如何？」

祁濟安道：「非要把上官前輩找回來不可。」

楚雪衣頷首道：「我巳找過了，但在毫無半點頭緒下，想找一個人是難乎其難的。」

祁濟安嘆道：「這倒不錯，找人這種事，往往要靠運氣。」

楚雪衣道：「我近來的運氣不怎麼好，有時候，連一隻巳經煮熟了的鴨子，也會在自己面前飛走。」

祁濟安瞪了他一眼：「你很喜歡吃鴨子嗎？」

楚雪衣苦笑了一下，說道：「那倒不是。」

祁濟安道：「既不喜歡吃鴨子，那就不必可惜。」

楚雪衣嘆了口氣，接着沉默下來。

祁濟安看着他，看了半天，忽然問：「你是不是心裏想念着一個人？」

楚雪衣乾咳一聲，說道：「是的……是的。」

祁濟安道：「那是誰？」

楚雪衣一笑，道：「自然是家師。」

祁濟安道：「除了尊師呢？」

楚雪衣道：「沒有了。」

祁濟安嘿嘿一笑，道：「想不到你這個人，一點也不老實。」

楚雪衣一怔，道：「祁大醫師何出此言？」

祁濟安道：「若要解釋，那是解釋不來的，但憑祁某活了幾十年的經驗，只要看看你的眼神，就可以察覺出來。」

楚雪衣不由又是一陣苦笑：「別人說慧眼識英雄，祁大醫師更是連別人心裏的事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實在令在下佩服！佩服！」

祁濟安得意地一笑：「好了，別再兜彎抹角，你在想念着誰？是不是一個花容月貌的絕色女子？」

楚雪衣搖搖頭嘆道：「我不知道。」

祁濟安奇道：「你自己的事，又怎會不知道了？」

楚雪衣道：「人生在世，有不少事情都是模模糊糊而來，模模糊糊地飄過的，你相信不相信？」

祁濟安思量片刻，不禁點了點頭，道：「相信！相信！」說到這裏，長長嘆息一聲，才接道：「尤其是女子！唉！莫非眞的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

楚雪衣沒有回答。

夜巳更深，阿浪忽然木無表情地走了過來，說道：「我們是不是應該走了？」

楚雪衣點點頭。

阿浪又問：「何去何從？」

楚雪衣默然半晌，才回答道：「離開了望關口再說。」說完，就向馬車那邊走了過去。

血雲密佈狂人中伏

離開望關口十里時候，巳是黎明。

阿浪看看天色，又看看楚雪衣的臉龐，忽然問：「這是什麼地方？」這一次，由他負責趕車。

楚雪衣搖搖頭，道：「不知道。」

祁濟安也說：「不知道。」

楚雪衣接着說道：「但我知道，咱們從望關口走到這裏，背後一直有人在暗中跟着。」

阿浪冷冷一笑，道：「待我去殺了這些卑鄙小人！」

楚雪衣道：「但他若是個君子呢？」

阿浪搖搖頭，道：「正人君子，行事光明磊落，決不會如此鬼祟。」

楚雪衣嘆了口氣道：「那倒不一定的，江湖上有不少奇人奇事，若單憑片面所知就貿然行事，總有一天會鑄成大錯。」

阿浪閉上了嘴，既不贊同，也沒有加以反駁。

祁濟安却道：「祁某知道跟着咱們的是什麼人。」

楚雪衣道：「你知道？」

祁濟安道：「不錯，跟着咱們的是『高侏儒』莫天沛！」

楚雪衣微微一笑，道：「原來祁大醫師早就知道了。」

祁濟安冷冷的說道：「這侏儒是條走狗，五年前祁某在洛陽城外領教過他的高

招。」

楚雪衣道：「聽說這侏儒人雖矮小，武功倒有兩下子。」

祁濟安道：「此人內力極强，暗器手法也不錯，但却有一個最大的弱點。」

楚雪衣道：「是那一點？」

祁濟安道：「多疑。」

楚雪衣道：「越是聰明的人，往往越是多疑。」

祁濟安冷冷一笑，道：「此人却不見得聰明到什麼地方去。」

阿浪在車轅上問：「你們打算怎樣對付他？」

祁濟安道：「最好把他綁起，然後嚴加拷問。」

楚雪衣搖搖頭，道：「這樣不好。」

祁濟安說道：「然則楚大俠又有何高見？」

楚雪衣道：「對他客客氣氣，除非這侏儒兇性大發，咱們才先禮後兵。」

祁濟安沉吟半晌，道：「亦是道理！亦是道理！」語聲未落，楚雪衣已展開身形，從車廂向雪路上直掠出去。

他輕功佳妙，祁濟安不禁嘆爲觀止。

× × ×

楚雪衣行動疾迅，很快就把「高侏儒」莫天沛「請」了回來。

莫天沛臉色鐵青，一言不發，顯然已在那瞬息之間，在楚雪衣手下吃了大虧。

祁濟安暗暗失笑，忖道：「楚大俠說客客氣氣，其實一出手就已不大客氣。」

楚雪衣把莫天沛帶到祁濟安面前，淡淡道：「不認得祁大醫師嗎？」

莫天沛臉上露出了忿然之色，咬牙道：「今天是寃家路狹！」

祁濟安沉聲問道：「姓莫的，你一直跟着咱們，是否想找祁某報却昔年一掌之仇？」

莫天沛「呸」一聲，道：「五年前你雖然打了我一掌，但你更捱了不少苦頭，若說要記那一筆仇恨，應該是你，而不是莫某！」

楚雪衣「嘖嘖」連聲，說道：「莫朋友，此刻並不是談論舊事的時候。」

莫天沛冷冷一笑，道：「莫某技不如人，要剮要殺，任悉尊便。」

楚雪衣搖了搖頭，道：「找不想隨便殺人，也沒有殺你的必要。」

莫天沛道：「那就請放了莫某。」

楚雪衣道：「放是一定放的，但却有點事要向莫朋友請教。」

莫天沛哼一聲，道：「我是俎上之肉，不必客氣！」

楚雪衣道：「莫朋友從望關口一直跟到這裏，未知所爲何事？」

莫天沛冷冷的說道：「是奉了敝上之命。」

楚雪衣「哦」了一聲，道：「是不是『武林第一侯』段世之？」

莫天沛心神一震，遲疑了半晌才點了點頭。

楚雪衣沉默片刻，道：「久聞段侯爺年紀雖輕，但武功卓絕，手段不凡，是江湖上一號了不起的人物。」

莫天沛乾笑着，忙應道：「好說！好說！」

楚雪衣却嘆息一聲，緩緩道：「段侯爺雖然才智武功兩皆不俗，但却誤交損友，以致連自己也分不出青紅皂白。」

莫天沛面露大不以爲然之色，却並未出言反駁。

楚雪衣沉吟半晌，又問：「承蒙段侯爺看得起在下，派使莫朋友十里相送，未知段侯爺有何見教？」

莫天沛說道：「這就得回去問問敝上了。」

祁濟安忙道：「楚大俠，這矮子詭計多端，切莫上當！」

楚雪衣道：「上當不上當，那是很難說的，但反正咱們也只是亂闖亂撞，縱使重回望關口，也不見得就是一件蠢事。」

阿浪也說道：「回去就回去，用不着諸多顧慮。」

祁濟安聳了聳肩，道：「祁某的顧慮，也許是多餘的，既然決定了，就事不宜遲。」

不久，馬車又折向，重返望關口。

× × ×

馬車回到望關口，天色已然大亮。

長街還是一片清冷，雪片不斷飄呀飄，彷彿要把每個人的心都凍結起來。

長街雖然清冷，却也不是完全沒有人的。

最少，段世之在，湯清揚也在。

兩人目注着一輛馬車迎面駛至，趕車的是一個臉上木無表情的少年。

在這少年身邊，還坐着一個侏儒。

段世之一看見莫天沛這樣子，臉色就不大好看。

馬車終於停下。

少年首先喝問：「你們是誰？」

段世之不屑地看了他一眼，湯清揚則乾笑一聲，道：「這位小兄弟，可是叫阿浪嗎？」

少年回答：「我就是阿浪。」

段世之冷冷一笑，道：「原來是藍婆婆遺下來的徒兒。」

阿浪臉色驟變，怒道：「你在胡謅什麼！」

段世之道：「你師父已死了，難道你全不知情嗎？」

阿浪大叫，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什麼事情都知道！只是不想聽，更不想說！」

段世之嘆了口氣，道：「不聽不說，但心裏在想，也是一般悲痛的。」

湯清揚說道：「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阿浪怒道：「這是我的事，用不着你們來管。」

段世之道：「但你可知道，藍婆婆是怎樣死的？」

阿浪張大了嘴想說話，但是却說不出口。

他只知道師父死了，但詳細情形怎樣，却沒有問楚雪衣。

他不是不想問，只是在悲慟震駭之餘，一時間問不出來。

他遲早一定會問楚雪衣的。

但他還沒有問，段世之已首先提問起來。

阿浪呆住了，這件事，他是必須知道

眞相的。

這時候，楚雪衣從車廂裏緩緩地走了出來。

段世之嘿嘿一笑，道：「這位大概就是江東大俠楚雪衣了？」

楚雪衣淡淡道：「在下是江東楚某，却不是什麼大俠。」

段世之道：「藍婆婆死了，對楚大俠又有什麼好處？」

楚雪衣搖搖頭，說道：「沒有半點好處。」

阿浪却是臉色一寒，目注着段世之，說道：「你這樣對楚大俠說話，是什麼意思？」

段世之悠然一笑，道：「在下只是想把藍婆婆遇害眞相抖露出來而已。」

阿浪看着段世之，接着又看看楚雪衣，欲言又止。

楚雪衣目注着段世之，緩緩道：「閣下就是段侯爺？」

段世之道：「正是段某。」

楚雪衣道：「藍婆婆之死，段侯爺是否親眼目睹？」

段世之道：「不是。」

楚雪衣道：「然則段侯爺所知之事，又有多少？」

段世之說道：「說多不多，說少也不少。」

楚雪衣道：「願聞其詳。」

段世之冷冷一笑，道：「藍婆婆臨嚥氣之前，曾經說過一句話。」

楚雪衣道：「一句怎樣的說話？」

段世之道：「在下雖然知道，却不能直說。」

楚雪衣道：「你不說，誰說？」

一直站在段世之身旁的老人突然朗聲說道：「由老夫來說。」

楚雪衣向老人抱拳道：「這位前輩怎樣稱呼？」

老人道：「老夫湯清揚。」

楚雪衣「哦」了一聲，道：「原來是『義氣無雙』湯老俠！」

「廢話少說！」湯清揚冷冷道：「你不是什麼大俠，老夫也不是什麼老俠，老夫只是不値爾之所爲，就算拚掉這副老骨頭，也要爲藍婆婆伸雪寃讎！」

楚雪衣道：「湯前輩認識藍婆婆前輩嗎？」

湯清揚眉毛軒動，道：「老夫早在四十年前，就已認識藍婆婆！」

祁濟安此時在車廂裏插了一口，說道：「那時候，藍婆婆是武林中著名的大美人！」

湯清揚臉色一沉，叱道：「什麼人口沒遮攔！」

祁濟安發出了一陣怪笑聲，說道：「鄙人祁濟安，江湖上的朋友稱爲『亂笑怪醫』！」

湯清揚哼一聲，道：「閣下雖然醫術精明，人却糊塗！」

祁濟安笑道：「人生難得糊塗，又有道糊塗便是福！」

湯清揚搖頭道：「這話不對！人若糊塗，就容易誤信人言，誤交匪友，誤了大事！」

祁濟安道：「少囉嗦，藍婆婆臨嚥氣前曾說過什麼話來着？」

湯清揚輕輕一捋顎下花白的鬍子，半响才緩緩地說道：「藍婆婆那句說話是：『楚雪衣……你的劍法好陰險……』」

阿浪聽得臉色發白，嘶聲叫道：「還有呢？」

湯清揚搖搖頭，道：「沒有了。」

阿浪的眼睛滿佈血絲，叫道：「爲什麼沒有了？」

湯清揚嘆了口氣，道：「連人都嚥氣了，又還有什麼話好說？」

阿浪又吼叫道：「是你嚥氣，還是我師父嚥氣？」

湯清揚臉色一寒，惱怒地說道：「眞是語無倫次！」

阿浪「呸」一聲，道：「是你語無倫次！」語聲未落，人已從車轅間飛起。

人飛起，劍也飛起。

阿浪的劍法，得自藍婆婆眞傳，只見他劍網一張，湯清揚立時陷入重重劍影之中。

湯清揚臉色倏變，罵道：「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阿浪冷笑：「楚雪衣爲人怎樣，師父早已對我說得清清楚楚，你這個老匹夫想誣衊楚大俠，簡直就是自尋死路！」

這一次，湯清揚顯然是枉作小人了。

湯清揚給阿浪逼得險象環生，不由老羞成惱，突然雙袖齊飛，十幾件暗器先後向阿浪射至。

阿浪一閃開，又冷笑道：「想不到『義氣無雙』湯老俠的暗器功夫，居然如此了得！」

湯清揚施展渾身解數功夫，但却仍然傷不了阿浪，不禁又驚又怒，只盼段世之早點出手相助，把這少年幹掉。

然而，段世之始終並未出手。

楚雪衣冷眼旁觀，忽然悄悄對祁濟安說道：「這姓段的似乎有恃無恐。」

祁濟安皺眉道：「這龜兒子恃的是什麼？」

楚雪衣道：「援手就在附近。」

祁濟安冷冷道：「我不怕！」

楚雪衣道：「你知道段世之的援手是何方神聖？又可知道對方有多少高手埋伏着？」

祁濟安咳嗽一聲，訕訕道：「這可不知道。」

楚雪衣皺了皺眉，道：「敵暗我明，切莫掉以輕心。」

祁濟安頷首道：「祁某知道了。」語聲未落，長街兩邊，已悄悄的出現了一羣白衣武士。

× × ×

楚露衣目光銳利，在極短促的一霎眼間，已算出前面有十九個白衣武士，後面則有二十二個。

這些白衣武士的胸前，都刺繡着一朵雲，而這些雲都是血紅色的。

「血雲教！」祁濟安忽然臉色鐵青，失聲叫了起來。

楚雪衣吸了一口氣，對阿浪說：「別太浪費力氣，咱們這一仗有得打了。」

祁濟安忍不住怒吼道：「來呀，爲什麼還不動手？」這位一代怪醫，胆色是絕對不弱的。

就在這時，街角又出現了一個銀袍女子。

這銀袍女子面罩輕紗，只能隱約看見她的面貌。

這女子的銀袍上，也繡着一朵血雲。只見她梳着貴妃髻，舉止鎮定沉穩，絕非一般女流之輩。

楚雪衣牢牢地看着她。

銀袍女子緩緩地走了過來，目光也盯着楚雪衣。

「我既來了，你就非敗不可！」銀袍女子突然開口，而且一說話就絕不客氣。

楚雪衣却哂然一笑，漫不在乎地說道：「吃敗仗是兵家常事，用不着為這種事担心。」

銀袍女子搖搖頭，說道：「兵家最担心的事，就是會不會吃敗仗。」

楚雪衣道：「既有勝，就有負，倘若老早就開始担心，無異是折磨自己。」

銀袍女子冷冷一笑，道：「能有見及此，果然不愧是江東楚大俠！」

楚雪衣笑說道：「楚某僅是狂人一名耳。」

銀袍女子道：「不管你是大俠也好，狂人也好，你還是投降罷。」

楚雪衣一怔，道：「投降！向誰投降？為什麼要投降？」

銀袍女子淡淡一笑，道：「難道楚大俠認為，今天幾位還能闖得出去嗎？」

楚雪衣笑笑道：「芳駕想留下楚某等人？」

銀袍女子道：「不錯。」

楚雪衣嘆了口氣道：「就只怕咱們這幾個狂人。芳駕沒法子可以强留得住。」

銀袍女子冷冷一笑，道：「敬酒不吃吃罰酒，這是咎由自取，可怪不得賤妾心狠手辣。」

就在這時，阿浪的劍已刺入湯清揚的眉心。

湯清揚慘呼一聲，臨嚥氣前嘶聲大叫：「段世之，你見死不救——」

段世之搖搖頭，嘆息着說道：「你是越來越老氣橫秋了，教主對你甚為不滿。」此時，湯清揚已「咕咚」一聲倒下。

楚雪衣問道：「貴教主怎樣稱呼？」

段世之冷冷的說道：「你將來總會知道。」

銀袍女子立刻緊接着說道：「就只怕這位江東大俠，只有今天，沒有將來。」

楚雪衣雙眉一蹙，道：「在下與貴教並無仇怨，何以咄咄逼人至此？」

銀袍女子嘿嘿一笑，道：「不必多言，殺！」最後一個「殺」字，乃是命令。

命令一下，長街兩邊總共四十一名白衣武士，紛紛亮出了兵刃，毫不留情地向楚雪衣等人展開進襲！

只見攻勢有如排山倒海，這些白衣武士顯然經過嚴格訓練，無論武功和陣式，都絕非一般烏合之衆可以比擬。

楚雪衣嘆息一聲，只得揮劍抗敵。

祁濟安怪笑道：「來呀，怕的就是鳥漢！」

一幕長街浴血戰就此展開。

驀地，一人有如飛將軍從天而降，大喝道：「他媽的楚雪衣，俺又來也。」

只見這人身形粗大，雙手各執鐵棒，勇猛無匹地衝殺而來。

這個並非別人，正是「百勝棒王」夏侯百勝，楚雪衣不由嘆息一聲，道：「早知如此，給你吞下一顆『三天睡夢丸』，讓你舒舒服服大睡三日。」

夏侯百勝哈哈一笑，道：「睡覺怎比得上大廝殺快活？俺現在就要殺他媽的一塲痛痛快快！」邊說邊打，轉眼間已有三個白衣武士給鐵棒打得吐血倒下。

阿浪一出手就殺了湯清揚，自是先聲奪人，段世之隨後與之對斬，由於前車可鑑，半點也不敢輕敵。

段世之號稱「武林第一侯」，又叫「黔北掌」，掌上功夫自有獨到之處，但阿浪劍招精奇，他也不敢以赤手空拳應戰，而是用一支鐵笛與阿浪週旋。

段世之的鐵笛，內藏利刄，隨時可以暴伸前來致敵於死命。

但阿浪劍招嚴密，段世之在五十招內，完全找不到機會下手。

段世之見兵刄上難佔上風，便說道：「楚雪衣殺你師父，是奉了上官僻邪命令而行事。」

阿浪叱道：「一派胡言！」

段世之道：「上官僻邪要收你為徒，是也不是？」

阿浪一凜，不再說話，段世之見風駛舵，趕緊接着說道：「楚雪衣殺你師父，就是要讓你死了這條心，另行改拜上官僻邪做師父！」

阿浪聽了，身子一震，欲言又止，但劍尖仍然招招指向段世之身上要害。

段世之嘿嘿一笑，道：「還是湯老俠說得對，你這種黃毛小子，正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湯老俠冒險把實情相告，孰料好心沒好報，竟然死在你的劍下，哈哈！眞是可笑復可嘆，可悲復可憐得緊哪！」

夏侯百勝在旁邊聽了，不禁怒火直沖，叫道：「別聽他滿嘴含血噴人之辭，楚雪衣豈會是這種人來着？」

祁濟安道：「祁某也不相信！」

阿浪心煩意亂，陡地大吼一聲：「你們都給我住嘴！這裏的事！我再也不管了。」說完，抽劍後退，掉頭拔腳便跑。

沒有人阻攔他，楚雪衣默默地看着他在長街街角裏消失了踪影。

夏侯百勝「呸」一聲，罵道：「眞是乳臭未乾的小子，聽人兩三句瘋言瘋語，便不顧大局溜之大吉！」

段世之冷冷一笑，道：「事情總會水落石出，你急又有什麼用！」

夏侯百勝怒視他一眼，一雙鐵棒左右揮舞，人如出柙猛虎般撲向段世之。

但就在他撲向段世之之際，驀地一道銀影閃至，夏侯百勝右脇下立刻就中了一掌。

銀袍女子的冷笑聲在他耳邊同時响起，道：「夏侯百勝，這門子事，你是管不了的。」

夏侯百勝中了一掌，仍然心有不忿，要跟這銀袍女子和段世之拚命，但楚雪衣也已掩殺而至，以身子攔在夏侯百勝的面前。

夏侯百勝叫道：「楚老弟，讓開！」

楚雪衣沉聲道：「夏侯大哥，這女子由小弟來對付！」

夏侯百勝咳嗽兩聲，又喘了一陣氣才說道：「這妖婦邪門得緊，你千萬別着了她的道兒！」

楚雪衣點點頭：「小弟知道了。」

銀袍女子哈哈一笑，袍袖一揚，突然一團紅霧自袖中射出。

楚雪衣立刻把夏侯百勝拉開，但也就在這一霎眼間，夏侯百勝右手鐵棒突然重重打在他的左膝上！

楚雪衣驚詫極了。

他咬緊牙關，猛然回頭瞪視着夏侯百勝，忽然怒聲叫道：「你不是夏侯百勝，你是什麼人？」

那人沒有回答，只是繼續用兩根鐵棒向楚雪衣襲擊。

這時候，楚雪衣已看清楚了，這人根本就不是夏侯百勝！

這人只是酷肖夏侯百勝，再經過易容，更兼且在形勢極度混亂之下出現，才使楚雪衣一時不察，上了他的大當。

現在，楚雪衣終於看破了，但他的左膝已給假夏侯百勝擊碎。

× × ×

楚雪衣疼痛極了，不但膝蓋疼痛，心裏也在疼痛不已。

因為他認得出，假夏侯百勝所用的一雙鐵棒，的確就是夏侯百勝的鐵棒。

學劍之士常道：「劍在人在，劍失人亡。」

夏侯百勝的一對鐵棒，也就等如劍客手中的劍。

他連一對賴以成名的「百勝棒」也已落入歹人之手，其處境實在不難想像。

而楚雪衣最忐忑不安的，就是夏侯百勝是否在穴道被自己點住之後，才使敵人有機可乘！

倘若事情眞的由此而起，那麼楚雪衣要負起的責任就非同小可了！

× × ×

楚雪衣膝蓋被重劍，兼且夏侯百勝果然是冒牌貨，這雙重打擊的影响，實在極大。

銀袍女子、假夏侯百勝與段世之聯手圍攻行動已然不便的楚雪衣，形勢孰優孰劣，自是不難想像。

除此之外，阿浪聽了段世之唆擺，忿然在陣上不顧而去，這又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但楚雪衣和祁濟安並不甘心就此栽倒下去，

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大丈夫生死本是等閒之事，但若在此時此地，不明不白的送命，却是大大的不甘心。

既不甘心就此失敗，也不甘心就此喪命在妖人手裏。

既不甘應敗亡，就想奮力作戰，闖出一條血路！

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

但血雲教有備而來，楚雪衣又受了傷，欲闖出重圍，實在大大不易。

楚露衣已不再留情，劍劍都是殺手招數。

但那銀袍女子招險計毒，段世之以逸待勞，假夏侯百勝亦非善男信女，楚雪衣以一敵三，實在難以再佔半點便宜。

祁濟安突然叫道：「楚大俠，你先走，這裏由祁某應付。」

楚雪衣用力搖頭，道：「不，要走一塊兒走。」

銀袍女子冷冷一笑，道：「想一塊兒走，那是痴心妄想，倒是一塊兒死在這裏，那便容易得多！」

祁濟安怒道：「放妳祖奶奶的母狗屁！」罵完這句話之後，一個不留神，給一個白衣武士在屁股上戳了一槍，登時鮮血直湧，痛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楚雪衣不由暗嘆一聲：「完了！」就在這時候，長街北方忽然傳來陣陣吆喝叫罵之聲。

只見幾十個叫化子，人人手執打狗棒，奮勇地向這邊衝殺過來！

× × ×

望關口雖然不是大地方，但也有叫化子。

然而，在望關口的叫化子，平時最多也只有五六個而已，但這時候，突然出現的叫化子竟有三十餘人之多，這就眞是奇聞了。

祁濟安一看見這些叫化子，不禁大是興奮，連屁股上的疼痛也忘掉了。

段世之却是臉色一沉，怒道：「這些叫化子好斗胆！」

只見為首一丐，年約七旬，頂上白髮稀疏，在數十叫化子之中，以他的衣衫最是殘破，但背上所揹的布袋，也是最多，總共有八個。

丐帮帮規，只有長老才會揹着八個布袋，稱為八袋長老。

段世之心高氣傲，還想逞强與丐帮羣丐一爭長雄，但却被銀袍女子阻止。

銀袍女子面罩輕紗，旁人不易看見她臉龐上的表情，但却可以聽見她的聲音，在這時候變得極是穩重：「駕尊可是丐帮八大長老之一？」

老叫化道：「我姓康，康竹泉。」

銀袍女子長長一揖，才說道：「原來是名滿天下，有『不平神丐』之譽的康長老。」

康竹泉擺一擺手，冷冷的說道：「老叫化從不吃這一套，妳是什麼人，帶着這羣兔崽子在望關口胡亂殺人，算是幹什麼的？」

銀袍女子搖一搖頭，說道：「康長老弄錯了，咱們直至如今，並未殺過任何人，反而給這幾位江湖朋友，殺傷了不少伙伴！」

康竹泉道：「那是爾等技不如人，咎由自取，但罪魁禍首，仍然是爾等什麼勞什子血雲教的灰孫子！」

段世之怒道：「臭叫化，你活膩了！」又想動手，但銀袍女子仍然伸手阻攔，示意切莫輕舉妄動。

康竹泉嘿嘿一笑，目注段世之道：「這位兄台，似是恨天無柱，悒地無環，滿肚子都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怨氣。」

段世之哼一聲，道：「是又怎樣？」

康竹泉哂然一笑，說道：「兄台既然技癢，敝帮弟子倒可奉陪，與閣下走上幾招。」

段世之一拍胸膛，道：「康長老既有賜教之心，在下自當樂於奉陪。」

康竹泉却搖了搖頭，道：「老叫化今天不想動手，你要比武，敝帮可以奉陪之弟子大不乏人。」

段世之怒道：「你敢瞧不起段某！」

康竹泉哈哈一笑，道：「瞧不起你便是瞧不起，這又有什麼稀奇了？小熊兒，前幾天我敎你的打狗棒練得怎樣了？」

他身邊立刻有個滿面污垢的小叫化跳了出來，笑道：「回稟長老，已練得八八九九。」

康竹泉又是哈哈一笑，道：「別說練得八八九九，便是只練得二二三三，三三四四，也已夠殺有餘！」

小叫化嘻嘻一笑，得意地揮動着一根細小的打狗棒，道：「長老這般說，一定不假，弟子這便打狗去也，嘻嘻……」說完，大搖大擺地走了出來。

這小叫化雖然看來又黑又髒，但一雙眼睛却是靈活而又充滿神氣。

楚雪衣忽然身子一震。

這一雙眼睛，他彷彿並不陌生，但這小叫化是誰？他怎會對這小叫化的眼睛有熟悉的感覺？

一時間，他想不透，也看不透。

祁濟安見楚雪衣身子一震，還以爲他膝蓋受傷疼痛得太厲害所致。

這時，小叫化已和段世之動上了手。

段世之以鐵笛迎敵，他在動手之初，就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暗暗罵道：「眞是活見鬼了，堂堂『武林第一侯』，居然不顧身份和一個小臭叫化動武，贏了又有什麼光采！」

他可沒想過，這一戰自己會不會敗陣下來，只是在想：「贏了也沒有光采。」

但這小叫化的打狗棒，居然使得頭頭是道，在三五招內，還搶佔了先機，棒棒直逼着段世之而來。

段世之心中冷笑：「無知小輩，段侯爺若給你走得上十招八招，這『武林第一侯』的金漆招牌也用不着掛了。」當下鐵笛招式使得又兇又辣，打算在一兩招之內就把這小叫化收拾下來。

那知小叫化身形矯捷靈活，段世之雖已痛下殺手，但依然未能傷得了小叫化分毫。

段世之的臉色倏地變了，不禁怒喝一聲，叫道：「你是什麼人？」

小叫化轉身遊走，棒如雨下，笑道：「丐帮二袋弟子小熊兒。」

段世之搖搖頭，道：「我不相信，以你這等身手，只怕連六七袋的弟子也比不上……唷……」他說到後來「唷」的一聲，乃是給小叫化在右脚脚背上戮了一棒，這一棒雖不致命，却也使段世之爲之疼痛難當。

小叫化嘻嘻一笑，又把打狗棒舞了幾下花招，段世之又是驚怒，又是疑惑。

忽然間，他目光大亮，叫了一聲：「原來是——」但他還沒有說完，銀袍女子已疾聲喝道：「段兄弟速退！」

段世之臉色陣青陣白，一時間進也不是，退也不是。

但銀袍女子已下令撤退。

血雲敎每一個人都得撤退。

這是命令，誰敢違抗，就是叛敎！

段世之雖然號稱「武林第一侯」，但顯然已加入血雲敎，而且地位低於面罩輕紗之銀袍女子。

銀袍女子下令撤退，他縱使萬二分不情願，也得照辦。

× × ×

轉瞬之間，血雲敎中的人走得乾乾淨淨。

楚雪衣的手忽然在顫抖。

祁濟安立刻打開藥囊，要爲楚雪衣治傷，但楚雪衣却搖了搖頭，道：「我的脚並不要緊。」

祁濟安一呆，道：「脚不要緊，什麼才要緊？」

楚雪衣道：「小叫化最要緊。」

祁濟安更加呆住了，正想追問，楚雪衣已施展輕功向街角那邊追了出去。

祁濟安吸了口氣，只見楚雪衣的身形，還是快得不可思議，眞令人難以相信，他左膝已給鐵棒擊碎。

× × ×

楚雪衣在追一個人，也可以說是在追尋一個答案。

那個叫小熊兒的小叫化，他的眼神，是楚雪衣永遠也不會再忘掉的。

楚雪衣曾在一頂斗笠之下，見過這一對眼睛。

當時，他已忘不了，現在更忘不了。

雪花仍然在飄，飄呀飄，飄在楚雪衣的臉上，飄到楚雪衣的襟前。

天氣雖冷，但楚雪衣的心却在發熱，不但發熱，甚至簡直就是在沸騰。

「小熊兒！容二，你在那裏？」他心裏在呼叫但嘴裏却連一個字也叫不出來。

楚雪衣忽然笑起來了，但却笑得又酸又苦。

他來到了一條積滿了白雪的木橋上，俯首看着橋下皚白閃亮的冰雪。

冰雪雖然有時候看來很美麗，但有時候也令人覺得它冷酷無情。

其實，火燄也是無情的，甚至比冰雪更無情。

楚雪衣蹲在橋上，膝蓋上的痛楚漸漸使他有着痲痹的感覺。

人，爲什麼總是和痛苦分不開，爲什麼不可以只有快樂，而完全沒有痛苦？

楚雪衣不懂。

他忽然想起了浩瀚的長江，又想起了長江兩岸的英雄豪傑。

快馬剛刀，烈酒豪情，還有數之不盡的快意恩仇，他都曾經歷過了，嚐遍嚐透了。

何以這些經歷，這些滋味，還是掩蓋不住此刻的空虛，寂寞。

太不公平了。

他眞想大哭一場。

可是，他哭不出來，也想不出一個可以讓自己眞眞正正大哭一場的理由。

於是，他只好還是笑了。

橋上寂寞，橋下更寂寞，但就在這最寂寞的時候他聽見了一陣輕細的脚步聲。

這脚步聲消除了最寂寞的一刻。

楚雪衣倏地抬起了臉。

他終於又看見那雙清靈流動的眼睛……

……

要知他是誰？請留意故事之三，便知分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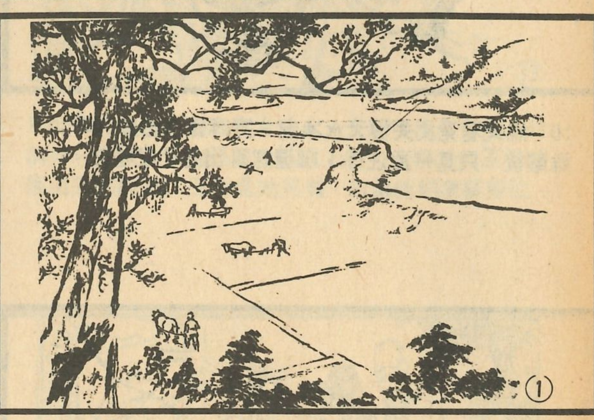
（本段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一

徐玉珊・編繪

岳飛 (一)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1　宋徽宗崇寧二年，一個初春二月的早晨，黃河下游兩岸的大平原上，農民們正在忙着春耕，剛剛被耙開的泥土，發出一陣陣草根的香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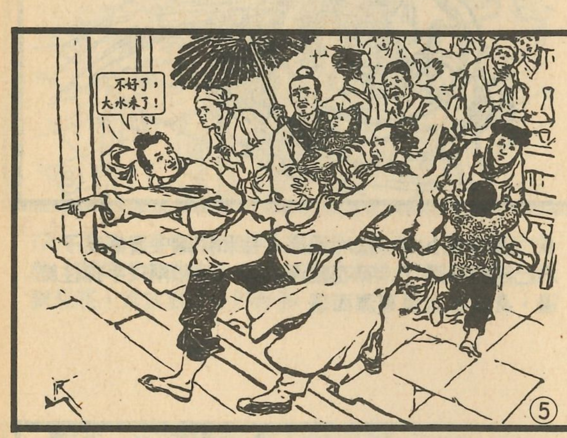
2　北岸相州湯陰永和鄉，有一個小小的村莊，村裏頭大約有四五十戶農民。一個叫岳和的農民，這天剛下地不久，隣居李大娘跑來叫他回去。



3　原來岳和的妻子姚氏生產了，生的是個男孩。岳和夫婦四十多歲得了頭生兒子，十分歡喜。他們給兒子取名叫岳飛，是希望他將來能上進的意思。



4　三朝那天，岳家的親友都來賀喜；岳和用毡被包着兒子，抱出來給大家看。



5　親友們你一句，我一句，正在替孩子祝福，忽然外面一陣亂嚷，夾雜着呼呼怪叫的水聲，就像天崩地裂一樣。



6　大家嚇得哭喊逃命。岳和明白這是內黃堤圩決口了，慌忙跑進房去背出妻子。



7　這時地面上的水已經一尺多深了。岳和忙亂裏找不着可以浮水的東西，一眼看見墻角有只空荷花缸，就把姚氏母子放在缸裏。



8　浪頭象小山一樣冲過來。岳和剛剛安置好妻子，水已經齊脖頸了。荷花缸漂起來，岳和兩只手抓住缸邊，身體在水裏東漂西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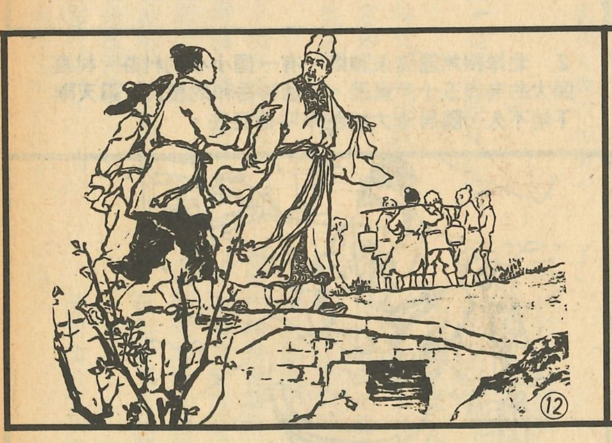
9　後來，水勢更大，岳和拼命掙扎，可是力氣已經用完，他絕望地叫了一聲，兩手一鬆，身體在水裏冒了兩冒，轉眼就不見了。



10　姚氏看見丈夫被大水冲走，哭得昏了過去，等到甦醒後，只見一片汪洋，哪還認得出是什麼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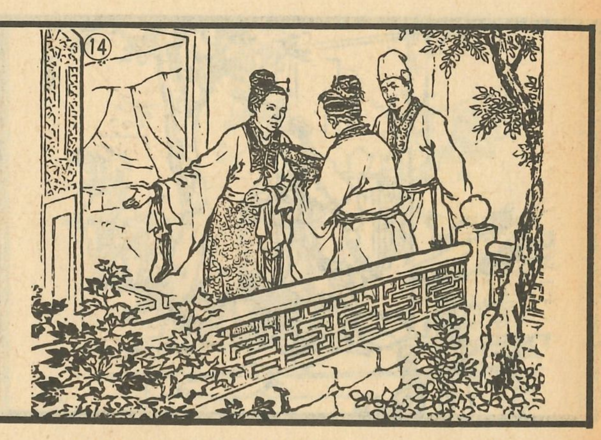
11　荷花缸隨水漂流了一天一夜，水勢才漸漸平靜。後來漂到一個地方，叫做麒麟村，屬河北大名府內黃縣管轄。



12　麒麟村有個富戶王明，這天帶了莊客正要出去辦事。他看見河邊有很多人比手劃脚，像是正在談論什麼新鮮事，便走過去看。



13　王明看見荷花缸裏坐着人，立即叫庄客借了一付鈎撓，把荷花缸鈎過來。姚氏上岸，流着淚向王明訴說遭災的經過。王明見她可憐，就讓她到家裏暫住。



14　姚氏跟隨王明走到麒麟村，見了王明的妻子。王明的妻子也很同情她，安慰她一回，留她們在東房住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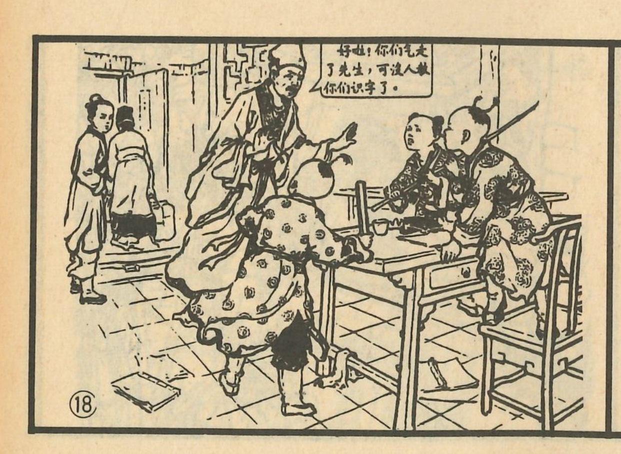
15　過了幾天，水退了，王明派人四處尋訪岳和的下落，但是，一點信息也沒有；永和鄉的房子又全部倒坍了，根本不能回去；姚氏大哭一場，還得寄居在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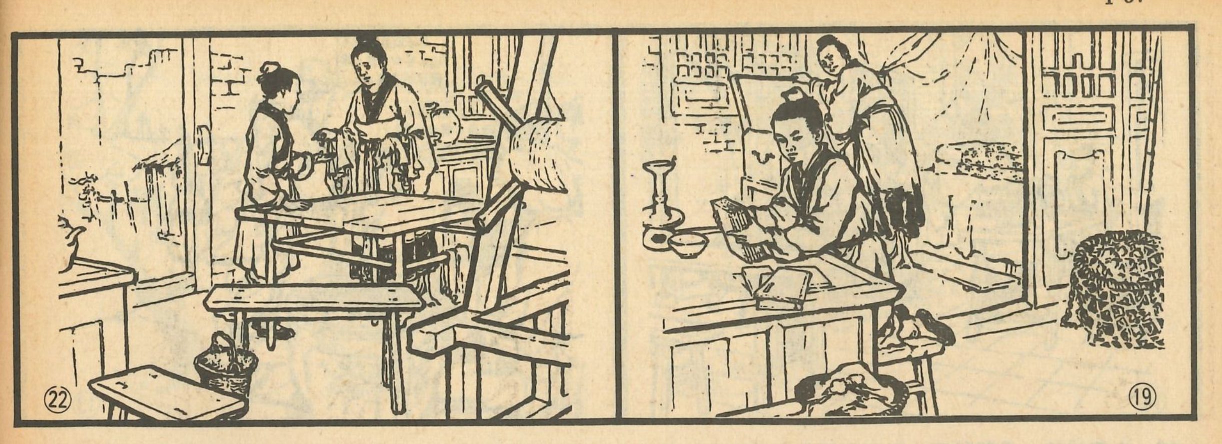
16　六年以後，岳飛已經七歲，王明的兒子王貴比岳飛小一歲，兩人常在一起玩耍，王明請了一位開蒙先生教他們讀書，同村的張達、湯文仲也把兒子張顯、湯懷送來附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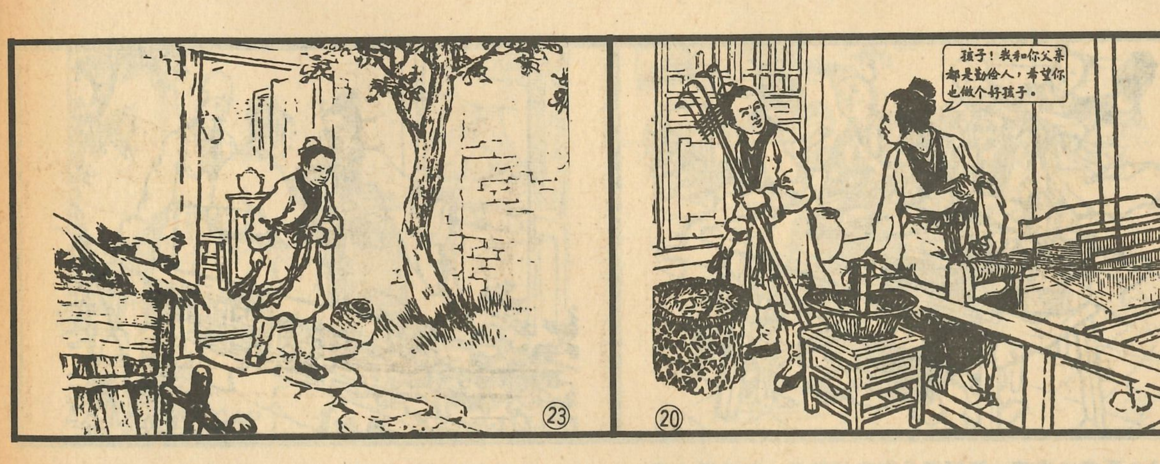
17　王貴、湯懷、張顯都是富家的孩子，從小嬌生慣養；偏巧老師是位六七十歲的老人家，耳朵又聾，眼睛又花，常常被孩子們耍笑。



18　老師氣得不願再教，辭館不幹。王明挽留不住，回來埋怨孩子們不聽話。從此孩子們都失學了。



19　這時朝廷任用了蔡京作宰相，蔡京和他的私黨，想出種種方法來搜刮迫害老百姓。鄉里被攪得不能安生，王明心情很壞。岳母就和岳飛搬到另外一所空屋去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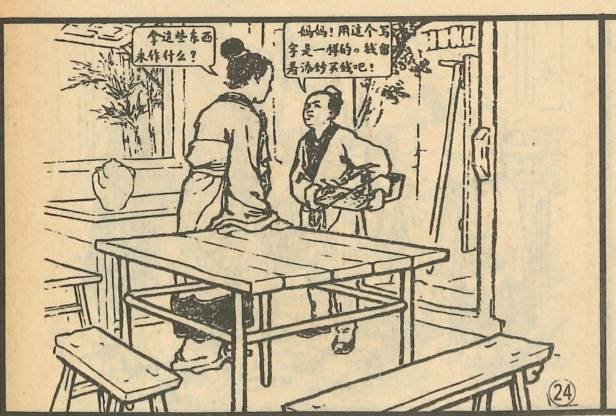
20　岳母日夜紡紗織布，維持母子兩人的生活。她給岳飛預備了一把柴扒，一只筐子，讓岳飛去拾柴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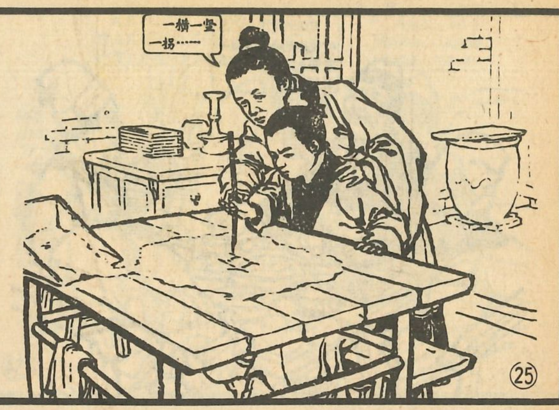
21　每當岳飛撿柴回來，一個人坐在屋角看書時，岳母心裏就非常難過。暗想：有錢人家的孩子有書不讀，窮人家的孩子想讀卻讀不成。

22　她想：自己教眼前用的文字還可以，古人說"養不敎，父之過"。如今他的父親死了，敎養的責任當然由我担起來。她把平時積攢的幾分銀子，交給岳飛去買紙筆。

23　岳飛接過銀子，看看母親削瘦了的臉龐，心裏很難過，想了想才走出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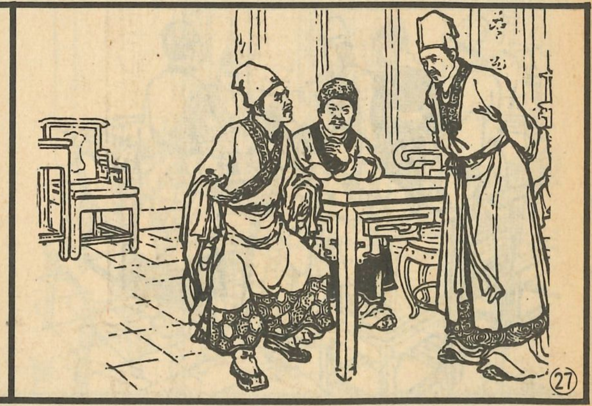
24　沒有多大功夫，岳飛回來了。他手裏端着一箕河沙，河沙上還放着幾枝削尖的楊柳枝。



25　岳母見兒子懂得節省，很歡喜，就依照岳飛的話，把河沙平鋪在桌上，手把手，敎岳飛寫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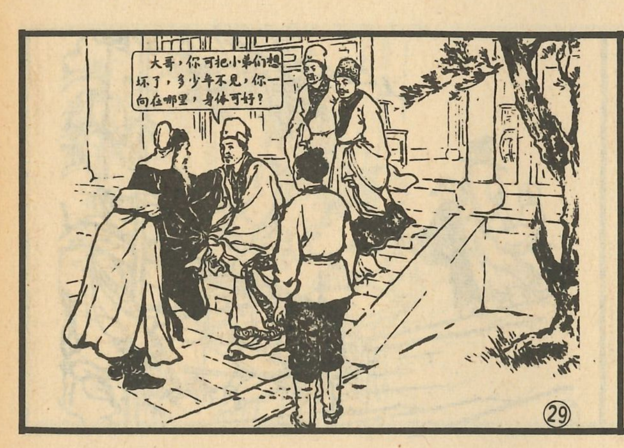
26　再說王貴、張顯、湯懷，自從先生辭館，更成了脫繮野馬，每天只是到處惹事打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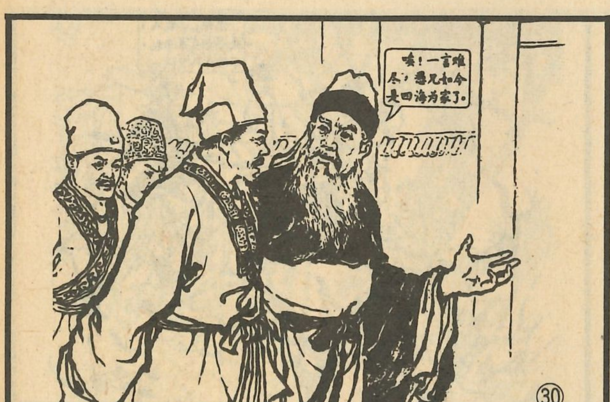
27　有一天，張達和湯文仲來看王明，三人談起兒子不聽管敎，都很生氣。依王明的主意，還是請一位先生比較好，只是想來想去，沒有合適的人。



28　三個人正在研究孩子讀書的事，庄客進來說："外面有一位從陝西來的客人，名叫周侗，要見員外。"



29　他們聽說是周侗，立刻都站起身來，出去迎接，周侗進了大廳，王明顧不得行禮，跑過去，緊緊拉住周侗的手。



30　周侗是一個很有名氣的英雄。的的妻子早已去世；兒子抗遼死在軍中；徒弟又被奸臣陷害；只剩下他孤身一人到處漂泊。



31　王明擺酒給周侗接風，大家入座暢飲。周侗說，他這次從陝西來，一路看見許多飢民逃荒，據說還有人吃人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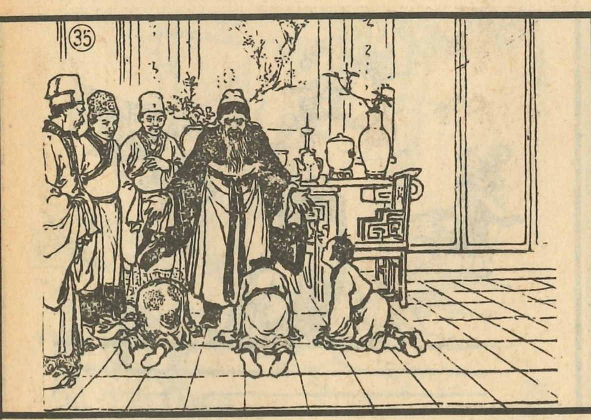
32　可是路過京城汴梁的時侯，光景就大不同了，皇宮裏正在大興土木，建築御花園；蔡京、王黼也都重新起造宰相府。聽說太監們也都封了大官，發了大財。



33　當時周侗原想去找一個老朋友，這個朋友曾經在抗遼戰爭中，立過戰功，已經作到統制，因爲得罪了奸黨，被陷害要充軍到邊彊去受苦。周侗正趕上看見他被押走。



34　周侗本來預備留在汴梁的計劃只得改變了。他惱恨，他悲傷，但是有什麼用處呢？他想了想只得到河北來找王明。



35　飯後，王明把張顯、湯懷和王貴都叫來拜見周侗。周侗看見孩子們個個生得體格强壯，非常愛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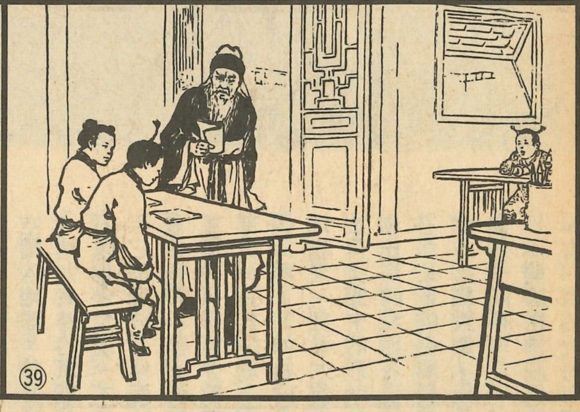
36　三個孩子拜完了，站起來。他們看見周侗的長鬍子，彼此擠眉弄眼，指指點點。周侗只裝做沒有看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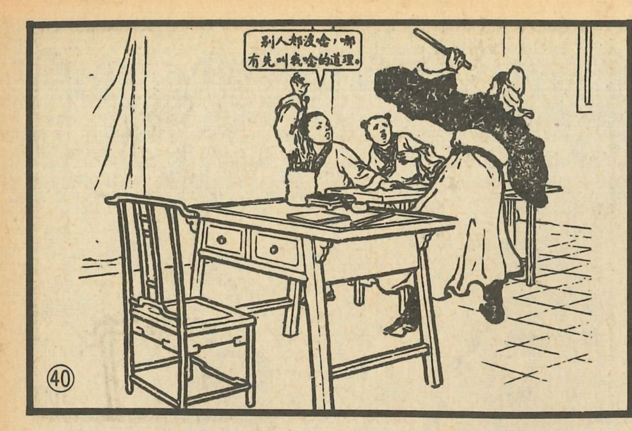
37　王明非常佩服周侗，知他是文武全才，徒弟很多。有心留他在庄上教兒子，又怕兒子頑皮，得罪周侗。他探了探周侗的口氣，不料周侗竟一口答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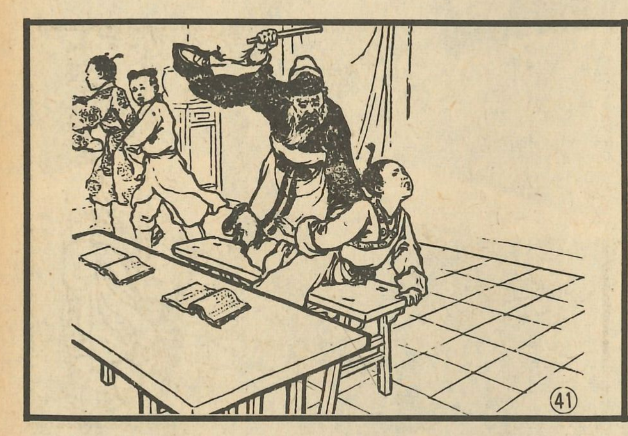
38　這些話都被孩子們聽見了。他們私下商量，預備一根短棍，一條竹篾，想先給老師一個“下馬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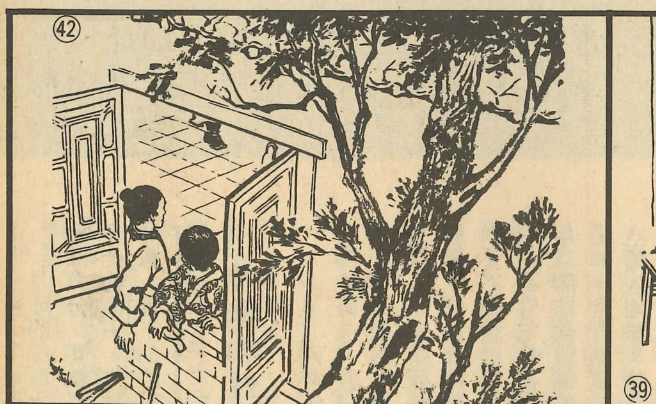
39　第二天周侗搬進書房，王明、張達、湯文仲都把兒子送來上學。他們走後，周侗回到座位上，叫大家打開書，由王貴先讀第一篇。



40　王貴嘴裏嘟囔着，手就往袜筒裏摸，一摸摸出一條鐵尺，嗖一聲，朝周侗臉上就打。周侗眼快手快，看見鐵尺飛來，把頭一側，一手接住鐵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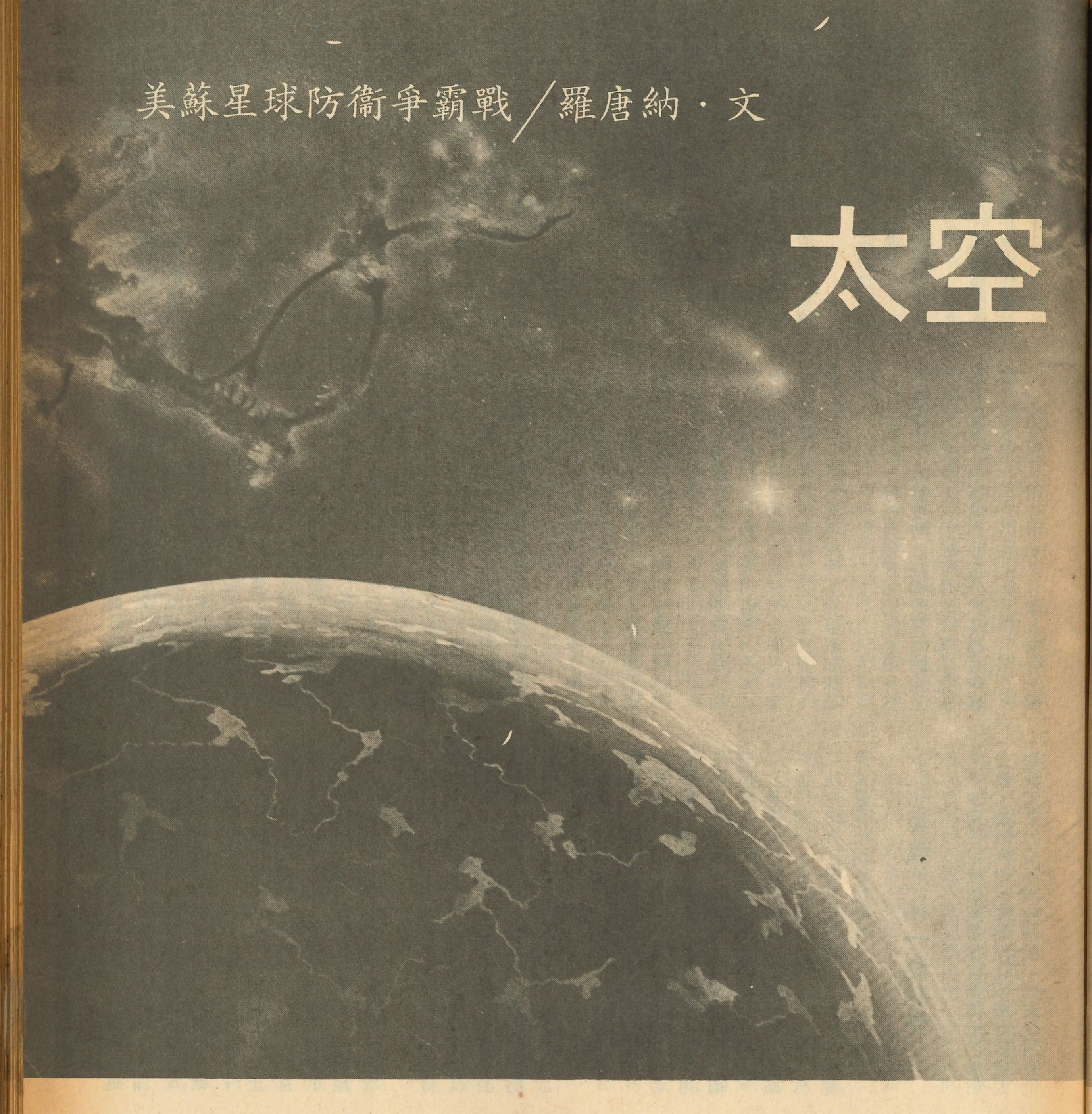
41　接着一手抓住王貴，掀倒在板凳上。他取過戒尺，將王貴屁股狠狠打了幾下。王貴被打，嗷嗷叫起來。



42　湯懷、張顯見了，嚇靑了臉，暗暗把短棍和竹篾撇掉，從此三人再不敢調皮了。　（待續）

太空黑地獄

美蘇星球防衛爭霸戰／羅唐納·文



太空有一件飛行物體的殘骸，飄飄蕩蕩跌入地球沒有焚毁跌在加勒比海，本圖就是那件神秘飛行物體的外売形狀。

月球的背面永遠沉黑，稱做黑地獄，危險萬分，司機巴林冒險闖入，希望檢取發光的隕石，作爲秘密武器，料不到他跌進敵人佈下的陷阱，九死一生！

神秘物體跌下加勒比海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三日，有一件物體從高空降落，跌落加勒比海。

它是龐然大物，看來似是一艘郵船的殘骸，如杲這個推測準確，它應該在海上航行，就算毁於暴風雨，殘骸仍然留在海面，不應該出現在高空。

不管它是甚麽，它必然是在太空闖入地球的時候毁滅的，包圍地球上的大氣層很厚，含有氧氣，一件物體以高速度從太空闖入地球，勢必經過大氣層，摩擦生熱，使大氣層的氧氣焚燒，就算那件物體係石頭也會焚燒，本身的體積越來越細，甚至它沒有跌落地面已經化爲烏有，每年每月都有許多隕石從太空飛入地球，毁於大氣層，只有極少數的巨大隕石能够保留一部份，跌落地球上面，撞擊地殼，留下一個深洞，假如眞的有一艘郵艇從太空闖入地球來，經過大氣層，它被烈焰焚燒，無法保持原來的形狀，由此反映出那天在加勒比海的海面發現的一種飛行物體殘骸，必然是新的金屬製造，不怕烈焰焚燒，它本身已經毁爛，只是留下一個空殼，那是另外一回事。

美國在佛羅里達州最爲接近加勒比海，有一個很大的海軍基地，較遠之處，即是比較深入內陸之處，還有空軍基地，這些基地已非秘密，在加勒比海還有些漁船或貨船係情報局的分站，負責收集加勒比海各種情報，上述的飛行物體殘骸，很快就透過情報局的船艇送到美國海軍基地，轉送空軍基地，主要的因素就是那些殘骸凌空而墜，係飛行物體，並非海上沉舟。

翌日早上，佛羅里達州空軍基地「沙克拉中校」把它放在特種倉庫，嚴密保管，立刻打無綫電話向華盛頓太空總署報告，懷疑它是戰爭用具，而且推想到它是蘇聯那邊製造，飛入太空。

凡是外殼如此闊大的飛行物體，必然爲了搬運一些特殊物品，不管它負責把一些物品送上太空抑或企圖從太空送入地球，仍是用此運輸的，故此太空總署派來的專家雷加波爾博士初步觀察之後，說：「我們暫時把它稱做太空運輸船吧，自從美國創造了穿梭機可以多次進入太空之後，莫斯科當局就覺得失威，拚命研究，希望在極短期內製造別的飛行物體，可以自由進出大氣層，如同美國穿梭機，效能更加有勁，跌落加勒比海的飛行物體殘骸，可能就是它、假如它本身的構造不健全，不一定被美國戰機擊落，自行裂開，分别墜毁，亦非奇事，我們不要輕視它，因爲它的外殼係金屬所製，闖入大氣層，沒有焚燒的跡象，那些金屬很有價值，我們應該深入研究它。」

雷加波爾博士在太空總署是首席化學專家，所研究的範圍甚爲廣泛，包括飛行物體的外殼，由於他素有研究，兼且言之成理，沙克拉中校問他打算怎樣處理那個

飛行物體的外殼殘骸。

他笑了笑說：「首先，我希望你們在三日之內盡快製造一件物體，跟這個殘骸相似，當衆放在一個可以利用的廠房放置，如果我所料不差，遲早一定有些人冒險盜取，抓住那些人查問，便可知道它是否蘇聯製造，至於眞的飛行物體殘骸，另外派出運輸機把它秘密送到華盛頓太空總署，研究它是否有高度的熔點，可以闖入地球表面包圍的大氣層不會焚燒，如果它眞是那麼犀利，就進一步研究它含有某幾層金屬，我們能否製造，兩件事情是截然不同的，不過，我們可以同時進行。」

沙克拉中校依他的指示去做，翌日出動六架小戰機送那件神秘飛行物體殘骸離開佛州空軍基地，直飛華盛頓，此外，暗中製造差不多一樣形式的東西，故意在中午送到郊區的一座化工廠放置。

化工廠原有的職工六十多人，全部給以一週的假期，在廠內進行秘密化驗，希望消息傳出，使外來的特務潛入盜取。

雷加波爾回到華盛頓，不過一天功夫，飛行物體殘骸已經由運輸機送達，他把它放在機密倉庫之內，作爲軍用物資，先行召集有關部門的人，然後把它投入洪爐化驗。

當然是剪它一部份，只是十份之一，作爲化驗品，其餘的殘骸仍然保留。

化驗之後，雷加波爾博士跟他們在另外一個地方會談，交換意見。

他很簡單的報道那件飛行物體殘骸跌落的情形，說：「當時加勒比海有些漁民看見它墜下，快如流星，並非有火焰在身上燃燒，由此推想到它闖入地球的大氣層也沒有燃燒，經過化驗的結果，證明這個假想屬實，第一點，它的熔點極高，第二點，它跟空氣所含的氫氣，氧氣以及氮氣都沒有發生化學變化，可以肯定的說地球上面沒有一種金屬是如此厲害的，可能它是某一種礦質跟金屬結合造成，我之所以發生這種想法，因爲它相當重，可以說它比較鉛更加沉重，凡是飛行物體，當然是越輕越好，比鉛更輕而又堅如鋼鐵的合金，可以說是最理想的了，沒有看見過一種飛行物體的外殼如此沉重，各位已經看見過它，可否給我一些寶貴的意見呢？」

「我認爲它並非使用地球的金屬製造。」有一個科學家叫做卡利龍的，站起來說。

卡利龍是很有名氣的月球專家，他這樣說，可能他的意思暗指月球石了，雷加波爾博士搖了搖頭，說：「月球上面的礦質或金屬，我們已經多次研究過，我認爲它沒有這種物質。」

卡利龍博士說：「我也明白月球上面沒有這種東西，不過，每月有幾百次大小不同的隕石襲擊月球，難保有些異乎尋常的金屬隕石跟月球撞擊之後，留在月球，被人利用，這一種可能性不能夠把它抹殺掉。」

「是的，的確有這種可能，不過，你不要忘記，月球現時已經變成美國的領土了，倘有其事，我們駐守月球的軍隊應該有人發覺，因爲他們經常分批巡視月球各處。」

「很好，照我所知，月球上面有一個地方，美國的大兵或軍官未必走到該處巡視，它就是月球的背面，永遠黑暗，充滿了殺人的輻射綫，從來沒有人入內居住，充其量只是有些冒險家走近看看而已，他們只是駕機在空中飛行，沒有走在地面，因爲那一處永恆黑暗，他們担心它沒有土地，有的只是泥漿，假如美國沒有人到那邊去，蘇聯有人去，瞞住美國，在月球的黑暗面找到了極沉重的金屬隕石，送回地球來，就有可能製造這種熔點極高的飛行物體外殼。」

「是的，卡利龍博士，你的幻想十分豐富，佩服之至，不過，你只是假想而已，仍未證實，此外，它是否蘇聯科學家製造出來，仍有可疑，地球上面有些隱居的科學家，可能比較美蘇的科學家更加先進，不能抹煞這個可能性。」

他們議論紛紛，終於得到一個結論，認爲那一種飛行物體的殘骸是有價值的，它反映出宇宙之間有一種新的金屬品或者金屬跟礦物混合製造出來的合金可供應用，不妨根據這個假想作出有力的推敲，繼續研究，至於它的來源，那是另一問題。

美國太空總署根本上已經有「煉金廠」這個部門，作爲提煉各種金屬之用，有了決定之後，索性把它擴大，多派一些健兒遠赴深山窮谷搜索。

司機巴林一怒叛變

沙克拉中校依照雷加波爾博士的吩咐去做，故佈疑陣，在佛州化工廠內放置太空跌下來的飛行物體殘骸，把這個消息散播到外邊去，希望潛伏在美國的特務份子上釣。

由於那件神秘物體穿過地球表面的大氣層沒有焚毀，必然是熔點極高，普通的火焰固然沒法燒熔它，甚至出動最猛烈的炸藥也不能炸毀它，假如對方識穿它，認爲放在工化廠之內的東西只是假貨，決不會動腦筋把它毀滅或盜取，反之，那些特務如果對它深信不疑，認爲它沒法炸爛，只有一個辦法，出其不意的盜取，因此之故，化工廠本身是很安全的，決不會受到牽累，全廠炸爲平地。

根據這個推想，沙克拉以及其他工作人員都很放心，不過，怎樣抓住潛伏的特務呢？那是沒有把握的，只能碰碰運氣。

神秘物體搬入化工廠的第三個晚上，廣裏的一個職員忽然嗅到一陣辛辣的氣體，懷疑空氣裏面混入了一些能夠使人昏迷的毒氣，驚呼一聲，立刻暈倒。

那個部門的主管聽到叫喊聲，走向該處巡視，他沒有使用防毒面罩，當然是暈倒了，在十分鐘之內，整個化工廠有半數的職工暈倒，却又沒有喪命，剩下來的人還有十多個，並非屬於放置神秘物體那一邊，昏迷抑或清醒，沒有甚麼關係，只知那件神秘物體被六個彪形大漢走近，隨即搬走。

那幾個的大漢俱是使用防毒面罩的，他們不受毒氣的影响，奇怪的是他們竟然準備了各處出入通道的門鎖所必須的鎖匙，把神秘物體搬到戶外，立刻送上貨車，揚長而去。

那些人的活動情形，早已在沙克拉中校的預算中，不管對方的特務從甚麼地方潛入化工廠，必須利用「大車」離去，沿着化工廠三處公路早已封閉兩處，剩下來的一條公路，只要化工廠發生變化，警鐘大鳴，立刻把它封閉，對方插翼難飛。

沙克拉中校的計劃十分週到，可惜他沒有在事前預料到對方的特務可能利用直升機。

那一架直升機是摺翼的，它可以藏在大貨車上面，不露痕跡，直到飛行物體送到貨車上面，把它吊在直升機的機身之下，然後升空。

那時大貨車逐漸駛到封閉公路的關卡了，前面有一輛滿載乾沙的巨型貨櫃車橫放，擋住去路，警方有幾座機槍放置，三十多名士兵留守，隨時掃射，喝令大貨車停駛。

大貨車司機遵命停車，至於那件神秘物體，已被直升機帶走，那個關卡只是截停了一輛貨車，毫無用處。

直升機並非飛到空中就加速升高，相反的它只是在低空飛行，越過一座山，它就卸下那件神秘物體，自管自的升空。

那個地方已經是岸邊，另外有一批人手急急忙忙的把它搬入快艇，盡快駛向墨西哥灣。

直升機在空中繼續飛行了一會，被戰機逼降，機內沒有任何犯罪遺痕，直升機的機師只是被警方看做疑犯，無法把他定罪。

同樣的情形，六個彪形大漢以及一個貨車司機也沒有足够的證據控告他們串謀刦取重要的軍事物資。

根本上他們六個人進入化工廠刦取神秘物體之際，全是把絲襪罩在臉上的，望之有如色魔或刦匪，沒有人看得出他們的眞面目，至於司機「巴林」，他沒有進入化工廠之內，只是留守在廠外的空曠地方，更加無法指證他犯罪了，照這樣看，沙克拉中校沒法對付他們，不過，他們想離開警署也不容易，因爲警方可以運用權力，認爲他們是間諜，把他們送往保密局囚禁，慢慢的逼供。

這一招是他們早已預料得到的，沙克拉中校正在因爲沒法控訴他們犯罪感到煩惱的時候，四十三歲的司機巴林忽然透過看管他們的「特警」，提出一個請求，自稱有些要緊的話想跟沙克拉中校秘密交談，特警把這個請求反映到上峯，得到中校同意，先行把濃鬍子大漢巴林搜遍全身，認爲他沒有武器，然後放他走進密室。

那個房間本來是校長室，暫時借用，作爲審問疑犯之用，外邊有幾重警探帶槍看守，十分安全。

巴林被人送進房間裏，有人在外邊關上了房門，如果他想逃走，先要外邊的人開門，插翼難飛。

沙克拉中校向他打個手勢，表示歡迎，叫他坐下來，說：「巴林先生，你跟我都是濃鬍子的大漢，最低限度這一點我們二人是相同的，相信我們的性格很是豪爽，決不會暗箭傷人，看來這一點也是相同的了，希望你有話便說，不必把它擺在心上。」

巴林說：「我在喪生之前有機會跟如此豪爽喜客的美國軍官交談，這是一種榮耀。」

「巴林先生，爲甚麼你如此悲觀呢？我們明知你串同六個人刦取貴重的軍用物資，暫時沒法控訴你犯罪，你不會死，何必這樣悲觀呢？」

「不，我是必死的，其餘的人也會喪命，我們只能活兩小時。」

「哦？你們出動之前，是否吃過毒丸呢？」

「是的，我們被逼吃一種藍色的藥丸，如果吃了它之後三個鐘頭之內沒有吃進解藥，便即毒發身亡，我認爲我這個人簡直是爛命一條，毫無信仰，死不足惜，我的同伴是不該死的，故此我想提出一個交換條件，希望你接納，如果你立刻釋放他們，我就把我所知道的一切資料和盤托出來，這個交換對他們是有利的，如果你不接納，你們所得到的只是七個屍體。」

沙克拉中校想了想，說：「好！我答應你！」

十分鐘後，那一輛貨車可以在封鎖的公路上面行駛了，本來是橫放的一輛貨櫃車，已經駛開。

貨車上面只有六個人，司機巴林單獨留下來。

六個人都懂得駕駛汽車，很快就把它駛開。

相當奇怪，他們沒有離開之前問過巴林爲甚麼單獨留下來，大概他們盡快回到巢穴吃解藥，片刻也不想留步，此外，他們可能發生錯覺，以爲巴林叛變，不想跟他交談。

至於巴林方面，只是想同伴快些吃解藥，能夠活下去，他們拿那一種態度去看他呢？他毫不在乎，因爲他知道自己只有兩小時的壽命。

巴林跟隨沙克拉中校回到探長室，沙克拉中校叫人倒兩杯酒來，跟他對飲，乾杯的時候，他對巴林說：「這一杯酒祝你長命百歲！」

巴林苦笑一下，仍是很勇敢的舉杯一飲而盡。

他沉住氣說：「沙克拉中校，別人這樣稱呼你，我也是如此稱呼你了，你十分豪爽，令我心服口服，我說過自己一定把所有秘密和盤托出來，現時我開始講述我的奇怪遭遇了，首先，我想對你說知，我跟其餘的六個同伴完全不同，他們是有信仰的，我完全沒有政治或宗教的信仰。至於他們的信仰，只消一句話就够了，他們都是伊朗狂人高米尼的忠心信徒，至死不悟。」

沙克拉中校吃了一驚，說：「你的同伴並非傾向於蘇聯嗎？」

「不，他們只是聽從一個人的吩咐，他就是伊朗的新教主高米尼。」

「巴林先生，你並非伊朗的人，怎會捲入漩渦呢？」

「我只是司機，接受兩萬美元，執行任務。」

「你的任務只是負責把他們用貨車運送到化工廠前面，後來又把他們送走？」

「是的，正是如此。」

「那麼，你早已知道貨車上面有一架摺翼的直升機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不過，直升機的機師始終沒

有露臉，我沒有看見過他。」

「直升機把那件神秘物體帶走之後，怎樣能够逃得過我們的戰機截擊或者逼它降落呢？」

「這一連串的工作屬於機師，並非屬於我，我毫無所知。」

沙克拉中校說：「巴林先生，你雖然得到兩萬美元的酬金，却沒有時間把它花掉，這眞是可惜！」

「我已經把它花掉了。」

「你怎可以在一兩晚的時間把它完全花掉呢？」

「我只是用一小時的時間把它花掉，一文不剩。說得更清楚點，不妨這樣說，我打算利用那些錢作爲命運的賭注，收了欵，我立刻乘搭佛州的航機飛到賭城拉斯維加斯，我很豪爽的落注，每注起碼一千美元，最多的一注一萬美元，我希望憑着它贏十萬八萬，立刻把二萬元現欵交還經手人，隨即遠走高飛，輸了那一宗巨欵，我仍是窮光蛋，那一條性命是不值錢的，送給他們利用。」

「結果你輸光了？」

「是的，雖然我在輪盤枱上面那晚最多贏過五萬美元，我不想罷手，終於輸光，無話可說。現時我甚麼都沒有了，甚至這一條爛命也不是屬於我自己，只是等死而已，坐談了那麼久，大概渡過半個鐘頭了，我只能活一個鐘頭多些，大概你不想看見我的臉色逐漸變成棕色又再變成黑色吧，這是我最後一個請求了，你可否把我在死前就送進殮房呢？」

「太過可笑了，你如此勇猛，怎可以把你送進殮房呢？」

「沙克拉中校，剛才我已經說過，這是我最後一次請求！」巴林很鄭重的說。

「你眞的想在喪生之前看看死人的臉孔嗎？」

「是的，沙克拉中校，我眞有這個想法。我一生喜歡找刺激，好奇心特別強，因爲我沒有機會欣賞我自己喪生的形象，故此我想去看別人的死亡臉孔，難道你担心我借故逃走嗎？」

沙克拉中校毅然說：「我怎會担心你逃走呢？我可以派四個槍法最精的警探把你押進黑箱車，送到殮房，然後把你放出來，關在殮房裏面，即使你不是毒發身亡也沒有機會逃走的，殮房有一個規矩，只能抬進去而不能抬出來，任何人被抬入殮房，如果他活着走出來，立刻槍殺，借此預防有些死囚串同行刑的劊子手，僞裝已經喪命，然後從殮房逃生。要說的話我都說完了，巴林先生，如果你仍然堅持原來的說法，請求我把你送到殮房，我立刻打電話叫殮房的負責人把黑箱車駛到警署戶外。」

「是的，我已經决定的事情，永不改變，多謝你如此優待，來生再向你圖報。」巴林很冷靜的說。

沙克拉中校臉色一沉，立刻打電話。

三十分鐘後，衹是搬運屍體的黑箱車駛到郊區警署的戶外。

那時巴林已經單獨留在一個房間，準備到殮房去，他被押入黑箱車之前，沙克拉中校走出來，看了他最後一眼，那種目光似乎稱讚他是一條好漢。

黑箱車是長方形的，車箱很矮，密不通風，本來用以放置屍體，巴林是個活人，他執意要到殮房去，只好鑽入黑箱車之內，仰臥在車廂裏。

那樣子乘搭一輛車是很辛苦的，加上了黑箱車的車廂缺少空氣流通，他更加辛苦，不過，他早已把自己看做一個死人了，怎樣吃苦，無動於中。

黑箱車的車箱越來越缺少氧氣，巴林在搖搖擺擺的狀態之下，逐漸感到茫然，全身痳痹，隨即失去了知覺。

他覺醒的時候，已經置身於一堆屍體之內。

突然變成美國特務

眼前有那麼多的屍體，那個地方當然是殮房了，他决心找死，反而沒有畏懼的感覺，問題在這裏，他實在沒法分辨自己是否已經死去。

爲了找尋答案，他掙扎着爬起來。

那個地方被一片淺藍色的燈光籠罩，所有人都不能够活動，只就除了他！

他勉強走兩三步，沒法站穩，跌在屍體上面，又再站起來。

他逐漸看清楚眼前的物體了，整個大堂空空洞洞，沒有傢俬，有的是屍體，不是殮房是甚麼？

他忽然回憶起沒有失去知覺的情形，當時他置身在黑箱車之內，大概是他昏迷不醒，黑箱車抵達殮房，他仍是失去知覺，別人看了，發生錯覺，以爲他已喪命，依照應做的手續去做，把他抬入殮房停放屍體的大堂，便即走開，故此他發覺的時候已經置身於屍體之內。

跟着他又想到殮房的冷氣一定是很厲害的，就算他能够活下去，遲早必然冷死，何況他的命運註定要毒發身亡呢？

他遲早必死，那是毫無疑問的了！只有一種差別，他可能冷死，亦有可能毒發身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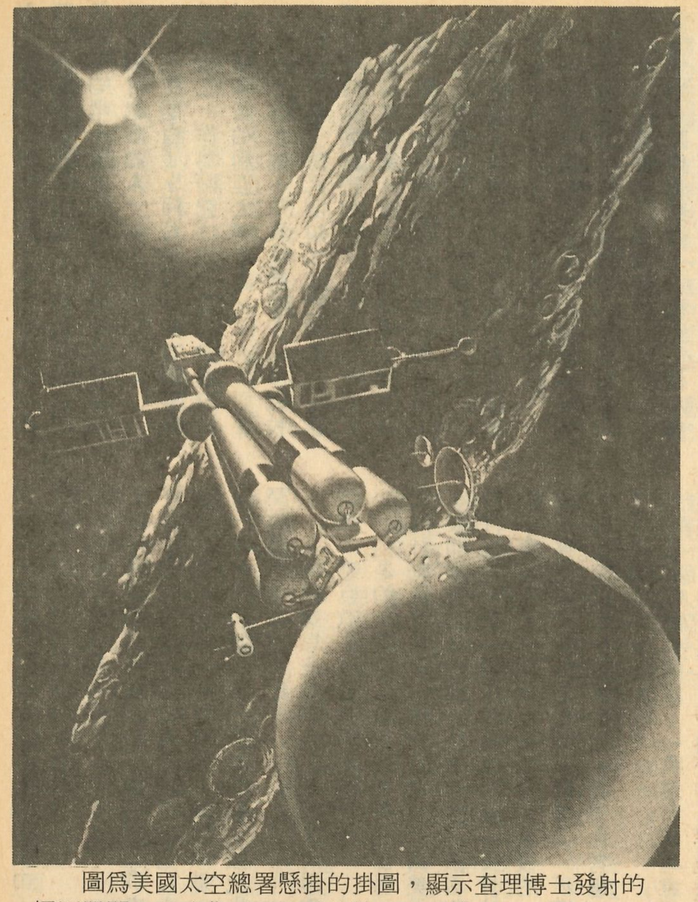
他呆呆的坐着，很久，忽然想到「時間」方面，照他的估計，他離開了警署到殮房去，又在殮房停留了一段時間，看來他的死期到了，他不再考慮甚麼，索性躺下來，等候死神降臨。

迷惘中，他的腦袋又湧起了另外一個疑問，他吃的藍色藥丸如果是毒藥，到時毒發身亡，究竟是怎樣死的？他雖然不能够預知他怎樣喪生，却很明白爲甚麼吃了藥丸必須隔三小時然後死去，分明是藍色藥丸有兩層，核心的一層所佔的容積很少，那是毒藥，外層是毫無毒性的東西，進入腸胃，要三小時才把它消化，那時含有劇毒的少許藥粉正好在小腸之內，被小腸吸收，故此可以計算到吃藥之後過了若干時間才會喪命。

知道藥丸的秘密有甚麼用？他沒有解藥，到時必然喪生，他是個硬漢，不單是沒有懼意，還要嚐嚐人生最後的苦果，睜大眼睛去看死神怎樣駕臨。

照他想，必然是渾身肌肉抽搐，發生劇痛，然後離開塵世。

他的想法並不符合事實，因爲他很安靜的躺在地上，過了一會，全身肌肉放鬆，沒有抽搐，同時沒有劇痛在身上任何一



圖爲美國太空總署懸掛的掛圖，顯示查理博士發射的探測器闖入月球背面黑地獄的情形，可惜它一去不返……。

處發作。

不過，他仍是預知死神必然降臨的，因爲他逐漸覺得自己沒有氣力！好像整個人浮在海中。

他想移動右手，辦不到，甚至想把指尖做極細緻的小動作也辦不到，突然，心臟停下來。

他終於找到結論了，藍色藥丸核心的毒粉，並非山埃，而是一種可以令到心臟痳痹的藥物，心臟停止跳動，那個人自然死亡。

「這樣死去倒是很安然的，比較渾身劇痛好得多！」他對自己說。

雖然他沒有做聲，唇片也沒有動，他知道自己正在對自己講話。

他在殮房的冷氣大堂之內躺了很久，以爲自己必死無疑了，殊不料心臟幾乎陷入停頓狀態之後，過了一段時間，忽又恢復活力，心臟的跳動率加強，他的信心逐漸恢復過來。

他忽然醒悟過來，他能够活下去，必然是沙克拉中校救了他！

他沒有被送入殮房之前，沙克拉中校曾經盛意拳拳的欵待他，跟他薄飲，如果他有了解藥得救，必然是那杯酒含有解藥的成份。

是否如此呢？他沒法證實，渴望跟沙克拉見見面，他無意中坐起來。

就在這時，耳邊聽到一股語聲，說：「巴林先生，你看不見我，我却看得見你，你能够坐起來，顯然你已經脫離危險期了，我應該向你道賀！」

他逐漸記憶起來，說話的人正是沙克拉中校。

他衝口而出的說：「中校，多謝你的救命之恩！我這個人一點價值也沒有，你還是讓我死去吧！」

「不，巴林先生，你太過謙虛了，在我的眼中，起碼你值一百萬美元，請你走出來跟我相見，我就在停放屍體那個大堂的外面。」

巴林聽了，心上一喜，把視綫投向門口那邊，很快他就看見，大堂的鐵門打開了一半。

他試一試自己一雙脚是否活動自如，認爲它可以行走，不再考慮，立刻大踏步走出去。

大堂外面果然有一個人笑臉相迎，他疾走過去，很恭敬的打個招呼。

「巴林先生，這個地方死氣沉沉，我們揀過另外一個地方談談吧，我眞的有話對你說。」

說完，他走出殮房外面。

巴林緊隨在後。

兩人先後走進車廂裏，沙克拉中校叫司機開車。

汽車駛到化工廠裏面的停車塲，屋裏冷清清。

雖然那個地方發生過毒氣事件，隔了一段時間，毒氣消失了，就像是一切沒有發生過。

兩人走出車廂，沙克拉中校帶他進入經理室，那個地方早已亮燈。關上了門，沙克拉中校說：「有一件事情委實出乎意外，我自信已相當老練，仍然覺得對方太過心狠手辣，你仗義打算犧牲自己，請求我放走六個同伴，殊不料他們只是駕車逃了十哩就撞到一株大樹上面，車毀人亡，事後發覺，他們的臉色變成褐色，法醫官把屍體逐個檢驗，認爲他們死於心臟突然極度衰弱，負責揸車的人，無力控制車盤，以致撞樹身亡，換句話說，如果那輛貨車沒有撞樹，他們也是喪命的了，其實那些藥丸遲早發作，他們根本上無法抵達老巢。」

「我想知道這一點，那一輛貨車撞樹之後有沒有焚燒呢？」

「貨車撞樹，當然焚燒。」

「如果貨車撞樹焚燒，車裏的人也會燒到臉孔變顏色，不一定是毒發身亡。」

「不，我們有人負責吊住車尾追踪，故此及時搶救，眞正燒焦了臉孔的三個人只是坐在前面車廂那幾個，坐在後廂的人，臉孔沒有燒焦。」

巴林聽了，恍然大悟，說道：「你們一定是派人跟踪貨車，希望把幕後人抓出來。」

「是的，我確有此意，不過，我現時已經取消這個主意了，因爲我覺得這樣做毫無意義，根本上派遣你們進行夜間盜竊飛行物體殘骸的人，也是棋子，他的背後另有更高級的幕後人，我認爲追踪調查幕後人簡直是多此一擧，何況你們的幕後人未必是放射神秘飛行物體的人呢？更加不

必追踪他了，坦白點說，你們今晚盜取的飛行物體殘骸只是贋品，你們的幕後人居然毫不知情，故此我有理由說他並非製造這個飛行物體的人。」

「我明白了，阿拉伯集團的首腦只是想盜取它，作爲研究之用。眞正放射它的人是蘇聯西伯利亞太空中心。」

「巴林先生，你眞是聰明！」沙克拉中校想了想，忽又開口：「巴林先生，你懂得一些甚麼秘密呢？」

巴林笑了笑，說：「我懂得三種秘密，第一點，你把解藥混和在那杯酒裏面，使我的心臟堅強有力！起死回生。」

「是的，你猜對了，還有另外兩種秘密呢？」

「另外一種秘密就是我被抬進停放屍體的大堂之前，那個冷藏庫的冷氣已經降低，我只是置身於冷氣餐廳。」

「這一點你也猜對了，那第三個秘密呢？」

「你說過我值一百萬美元，我覺得你好像想給我一個十分危險的任務，它值那個數目。」

沙克拉中校哈哈大笑，說：「巴林先生，你越來越加聰明了，不錯，我的確想你賺一百萬美元。」

「我還有一個疑問，根本上美國的保密局名滿天下，除了本地特務，還有海外特務，俱是受過嚴格訓練的，爲甚麼你看上了我呢？」

沙克拉很鄭重的說：「他們全部都是外人，你是對方的核心人物，當然你偵查他們的秘密比較容易，橫竪那一宗巨欵必須支付，如果它付給自己人，恐怕要由五個人分攤，故此我寧願支付給你。」

「你不怕我變心嗎？」

「我認爲你不會變心，並非因爲我救了你，最重要的是你沒有宗教信仰也沒有政治信仰，這種人一定貪財，如果你變心，一生一世也賺不到一百萬美元，故此我認爲你不會叛變。」

「你的意思是說事成之後我才可以取到那一宗巨欵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不過，我可以先付一部份，我的計劃是這樣子，你先行拿走十萬美元，展開查探工作之前，任意浪費，跟着你進行調查，每一個任務完成之後，我付給你十萬美元，一共是九個任務，最後的一個任務完成，你仍是取得十萬美元，不過，加起來就是一百萬美元，希望你考慮一下才答覆我。」

巴林很認眞的說：「我還需要考慮嗎？你救了我，只是這一點，我已經無條件的答覆你，願意替你赴湯蹈火，死而無怨，那些任務是甚麼，請你說出來。」

「好，巴林先生，你眞是爽快，我所想知道的秘密包括下列幾種，第一點，眞正的飛行物體殘骸的熔點極高，故此它可以穿過地球的大氣層不會焚燒，究竟它是那一種金屬或者金屬跟礦物混合的合金製造出來。

「第二點，如果它是蘇聯科學家製造，他們以前沒法製造這麼厲害的金屬品，何以現時能夠製造呢？

「第三點，我們懷疑它之所以忽然能夠製造，因爲他們得到一批隕石。

「第四點，如果我所料不差，甚少隕石撞擊地球，沒有被大氣層所含的氧氣燃燒，化爲烏有，那種隕石必然是從月球獲得了，美國太空戰機已經全面控制月球，蘇聯何以能夠獲得隕石，是否他們派人冒險到月球的陰面搜索？

「第五點，假如太空裏面眞的有些隕石從別的星球飛出來，可能被蘇聯科學家派人駕駛戰機到遙遠的外太空截住，把它捕捉，那是有可能的，是或不是？希望你證實。

「第六點，蘇聯是否除了在太空損壞的飛行物體之外，還有別的秘密武器由這種神秘金屬製造。

「第七點，蘇聯是否秘密訓練特殊的太空人，担任駕駛那些飛行物體，如果眞有其人，他們在甚麼地方訓練？

「第八點，任何一種飛行物體都有弱點，它在太空墜毁，不管它被擊落抑或自行爆炸，都是有弱點可尋，你要盡力找尋它的弱點是甚麼，萬一發生戰爭，美國有力量控制局面，把它打下來。

「最後，還有一個任務，對你來說，輕而易舉，阿拉伯集團四分五裂，高米尼已經患了重病，不久於人世，他未必有這種魄力指揮海外的特務設法盜取太空飛行物體的殘骸以供研究，你們的首腦自稱是伊朗的聖戰組織，未必屬實，却又可能屬實，希望你查明眞相，而且拿到相當有份量的證據去證實你調查得到的結果，言盡於此了！今晚我就把你放走，還給你一張十萬美元的支票，任由你在美國的一家銀行提取，你是否現時就想離去？」

「我想知道以後怎樣跟你接觸。」巴林很冷靜的問。

沙克拉中校想了想，說出一個很巧妙的安排，巴林同意這樣做。

最後，沙克拉中校沉住氣說：「巴林先生，我不委托任何人，只是委托你，因爲我認爲你是一個朋友，够義氣，假如我委任別人負責那些任務，他儘可以僞造證據，瞎說一頓，騙了我的錢，使我疲累無窮，我深信你不會欺騙我，失敗也不要緊，最重要的是查探得到的結果全部是事實，並非虛構。」

巴林很鄭重的說：「我已經說過，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誓死圖報，分文不付，我仍要盡力而爲，你可以百份之百的放心，現時我想看看死去的同伴，可以嗎？我的意思是證實他們死去，省掉我担心他們找我算賬。」

「這件事情，很易辦得到，我叫副官帶你去看看他們。」沙克拉中校說。

最後，他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時，說：「巴林先生，我對你講過的九宗任務是同等重要的，並無先後之分，你喜歡首先進行那一個任務都可以。」

巴林點了點頭，說：「我這個人甚麼都差，只是記憶力不差，你講過的話，我一一緊記在心，正如你所說，我進行任何一個任務之前，先行找個地方，死前享受一番，我喜歡酒色和賭博，離開這個地方，首先要去的一個地方就是拉斯維加斯，住在當地最豪華的凱撒皇宮。」

「好的，祝你交好運。」沙克拉中校說。

三十分鐘後，巴林已經看過同伴的屍體，坐在一輛屬於佛州空軍基地的「送客車」，駛向機場，先行在一間酒店歇宿，然後乘搭航機到賭城拉斯維加斯。

五萬美元買一隻小龜

賭城有八間較大的酒店，最大的一間酒店兼營夜總會的生意，還有許多種形式的賭枱，美女如雲，只要身上有錢，任意揮霍，可以得到許多種享受。

巴林把十萬元現金支票放在當地一間銀行，開個戶口，存欵在該處，隨時取用，有了鈔票他就神氣得多，立刻購買一套豪華的服裝，皮鞋也是一流的貨色，擺出一副公子哥兒的姿態，在賭場之內穿插，不斷的進食、喝酒，好像一切毫不在乎。

他知道在那種地方鬼混，遲早有些掘金女郎動他的腦筋，他要一級級的纒門，直到他摸索到一條門路爲止。

果然不出所料，他在那種地方留步，只是三天功夫，已經有一個美女叫做美坦嘉芙的人，投進他的懷抱。

嘉芙美而蕩，似乎很快就得到他的歡心，她閱世巳深，只是認識了不久，她就在深夜密談之際，很冷靜的說：「巴林先生，你不是普通的富家子弟，我覺得你到這個地方，並非爲了享樂，而是想找尋一個人，你要找的是男人抑或女人？希望你說出來，我可以帮忙你一臂之力。」

巴林佯作聽了吃驚，反問一句：「嘉芙，你憑甚麼認爲我此行並非想享樂，只是想找尋一個人呢？」

「說到這一點，並不簡單，我只是有些懷疑吧了，姑且把我所懷疑的幾點說出來吧，凡是花花公子，必然喜歡喝酒，這一點你做得到了，可是，你忘記一件事情，這一類人所喝的名酒必然是固定的，决不會胡亂的喝，你只是揀高級的酒喝，並不理會它是那一種牌子，露出破綻。

「第二點，凡是花花公子，不單是喜歡玩女人，而且玩女人的方式多采多姿，你上了床只是懂得衝刺，並非把一個裸女當做藝術品似的欣賞，這種情況，反映出你根本並非花花公子了，亦即可以反映出你到這個地方，另有目的。」

「儘管我另有目的，憑甚麼你說我想找尋一個人呢？」

「因爲你在賭場的時間相當長，却又不是大賭，你經常把視綫投在門口那邊，可見你想找一個人，請你告訴我，你想找的人是誰？」

巴林聽了，嘆息一聲，說：「我的心事給你猜對了一半，只就可惜這一點，我自己也不知道想找的人是誰，我只是想到賭城買一點貨而已。」

「你想攪販毒的生意！」

「不，嘉芙，你誤會了，凡是攪販毒生意這一行，必有聯絡，怎會臨時找門路呢？我想要的貨十分古怪，並非白粉或者賊贜，而是月球上面的隕石。根本上我不知道應該跟甚麼人接觸，因爲不久之前有人在賭城做過一宗買賣，故此我走到了這個地方來。照我看，你跟這一行的人絕無牽涉，很難對我有甚麼帮助。」

「不，我認識的朋友很多，從江湖大盜到國防部的單位主管，我都有朋友，如果你信任我，我可以介紹一兩個可能對你有帮助的人，跟你當面談談，不過，你先要告訴我，月球上面有許多石頭，那一種石頭是你想要的？它有甚麼用？你願意出價多少收購？這些問題，十分重要，如果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怎能對我的朋友講出你想要的東西是甚麼？」

「嘉芙，我想找的東西並非月球上面的石頭，而是撞擊月球跌下來的隕石，它的用途就是使一種好像槍炮或飛機的外壳硬度加強，不易燒熔，這種石頭很沉重，有金屬混和在內，顏色是灰黑，棕黑，甚至完全黑色，我願意付出的代價是每磅十五萬美元。你的佣金另外付給，那是百份之十，換句話說，做成這一宗交易，你可以得到每磅一萬五千美元。」

「爲甚麼這種隕石難以找尋呢？月球上面不是有大批美軍駐防嗎？」

「是的，由於月球有一邊永遠黑暗，叫做月球的背面，如果有些隕石跌在月球的黑暗面，那就不容易檢取它了，美軍不敢到那邊去！」

「我稍爲明白你的意思了，巴林先生，兩天之後，我必有佳音回報。」

兩天之後，她安排一個約會，讓巴林結識那個新朋友。

此人是個禿子，五十多歲，叫做艾能，那個地方很幽靜，包管沒有人偷聽，見面了不久，他索性開門見山說道：「艾先生，希望你懂得這一點，我想要的是月球背面的隕石，並非月球石，先要弄清楚，再談其他。」

「我已經知道，不妨告訴你，我不單是看見過它，還保留一部份，並非全部賣出，假如少過上次我賣出去的價錢，我不會賣。」

「上次你賣出它的價錢是多少呢？」

「每磅一百萬美元。」

「你不是說笑吧？誰肯付出這樣高價呢？」

「不，這個價還是由國際軍火拍賣行幾個集團互相出價賣得到的，買家是蘇聯特務頭子巴喬夫，第二標也有九十萬美元一磅，由沙地阿拉伯王派來的奧里先生出價，現在你用不着投標巳經可以買到，可以說是我對嘉芙小姐的交情。」

「價錢慢點再說，如果我肯買，你肯賣，怎樣交銀收貨呢？」

「巴林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担心交欵之後拿到手的只是一塊岩石，我可以逐少賣給你，你只是付出五萬美元就可以拿到一磅的二十份之一，以後你再次付欵多少就可以拿到多少，每次交易的日期，由你安排，我只能把這件事情的輪廓告訴你，買與不買，由你决定。」

巴林想了想，毅然說：「好的，我出價買它，現時我就可以給你五萬元的支票，你打算甚麼時候交貨呢？」

「我現在就可以交貨，不過，我不收支票。」

「那麼，勞煩嘉芙小姐走走吧，現時只是下午三時，銀行還沒有關門，希望她走一次，把支票兌現，過了一會，你看見鈔票，便可交貨。」

「當然如此，希望她要一百元面額的

鈔票。」艾能很爽快的說。

她奉命走開。

兩人留在密室之內，巴林多次講出一些含有引導性的說話，想誘他開口，多講關於月球隕石的秘密，總是辦不到，索性閉嘴。

二十分鐘後，她回到原處，遞上鈔票，艾能收了它，探囊取出一隻南美洲的小龜，放在桌上，說：「你想要的貨辦，只是一磅的二十分之一，實在太少了，我讓牠吃了它，你想看它，在它胃裏有一個膠囊，它所貯的就是月球隕石，世界上沒有一種物質跟它同樣的沉重，故此你不用懷疑，如果你不識貨，把它交給識貨的人看看，自然明白，末了，我必須告訴你，我所保存的貨只有十磅，你如果要買，最好一次過付欵一千萬美元，把它拿去。不管交易的金額大小，我只收現鈔，好了，有甚麽話想跟我說，不妨由她轉達。」

艾能留下一隻小龜，飄然而去。

那隻小龜能夠在桌上走動，巴林眞想殺了牠看看，轉念一想，這一條寶貴的綫索絕對不能够使它中斷，還是跟沙克拉中校當面談談好些，此念一起，他就把烏龜帶走。

離開她的香巢，巴林吻了吻她，說：「嘉芙，你的佣金我決不會短少分文，遲些計算給你，請你原諒，我們要暫時分手了。」說完，他就走出戶外。

雖然他不是特務出身，仍然懂得怎樣擺脫別人跟踪，很快就施展「脫梢」這一招，分開多次搭的士落車之後轉乘另外一輛的士，又在百貨公司的正門走進去，側門走出，反反覆覆，連做多次，最後，他叫的士司機停在電報局的戶外，悄然走進去，拍一封電報給沙克拉中校，自稱有了眉目，盡快乘搭航機回到佛州。

夜航機在佛州機場降落，他走出機場，已有一輛汽車恭候把他送到空軍基地。

他謁見沙克拉中校，把他跟秃子艾能進行的交易過程說出來，隨手放下小龜，說：「照情形看，一隻小龜決不會像鉛球那麽沉重，我相信牠的肚裏有可能藏有隕石的粉末，用膠囊包住，小龜不會消化它，假如被小龜的胃液消化，烏龜早已死了。故此我相信秃子艾能這一次沒欺騙我，你先看看小龜肚裏的石粉，再談其他。」

沙克拉中校的好奇心如潮湧起，殺了小龜，揭開龜背，在小龜的胃中找到只有一截粉筆那麽細的的膠囊，它十分沉重。

打開膠囊看看，果然是一撮棕黑色的粉末，似石非石，似鐵非鐵。

沙克拉早已吩咐一個出色的化學師留步，準備做一個科學實驗，發現那些粉末在攝氏表二千度高温也無法熔化，仍然保留粉末的形態，稱奇不已。

沙克拉的眉心緊皺，說：「我們的國防部軍用物資倉庫，居然有這樣寶貴的東西，不知道怎樣利用它，被管倉的人賣給敵人，眞是可恨！」

「我應該怎樣做呢？」

「你立刻回到賭城，透過嘉芙，跟秃子艾能定期交易，我們把一千萬美鈔放在大皮篋之內，只要他打開皮篋，立刻拘捕他！」

「我懷疑秃子艾能並非國防部的人，更加不是管倉。」

「不必太過多疑，趕快依計行事，你替我們支付的五萬美元，我簽一張十萬元的支票給你，餘下來的你收了它，算是此行的酬金，抓到艾能，另有重賞。」

巴林聽了，着實高興，稱謝不已。

他以爲出動美國保密局以及佛州空軍基地的力量，必然可以把艾能手到擒來，殊不料他回到賭城，千方百計找尋美坦嘉芙也沒法找到她，她的香巢搬了個空，既然找不到她，他沒法跟艾能聯絡，三天後，他逼於把這種情況報告沙克拉中校。

沙克拉中校叫他趕快回到佛州空軍基地。見面之後，沙克拉中校說道：「巴林先生，看來你說的艾能先生巳經棄職潛逃了，你休想在賭城裏面找到他以及找到他的情婦美妲嘉芙。出乎意外的，他果然是國防部物資倉庫裏面的一個職員。」

「眞是對不起，沙克拉中校，我太過不小心了，那晚我依照一般乘客的方式去做，走進機場買機票，可能他有一兩個同黨跟踪，甚至在佛州機場外面也有同黨，發覺我坐上了空軍基地的專車，甚麽都瞞不過他們，這一條綫索中斷了，希望你從國防部軍用物資倉庫查出一些眉目。」

「是的，確有多少眉目可尋，艾能只是化名，他的原來姓名是葛布卡巴格爾，一再深入調查，便知他怎樣獲得月球隕石，在月球上面駐防的美軍當中，有一名隊長叫做錫金，此人的岳丈就是卡巴格爾，錫金在三個月前因爲急性肺炎無法在月球上面醫治，核准他歸來，在邁阿密空軍醫院治療，一週後死去，照情形看，必然是他得到少許的月球隕石，偷偷的帶返地球，暗中交給岳丈保管，由於那種神秘物質有很強的輻射綫，故此艾能要把它暗中收藏在特種保管箱之內，後來，他賣了一部份出去，蘇聯的特務買入之後，製造一些秘密武器，想再買另外一些，他們沒法辦得到，因爲他們手上沒有貨。卡巴格爾冒險跟你交易，希望騙取一千萬美元，實情如此，看來他們幾個人巳經遠走高飛。

「我這樣說，並非沒有根據，我派人走到空軍墳場找着錫金上尉的一座墓，把銅棺掘出來，竟是一個空棺，它證實了我的推測。」

「既然蘇聯巳經得到那種寶貴的物質，可以製造秘密武器，爲甚麽他們的外交態度不會突然強硬起來？」

「照我看，蘇聯得到的月球隕石太少了，無法大展拳脚，此外，他們多方面試驗秘密武器，並非完全成功，故此他們無法倚靠它作爲威脅全球的超級武器。我們找到的一件飛行物體殘骸，證實了莫斯科想製造最新型的武器，但都失敗，照太空總署的專家稱述，那件飛行物體外殼只是保留一部份，反映出整個飛行物體在太空接近地球大氣層之處自行爆炸。」

「你認爲蘇聯可能有甚麽活動跟這件事情有關呢？」

「我覺得他們一定不肯罷手，仍然是千方百計企圖走向月球的背面去搜索，希望檢到另外一些撞擊月球的隕石。至於錫金上尉以及岳丈那些人，因爲錫金巳經離職，沒有利用價値了，莫斯科當局棄而不顧。」

「沙克拉中校，我的確想替你幹一番事業，這條綫索中斷，眞是可惜！」

「不，巴林先生，這條綫索仍未中斷，我想派你到月球上面，担任一個相當重要的職位，阻止蘇聯的特務潛入月球黑暗面搜索神秘隕石。」

「可惜我對月球茫無所知，對隕石也是一竅不通。」

「不，只要你細心研究月球上面的實況，一週便可變成專家，至於神秘隕石，你早巳知情，體積細小而重量却是出乎意外的隕石，顏色很深，它就是我們想要的東西，亦可以說是蘇聯特務也想攫奪。」

「中校，有一件事我頗有所疑，假如蘇聯科學家認爲月球背面有些隕石特別古怪，可以製造秘密武器，爲甚麽他們不派戰機到月球去呢？」

「他們有胆向月球的美軍挑戰嗎？此外，還要研究他們派出的戰機數量以及沿途補給之類的問題，沒有把握打仗是很不智的，我認爲他們不會這樣做，更加重要的還是這一點，月球背面永恒黑暗，因爲它沒有陽光射入。整個地區那麽大，怎樣找尋細小的隕石呢？如此一想，他們就心灰意冷，逼於在特務身上打主意。」

「你認爲蘇聯有辦法從地球派遣特務到月球嗎？」

「不，根本上三百多個月球戰士和職工當中，必然有些潛伏特務，由莫斯科指揮，我正是沒法逐個調查，然後派你到月球去，你明白了沒有？」

巴林聽了，恍然大悟，說：「整個局勢我巳經瞭如指掌，我到月球去，其實是佈局誘對方潛伏的特務出現，把他們殲滅，只是極端幸運，我才有機會檢到一塊有價値的神秘隕石。」

「是的，巴林先生，你算是一個可以信賴的助手！」沙克拉中校說。

巴林被送上月球

在一週之內，巴林被帶到華盛頓太空總署的月球實驗室之內，沒有走出戶外半步，整天學習，在那個地方有幾百本關於月球的書籍，每本書都有插圖，十分精彩，還有巨大的彩色掛圖，可供欣賞，務使他對月球各處有深刻的印象。

那些掛圖全是由彩色照片放大的，有一幅掛圖高十二呎，懸掛在牆上，站在它的前面，彷彿眞景，它會得吸引他，因爲它的背景正是月球的背面，亦即是他準備傾全力作戰的地方。此外，掛圖上面正在飛行的一件飛行物體，十分古怪，它也是吸引他的東西，掛圖上面沒有文字，旁邊却另有一大段文字解釋它，這樣寫：「該圖是查理博士使用神秘球體送入月球背面探測它的眞實情況快要進入黑暗境域的一瞥，很快它就在視綫中消失。

「那一個飛行物體是依照機械動力運行的，它在月球南面的一邊接近背面黑暗地區飛行，越過月球背面，從月球背面北方的出口之處飛出來，被巨大的電磁吸引，降落在月球的正面。

「由於月球背面永遠沒有陽光射入，天文學者把該處稱做黑地獄，描寫得十分準確，它不單是無邊無際的黑暗，而且危機四伏，最要命的是輻射綫，能夠殺人，還有死光，甚至機械人也遭毀滅，故此那個飛行物體不單是沒有活人，連機械人也沒有，它之所以能浮在空中，全靠巨大的球體，貯滿了氫氣，它另有幾條長管也是貯滿氫氣的，預防球體撞擊岩石，洩了氣無法升在空中，故此需要後備的氫氣管。

「爲了減輕飛行物體的重量，全部用鋼以及鋁的合金製造，它完全沒有戰鬥力，不過，氣球上面有小型的雷達網，可以指示它如何飛行，不會撞擊岩石，它的橫桿以及尾部各有一個穩定器，使它不會受到氣流震盪的影响，東歪西斜，迷失方向，擱在岩石之間，沒法擺脫。

「作爲穩定器的物體，另有探測月球背面各種科學儀器，包括測温器，震動儀以及輻射綫的度數，那件飛行物體由查理博士設計，稱做查理飛行球，由他本人在月球正面靠近黑地獄之處放射，料不到它只有一張照片留下來，一去無踪，查理博士認爲它必然是在飛行當中碰上了極不幸的遭遇，由於外太空的巨大隕石闖入黑地獄，擊倒一座高峯，岩石滾下來，把它夾在一堆岩石中間，沒法動彈，故此一去不返，事後查理博士十分沮喪，不再研究月球上面一切事物，甚至不再研究太空。」

巴林站在那幅大掛圖的前面，看了又看，若有所思。他想得入迷，不曾留心到身邊的事物，忽然覺得身邊有人走近，轉身看看，原來是雷加波爾博士。

雷加波爾博士巳經由沙克拉中校介紹過，故此巴林認識他，而且知道他是太空總署裏面最出色的化學分析專家，担任首席化學師的職務，自覺蓄疑於心，很想找一個專家查問，欣然說：「雷博士，我就快派到月球的空軍基地，代替病逝的錫金上尉，聽說錫金上尉的職位就是巡視月球上面以及背面交界之處，相當重要，月球的正面有許多巨型的火山遺蹟，它的背面是否也有巨大的火山呢？」

雷加波爾博士說：「既然它的正面有許多火山，背面當然有火山了，由於該處從來沒有被陽光照射，可能在火山脚出現好像海洋那麽巨大的泥潭，或者是深達千呎的浮沙，任何飛行物體碰上了它，就會給墜力牽引，沉到底層，逐漸腐爛，化爲烏有。」

「聽說月球上面沒有地心吸力，你說的墜力是否它本身的吸力呢？」

「不，墜力並非吸力，任何物體都有一種傾向，不斷的向下墜，即使月球沒有地心吸力，飛行物體有可能從高處跌下，不過它跌下的速度比較慢吧了，至於月球本身，並非完全沒有地心吸力的，該處的地心吸力是地球的六份之一，如果你在月球二百呎高的岩石跌下去，仍然身受重傷，因爲它等於在地球三十多呎高的地方跌下來。」

「多謝你的指示，雷博士，我想知道這一點，外太空的遠處，如果有些隕石跌在月球的背面，滾入泥潭或沙地，它的品質是否有可能變成超級的金屬呢？我的意思指它的重量特別大，熔點特別高，可以在地球製造秘密武器。」

「有這種可能，原因是一些星球被宇宙間的黑洞吸入，本身壓縮到極限，跟着

爆炸，變成隕石滿天飛，由於它被黑洞的神秘力量壓縮到本身質子和份子的密度增加，就會發生變化，不單是重量增加，熔點增加，還有一種古怪的反應，可以抵抗激光，就算把一種能夠爆炸的激光投在它的身上，它也毫無損害。」

「從加勒比海檢獲的飛行物體殘骸，是否能夠抵抗激光呢?」

「是的，它能夠抵抗激光。」

「既然它可以抵抗激光，爲甚麼它在太空爆炸呢?」

「並非只有激光才可以使一件物體爆炸，如果有份量的炸藥在一件飛行物體的內部爆炸，那種力量比較激光引起的爆炸更大。」

「多謝你的指點，我今次到月球去，最重要的是避免那一種傷害呢?」

「最重要的是避免寒流襲擊，月球上面的晝夜跟地球不同，如果用地球上面計算時間的方式計算它，剛剛是十四天是白晝，另外十四天是黑夜，循環不息。有陽光的十四天，不會出現寒流，至於沒有陽光的十四天，寒流滾滾，那時月球的氣溫已經冷到零下一百度過外，加上了寒流，往往突然冷到零下二百度過外。」

「太空衣不是可以抵禦零下三百度的嗎?」

「不錯，太空衣本身有暖氣供應，運行全身，萬一它在你走過月球火山邊緣時被岩石的尖角刺穿少許，暖氣從裂口漏出去，寒流從裂口透入，你就沒法支持。」

「這種情形的確有可能發生，萬一它發生，能否用手掩住太空衣裳的裂口向營地飛奔呢?」

「你以爲月球上面可以像地球那麼走得起勁嗎?你覺得是飛奔，仍然走得很慢，此外，你絕對沒法用手掩住太空衣裳的裂口，防患於未然，只好在口腔裏面裝上一隻假牙，它是極迅速的發熱劑，剛剛吞入胃裏，即可溶化，發揮作用，有半小時的功效，使你抵抗寒流。我已經檢查過你的全身健康報告，知道你的口腔有一隻爛牙，早已拔去，留下一個空框，正好把我說的假牙弄進去，不過，你必須記住，口裏只有這一隻假牙，除非萬不得已，不要把它吞掉。」說完，他把如何吞掉假牙的方法講述，巴林聽了，緊記在心。

一切應做的工作已經做妥，巴林在一週之後，坐在一架把月球需用物品送出去的運輸機上面，投奔月球。

勇闖黑地獄九死一生

地球的來客到了月球之後，立刻變成地鼠，住在預先安排的巨穴，難得在地面走動，就算他穿上太空衣，冒險離開地洞，向遙遠的地方走，他所看到的只是撲面風沙，假如那些日子係綿綿無盡的黑夜，那就更糟，那種生活簡直是自討苦吃。

基於上述的情況，任何一個人從地球前往月球，俱是很失望的，逼於在月球基地過活的美國太空戰士，也是十分掃興，他們需要更多的娛樂，地洞一個又一個的連接在一起，彷彿另外一個世界，由於生活太過寂寞，他們自然而然的喝酒，醉了倒頭便睡!

有些人禁止喝酒，因爲他們所負的責任非常重要，任何一個當值的哨兵不准喝酒，負責在邊界巡視的人，也不能夠喝酒的，因爲他們必須提高警惕，隨時出擊。

更加重要的一個職務就是闖入月球的背面，這種人當然是絕對不能喝酒了，巴林到月球執行任務，正是這三種，除了做月球地面的哨兵，以及巡視月球正面以及背面十分接近的邊界之外，假如有些風吹草動，他還要跟助手一起乘坐球形物體，從高崖滑下去，闖入「黑地獄」，偵查月球背面有甚麼變化。

想像中的變化可能是月球本身的變動，也有可能是外來的變動，還有一種可能，萬一蘇聯那邊的人使用神秘飛行物體，潛赴月球的背面，伺機偷襲美軍的月球基地，那就有些不妙，故此必須預先防範。

上述幾個職位都是相當重要的，沒有習慣在月球上面過活的人，更加吃力，巴林就是這一類人，他需要集中精神應付各種困難，還要想辦法誘捕潛伏的特務，確是艱苦的工作。

一天天的渡過，不知不覺，他在月球上面替代錫金上尉的職位，已經渡過了三十多天。他盡力掩飾自己的眞正身份，永不向任何人調查同伴，只是忠於工作。

單是忠於工作仍是沒用的，他不斷的提醒自己，此行並非爲了工作，必須製造機會，展開更深入的調查。

有一天，那是月球全面黑暗的一段時間，他跟助手梅遜中尉坐在滾動的圓球，從月球正面的北高峯山腰滾下去。

下面就是「黑地獄」。

那個圓球特別古怪，既然可以滾下去，又可以倒滾上去，進入泥潭，它也可以自行浮動，岩石倒坍也不能夠傷害它，它附有各種儀器可以測量溫度和熱力，妙不可言。

圓球不斷的滾動，巴林有意無意的說：「梅遜，你以前跟錫金一起工作，他是否喝酒過量，患了急性肺炎呢?」

梅遜想了想，說：「他從不喝酒，也沒有患急性肺炎，只是他死了才說他死於這種病。」

「那麼，誰是兇手呢?」

「我也不知道誰是兇手，我只能告訴你，他的死，跟黑地獄有關。」

「爲甚麼你這樣說呢?」

「因爲我多次看到他冒險走出圓球，捕捉發光的物體，如果那些發光物體有毒，就有可能使他慢性中毒。」

「你當然看見到那些發光物體，它是甚麼?」

「它是外太空飛來的隕石，初時它含有磷質，故此發光，後來，它逐漸不發光了，於是我有機會看得清楚，它沒有甚麼出奇，只是黑沉沉的隕石，不過，有些隕石是深棕色的。」

「那些隕石呢?它是否存放在月球的岩石保管庫裏面?」

「關於這點，我並無所聞，如果你想看看它，不妨寫一份申請書，上峯批准，你就可以走進去看，你必須記得，任何隕石如果有微光透出，它就有毒，切勿把它拿起來欣賞。」

「你放心好了，假如某一塊隕石有毒，保管它必然採取很嚴密的方法預防，我沒有機會抓住它欣賞。」

三天後，巴林得到上峯批准，進入「月球岩石保管庫」看看，初時他不明白爲甚麼想看看它也要申請，入內看個仔細，他才恍然大悟，想不到月球石有那麼多品種，其中有些品種是含有黃金，綠玉或寶石，無怪當局要珍惜它了，至於發光的隕石，一塊也沒有。

月球岩石保管庫的職員「史東」，負責解答一切問題，巴林說：「史東先生，爲甚麼我沒有看到發光的隕石呢?是否日子拖長了它不再發光呢?」

「不，所謂發光的隕石，只是謠傳，我也沒有看見過。」

「從外太空飛到月球的背面那些隕石，大概你看見過了吧?爲甚麼這裏沒有那種隕石呢?」

「以前有幾塊，十分沉重，現時它全部失去了!我接管的時候，已經沒有這種隕石。如果你對它發生興趣，你可以自行搜索，據我所知，你負責進入黑地獄搜索，只要你更有勇氣的向深處走動，你就有機會找到它，照事論事，經常有些隕石從外太空飛到月球背面的，假如你巡視之際，發覺有些發光的物體，走出圓球檢取它，你就有機會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巴林聽了，心上一喜，說：「史東先生，多謝你指點迷津。」

一天，他跟梅遜再次到月球的背面搜索，忽然發覺前面有些東西，閃閃發亮。

他伸手向那邊指了指，說：「梅遜，你看見嗎?我發覺那邊有一點光，可能它是我想要的東西。」

「好的，我留在圓球，你自己走出圓球找它吧，不要去得太遠。」梅遜很快同答。

巴林按動機鈕，圓筒的蓋自動揭開，他大着胆子走前去。

巴林絕無所懼，走出了圓球，他就逐漸走向發光物體那邊。

其實他是爬過去的，爬了十多步，就快接觸那件發光物體了，他十分緊張，終於，他的手指接觸它了，它是長條形，十分堅實，不像隕石。

他抓起了它細心看看，原來是一柄電筒。他猛吃一驚，趕快轉身，向原路搜索，圓球本來是有光亮的，不知道爲甚麼，他看不見圓球，也看不見光亮。

他突然明白，顯然是梅遜佈局希望他死在黑地獄了，必然是史東把他想走出圓球檢取發光物體的消息對梅遜說的，梅遜然後把他棄而不顧，照這樣看，把電筒放在月球背面岩石上的人一定是史東，可能史東還有同黨，那一柄電筒係同黨放置。

他已經把蘇聯的潛伏份子找出來，可是，怎樣逃出黑地獄呢?却是一個難題。

就算他沿着進入黑地獄的路徑走同來，死裏逃生，潛伏份子可能守在那個地方，伺機襲擊，他必須找另外一條路走。

保存生命要緊，假如他死了，那些秘密就沒人揭發了，如此一想，他就沉住氣在月球的岩石上面往高處扳登，希望走到更高的地方，越過山頂，然後進入月球正面。這一條路非常艱險，萬一他翻身跌下深不可測的泥潭，他就完了，此外，他還要步步爲營，如果他不愼被石角割破了太空衣裳，寒流侵入，仍是難逃一死。

幸而他以前是爬山專家，那時他把扳登峭壁的技能施展出來，果然用得着，不知道在那個地方扳登了多久，他才抵達高處，逐漸走同月球的正面。

僥倖那幾天是月球全面黑暗的日子，所有人離開月球的地下總部就在黑暗中摸索，故此他能夠隱蔽身形，至於他的歸路，由於美軍基地沿途有高高的旗杆豎起，杆上有燈，不分晝夜發亮，他可以憑着它指引，不會變成迷途的羔羊。儘管如此，他仍是很可悲的，一來缺少食物，二來體力消耗太大，隨時倒下來，此外，該處距離基地太遠，他未必有力量爬同去。

過了幾個鐘頭，他仍在狂風中爬行，突然有人大聲叫喊，還有照明燈掃射。

他知道那些人必然是梅遜單獨同到基地報告他失踪，故此有人派出來巡視，喜出望外，盡量爬向有光的地方，終於被人發覺，把他拖到車上。

那一輛月球車上面有三個人，全是他認識的，他以爲遇救了，殊不料那些人仍是不懷好意，把他救起之後，那輛車駛到距離入口之處仍有兩三百碼，忽然打開車門，把他推下來，還有人在他的太空衣裳割了一刀。

月球車駛開了，美軍駐守的太空基地入口也在望，燈光明亮，可是，他距離它仍有二百碼過多，太空衣裳裂開，零下二百度的寒流滾滾而至，他想張口大叫也辦不到，一時間眞是到了絕境。

生死存亡之間，他忽然想起了口裏的假牙，它是太空總署化學師雷加波爾博士贈給他作爲護身符的，只要他把它盡快吞入肚裏，可以支持半個鐘頭過外。

他即想即做，吃了那一顆由化學物質造成的假牙，隨覺熱氣由小腹冲上腦門，渾身發暖，趕快趁着暖氣未散，盡力向燈光搖曳的地方爬過去。

雖然他的體力衰弱到極點，由於求生的意志鼓舞，他終於完成了這個願望，爬到「入口」，然後躺下來。

留守太空基地入口的美軍發覺有人躺在地上，立刻走出去把他抬入基地，送到地下醫院急救，經過三小時昏睡，他才覺醒過來。

他剛剛甦醒，立刻請求醫生通知基地最高的主管「科倫少將」，報告他死裏逃生的遭遇。

「科倫少將」已經在事前獲得沙克拉中校的指示，又得到太空總署雷博士密令，知道巴林是地球派來查緝蘇聯特務的人，當然全部接受巴林的告密，拘捕史東，梅遜以及三個駕駛月球車巡視的人，以「破壞月球基地安全」的罪名，看做第一級的疑犯，押解地球軍事法庭受審，司機巴林，完成了任務，同到地球來，就此變成英雄。

沙克拉中校跟他再晤，說：「巴林先生，你可以留在地球的佛州空軍基地做官，也可以再到月球，官職更高，此外，你可以甚麼都不要，只要一百萬美元的酬金，遠遠的離開美國，你選擇甚麼?」

巴林毫不考慮，說：「你知道的，我必然選擇酬金，不想做官。」（全文完）

龍鳳神探故事／李斯·文　可飛·圖

伏虎嬌娃

深入虎穴　消滅虎患

一大疊放成十二吋大小的照片，一張一張自黃龍的手中落下來，黃龍的手中，還有十幾張，但是他却不再看下去，只是將那十幾張照片，用力拍在桌上，道：「老虎，老虎，全是老虎，這是什麽意思？」他一面說，一面瞪着眼前的一個年輕人。那年輕人對黃龍的神態，像是十分忌憚，向後退了一步，道：「我……也不知道是什麽意思，是人家叫我送來的！」

黃龍俯身向前，喝道：「是誰叫你送來的？」

那年輕人並不回答，突然一個轉身，向外便走，黃龍伸手一抓，却只抓住了他的襯衣，襯衣撕裂，年輕人逃出門去了！

金鳳坐在另一張辦公桌之前，她看見事情的經過，她看到一個年輕人推門進來，問：「誰是黃龍先生？」接着，便將一隻牛皮紙袋，交給了黃龍，黃龍自牛皮紙袋中，取出了一大疊照片來，他只看了幾張，就發起脾氣來，那年輕人就逃走了，黃龍還想追出去。

金鳳笑了起來，道：「黃龍，你將那孩子嚇壞了！」

黃龍拍着桌子，道：「你看，這算是什麽？」

金鳳不必走過去，也已看到那些照片上是甚麽了，因為那一大疊照片，已散在桌上，照片上全是老虎，正在這時，黃龍的手自紙袋中伸了出來，道：「啊，還有一封信！」

金鳳笑道：「可不是麽？你實在太魯莽了！」黃龍已將那張白紙打了開來，剎那之間，他的眼瞪得老大，面色也變得極其憤怒，金鳳又叫道：「怎麽了？」

黃龍將紙的正面，轉向金鳳，只見紙上寫着兩個大字：「老虎」。

黃龍憤然道：「他媽的，我難道還不知道這是老虎麽？」

金鳳皺着眉，走過來，一張一張的看着那些照片，照片上全是一頭老虎的各種姿勢，攝影很精良，可是，送那麽一疊照片來給黃龍，有什麽意思？自然找不出答案來。當晚，金鳳回到了家中不久，突然接到黃龍的電話，黃龍在叫着：「快到我家來！」

金鳳聽得吃了一驚，忙問道：「什麽事？」

黃龍的聲音，幾乎像哭一樣，道：「我家裏有一隻老虎，你快來。」

金鳳嚇了一大跳，忙道：「你在開玩笑？」

黃龍却叫了起來道：「你快來！」

金鳳還想叮囑黃龍，小心別給老虎吃掉，但是黃龍却已放下了電話，金鳳連一秒鐘也不躭擱，就奔出了門口。

一隻真的老虎，在黃龍的家中，那使金鳳的車子，好幾次幾乎撞到電燈柱上去，她以最短的時間，趕到了黃龍的住所，門虛掩着，她衝了進去，先看到了黃龍，接着，又看到了那隻蹲在地上的大老虎。

那是隻極其威猛的印度虎，身長八呎以上，頭大如斗，蹲在地上，金鳳站在門外，深深吸了一口氣，道：「你用甚麽方法，令它蹲伏不動的？」

黃龍一呆問道：「你說什麽？」

金鳳指着那威猛無匹的印度虎，黃龍瞪大了眼，道：「什麽，你以為它是活的？難道我沒有在電話中和你說明，那只是一個標本？」

金鳳這時，也已看出來，那頭印度虎只不過是一個標本，她狠狠瞪了黃龍一眼，道：「你這個冒失鬼，你在電話中，只說是一頭真的老虎！」

黃龍分辯道：「那是一頭真的老虎啊，我一回家就在這裏了！」

金鳳來到了那巨虎的標本之前，伸手在虎頭上撫摸着，黃龍急急忙地道：「事情太奇怪了，門口的鎖也沒有壞，是什麽人將那麽大的一個老虎標本送到我這裏來的，究竟有什麽用意？先是一疊相片，接着又是一頭老虎，再下去是什麽？」

金鳳仍然撫摸着老虎，皺着眉。那是什麽意思？不斷有人送有關老虎的東西來給黃龍，那究竟為了什麽？金鳳的手漸漸向下移，當她的手指，觸及了那老虎標本的眼睛時，她略怔了一怔，抬頭道：「拿一柄小刀子來！」黃龍遞過了小刀，金鳳將兩隻玻璃眼睛，挖了出來。

那是兩隻鴿旦大小的玻璃球，看來很像真的眼睛，金鳳向燈照了照。嘆了一口氣，她本來想從那兩個玻璃球中發現甚麽秘密的，但是那只是普通玻璃球。而黃龍却已接過了小刀來，自虎額直到虎肚，將虎皮劃了開來，標本內部，塞着許多籐絲，當標本內部塞着的籐絲，全被取出來之後，黃龍的住所，已是凌亂一片了。最後，黃龍因為甚麽也沒有發現，抓起虎尾，想將那張虎皮從陽台中拋出去時，他却「啊」地一聲，叫了起來，他再用小刀，劃開了虎尾，在虎尾之中，跌出了一個四吋長，一吋直徑的不銹鋼的小圓筒來。

金鳳和黃龍同時俯身去拾那小圓筒，金鳳先拾到手，黃龍大聲問道：「那是什麽？」

金鳳揚着那個小圓筒，道：「看來像是普通的軟尺筒。」

那的確是一隻普通的軟尺筒，金鳳忙旋開了蓋來，她才一打開蓋來，突然聽得「吱」地一聲響，金鳳和黃龍兩人，也可以算是久歷危難的了，可是那突如其來的「吱」地一聲，還是嚇得他們兩人，陡地一呆，金鳳忙撒手，放開了那小圓筒，那小圓筒和自筒中彈出來的一件東西，一起跌倒了地上，當金鳳和黃龍看清楚了自圓筒中彈出來的是甚麽時，他們真不禁啼笑皆非！

自圓筒中彈了出來的，是一隻老虎，當然，那是玩具老虎，身內有彈簧，可以壓縮，當彈簧鬆開的時候，會發出「吱」地一聲響，這種玩具，根本是普通之極的東西，金鳳和黃龍兩人互望着，他們顯然是被人家捉弄了。可是同時，他們的心中，也不禁十分疑惑，他們固然不知捉弄他們的是什麽人，而且，也絕想不出，捉弄他們的人，花了那麽大的精神，目的究竟是什麽？要得到一隻老虎標本，並不是容易的事，而還要將它弄進屋子來，如果說目的只是為了開玩笑，那真是難以相信的，但到目前為止，除了玩笑之外，又是什麽？

黃龍憤怒得將那隻圓筒和老虎皮踏得扁扁地，口中還罵出一連串的粗言來，金鳳坐了下來，深思着。她在看黃龍將虎皮、籐絲，完全拋進了垃圾箱之後，才告辭回家。

第二天，黃龍遲到，而且精神不很好，顯見得昨天，他因為憤怒，未曾睡好。黃龍在他的辦公桌坐下來不久，電話鈴就響了起來，黃龍抓起電話，就聽得一個嬌滴滴的女子聲音，道：「黃先生嗎？」黃龍沒好氣地答應着，那女子又道：「請你到動物園十四號籠去看看！」只講了那一句話，電話就掛上了，黃龍抓住電話，呆了半响，不禁又罵了幾聲。

動物園中的人並不多，因為那天並不是假期，金鳳和黃龍趕到動物園，來到了第十四號籠前，他們又不禁一呆，籠中是一頭老虎，也就在這時，槍聲響起，金鳳和黃龍，都是反應極快的人，但是槍聲來得如此突然，他們根本連躲避的機會也沒有，他們只是陡地呆了一呆，就看到那頭蹲在假山石上的老虎，突然打了一個滾，跌了下來。他們立時分頭奔開，奔到了鐵籠的旁邊，槍聲已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金鳳向槍聲的來源望去，却看不到有什麽人，她向黃龍打了一個手勢　兩人一起繞過鐵籠，向前匆匆走去。

第二天的報紙上，列出動物園老虎，被遠程來福槍射殺的新聞，市民無不嘖嘖稱奇。關在鐵籠中的老虎，為什麽會被人槍殺？這真是令人難以想得透的事。

而心中更充滿了疑惑的，是金鳳和黃

龍兩人。他們知道，射殺那頭老虎，是早有預謀的，他們兩人被神秘電話召去，就是爲了要他們目擊這場殺害。

但是，那爲了什麽呢？他們還是百思不得其解。他們知道，如果當時，來福槍是瞄準他們兩人中任何一人後腦的話，那麽，他們中已有一個人死在槍下了！他們望着報紙，一聲不出，直到一個背着書包的少年，推開門探頭進來。

那探頭進來的青年，手中拿着一隻牛皮紙袋，他四面張望了一下，道：「誰是黃龍先生？」

黃龍直跳了起來，道：「什麽事？」

那少年嚇了一跳，怯生生道：「有人叫我送一包東西來給你！」金鳳想阻攔黃龍，可是已經遲了一步，黃龍直竄了過來，將那少年直提了進來，喝道：「好了，叫你送東西的人在那裏？」少年一句話也講不出來，金鳳忙道：「讓他走！」

黃龍瞪眼道：「爲什麽？那包東西，一定又和老虎有關！」

金鳳又道：「放他走，和他有什麽關係？」

黃龍鬆開了手，那少年道：「是一個人叫我送來的！」

金鳳的聲音很柔和，即使這少女的神情，也不再那麽緊張。金鳳道：「那人是怎麽樣子？」

那少年道：「他就站在大廈門口，穿西裝，戴一副黑眼鏡，看到了我，就叫我送這包東西上來。」

黃龍一聽，向外便衝，金鳳嘆了一聲，道：「如果你以爲他還在，那實在太天眞了。」

黃龍在門口停住，那少年慢慢退了出去，金鳳折開了那牛皮紙包，裏面是一卷電影軟片，八米厘的那種，黃龍忙取出了放影機來，電影一開始，就是動物園的鐵籠前，金鳳和黃龍走過來，黃龍還在東張西望，接着便是老虎從假山上滾了下來。

老虎中槍之後的情形，還是「慢動作」的虎爪抓着，自假山石上滾下，血自虎的兩眼之間流下，看來驚心動魄，接着便是金鳳和黃龍兩人逃開去。電影到這裏突然完畢，又出現一個人的口部特寫。那人的唇十分厚，如果說一個人有着厚唇，便是象徵他貪婪的話，那麽，這個人就是性格極其貪婪的人。他的唇在不斷地動着，自然是沒有聲音發出來，金鳳在看了幾秒鐘之後，便叫道：「重新來過！」

黃龍道：「完全重放？」

金鳳說道：「不，看看他說什麽，黃龍，你懂得唇語麽？我們一起來看他說什麽？」

黃龍忙按下掣，將軟片倒轉囘去，然後，又在銀幕上放出來，同時又按下了放映機上慢動作的掣鈕，接着，金鳳和黃龍，便同時依着銀幕上口唇的動作，說出了那片厚唇要說的話來：「現在，你們已經知道，我要取你們兩人的性命，眞是易如反掌，你們不想送命，就要替我做一件事，只麻煩你們一次，而且還會付給酬勞，日內我就會與你們聯絡。」黃龍一面在說，一面還將每一個字，都記了下來，等到話「說」完，軟片也放完了。

金鳳和黃龍兩人，互望了一眼，黃龍恨恨地道：「威脅！」

金鳳却笑道：「事情總算明朗了。」

第二天上午，金鳳的事務所中，電話響起，金鳳拿起電話筒，擱在一具擴音器上，那樣，她就可以同與人對面談話一樣來通電話了。她先聽到一個濃濁的聲音，道：「你們已收到我送的一切了！」金鳳向着雙拳已然緊握的黃龍望了一眼，她的聲音却十分平靜道：「收到了，謝謝你提供那麽多有關老虎的知識！」

那聲音怪聲怪氣地笑了起來，道：「那麽，你們已考慮答應我的要求了！」

金鳳道：「我開設的是委託公司，任何事，你都可以委託我做，不必弄那些花樣，你要我做的，究竟是什麽事，爽快一點說！」

那濃濁的聲音，又怪笑了一下，道：「替我押運一些貨品，到某一個地方。」

金鳳立時道：「什麽貨品，運到什麽地方去？」

那聲音道：「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再商量，現在的問題，你是不是能够答應我們？」

金鳳冷冷地道：「我先要知道是什麽貨品，運到什麽地方去！」

那聲音似乎很憤怒，道：「你太固執了，好，告訴你，要運的是一批全新的自動步槍，運到菲律賓。」

金鳳吸了一口氣道：「辦不到！」

那聲音喝道：「你該知道我們的厲害了！」

金鳳仍然斬釘截鐵道：「辦不到，就是辦不到！」

電話到這裏結束，對方收了綫，金鳳放回了電話聽筒，黃龍怒道：「他媽的，想利用我們走私軍火！」

金鳳的心頭很沉重道：「只怕事情沒有那麽簡單，我們拒絕了他們，他們豈肯干休？」金鳳一面說，一面向蒸溜水瓶走去，她來到蒸溜水瓶之前，才拿起一隻紙杯子，突然，一扇窗子破裂，金鳳的反應眞快，她立時伏到了地上，那就在一刹那間，蒸溜水瓶也碎裂了，一大瓶蒸溜水，嘩嘩地淋在金鳳的身上，金鳳向外滾了兩滾，叫道：「快離開窗子，有人用遠程來福槍在向我們，進行狙擊。」

黃龍本來是在向前走來的，但是一聽得金鳳那樣叫，立時跑到窗子旁邊，以背貼牆站立，事務所中還有兩個職員，也一起伏了下來。

金鳳滾開了幾步，才一躍而起，她的身上已經濕透了，她也來了窗邊，和黃龍兩人，慢慢轉過身，向窗外看去。

但是他們却看不到什麽，在窗外，是一幢又一幢的高樓大廈，每一大廈，都有數不清楚的窗口，都可以被狙擊手利用來作射擊的地點，黃龍憤怒得青筋陡起，金鳳顯得很冷靜，她道：「黃龍，你和我兩人，現在已成爲人家射擊的目標了，每一分鐘都可以死亡！」

黃龍忍不住又罵了一聲，道：「我們也可以同樣的方法對付他們！」

金鳳拉上了窗帘，才囘到她的座位上，道：「好是好，可是他們是誰，在什麽地方。」金鳳的話，問得黃龍啞口無言。的確，事情已發展到了如此嚴重的地步，

可是對方是誰，在什麽地方，他們却一無所知，而他們也必然無法每分鐘，每秒鐘，都可以防範狙擊手的射擊，黃龍也感到事情的嚴重性了，金鳳用柔軟的紙，抹去臉上的水珠，她像是在自已問自己，道：「爲什麽他們對老虎那麽感興趣？」

黃龍忙道：「他們不是要運槍到菲律賓去？我看，是虎克黨！」

金鳳立時一拍桌子，道：「你說得對，一定是虎克黨！」她一面說，一面已拿起電話來，推動了號碼盤，黃龍道：「你找誰？」

金鳳道：「找小吳，他對菲律賓的人最熟悉，請他立刻來——不，請他一小時後，在公園的銅像旁邊等我，叫他們小心些。」

黃龍有點猶豫道：「照剛才的情形來看，我們是怕走不出去！」

金鳳揚聲道：「那麽怎麽樣？難道一步不出門！」將電話交給了黃龍，金鳳開始化裝，五分鐘後，金鳳變成了一個中年婦人，連她苗條的身形，看來也變得極其臃腫，她推開了門，走出了事務所。

小吳是一個十分奇特的人物，也可以說是現在社會中的俠客之一，他熟悉一切犯罪行徑和犯罪人物的動態，本身有時也不免混水摸魚，當金鳳來到公園的銅像旁，在長櫈上坐下不久，就看到小吳的雙手插在口袋中，吹着口哨，吊兒郎當地走了過來，還東張西望，他顯然認不出金鳳來，金鳳肯定了他後面沒有人跟蹤，才向他走了過去，低聲道：「小吳。」

小吳嚇了一跳，端詳了金鳳半晌，才說道：「啊！你眞行，你需要什麽人的資料。」

金鳳道：「虎克黨的人，最近有什麽動態？」小吳的臉色突變，掉頭就走。

金鳳一伸手，抓住了他的手臂，小吳指着自己的額角，道：「我不想在這裏多一個洞，虎克黨的狙擊手神出鬼沒，天下聞名！」

金鳳道：「他們要利用我來運一批軍火！」

小吳立即道：「快答應他們吧。」

金鳳沉聲道：「我要知道他們首腦是誰，在什麽地方！」

小吳嘆了一聲道：「小姐，他們的首腦，是虎克黨中的老虎，你敢惹他們？」

金鳳的囘答，快得像閃電，說道：「敢！」

小吳吸了一口氣，道：「我實在不想你去送死，其實，走私一趟軍火，又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

金鳳盯着小吳，道：「他在那裏？」

小吳又嘆了一聲，道：「我只知道，他以電影界大亨的身份，住在一個有錢人的別墅中。」

金鳳道：「別墅在什麽地方，我要去見他！」

小吳的臉色，變得十分難看，他又遲疑了一下，金鳳立時厲聲說道：「快告訴我。」

小吳嘆着氣，講出了一個地址來，而在四十分鐘後，金鳳來到那個地方時，發現那是一幢得建築極其華麗，臨海的大洋房。整所房子，臨海而建，花園的圍牆之下，俱是幾十英尺高的峭壁，下面是一重又一重的海浪，除了有一條路，可以供車子駛上去之外，還有一條陡直的石級小路，可以通向屋子。

金鳳自然不是在房子的附近停車的，她停車的地方，離屋子還有半英里之遙，而她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幢屋子的情形，全是靠她雙手中的那一具望遠鏡。他看到花園中有很多樹木，看到洋房的一個陽台上，有兩個人坐着，也看到大門口，和那條石級路上，都有人站着。她又看到有一輛黑色的大房車，駛進了那幢房子的花園，她看了十分鐘之久，還想不出什麽妥善的方法來，進入那一幢房子，自然，她所需要的，並不是堂而皇之地走進去，她要偷進去才行，她無法假冒任何人，因爲對方早已知道她是什麽模樣的了。

金鳳轉換了一個位置，又觀察了五分鐘，她才決定從懸崖上攀上去，要從懸崖攀上去，必需先落到海邊，金鳳找到了一條小徑，向下落去，浪濤的聲音，聽來越來越響亮，當她站在一塊浪花濺上來，已可以濺濕她身子的岩石上時，她又跳躍着，更多的時候涉着水，接近那懸崖。

她終於來到了懸崖之下，抬頭向上望去，不禁吸了一口氣，要攀上那樣的懸崖，並不是容易的事，但是金鳳還是立即開始了攀登，她踏上第一塊凸出的大石，就在那時候，她突然聽到了一艘快艇的引擎聲。隨見一艘快艇，自一個岩洞中疾駛出來。

峭壁近海處，有許多巖洞，但金鳳原來並沒有對之加以多大的注意，直到這時，看到一艘快艇駛了出來，她才陡地想起，這幢別墅，建造在那樣的懸崖旁邊，如果不是利用這些巖洞的話，總不見得作奸犯科的犯罪份子，還懂得欣賞大自然的風景，金鳳背貼着山壁，藉着一塊大石的掩遮，取出望遠鏡來望着那艘快艇，快艇上有兩個人，是駛向泊在不遠處的一艘遊艇去的，金鳳決定等着，她等了半小時，快艇又駛了囘來，這一次，快艇上多了兩個人，快艇駛進巖洞去了，金鳳在五分鐘之後，也進了巖洞，藉着石壁的掩護，一路摸索着來到盡頭，驀見有一架昇降機正向上昇，金鳳遂閃身一旁，等了不大時光，便見那昇降機又降了下來，金鳳一見四處無人，立即竄進昇降機中，按扭上昇。

升降機很快停下，金鳳拉開門，看到那是一條走廊，正有人背對她，在向前走着，金鳳悄悄走了出來，來到了接近升降機的一扇門前，她扭了扭門柄，門並沒有鎖，她一閃身，就走了進去，順手將門關上，她眼前登時黑了一黑，那間房中十分黑暗，金鳳背靠着門，便打量那間房間中的情形，那是一間會議堂，正中有一張相當長的桌子，陳設得很華麗，金鳳又將耳貼在門口，想聽聽外面的動靜，門柄突然轉動了起來。

金鳳陡地嚇了一跳，連忙向前跨出了幾步，事情來得實在太突然了，急切間，她也沒有別的地方可以躲逃，只得一轉身，躲進了一幅絲絨幔的後面，她聽到門被打開的聲音，由於地上的地氈十分厚，她也聽不到脚步聲，只是聽到「得」地一聲，有人着亮了燈。

金鳳小心地取出一柄鋒利小刀來，在她面前絲幔上，刺了一個小孔，向外張望，只看見兩個人已經在那張會議桌上坐了下來，光綫仍然很黯淡，但是也足可以看得出那兩個人的容貌來，金鳳立時認出，其中一個正是那個著名的電影界大亨。

另一個，背對着金鳳，所以只能看出他是一個身形十分魁梧的漢子，那兩個人坐了下來之後，大亨皺着眉，道：「你的恐嚇，沒有生效。」

那大漢的聲音充滿了怒意，道：「會有效的。」

大亨道：「你還想怎樣？」

那大漢道：「等我將子彈再送進他們親近的人身中時，他們就知道我老虎的手段了。」

大亨用力一掌，拍在桌上，怒道：「老虎，我說你是一個飯桶，你化了那麽大的心思，不但未能成功，而且還將我的秘密，洩露了出去。」

那大漢像被燒紅的鐵，烙了一下一樣，突然跳了起來，一伸手，抓住了大亨的胸前的衣服。

大亨揚起手來，重重的一個耳光，打在老虎臉上，那一下耳光十分重，打得老虎突然偏了偏頭，他又怒吼了起來，道：「也沒有人可以隨便打我耳光！」

大亨大聲道：「我能，飯桶，是我養你的，你要記得！」

老虎突然發出了一下驚人的呼叫聲來，他本來是一隻手扯了大亨衣襟的，但這時，隨着他那下吼叫聲他的手鬆了開來，大亨剛來得及拉了他的上衣，老虎粗大的雙手，便已捧住了大亨的頭，他掀着唇，露出白森森的牙齒來，雙手用力拗着大亨的頭，大亨悲叫，可是却已發不出聲音來，金鳳幾乎沒有勇氣再看下去。

大漢這時已經半轉過身來，金鳳已可以看到他的樣貌了，那是一張十分駭人的臉，臉上縱橫的疤痕，足有十七八道之多，這時每一道疤痕，都現出令人畢生難忘的肉紅色，那大漢自然就是外號叫老虎黨的頭子，這時他抓住了大亨的衣襟。

大亨怒叱道：「老虎你想作什麽？」

老虎怒得青筋根根綻起，他的聲音，也變得混濁不清，他道：「聽着，沒有人可以叫我飯桶，包括你在內。」

大亨怒道：「放開手，你也別忘了，我是養着你的，你是什麽東西？」

老虎磨着牙，狠聲道：「但我不是飯桶，你不能那樣叫我。」

老虎的腕力實在太驚人，金鳳在一呆之後，立時聽到了頸骨的斷折聲，大亨的眼珠，幾乎突了出來，金鳳再無法旁視下去了，她陡地從絨幔中走了出來，順手拿起了一隻水晶玻璃的烟灰盅，向老虎的後腦，重重擊一下，然後，她迅速離去，她一生也不會忘記，老虎在倒下去時，雙手仍然扼着大亨的頸項，金鳳離開之後，立時致電報警，她沒有透露身份。

第二天，她在報上看到了大亨被謀殺，老虎被捕的消息，她抬起頭來，向着背貼着牆移動的黃龍道：「不會再有狙擊了，我們可以放心行動了，你看，老虎入籠了！」

（全文完）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尉遲紅·文　可飛·圖

緊急追緝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韋青被誘遭擄往紫衣社，強迫他加盟。次日晚，韋青又被人冒金絲雀之名，留條着他往關帝廟晤面，韋青中計前往，又險遭毒手，幸有人暗中相助，藉保平安，那暗助他的人並還告訴了他一樣秘密。他往找金絲雀，對她說出遇險之事，並向她詢問章九如的下落，和請她助力，金絲雀想到一計，使得韋青能順利地偷入章九如住所，查到了許多秘密。事後韋青往橋月客棧後門，要去見萬爺，殊不知剛要進門，就見到麥嘉、郭奇各帶一名手下到來，將他包圍在中間，向他攻擊，韋青喝問這是做什麽？郭奇答稱萬爺有事要和他談，已然文請不到，只好用武請了……

暗中查兇手　兩次救情郎

就在麥、郭二人正要齊上時，黃鼎和張傳宗已在兩個照面不到時被蹴了出去。而麥、郭二人立刻首當其衝：「二位莫怪，這兩個傢伙欺生，我不得不自衛。」

「你是要自衛。」郭奇說：「大爺和夫人之死，你能卸責？還是護院劉展之死敢說不是你幹的？」

韋青說：「有什麼理由幹那種事？二位如不是昧着良心說話，那就是頭腦不大怎麼管用了……」麥、郭二人出手，手中還有萬家的薄刀。但七八個照面，二人沒沾到一點便宜。且韋青是空手相搏。

「麥總管、郭總管，你們快住手……」後門內傳來了萬老爺子的聲音，二總管立刻收手退下，却仍呈包圍之勢，郭奇說：「老爺子，無論如何，我們不便揹個包庇放縱通緝犯及兇手的罪名，我們該把他交給偵緝隊或保安隊。」

「好好！」萬里揮揮手說：「我自有分寸。」

韋青說：「表舅，這次到揚州來，未能帮您的忙，為您分憂，反而為您添麻煩，眞是慚愧！」

「韋青，自己人也不必客氣。」萬里喟然說：「不管你在揚州作了什麼事？惹下多大的紕漏，表舅都願意為你担着，但您總要和我談談，讓我深入瞭解一下。」

「表舅，如果我眞的犯了法，我寧願讓『鐵捕』把我帶回去，但我沒有殺人。難道表舅也以為我會對大表舅和舅媽下毒手？殺人的動機何在？」

「是啊！所以我怎麼也想不通。」萬里說：「可是人言可畏，由於你自己造成了一些誤會，比喻說當時在出事現場上現身等等，徒自予人口實，如何能堵住別人悠悠之口呢？」

「晚輩問心無愧！」

「這個我也相信，」萬里說：「不信你問問麥、郭二總管？我一直不信你會做出那種事，可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積非成是，每個人吐口唾沫也能把你淹死，所以我希望和你深談，想個萬全之策，為

你脫罪。」

韋青說：「表舅到此地步還爲我操心，我韋青眞是沒齒難忘……」就在這時，小街口出現了三個人。

中央一人分明是鄉團總練孫大德。左右兩邊二人是鐵大器和鐵金棠。這三人同時出現，而且孫大德在二人中央，這有點反常。

人所共知，孫大德是萬家的人，也有人說他是萬家的看門狗。但不大管用。有硬貨色上門，把他們踢得狂吠幾聲，讓萬家有個準備而已。一旦有事讓他們眞幹，八成像斷了箍的桶——散了板哩。

萬里一看就知道，孫大德是被二「鐵」架來的。

孫大德攤着手苦笑說：「萬爺，關於韋青的事，老爺子比我還淸楚，可別讓我爲難。」

萬里嘆口氣，說：「孫兄，你不必爲難，這兩位鐵先生雖還沒亮出身份，揚州地面上可都能猜得到，其中必有一位「鐵捕」在內。既然韋青不聽我勸告，以「鐵捕」的身份，又何必你我操心？不過，萬某以韋青的親戚立場說句公道話，韋青實在不可能是不久前萬家血案的兇手，至於他以前有沒作案，就不是萬里所能置喙的了。」

孫大德說：「萬爺說的也是，按理說韋青不可能做這檔子事，不過，兩位公事在身，我們也不便碍手碍脚……。」

二鐵互視一眼，鐵金棠一伸手，說：「大器兄，您請！」

那知張飛型的鐵大器說：「你奶奶的不是爭着建功嗎？我就讓你風光一下！」

麥、郭二人心中直冷笑，八成手底下也有限，怕當衆出醜吧？二人冷眼旁觀，却見萬老爺子，正在示意叫韋青逃走。

鐵金棠不能再客套，捋着衣袖，掖上夾袍下擺。一身細皮白肉，倒像是一位紹興師爺。走近亮出個門戶。說是八卦不像八卦，說是形意吧，又不像形意門架式。

麥、郭二人嘴角上的哂意剛剛噙上，鐵金棠已攻出了一十七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下盤功夫的極致，顯示關節的靈活、速度之快以及角度之奇，在在都出乎意料。

韋青閃過一十七腿，似也不大輕鬆。這工夫麥、郭二人的哂意早已不見。孫大德面孔木然，萬里向街口張望，一個人在街角上縮回身子，好像正是總管苗玉堂。

不是大場面，苗玉堂是不會出動的。

鐵金棠第二輪攻勢開始時，却不是腿，而是傳統的「南拳」。有所謂「南拳」「北腿」，南方的功夫別於北方的是，非大開大放，其實南方的功夫即使出腿也是一樣，七八分就收回，這可能和南方人的習性有關。自然也合乎「既濟未濟」之道了。

小街上死寂，因而可以淸晰聽到橋月客棧中「秦雪梅吊孝」的三絃、琵琶及鼓聲，還夾着撩撥性的磁音唱詞和如雷的掌聲。

鐵金棠顯示他不但長於「北腿」，也工於「南拳」，而且十一二個照面下來，一直保持主動。那知就在這時，樓窗「匡郎」一聲被推開，窗門伸出一支「捷克式」步鎗來，而且瞄的是正在和韋青搏殺的鐵金棠。當然也可能是韋青。因爲二人不停地活動，很難說鎗是瞄着誰的？

持鎗的人似是個女人，在下面只看到兩隻白嫩的胳膊和翠袖。

武功再高，速度再快，畢竟沒有鎗子兒快，鐵金棠往牆邊一貼，孫大德也在找死角，其餘諸人紛紛往牆邊閃避。因爲自樓窗下射，尤其是長鎗，角度有其極限。

「砰」地一聲，石屑激濺。鐵金棠厲聲說：「什麼人在攪局，妨碍公務？」

就在這時，韋青已經不見了。於是麥、郭及其部下去追人，孫大德及鐵大器、鐵金棠也沒閑着，相繼追去，樓窗中的步鎗已縮了回去。

這是攪局還是有意爲韋青製造脫身的機會？目前還沒有弄得淸楚。萬里上了樓，發現汪翠翹板着臉在生氣。一支「捷克式」步鎗還豎在窗前。

「翠翹，怎麼回事？是誰開的鎗？」

「老爺子……我受不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怎麼敢說？萬一有人說我還沒進入萬家就挑撥你父女的情感怎麼辦？」

「怎麼？」萬里臉色一變道：「是柔兒？」

「也不知道是誰告訴她這兒有一支『捷克式』，剛才她匆匆上樓，自床下拿出鎗就推開後窗……」

「這個混帳的東西，八成是來救韋青的。」萬里說：「阿翹，這都是我把他慣壞了！照理說，一個柔兒妳應該應付得了吧？」

「喲！你的千金小姐是什麼作風會不知道？」汪翠翹說道：「她說我要是走近她她就轟我一鎗。那個丫頭片子說得出就作得到，我倒是不怕死，萬一缺腿斷胳膊地，讓你看就倒了胃口，那可就生不如死了……」

「不會的！阿翹……」稍作慰撫，直到汪翠翹有了笑容萬里才離去。

× × ×

夜已深，天很冷。在這家小客棧後門來了一個四十左右的漢子，頭戴絨綫帽，遮住眉眉，一溜烟進入後門。

這家小客棧全是平房，此人在後院最後面的客房門上以指甲「嗶剝」彈了幾下，裏面的人低聲說：「洩近、買葛、也金？（竊子語，又稱瞎子語：什麼人？）」

外面的回頭看看沒有人，便低聲回答道：「也金、宰字、失繼、也繼、海告（人字第一號）。洩緊、踹幹、晒干（沈船山）！」

此人說完，門就開了，一閃而人。瞎子語顧名思義是盲人由於有目而不能視，盲人們談些隱私又怕別人偷聽到，就自創了瞎子語，又名竊子語，或切子語。是以一種拼音而成的黑話。

由於他們說得熟練，且三字切或兩字切均可混合使用，外人無法聽懂，即使是略諳切子語的人也聽不懂。

如上面二人交談的語：洩近、買葛、也金（什麼人）也可以說成洩近客、買葛、也金林。另外如：洩緊、踹幹、晒干（沈船山）也可說成洩緊凜、踹幹攔、晒干藍。或三字中一字三切，兩字二切都可。

餘類推。

當然，還有些切口是以語意解釋的，應該稱爲暗語，稱切口則不合，因「切」有拼音之意。就以上海走私者的黑話（暗語）來說，就不勝枚擧。如「滿口扒」爲黑吃黑，「黑老」烟土，「白老」私鹽，「洒珠」米穀，「扳頭」鎗械軍火，「連心」子彈，「古花螺絲」錢幣等等。

至於扒竊方面的「暗語」有：「跑清早」趁清早倒馬桶時乘虛而入，「跑燈頭」傍晚潛入躲在暗處行竊，「開桃源」在壁上鑿洞，「下天表」在陽台上用長竿挑走晒的衣物，以及「鑽底子」等本爲潛入江底代人撈物者，趁機入艙扒竊，這一種水性頗高有點眞本領，還有各行各業的暗語黑話，在此不便贅述。

屋中二人竟是白天在橋月客棧中唱「秦雪梅吊孝」彈詞的瞎子父女。而來人取下絨綫帽，居然是個和尚，當然，他就是在萬府門外說那四句偈語的和尚。

瞎子揮揮手說：「阿秋到外面監視着，我和船山兄談談。」

瞎女立刻出屋，這叫着「搖旗」，只是瞎女僅四下張望一下，却潛至窗下，屋中二人交談隱隱可以聽到。顯然，這二人未必是眞的瞎子。

和尚說：「命令。」

「請說！」

「兩個『鐵捕』見過吧。」

瞎子點點頭。和尚說：「掂過斤兩沒有？」

「別人掂過。」

「如何？」

「單挑有把握。」

「『花要謝了』！懂了沒有？」

瞎子點點頭。和尚說：「另外還有一件任務。」

「什麼事？」

「是一個人！」在瞎子耳邊說了幾句話，又說：「事成花紅五千大洋，但要把那大盒子一併找回來，如果有人而無物，只有這數字的十分之一。」

「大盒子那麼重要？」

「要是不重要會出那麼多的賞格？」

和尚出了客棧，在夜風中衣襟「獵獵」作響。五千大洋不是個小數字，大約可以買五十多畝地。這時一個人影跟着他。但在三十步以上。

當和尚走到一個廢園門外時，自園中瀉出一條身影。和尚的反應不謂不快，仍然遲了那麼一瞬，黑影有如一個握緊了的彈簧突然彈開，人在半空「蓬啪」兩聲踹中了和尚兩脚。

和尚被重創踉蹌退後，人影在廢園斷垣上一蹭，再次射來，和尚大叫：「你是『人字』——」

話未說完，飛旋的一脚正中和尚的腮梆子，連牙床都塌了下去。這局面變得太快，待韋青瀉近，一柄匕首已送進和尚心窩中，而且拔下刀越牆沒入廢園之中。

韋青隱隱看出兇手像一個人——一個六親不認的冷血。他摸摸和尚的心窩，已經停止跳動。他喃喃地說道：「草頭露水板橋霜，水上浮漚山頂雪……。沈船山，這四句禪詩或偈語，豈不也是你自己的寫照——」

突然靈智閃過韋青的腦際：「沈船山……沈船山……這不就是暗示船要沉了嗎？極可能是利用過之後，殺之滅口。」

因爲和尚殺萬宇夫婦及劉展，他的目標太大了，爲免洩密，自然是除去爲妙。

韋青心頭一驚，搜過沈船山的身，什麼都沒有，立刻離開了現場，逕奔橋月客棧。但是，他的反應不謂不快，仍然遲了一步。鐵金棠已死在房間內，因爲他和鐵大器各住一房。

鐵金棠的名字代表海棠，「一樹梨花壓海棠」，那寶山銀樓後院兩個保護章九如的人交談，啓發了韋青的靈感——「花快要謝了」！這是多麼可怖的暗語？

花謝了，船也沉了。似乎在暗中指揮的人，生殺予奪，話出口就必能作到。爲「紫衣社」的盧飛嗎？

瞎子父女知不知道沈船山今夜要昇天歸位？

韋青隱隱覺得，眞正生殺予奪的恐怕還不是盧飛，而是另有其人。這個人才眞正可怕。

他以爲殺沈船山的人，很像族弟韋雲。在夜風中，他的眼波中有液體流濺着。

× × ×

華燈初上，揚州之夜是夠迷人的。

霍小腰的妓院雖是上海所說的私門頭，規模却也不少，加上霍小腰的艷名大噪。這艷窟中生意不惡。

但是，霍小腰今天却推掉了好幾個「打茶園」的客人。這工夫正在補粧，鴇母見他推掉這麼多的客人，就像把白花花的大洋推入水中一樣。

霍小腰說，順眼的就接（打茶園，北方稱之爲開盤子），看着不順眼的就不接，只不過不管接不接客人，每天至少給鴇母兩三塊大洋。

此刻鴇母拐着一雙手鎗脚（由於沒有纏好，長度有如三號左輪，寬度好像馬牌手鎗。）來到霍小腰房中：「我說乖寶，有位梁爺是無錫一家錢莊老闆，鈔票交關多，人嘛！才四十郎當歲，出手大方，脾氣也隨和……」

霍小腰說：「娘，何不給其他姊妹拉攏拉攏？」

「小腰，妳又不是不知道，每天一拉開門板，就要好幾十塊大洋的開銷，要是都是像妳一樣，張三老憨，李四俗氣；今天肚子痛，明天腰眼痠，咱們不喝西北風才怪哩！」

「怎麼？我沒接客？」

「老是那幾個熟面孔，也不是什麼有身份的貨色。我眞不懂妳心裏在想什麼？要是嫌這兒低三下四地，當初何不在家裏作千金小姐？」

「霍姑娘……霍姑娘……」龜頭在院中吆呼着。

「什麼事？胡二？」

「霍姑娘，天香樓的堂差，馬車在門外等候着哪！」

霍小腰似乎隱隱猜出似的：「誰叫的呀？」

胡二說道：「車夫說，是一位韋爺叫的。」

「好！我這就化粧好了……」不一會

飄了出去。鴇母啐了一口：「儂那能？姓韋的窮光蛋會玩是不是？拆那娘格皮！」

南方叫「出堂差」，北方稱之爲「叫條子」。也就是嫖客把姑娘的名字寫在條子上派人送去。經常有人「叫條子」，普通的姑娘很得意，不管對方是青皮無賴、戛雜子琉璃球，反正只要給錢就行。紅姑娘就不同，不是有份量的或熟客，她們就很少出條子總會借理由推掉。

霍小腰上了馬車，車夫爲她閉上車門。上了車轅揚鞭驅車而去，是韋青吧？到什麼地方去？她幾乎不大在乎到什麼地方？正在想着，車門微响，黑暗的車內已多了一人。

「你是——」才說出半句話，霍小腰的嘴巳被捂住。來人低聲說：「丫頭，別嚷嚷！路還長得很，韋青叫的堂差，我先享受一番……」霍小腰能感出此人捂住她的口的手很嫩，這人戴了個鴨舌帽，長相頗養眼，只是有點娘娘腔，大概穿了一套白竹布褲褂。

霍小腰低聲說：「你認識韋青？」

「久仰大名！」

「兄弟，你這年紀是不是應該老誠些？」霍小腰的手巳作了某種準備，在他耳邊道：「有所謂：少年須有老誠之識見，老誠須有少年之襟懷……」

這人摟着霍小腰的小腰低聲地：「我十七歲就有妾，可算是少年老成吧？」說着，手就忙碌起來。

霍小腰「吃吃」笑着：「兄弟，看你一表堂堂，可不像是貧寒出身，怎麼會對我這破鞋兒……」

「客氣，客氣……」這年輕人說：「連眼皮子很高的韋爺，都不嫌妳這雙破鞋兒，我嘛，也只好將就！」

霍小腰「吃吃」笑着，那隻作馬伕兵的手自有利的角度處一抄，這年輕人似乎大吃一驚而急閃，雖未摸到什麼？至少可以證明一件事——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她調侃地說道：「算了吧，兄弟，原來妳也和我一樣，都缺少那麼一點點『本錢』。」

這年輕人的老練也不知到那裏去了，這種陣仗還眞是有生第一次，心頭猛跳，還有點喘。

霍小腰說：「嘖嘖！十七就蓄妾的人，怎麼一點也沉不住氣？貴姓啊？」

「就叫我易莊，妳哩——。」有點悻悻地。

「有何見教呀？」

戲謔之色突收，低聲說：「此去的路綫是去幽會的方向？還是韋青這檔口有心情叫妳的堂差？」

霍小腰一驚，向車窗外望去，正是馳向郊外，她說：「原來是一位有心人，爲什麼？」

易莊說：「萬家老大夫婦慘死，萬家上下窮緊張，兇手是誰一點頭緒也沒有，另外，鎮上來了兩個姓鐵的，不是敏感，有心人都以爲二人之中必有個是北方極負盛名的「鐵捕」。

「鐵捕又如何？吃人？」

「當然是不會吃人，」易莊說：「只不過兩個神秘兮兮姓鐵的到萬家去拜訪之前，韋青就溜出了萬家。」

霍小腰冷笑說：「妳何不乾脆挑明，韋青是個通緝犯？」

易莊說道：「很多人都以爲他有點嫌疑。」

霍小腰說：「妳的所謂『很多人』是否包括妳自己在內？我說易莊姑娘，以後辦事多用點腦筋，韋青住在橋月客棧，據說兩個姓鐵的也住在那一家客棧，他們捨近求遠，也不怕吃肥走瘦了？」

易莊說道：「妳眞的以爲韋青叫妳的堂差？」

霍小腰道：「現在不以爲了。」

「爲什麼還不走？」

霍小腰搖搖頭道：「我以爲既然來了，就該看看到底是誰冒韋青之名誘我入陷，他的目的毫無疑問想誘韋青出頭，這正是我唯一的能爲韋青做的事。」

「眞了不起，」易莊道：「幹妳們這行的居然還這麼鍾情，我要下車了！回去報信巳來不及，我會暗暗跟着馬車，緊要關頭會出現的。」

霍小腰道：「眞謝謝妳了！可是我不明白，妳爲什麼要救我？」

易莊攤攤手：「妳剛說過，對方主要是想賺韋青對不對？這妳就該懂了吧？」

「懂了，」霍小腰笑笑：「韋青眞有辦法。霍姑娘，我要走了，老實說，我很佩服妳的胆識……」車子在郊區不平的路上奔馳，下車的人很技巧，車伕並不知道，不久，車子進入一家類似醬園的大院內，到處都是一些大缸和罎子，但可看出是個荒廢巳久的醬園子。」

馬車停下，車伕把鞭子往車轅上一插跳了下來，拉開車門，霍小腰故作吃驚的道：「不是天香樓叫的堂差嗎？這是什麼地方？」

車夫陰陽怪氣地說：「反正是出堂差嘛，到那裏還不是一樣？」

霍小腰寒聲說：「怎麼會一樣，你說說看。」

車夫伸手一讓，霍小腰進入三間小屋中。一個三十來歲的微跛漢子迎了出來，叨着烟捲兒伸手肅客，道：「霍姑娘請坐！我們只是請妳來談談合作的事。妳大可放心！」

「合作什麼？」

「霍姑娘承認是韋爺的朋友吧？」

「凡是去捧過場的都是朋友。」

「霍姑娘，咱們也不必兜圈子，妳和韋爺是什麼交情，這兒的人誰不知道？」跛子說：「妳是知道，他在萬府巳無法立足，外面又有兩個姓鐵的咬上了他的尾巴，另外，不是還有一個和尚對他不利？只不過對他最不利的還是萬家……」

「怎麼？他的表舅會過橋抽板，落井下石？」

「這只是不過是風傳。」跛子說：「據說老大夫婦遇害那一夜，韋青在萬宅出現過，萬家千金親眼目睹，諒不會假？霍姑娘，世上會有這麼巧合的事，他一去就出紕漏？這不是和尚頭上的虱子——明擺着？」

霍小腰道：「這位貴姓？」

「賤姓呂。」

「以前沒有聽韋青說過呂先生。」

「我們是新知不是舊雨。」姓呂的說

：「合作對韋爺有百利而無一害，而且我們還會奉送一件大秘密。我們相信他來此主要是爲了這箇。」

「請呂先生透露一點如何？」

「這要和韋爺當面談一談，只要姑娘寫上幾個字，我們能儘快把字條轉交給韋爺。」

霍小腰苦笑說：「眞寒傖？一個窰姐兒，那會寫字？」

「霍姑娘這就是太客氣哩！」姓呂的說：「誰不知道妳是鎭上的霍小玉？不但會寫，還能作作打油詩呢？」

「呂先生，有些客人喜歡誇大渲染，表示他嫖過一個能文的窰姐，連祖宗三代都沾了光似的……」

姓呂的臉色一沉，一雙金魚眼似要脫眶彈出：「霍小腰，你似乎忘了自己是吃幾碗米的貨色……」

「喲……」霍小腰以爲易莊也該到了，說：「我說呂先生，窰姐嘛，能吃幾碗米？倒是你，對一個婊子吹鬍子瞪眼地，也不怕壞了你的名頭——」

姓呂的噙着一抹詭笑，一滑而至，霍小腰全力一閃，肩衣仍被抓裂，她體會到高估自己的可怕，沒有兩套的角色怎麼敢向韋青亮爪子？

「嘿……」呂跛子陰笑着：「總是沒有走眼，霍小腰，在這兒賣笑可以，要骨頭却還差一截子。霍小腰，不願談合作，咱們就談談妳的價碼如何？」

「什麼價碼？」

「在這兒，二等的『關門費』是大洋五塊，『隨便』一塊五。『拉舖』四塊，『過夜』六塊，一等的就算加倍好了，『關門』有十塊大洋也夠了！」姓呂的叨着烟屁股，顚着上身，以一雙毒眼掃瞄着她的身子說：「這裏的弟兄雖不富足，十塊大洋還拏得出來，到時候我給妳湊一湊，有一個算一個，一個蘿蔔一個坑，哥兒們來個雨露均霑，得其所哉……」

車夫在外間傳來了一陣怪笑。巳站在門口，說：「呂先生，抽哪個部位？」他手中有根皮鞭。

姓呂的說：「你看看她身上哪裏值錢就抽哪裏。」

車夫用鞭子指指她的腰部，說：「您呂爺說過，霍小腰雖不是三寸金蓮却是四寸腰，自然是這兒最值錢了。」

車夫入屋，揚起了皮鞭——

×　×　×

韋青來找霍小腰，也正是霍小腰出堂差不久的時候，鴇母本想問他，難道不是出你的堂差，由於她十分討厭這些不花大錢却能在風月塲所吃香喝辣的人物，也懶得答理。當然，韋青却知道要糟，匆匆離去。

現在，萬宅的老僕江濤巳被軟禁，他走到那裏都有人盯着，江濤當然巳看出，自主人萬里發現放在地下室的大箱子失踪了之後，素日那份穩沉早巳無影無踪，而且有帳房張翔巳被派出找尋。

張翔是萬老爺子兩個心腹之一，一是總管苗玉堂，另一個就是他了，張翔帶了五個人外出去找江濤的獨子江立。

張翔雖爲心腹之一，却並不知道失去的大箱子中到底是什麼東西。但至少他知道，裏面不是金銀珠寶。

晚膳時刻，門房到內院報告：「小姐，大門外有位姓易的姑娘要見妳！」

「姓易？」萬小柔說：「就說我不在家……」

「是……」門房往外走，可沒想到萬小柔比她還快，先一步到達大門外，原來是易大小姐，怎麼不陪韋大少爺玩樂，找我幹什麼？」原來她早巳發現韋青和霍小腰及這姓易的姑娘來往甚密，只是她還不知道韋、易之間是什麼關係？

易莊說道：「霍小腰這個女人有難，咱們不能不援手，大家都是朋友嘛！」

萬柔冷笑說：「霍小腰是紅窰姐，她有的是花大錢的恩客，咱們用得着窮張羅嗎？」

易莊說：「我是以爲妳和韋青不錯才來知會一聲：想不到妳心反而賺了個驢肝肺。算了……」扭頭就走，萬柔想了一下忽然攔住了易莊：「說說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易莊說：「霍小腰出堂差失踪，韋青接到了一封黑信，不是要錢，而是想見見他！」

萬柔說：「是什麼人幹的？」

「妳問我，我問誰？」易莊說：「今夜九點半，對方會派一輛馬車在西郊大柳樹處接韋青去談判。」

萬柔本來對韋青死心塌地，自從發現他和霍小腰，易莊，甚至去「美人窩」砸窰子後，就十分灰心，但灰心歸灰心，還不到放棄的地步，只是說：「妳有什麼餿主意？」

易莊說：「我知道妳喜歡他，就請妳也插上一脚。」

萬柔說：「這麼說，妳對他就沒有興趣了。」

「興趣嘛，不能說一點沒有。」易莊說：「却能作到凡事儘力而不勉强，比喻說吧！一個是富家千金，另一個是紅得發紫的窰姐兒，我算老幾……」

萬柔伸手就去抓她的辮子，這玩藝要是被抓住那可眞麻煩，沒想到易莊閃了開去。其實還有個「綠牡丹」盧卿，萬柔還不知道呢。萬柔狠聲說：「原來也有一套，只不知妳在這渾水灣中摸什麼？」

「當然想摸魚！」易莊說：「只不過我這人很隨和，絕不執着，沒有大魚小魚也成，沒有魚蝦，甚至連王八也要！」

萬柔說道：「妳有什麼鬼劃符還不快說。」

「我剛才說過，一個是紅透半邊天的窰姐兒，另一個是富家浪女。俗語說：男人要闖，女人要浪。一個女人浪死人可以不償命。」

「妳再說一句！」萬柔自褲管內拔出一柄七首，說：「我看妳也是晚娘叫心肝——咀甜心苦。」

「反正我的信是捎到了，不過有件事我可要提醒妳，韋青是茅厠坑的石頭，又臭又硬，他不會歡迎別人去涉險。要去，妳可要提早些，先藏在……」

「藏在車內？」

「車內怎麼個藏法？只有偷偷地攀在馬車底下。」

萬柔說道：「妳去不去？是怎麼個去

法？」

易莊說：「我去不去？怎麼個去法？那是我的事。」

「我看妳也會貼男人，一粘上就抖不掉。」

「男人嘛！就吃這一套，那個女人不貼？要是倒貼嘛，那只有富家女才有資格哩！」萬柔掃出一七，易莊趁機溜了。萬柔想了一下，眞假難辨。

如果是易莊編造出來的，萬柔可能被情敵除去，如果眞有這事，易莊這女人還眞能拏得起放得下，把一件獨佔的大功與情敵分享。

她返回院中正在思攷，要不要去印證一下？隱隱發現老僕江濤自她的院門外經過：「老江，進來一下……」

這時她發現內總管麥嘉的助手邱大圖站在門外，似在監視江濤，萬柔很煩，指着邱大圖道：「你站在這兒幹什麼？」

「沒……沒有什麼……。」

「滾開……」

「是…」邱大圖走開，却未走遠，萬柔閉上門把江濤帶入屋內，說：「江濤，給我出個主意好不好？」

「小姐請吩咐！」

在江濤耳邊說了幾句話，她說：「你看我該怎麼辦？」

江濤說：「小姐，老奴不敢出這這主意。」

「江濤，你不幇我哩！」

「小姐，不是不幇，我現在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是不是爲了江笠的事。」

江濤點點頭，萬柔說：「內帳房張翔雖然精明强幹，才帶了五個人，未必能抓到江笠，你放心吧！」

「小姐，這個孽子恩將仇報，我倒希望他被抓回來。」江濤說：「只不過這畜牲絕不會和一個大箱子扯上關連。」

「江濤，說了半天，你看我能不能去？會不會上當？有多大的危險？另外，韋青這人值不值得信賴？」

「小姐，前面三個問題，老奴敢回答，妳可以去，最後一個嘛……」

「怎麼？江濤，你過去不是很欣賞韋青？」

「是的，小姐，」江濤喟然說：「韋少爺這次南來似乎有點變了，砸窰子，嫖妓，幾乎是吃喝嫖賭樣樣精通，尤其聽說他和一個叫霍小腰的窰姐很熱乎，把終身托付這種人……」

萬柔打斷他的話，在他耳邊說：「老江，我還是要去，可不要告訴別人，爹和汪翠翹的事你知道吧？」

「這箇……」江濤自然不便談論這件事。

「苗玉堂和奶娘……你也知道這檔子事兒，還有內總管麥嘉和丫頭小菊，外總管郭奇和蘭芳……」

「小姐，那一個大戶人家沒有這種事情？」

「我們萬家却多了些而已，爹爲什麼管我那麼嚴？他自已和部下還不是……」

「小姐別說了？」江濤心想，和紅樓夢的大觀園一樣，只有門口一對石獅子是乾凈的……。

×　×　×

夜晚，九點半，韋青準時來到西郊大柳樹處，馬車在暗暗的柳蔭下，走近才能看清，車夫伸手一讓，說：「韋爺，沿途上沒有按樁、插旗兒吧？」

韋青哂然說：「姓韋的不着興來那一手。」

「那就好！請上車吧！」

「遠不遠？」

「去鬼門關是往西，咱們是往北。」

車夫笑笑道：「不過話又說回來，要是韋爺賣弄小聰明，去的方向就可能是鬼門關哩！」

「你再囉嗦！我就叫你先到鬼門關報到！」

上了車轅，車夫說：「是的，韋爺，我要是停止了呼吸！霍姑娘大概也快要去應卯哩！」

馬車大約走了半個時辰，一路上轉折很多，也不大平坦，這時馬車竟進入屋中，其實是進入大院中的蓆棚中，裏面有五間屋子，沒有燈光。車夫拉過一把椅子，但韋青並未坐下，這時屋中傳出聲音：「韋先生不會不在乎霍姑娘的安危吧？」

「人總是感情動物，儘管我才嫖過她三次……。」

「太客氣！」這顯然是個女人，而且口音還有點熟。說：「我們知道韋先生是『雖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而飲』，而霍姑娘也是情有獨鍾。現在，我們來談一件生意如何？」

「韋某作生意可是外行！」

「又客氣了！你不是來自張家口，到此作皮貨生意嗎？」

「慚愧！作生意畢竟是外行！」

「不妨！作生意嘛！只要牢記『將本求利』四字就成了！」

韋青說：「好吧！就請先把霍姑娘放出來看看如何？」

「照辦！」這女人說了這二字之後，正屋門口出現兩個漢子，架着面帶笑容的霍小腰。她說：「韋先生，眞想不到，在我的恩客之中，近的不來遠的却來了！」

韋青說：「霍姑娘，妳還好吧？」

「我很好！希望韋先生回去捎個口信，叫趙仁和李厚德二人來一下，這兩位是所有恩客中最疼我的……」她雖然面對着他，却不正視他，是不是這樣就會使匪方失去脅迫的理由？

屋子明間的女人說：「韋先生，人您是見過哩！原封未動，活蹦亂跳。現在咱們言歸正傳，把江笠和大箱子交出來，你可以馬上帶走霍姑娘。」

韋青攤手苦笑，說：「就算我和霍姑娘不是打得火熱，救人之急也總是好事。只可惜我手頭沒有貨，這檔子生意怎麼個作法？」

「太客氣哩！韋先生，」女人說：「在這檔子事兒來說，一開始你就扮演了挑大樑的角色。就那麼一刀，把江笠的左臂切去，不多不少，把肘部內的骨癌切掉，留下多餘的部份，以便裝上義肢，表面上又有充分的理由，說是江笠學了萬老爺子的左手薄刀，留下左臂以示薄懲，還保全了萬老爺子的善名。嘖嘖！這一手能不說是一絕嗎？」

韋青心頭一沉，打了個「哈哈」說：「我說這位大姐，妳的幻想力之豐富，眞叫人……」

「得，得哩。」那女人說：「你那高深的骨科醫術和奇準的一刀，加上事後的作表，樣樣都顯示你是一個天才，也難怪萬大善人還被你蒙在鼓裏。」聽這女人的口氣，似乎和萬家沒有什麼關連。

這女人又說：「韋爺，江笠這個人，我們可以賣個交情，不談他。只要你交出那個大箱子和裏面的東西，你可以馬上帶着霍姑娘走人！又可以享受那『水晶簾下看梳頭』的美景了！」

韋青攤手嘆口氣，說：「這位大姐，妳可不可以說明或者多少透露一點？那大箱中到底是什麼珍貴的東西？是不是風傳中的秦璽放在那個大箱子中？」

屋中的女人寒聲說：「姓韋的，如果你想帶走一個囫圇的霍小腰，打馬虎眼是辦不到的。」

韋青說：「箱子倒是有一個……」

「在哪裏？」那女人迫不及待地追問道。

韋青說：「在萬府我住過的房間中，只不過裏面只有幾件內衣褲和幾雙沒有洗的襪子……」

「給我動手！」那女人吼叫着，屋內又走出一個漢子，手中拿着一瓶東西，一猜就能猜到必是鏹水之類液體。另一手中拿着一柄剃頭刀。

韋青冷峻地說：「你們要如何對付一個身世可憐的女子？」

「不要你管！」霍小腰厲聲說：「老實說，要是我爲一位我喜歡的恩客陷在這兒，甚至死在這兒，也沒有怨言，你算什麼？流里流氣地，經常賒帳玩女人。告訴你，我一向對你是敬鬼神而遠之，乾脆就把你當作流氓。俗語說得好：關乎好惹，周倉難纏。幹我們這行的，首先要學會不吃眼前虧。我不妨告訴你，十五歲在鎭江被兩個殺千刀的輪奸了！以後不免自暴自棄，有一次和三個臭男人在一鋪炕上睡覺，我爹娘一怒把我趕出來，也就下了海，我接過老毛子，高麗棒子和日本鬼子，一天當中，我拉過三十一次鋪……」

「別聽她胡扯！」那女人說道：「動手！」

那漢子拿着瓶子說：「姓韋的，你們也不必一唱一和演他娘的雙簧，這是鏹水，往上一潑，冒起一陣青烟，保證今後她就是到三等妓女戶去人家也不收留，她就是倒貼你，恐怕也是一個人不敢看，兩個人要帶着傢伙哪。」

另一個架着霍小腰的漢子說：「還有一個辦法，在她臉上刺上幾十刀，再潑上藍靛，讓她變成一個大花臉，唱『天霸拜山』的竇爾墩不用畫臉……。」

韋、霍二人暗暗咬牙，屋內的女人眞是一代毒物。

「韋青……」那女人寒聲說：「這是我最後一次問你，把箱子交出來！」

韋青不以爲對方眞會潑鏹水，或者在她的臉上劃幾十刀，因爲那樣就更沒有弄回大箱子的希望了，當然，也不是說這女人就絕對不這會這麼作。他一直在想，這個口音頗熟的女人會是誰？

就在這時，突然響起一陣鎗聲，由於開鎗的人太近，好像耳膜被炸開，內行的人一聽就知道，這必是奉軍兵工廠製造的「手提式」（相當於目前的「湯姆生」或「加拿大造」的衝鋒鎗，一鋏二十五發子彈）。

血肉橫飛的場面出現了。拿鏹水的漢子先倒下，架着霍小腰的兩個漢子以及霍小腰也倒下了。韋青在彈雨中找到一個死角。

鎗聲一停，屋內外立刻一片死寂，猜想在鎗聲一響時屋中的女人或其他未露面的人都自後面溜了，韋青上前拖起霍小腰也自後門竄出，這才低呼着？「小腰……小腰……妳傷在哪裏？」

她還會動，吃力地睜開眼：「好像是……這兒……」

居然是兩邊大腿根處，但並未傷到要害，再往上一點就是小腹，往外一點就傷到腿骨，兩鎗都很巧射在肉上。

韋青先撕裂衣服爲她上了藥包紮一下，這使他很難猜測這突襲的人到底是爲了救人還是攪局，或有過節。

他也不以爲開鎗的人是爲了殺他而去的。反之他那時站在蓆棚下中央，正是由外向內射擊的最佳目標，萬無不中之理。

回到這家鐵匠舖，已過了四更，這兒的鐵匠小六子，是小六子的兄弟，韋青重新爲霍小腰洗淨創口上了藥，他是名醫之後，這自然難不倒他。

「韋青，我雖然身在娼門，這部位還沒有人摸過，看過……。」

「我知道，小腰，出汚泥而不染，明機巧而不用。用這十二個字來形容妳，當之無愧。」韋青說：「小腰，知不知道那個女人是誰？」

她搖搖頭：「每次盤問我，都不在我的視綫之內，我猜想，這女人就算我不認識，也必是在揚州地面上混的人。」

「對！我對她的口音也有點耳熟，儘管她似在儘量避免用鄉音說話。」韋青說：「開鎗的人呢？」

「我本以爲是你的人，要不怎麼不射擊你呢？」

韋青來到前面，小六子還沒睡，在床上吸烟，急忙坐起來，道：「韋爺，霍姑娘不碍事吧？」

韋青說：「還算好！射擊的部位不能再好了！」

「這話怎麼說？韋爺。」

「兩鎗都在大腿的根處，稍往上或往下，都要糟。這兒留下疤痕，誰也看不到的。」

「是的，韋爺，除了你之外……」別看小六子經常一身汚黑，爲人却很聰明，辦事也很俐落，不久前他在半路上接應，幇了不少的忙。

韋青說：「小腰被綁架，誰還知道這件事？」

小六子說道：「韋爺，今天您來告訴我這件事情的時候，易姑娘在後面屋中睡覺！」

「睡覺？」韋青神色一變，他對自己身邊的人都十分瞭解，他以爲要想瞭解敵人，應該先瞭解自已的人。他冷冷地：「你怎麼知道她在睡覺？」

小六子說：「韋爺告訴我霍姑娘的不幸事件走後，我到後院去過，聽到她在屋中打鼾！」

「哼！」韋青說：「我去救人這段時間內，你見過她？」

「沒有，韋爺，一個大閨女在屋中睡覺，不要說進屋，就是在窗外偷看都不可以，況且聽說易姑娘和韋爺有婚約。」

「以後別再提這件事。」他來到後院，五間房子，霍小腰在左邊暗間中，易莊在右邊暗間內，相隔好幾間。

韋青推開了易莊的門。易莊躺在床上側身面向牆壁而臥，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對。她是莊前柳的女兒，在口頭上韋青和莊前柳有過約定。所以韋青對她的注意很夠。他先搜床下，沒有找到「手提式」，再檢視她的衣衫，却發現上面有泥塵，還有破綻之處。

韋青最不欣賞暗算別人的人。易莊的條件不差，所以一直以掌理昭陽正宮的身份自居，以她的個性，加上這種心理，不難造成藉機除去情敵的局面。

萬一罩不住被人揭穿，她會說是爲了救人，鎗子兒無眼，就是不幸傷了霍小腰甚至射死了她，也總比變成一個大花臉好些。

韋青沉聲說：「起來！」還踢了床腿一下。

易莊當然是假名，她本名娟娟。這時轉過身來，說：「是誰擾人的清夢……」雖然睡眼惺忪，韋青却看出是裝出來的，根本不像睡過的樣子，事實上她比韋青早來不久，韋青爲霍小腰療傷，她還在暗中直咬牙呢。

韋青心頭雪亮，大聲說：「起來！」

「韋青，你……你這是幹什麼？」作賊心虛氣就不壯，本來她是很倔的脾氣。

「妳的『手提式』呢？」

「什麼……『手提式』，你……你在說什麼？」

韋青認定是她，就不再客氣，因爲這一手很毒，揪住她的頭髮，把她拉下床來，易莊尖叫着，只聞霍小腰在另一屋中說：「韋青，算了！挨兩鎗總比變成大花臉好些，況且未必是易小妹……。」

「不是她才怪！」韋青鬆了手說：「這件事不弄明白，等於在身邊放了一顆炸彈。」

「好！我說！」莊娟娟說：「我去是去過，但不是我射擊的。」

韋青說：「不是妳難道還有帮手？妳少胡扯！」

莊娟娟說：「當然還有個帮手，她就是萬小柔！」

「妳又在吃胡猎拉蓆子！萬小柔根本不知道這件事……」

「是我告訴她的。」莊娟娟說：「當時我知道你要去赴約，知道阻止也沒用，就苦思辦法。突然想到了她，第一，她是揚州首富之女，見過世面，不但見過也必用過各種鎗火，尤其是連放的『手提式』，其次，也希望藉她之力，探探刼人者的路子！」

「萬小柔怎麼樣了？」韋青忽然想到一件極可怕的事。他記得當時似乎是兩支「手提式」同時發射。

「她……」娟娟攤攤手，說：「她自家中偷了兩支『手提式』，每支鎗有兩鋏子彈，當時我們在兩個角度上開鎗，烟硝瀰漫，我也不知道她如何了！」

「讓我替妳說了吧！」韋青一字字地說：「其實妳最大的目的是廢物利用之後，射殺她而……。」

「不……不！你不能僅憑想像就血口噴人！」

韋青以爲娟娟必然另有居心，一時却無法證明，仍相信射傷小腰的必是她們二人之一。他說：「鎗呢？」

娟娟搭拉着頭說：「在前面牆角一堆廢鐵下面……」小六子到前面去找到了這支「手提式」。

× × ×

韋青對「紫衣社」中的兩個怪物——「隔牆耳」小葛和「狗鼻子」小范二人十分忌憚，因爲他知道二人眞有這種異能。所以身上經常弄些異味，有時洒點香水，有時弄些肥皂水，有時也會弄點魚腥味。他希望能擾亂小范的嗅覺。

今天他聽到小范向盧飛報告，說是郝振鵬去嫖過「美人窩」的林妹妹。只憑嗅覺，嗅出了殘留在郝振鵬身上的林妹妹的體味。小范說過，每個人身上的體味都不同，但普通人只能嗅出別人身上的狐臭。

由於郝振鵬今天來過「紫衣社」，小范在客廳外嗅到的氣味，他絕未出門，說是郝振鵬今天一定去過林妹妹那裏。

爲了證實小范的話是否正確。韋青來到「美人窩」，這工夫「大金牙」頭戴青緞瓜皮小帽，打扮入時，吃油穿綢，一臉油光。雛妓小雲正在爲他點烟。

當韋青邁着方步走進前院，「大金牙」急忙迎了出來：「韋爺又來哩！」

「不但『肉』來了！骨頭也來哩！阿酥呢？」

「大金牙」吡着牙說：「韋爺，記得七八天前您來過一次，怎麼又來了呢？老闆不是和韋爺約定半個月拿一次嗎？」

「你他娘的在這兒聒噪什麼？欠揍是不是？」

「韋爺……老闆在樓上，您請……」

阿酥的房門一關，裏面立刻傳來「辟哩叭啦」的打鬥聲，阿酥喘着狠聲說：「你不是說過，我們只是靠一些可憐虫賺的骯髒錢嚼穀嗎？你却沒想想自己，賺的是什麼錢？只會欺負我們，關進去，三五天就出來，你是吃定了我們，拆那……」

「阿酥，選來選去，還是啃你這個老梆子心安理得，不傷天理！」

阿酥尖叫一聲，似乎被制住沒咒唸哩。韋青說：「拿來！」

「沒有，你就是宰了我還是沒有。」

「大金牙」自窗外瞄了一下，縮回身子下樓，叫來一個龜奴：「快……快去偵緝隊報案……」

小八子立刻出了門？這工夫阿酥被扭着雙臂仆在床上，韋青在她耳邊低聲說：「林妹妹今天接過一個地方上的人物？」

阿酥小聲說：「林丫頭不接誰有資格接？這有什麼稀奇？」

「林妹妹身上有狐臭？」

「拆那！韋小開，莫非儂要來一次『蜻蜓點水』？」

（未完・四）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霍五太爺請到神燈教主及四位香主，在霍家莊設下陷阱，想誘捕旋風花。南宮靖不知就裏，抱看偵查旋風花究是何方神聖的目的，夜探霍家莊，正好跌入霍家陷阱，他雖極力否認自己是旋風花，但神燈教主等不信，在神燈教四香主的圍攻下，南宮靖久戰力疲，就在危急時，獲一自稱是丁玉郎的少年飛索救出。兩人奔至一三官廟，丁玉郎提議運功療疲，詎知翌日一早，南宮靖運功完畢，丁玉郎已不知去向，却見一老和尚領着四弟子站在面前，那老和尚報稱法名智通，他着隨行的慧果和尚與南宮靖過招，要查看南宮靖的師門來歷，南宮靖只好應命與對方交手……

被人誣告 有口難辯

雙方勢道何等神速，但聽「啪」的一聲，拳掌交擊，慧果一個人呼的離地飛起，仰跌出去尋丈之外，背脊落地，再也不動。

智通老僧心頭猛然一沉，心中驚凜的說道：「會是『返照神掌』！連自己都沒練過的少林七十二藝列名第三的『返照神功』！」

南宮靖大吃一驚，忙道：「在下不小心失手了！」

智通老僧一下平飛過去，手掌連拍了慧果三處穴道。

慧果只是被「返照神功」內力返逼，閉過氣去，經老和尚指力貫注，立時雙目一睜，翻身坐起，滿臉愧色，說道：「弟子……」

智通老僧忙道：「你內力受震，快運一回氣，不可多說話了。」

南宮靖跟着過去，俊臉通紅，抱拳道：「老師父原諒，在下一時留手不住，誤傷了這位師父，在下不是有意的……」

智通老僧臉色凝重，合十道：「小施主無心之失，老衲自然看得出來，小施主毋須介意，只是……」

他目光凝注，徐徐說道：「小施主尊師是誰，最好能實言相告。」

南宮靖望着他道：「老師父可從在下三招武功中，看出什麼了？」

「不錯。」智通老僧道：「小施主使的正是少林寺的武功，小施主方才不肯承認是少林門人，但事實俱在，所以老衲希望小施主把尊師的名號說出來。」

「這個。」南宮靖爲難的說道：「家師……他老人家……」

智通老僧問道：「小施主知老衲是誰嗎？」

南宮靖問道：「老師父法號不是智通嗎？」

「是。」智通老僧又道：「老衲是說老衲的身份來歷。」

南宮靖道：「在下不知道，請老師父賜告。」

智通老僧微微一怔，行走江湖的人，會連自己的身份都沒聽說過，但看南宮靖的神情，却又不像有假，這就徐徐說道：「老衲忝掌少林寺羅漢堂。」

原來他竟是少林寺羅漢堂的首席長老，首席長老也即是羅漢堂的住持。

少林寺僧人不准在江湖走動，只有羅漢堂是負責外務，各大門派有事，均由羅漢堂出面。

因此江湖人對少林寺方丈，和各院住持，可能很少認識，但羅漢堂住持，只要是武林中人，就都會認識。

南宮靖一聽老和尚就是少林寺羅漢堂的住持，不覺肅然起敬，連忙拱手道：「在下不知老師父就是少林羅漢堂的住持大師，方才多有不敬之處，還望老師父多多恕罪。」

「小施主不用客氣。」

智通大師合十還禮，接着道：「小施主既已知道老衲身份，尊師是誰，總可以見告了吧？」

南宮靖道：「老師父一再追問家師名號，這事很重要嗎？」

智通大師點點頭道：「不錯此事對小施主、對少林寺，確實十分重要。」

南宮靖看老和尚說的如此鄭重，心頭大感為難，說道：「在下出來之時，家師叮囑，在下不准在人前提起他老人家名號，老師父乃是少林高僧，又一再垂詢，又說得如此鄭重，實在使在下作難。這樣可好，老師父方才曾說此事對在下，對少林寺都十分重要，可否說得清楚一點，如果眞是十分重要的話，在下縱是受責，也只好奉告的了。」

智通大師看他說得甚是誠懇，心中不禁暗暗起疑，忖道：「此人似是初走江湖，又生得眉宇清朗，有如光風霽月，應該不可能會是出手陰毒的旋風花，但萬莊主（萬青峯）、李莊主（李天雲）和神燈教寧老施主都衆口一齊說他是旋風花，難道我老眼昏花，會看錯人？」

一面微微頷首道：「好，小施主既然這麼說了，老衲就只好直說了，先說小施主，第一、你如果使的不是少林武功，不承認是少林門下，當然可以，但小施主使的明明是少林武功，又不承認是少林門下，這就犯了少林門規。小施主曾說尊師不曾告訴你是什麼門派，這當然可以原諒，所以小施主只要說出尊師名號來，如果他是少林一派，那麼小施主會少林武功這一問題就可以沒事了。」

南宮靖問道：「如果家師也不是少林門下呢？」

智通大師說道：「這是不可能，老衲可以從小施主使的武功上看出乃是正宗少林手法。按少林門規，如果不是少林弟子，而使的是少林武功，那就得把武功追回了。」

南宮靖說道：「老師父剛才說的是第一；還有第二嗎？」

「不錯。」智通大師道：「剛才老衲還沒有說完，第二，小施主以旋風花連殺了武林中六位高手……」

南宮靖氣憤憤的道：「在下不是旋風花。」

智通大師平靜的道：「小施主且聽老衲把話說完了再說不遲，廬山黃龍寺方丈智明師兄乃是老衲的師兄，他死在旋風花手下，老衲奉命調查此事而來，曾去過龍眠山莊，據黃山萬大施主見告，當晚他們截住一名使旋風花的少年，叫南宮靖，從武功上看，極似少林手法。

「前日老衲聽江湖傳言，鳳陽霍老莊主接到旋風花的示警，老衲聞訊趕來，只是今晚遲到了一步，聽神燈教寧教主見告，今晚到霍家莊的也只有小施主一人，而且小施主自稱南宮靖，使的也是少林手法，和萬大施主所說，同是一人……」

「他們說的沒錯。」

南宮靖接着又道：「這兩處在下都曾去過，而且和他們動手的，也就是在下，但在下絕非旋風花。」

「好。」智通大師道：「現在姑不論小施主是不是旋風花，因為有兩處的人都指證小施主是旋風花，而且旋風花使的又是少林武功，老衲就只好查到尊師身上去了。

「小施主在衆口鑠金之下，已經無法證明你不是旋風花了，對不？如果尊師確是少林門下，小施主又是他從小扶養長大的人，至少他可以替小施主洗去一半嫌疑了。」

他口氣微頓，接着又道：「現在再說少林寺，當然絕不允許一個會少林武功的人，使用旋風花殺人，如能查明旋風花確非小施主，那麼旋風花的嫌疑小施主可以洗脫了。

「再由尊師身上證明他是少林寺的人，小施主會少林武功，自然也沒有問題了，老衲說的是少林寺的立場，小施主現在明白了吧？」

南宮靖道：「在下明白。」

南宮靖到了此時，不得不把事情說明白，這就點點頭道：「家師名號，上不下滅。」

「不滅？」

智通大師微微一怔，少林寺一派，上下三代之中，從沒有一個法號「不滅」的弟子，但他這話沒有說出口來。

只是沉吟道：「尊師法號不滅，那也是出家人了？不知有多大年紀了？」

南宮靖道：「和老師父差不多，看去七十多了，在下沒有聽家師說過，他老人家有多大年紀了。」

剛說到這裏，智通大師突然目注殿後，沉喝道：「什麼人？」

站在他身後的另一名灰僧人不待吩咐，已一個箭步掠上大殿，再向殿後搜去，不見有人，回出殿來，合十道：「啓稟老師父，神龕後已是圍牆，弟子沒有看到人影。」

南宮靖心中暗道：「可能是丁兄躲在神龕後面了。」

智通大師目注南宮靖，徐徐說道：「小施主目前很難洗脫旋風花嫌疑，老衲之意，小施主最好隨同老衲去少林寺一行，老衲也可以回寺查一查敝寺名冊，先看看尊師是否是少林寺那一支派門下？

「這對小施主也是有利無害之事，如果小施主隨老衲前去少林寺這一段時間內，江湖上又有旋風花出現，豈不立時可以澄清許多人對小施主的誤會嗎？不知小施主意下如何？」

南宮靖道：「老師父厚意，在下極為感激，只是在下尚有要事在身，他日有暇，自當專程前往少林寺拜謁。」

智通大師道：「小施主是說不肯和老衲同去少林寺了？」

南宮靖道：「在下抱歉，不能隨同老師父去了。」

智通大師雙眉微皺，說道：「小施主應該明白，目前江湖上大家都把你當作了旋風花，小施主如果不願隨老衲同去少林，只怕已是寸步難行。

「何況老衲既已發現了小施主使的眞是少林武學，自該把你帶返少林寺去，在眞相未明之前，不能讓小施主落入他人手中……」

「哈哈！」

一聲蒼勁有如龍吟的長笑聲，傳了進來。

山門前已出現手拄龍頭杖的神燈教教主蒼龍寧勝天率同四名香主緩步走入，目光一動，就呵呵笑道：「原來大師早就找到這裏來了。」

智通大師連忙合十道：「寧老施主怎麼也趕來了？」

寧勝天大笑一聲道：「大師這不是明知故問嗎？敝教總護法金惟能喪命在旋風花下，老夫豈能不問？昨晚在霍家莊被他逃脫，敝教決心要把他拿下，就算他逃到天邊，也逃不出敝教的掌心去。」

智通大師道：「這位小施主絕口否認他就是旋風花，而且貧衲已試出他一身武學，源出少林，因此要想帶他回轉少林，先查明他師承來歷，再作道理，老施主能否稍候幾日……」

寧勝天含笑道：「大師已經知道此子昨晚是從霍家莊逃出來的了，敝教已跟蹤他多日，設下賺敵之計，讓他自投羅網，這就是敝教志在必得，所以老夫才親自趕來，這一點還望大師諒察才好。」

他話說得委婉，實則已經表明態度，不同意智通大師把人帶返少林寺去。

「阿彌陀佛。」

智通大師雙手合十，徐徐說道：「老施主說的，原也極是，只是這位小施主使的乃是少林武功，依敝寺門規，只要他學的是少林武功，就必須由敝寺查明發落。縱然和其他門派結有樑子，也是由敝寺處置，再行奉知，這是敝寺的規定，還望老施主明察。」

老和尚搬出了少林門規，也說得振振有詞，總之不同意神燈教把人帶走。

「阿彌陀佛！」

大門口適時又傳來一聲佛號，走進來十幾個僧人。

當前一個黃衣老僧，臉型瘦削，年在六旬左右，他身後緊跟着兩個青衣僧人，年約四旬以上。

另外還有八個年約三十出頭的青衣僧人，一律短衣佩刀，身手矯捷。

那黃衣老僧當先進入大門，目光一動，立即合十當胸，含笑道：「原來寧老施主、智通師兄都在這裏，貧僧總算及時趕上，來得不算太遲了。」

寧勝天目注黃衣老僧，說道：「大師是……」

智通大師忙道：「他是黃龍寺監寺智光師弟。」

智光皮笑肉不笑，左手一抬，說道：「慧修、慧持，你們去見過少林寺羅漢堂首席長老智通師伯。」

隨他身後走入的兩個青衣僧人連忙跨前兩步，朝智通大師合十躬身道：「弟子慧修、慧持參見師伯。」

智通大師朝他們還了一禮。

智光目光一注南宮靖，朝智通大師抬目道：「師兄，此人大概就是旋風花南宮靖了，他害死方丈師兄，小弟特地從廬山趕來，師兄把他交給小弟吧！」

他一開口，就要把南宮靖帶走。

智通大師道：「愚兄剛才就在和寧老施主談論此事，這位南宮小施主始終否認他就是旋風花，但他練的乃是少林武功，愚兄欲先把他帶回少林寺去……」

「師兄且慢！」

智光連連搖手道：「這位小施主殺害黃龍寺方丈，案情發生在黃龍寺，自該由小弟帶返黃龍寺處理。

「至於他練的少林武功，黃龍寺就是少林下院，師兄如何捨近就遠？而且黃龍寺一樣有戒律堂，等此事處理完畢，自會專人向少林呈報的了。」

智通大師道：「不成，愚兄非把他帶回少林寺不可。」

智光冷冷一笑道：「師兄此言差矣，此子殺害黃龍寺方丈，就算是師兄把他拿下了，也該發交黃龍寺處理，他又並未在少林寺做案，師兄沒有帶他去少林寺的理由。」

寧勝天看他們師兄弟兩人爭執不下，不覺看着他們拈鬚笑道：「南宮靖好好站在二位面前，還沒有被拿下呢，而且事情總有個先後，他是敝教找到的人，理該由敝教把他帶走，二位大師空爭無益，就不用多費心了。」

南宮靖看他們三方面都在爭着要把自己帶走，心中不覺一動，忖道：「看他們相爭不下，誰也不肯讓步，莫非旋風花的身上，另有什麼隱秘不成？自己當眞揹上黑鍋，成為莫須有的罪人了。」

正在思忖之際，忽聽耳邊響起智通大師「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小施主，你隨老衲同去少林，才是上策，否則只怕會惹上許多麻煩了。」

智光目光轉到了寧勝天身上，深沉一笑道：「寧老施主莫非也想把南宮靖小施主帶走嗎？」

寧勝天沉笑道：「難道敝教不可以把他帶走嗎？」

智光合十道：「老施主才不是聽到了？這位小施主學了少林武功，此事已牽涉到少林寺，貧僧希望老施主三思，不可傷了兩家和氣。」

「哈哈！」寧勝天洪笑一聲，接道：「少林寺有羅漢堂首席長老在此，毋須大師多言。」

智光嘿然笑道：「智通師兄雖然代表少林寺，但他並不能代表黃龍禪寺，敝寺方丈師兄死於旋風花手下，智通師兄自該把人交給貧僧，但老施主若不顧武林道義

，和黃龍寺過不去，那就和少林寺過不去是一樣的了。」

此人生成一副老奸巨滑，說來好像都是他的理由。

南宮靖聽得心中極爲憤怒，朗笑一聲道：「三位不用爭執不下，在下此刻還沒有束手就縛，誰也無法把在下帶走，在下特別再向大家聲明一下，在下南宮靖，並不是旋風花。

「你們要找旋風花，最好不要扯到在下頭上，好了，信不信隨你們的便，在下可要走了。」

說完，大步朝山門行去。

催命符柴一桂一下閃身而出，迎面攔住了去路，嘿然陰笑道：「小子，你還想走？」

南宮靖劍眉一挑，喝道：「柴一桂，你在鳳陽茶樓前向在下暗下毒手，在下還沒和你算帳呢，你還敢攔我去路。」

右手抬處，呼的一掌朝前推出，一道勁風，直撞過去。

柴一桂乾笑道：「好吧，你要跟我如何算法？」

同樣右手一抬，硬接南宮靖一掌。

他練成「陰手」，出手就有一股陰柔內勁，把南宮靖劈去的掌力消解於無形。

（南宮靖練的「返照神掌」，必須對方先出手，才能借力打力，發出極强的震力，但這回是他先出手，就用不上「返照神掌」了。）

兩人出手一招，快同電火，就在此時，智光手下慧修、慧持早已率同八名青衣僧人，疾快的閃身而上，一下把南宮靖圍在中間。

智光一揮手道：「走！」

八名青衣僧人圍着南宮靖列成陣勢，忽然團團遊走，像一陣旋風般朝山門外移去。

他們佈成的是八人「小羅漢陣」，由智光率同慧修、慧持斷後。

智光合十道：「師兄，寧老施主，恕貧僧失陪了。」

智通大師眼看智光竟敢在自己面前，刼走南宮靖，不惜佈「小羅漢陣」，心頭雖覺怫然不悅，但他究是同門師弟，又是黃龍寺監寺，不好出手阻攔，雙手合十低誦了一聲佛號。

但隨他同來的慧因、慧果二僧却面露憤色，只要智通大師一聲令下，兩人立可飛身撲擊。

寧勝天雙目精光暴射，洪笑一聲道：「大師列下區區『小羅漢陣』，就能從老夫面前把人帶走了嗎？」

他雖然未下令攻擊，但神燈教四位香主却同時飛身掠出。

不，柴一桂剛和南宮靖對了一掌，眼前人影閃動，就把南宮靖和自己分隔開來，心頭不覺一怔，連想都沒想，就揮手一掌拍了過去。

他怎知八個青衲和尚年事雖輕，但他們展開「小羅漢陣」，繞圈疾走，施展的乃是少林鎭山絕藝「羅漢拳」。柴一桂這一記陰手拍在他們疾轉的陣外竟然毫不停留，像拍在疾轉的車輪之上，呼的一聲被帶了出去。

這時其他三位香主鄭玄通、婁通、敖六也同時掠上，各自發了一掌。

以他們四人的功力，八個青衲和尚絕非敵手，但就是因爲他們展開了「小羅漢陣法」，把八人的力道滙集成一股飛捲疾轉的勁氣，使外來的打擊力量，都從他們身外滑過，絲毫傷不到某一個人。

當然，在神燈教四位香主陣外出手的同時，被一下圍在中間的南宮靖豈會站在中間不動手？他連劈了兩掌，情形也和陣外的四位香主大同小異。

陣外四人劈出去的掌風，全被疾轉如輪的力道帶着斜飛出去。南宮靖身在陣中，他劈出去兩記掌力却被一圈漩渦似的內勁，逼得朝上衝飛，洩向天空。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陣外四人掌風堪堪被激飛出去，八個繞圈遊走的和尚已把陣勢緩緩移到門口！突然間但聽一陣噗噗輕響，列成「小羅漢陣」的八個青衲和尚竟然一下全倒了下去，撲到地上，再也不動了。

智光看得一呆，急忙俯身去看，這撲到地上的八名弟子，身上不見絲毫傷痕，但却全已氣絕。一時之間，他那張滿佈皺紋的瘦削臉上，肌肉抽搐，目中厲芒飛射，怒笑一聲道：「好哇，寧老施主，神燈教果然臥龍藏虎，使毒的手法，如此高明，貧僧倒是第一次遇上。」

寧勝天聽得也是一怔，沉聲說道：「大師這是什麼話？敝教四名香主，從不使毒。」

神燈教主在江湖上雖然算不得是白道中人，但也絕不是黑道一夥，只能說他是介乎黑白之間，獨樹一幟的教派。

蒼龍寧勝天更是聲名極盛的一代怪傑，手下四名香主，也都是響噹噹的人物，豈肯使毒？

智通大師雙手合十走上幾步，俯下身去，仔細察看倒臥地上的黃龍寺八名弟子，身上果然不見傷痕，這幾句話的功夫每人嘴角已經緩緩流出血來！那是綠血，血色竟然還是墨綠色的！

「阿彌陀佛！」智通大師口喧佛號，緩緩站起，說道：「他們果然是中了劇毒致死的，此毒竟然會有如此厲害？」

說話之時，兩道目光不期而然朝向南宮靖投去。

他身爲少林寺羅漢堂首席長老，對神燈教的四位香主，自然知之甚稔，他們都不擅使毒，那麼只有這個年輕人嫌疑最大了。

不是嗎？他一再在應該是旋風花出現的地方出現，堅不承認他是旋風花，會使少林武功，又不承認是少林門下。

使「旋風花」的手法，是旁門陰毒功夫，那麼也可能會使劇毒了，總之他出身來歷，大有問題。

南宮靖眼看圍着他遊走，移動陣勢的八個青衲和尚忽然間無聲無息的倒了下去，心中也大感驚異。此刻看到智通大師目光朝自己投來，不由心中一動，忙道：「在下行走江湖，從不使毒。」

「哈哈！」寧勝天手柱龍頭杖向他逼近過來，目中精芒如電，沉笑道：「這裏所有的人中，沒有一個使毒之人，只有你的嫌疑最大了，你還不承認？」

南宮靖俊臉脹得通紅，怒聲道：「閣

下身爲一教之主，應該是明理之人，昨晚把在下當作旋風花，還可以說是誤會，今天大家都在場，你說在下使毒，是你親眼看到的？還是僅憑你的猜想？在下是否使毒之人，不妨來搜搜在下的身，若是在下身上搜不到毒物，你該當何說？」

數十年來，從沒有敢對蒼龍寧勝天如此說話的人，一時不覺望着南宮靖呆得一呆，然後拈鬚笑道：「好，若是在你身上搜不出來，老夫就暫時相信你說的話。」

南宮靖道：「你相信在下什麼？」

寧勝天大笑道：「你不是一直不承認你是旋風花嗎？老夫相信你的話，就是權且不把你當作旋風花，再另行求證，調查旋風花。」

「好。」南宮靖欣然道：「在下同意了。」

寧勝天一抬手道：「敖香主，你過去搜搜他身上……」

「不！」南宮靖搖手道：「在下不同意敖香主來搜。」

寧勝天道：「那麼你的意思呢？」

南宮靖一指智通大師，說道：「在下覺得還是請智通老師父來搜，這樣較爲公允。」

他因方才智通大師看他的一眼，分明對自己起了懷疑，所以才這樣說。

寧勝天迴目朝智通大師問道：「大師於意云何？」

「善哉！善哉！」智通大師合十道：「南宮小施主既然這麼說了，老衲願意效勞。」

南宮靖胸脯一挺，說道：「老師父只管來搜就是了。」

智通大師走上前去，在南宮靖懷中只搜出十幾両碎銀子，一瓶傷藥，別無他物，再搜他衣袖，也沒有什麼，抬目道：「寧老施主，師弟，老衲已經搜過他全身，大家也看到了，確實並無……」

他剛說到這裏，站在他右首的慧果突然驚怖道：「老師父，你右手怎麼了？」

此言一出，大家目光不覺都朝智通大師投去，只見他右手手掌和五指宛如塗上了一層染料，色呈碧綠，青翠欲滴！

智通大師大吃一驚，怵然道：「南宮小施主你袖角上有毒！」

他方才正是用右手摸過南宮靖的袖角。說話之時，左手出指如風，迅疾點了右腕和手臂間四五處穴道，閉住了經脈。

南宮靖低頭看看自己右手衣袖，並無異樣，不覺駭然道：「在下袖角怎麼會沾上劇毒的呢？」

智光沉笑一聲道：「原來你把劇毒藏在袖角裏，無怪肯讓人搜你的身了。」

抬手一掌朝南宮靖擊了過去，身形疾然欺近他左首，左手五指連彈，幾縷指風襲上身側數處穴道。

南宮靖因袖角有毒，不敢使用右手，身形一側，左手引着智光劈去的掌風，向左卸出，口中說道：「在下若是右手有毒，昨晚和我動手的神燈教四位香主早就中毒了，不說昨晚，就是方才，慧果師父也和在下動過手，他也並沒有中毒呀，可見在下右手袖角上的毒，也是剛才才沾上的了。」

他把智光的掌風向左引出，智光堪堪朝他左首欺去的人，慌忙挪身旁躍，才算避開。

寧勝天覺得南宮靖說的也頗爲有理，有人向圍着他疾走的八個和尚身上下，南宮靖右手衣袖沾上劇毒，確是大有可能之事；但如果他故意把劇毒藏在袖角間，用以傷人，也未嘗不可。

智光喝道：「你既然已不是使毒之人，就把長衫脫下來。」

長衫袖角有毒，脫下長衫，就無所使其毒了。

南宮靖目光環顧，豁然大笑道：「諸位不是都想把在下拿下嗎？在下袖角沾有劇毒，你們誰敢過來？在下何用把長衫脫下？」

說完，大袖一甩，舉步跨出大門，揚長而去。

大家因他右手衣袖有毒，果然沒人再敢攔阻於他。

寧勝天雙眉微皺，一揮手道：「讓他去吧！」

智光也不敢去追，只是恨恨的道：「小子，黃龍寺不會放過你的。」

南宮靖衣袖沾了劇毒，反而因禍得福，沒人攔阻，得以脫出重圍，一路奔行。忽見前面樹林間一下鑽出一個頭上戴着黑絨包頭，身穿藍布夾襖的老太婆，一手挽着竹籃，一手打着手勢，好像是正在跟自己打招呼一般。

南宮靖覺得奇怪，凝目看去，這老太婆正是在鳳陽客店裏叩門的那個縫窮婆，心中暗暗覺得奇怪，她好像早就料到自己會從這裏經過才在這裏等着自己的。

這不過心念轉動之間的事，他脚程快速，業已由遠而近，奔行到縫窮婆面前，脚下不覺一停，問道：「老婆婆是和在下打招呼嗎？不知有什麼事？」

縫窮婆皺起滿臉乾癟的皺紋，笑道：「老婆子在這裏已經等了老半天了，公子爺快隨老婆子到林中去。」

南宮靖站着沒動，說道：「老婆婆有什麼事，只管請說好了。」

縫窮婆瞇起一雙眼睛望着他，左手伸出食、中兩指，朝南宮靖面前晃動着，低低的說道：「你跟老婆子進去，就會知道了。」

南宮靖不知她伸出這兩根指頭跟自己打的是什麼暗號？但覺她瞇着的眼睛，只剩了兩條眼縫，但眼縫中神光閃爍，幻變不定，甚是詭異，心中暗暗奇怪。

要知南宮靖自幼練的是「易筋經」，精氣神極爲凝固，不易爲人所乘，換了一個人，只怕早已被縫窮婆的眼神和手勢所迷失了。

這種詭異的手勢和眼神，古時候稱之爲「攝心術」，其實就是現代的「催眠術」了。

縫窮婆晃動兩根手指，只是引人注意而已，最重要的還是她變幻不定的眼神，才是「攝心術」主要之處。你只要看着她眼睛，就非一直看下去不可，最後神志才會迷迷糊糊，聽她的指揮。

縫窮婆施了一回術，發現南宮靖雙目神光湛然，絲毫沒有被自己攝住，口中就發出低沉的聲音道：「公子方才跑了不少路，現在可以休息一回了，好，你緩緩的

閉上眼睛，有老婆子在這兒，不用担心什麽，只管把眼睛閉起來，嗯，你不是在打着呵欠嗎？聽我老婆子的，歇一回，沒有錯……」

她話聲說得又輕又慢，好像正在哄着小孩子一般！

南宮靖雖然沒有絲毫感到什麽；但縫窮婆變幻不定的眼睛和催眠似的話聲，有着無比的詭譎，和一種說不出的邪門！心頭不禁起了一份警覺，緩緩說道：「老婆婆，妳這是做什麽？」

縫窮婆幾乎不敢相信，自己這「攝心術」使了幾十年，從來也沒有失過手，對這年輕人怎麽會忽然失靈了？她緩緩睜開雙目，問道：「公子爺昨天中了柴老頭一記陰手，老婆子不是給了你一包解藥嗎？你服了沒有？」

南宮靖拱拱手道：「昨天多蒙老婆婆指點，在下才能及時把陰氣逼出體外，就沒有再服用老婆婆賜的解藥了。」

縫窮婆聽得不覺沉下臉來，怒聲道：「好小子，你果然沒有服藥！」

話聲出口，右手一探，鷄爪般的五指勾曲箕張，疾快朝南宮靖手腕抓來。

就在此時，南宮靖只聽有人低喝了聲：「小心她的飛針！」

縫窮婆突然回頭喝道：「什麽人？」

她挽着竹籃的左手忽然向外揚起。一蓬飛針朝左首一棵大樹上激射過去。

南宮靖身形一側，避開她抓來的右爪，目光瞥處，果見三點細芒從肩頭擦身飛出，不覺怒聲道：「妳無緣無故怎麽用飛針偷襲在下？」

只聽樹上有人笑道：「因爲你沒有服她的迷心散；否則早就跟她走了。」

一道人影從樹上飛落，就在他堪堪落地之時，身前忽然飛起一道青虹，只聽一陣叮叮輕響，那人已落到縫窮婆面前，叱道：「好個婆子，你偷襲了我一把不够，竟然還敢兩次出手！」

這人正是丁玉郎，他手中一柄長劍，還吸住了十幾枚她比綉花針還細的銀針。

縫窮婆後退一步，獰厲的道：「你是什麽人？」

丁玉郎冷笑一聲道：「我是什麽人，妳還不配問，快些給我走吧！」

縫窮婆盯着看了他一眼，一言不發，轉身就走。

南宮靖欣然道：「若非丁兄及時提醒，在下眞想不到她伸手抓來，還打出了三支暗器。」

丁玉郎看了他一眼，笑道：「其實憑她區區三支飛針，就算我不提醒你，也未必傷得了你呢！」

南宮靖道：「丁兄說他昨天給我的那包藥粉，不是解藥嗎？」

丁玉郎道：「你中了柴一桂的『陰手』，她給你的是解藥沒錯，但解藥之中也可以羼入迷心散呀！」

南宮靖歎息一聲道：「江湖上當眞人心險惡，在下和縫窮婆無怨無仇，她也要暗中計算在下，這是爲什麽呢？」

丁玉郎笑着道：「就因爲你是旋風花啊！」

南宮靖憤然道：「在下並不是旋風花，就算眞是旋風花，和她也毫無過節可言，她一再暗算在下，不知有何目的？」

丁玉郎說道：「自然爲了要把你拿下了。」

南宮靖道：「莫非這縫窮婆也是神燈教的人？」

「那倒不是。」丁玉郎望着他奇道：「你連三姑六婆也沒聽人說過嗎？」

南宮靖搖了搖頭道：「在下沒有聽說過。」

丁玉郎笑道：「看來你眞是初走江湖，連三姑六婆都不知道。」

南宮靖覺得這位丁兄年紀比自己還小，但知道的事情，却比自己多得多，這就望着他說道：「丁兄可否說出來聽聽，也可增長在下的見聞。」

「這個不忙。」丁玉郎道：「此地離寒莊不遠，還是先到寒莊奉茶，坐下來再說不遲。」

南宮靖問道：「原來丁兄府上就在這裏？」

丁玉郎道：「從這裏去，還有幾十里路。」

南宮靖道：「丁兄怎麽找來的呢？」

丁玉郎道：「今天早晨，我本來就是要邀你到寒莊來的，後來發現少林寺的老和尚找上廟來，我就躲在神龕後面，沒想到差點被老和尚發現，只好越牆而出。後來神燈教的人也來了，我只好遠遠的躲了起來，直等你走出廟門，一路奔行，我怕有人跟蹤你，所以只在暗中跟了下來。果然不出我所料，縫窮婆先前跟在你後面，後來她從小路抄到你前面來了，我就是跟着縫窮婆後面來的。」

「對了！」一個陰陽怪氣的聲音接口道：「老身就是跟着相公身後來的。」

隨着話聲，從樹林中走出一個身穿青布夾襖的老婦來。這老婆子年約五十出頭，生長成一張馬臉，雙顴凸出，不但搽脂抹粉，連一張大嘴也擦得紅紅的。上了年紀的人，還有紅紅綠綠滿臉塗抹，簡直是老妖精，令人看了作嘔！她耳朶上還戴一副大金環，滿頭都插了珠翠，一雙小脚，却有六寸來長，還穿了大紅綉花鞋。

這身打扮當眞俗不可耐。

丁玉郎冷冷的道：「妳是什麽人？跟來作甚？」

青衣老婦三角眼一溜，呷呷笑道：「瞧你們兩位相公長得人品如玉，眞還是潘安再世，陳平重生，不知是那家名門閨秀，燒透心香，才能够和兩位相公結成連理呢！」

丁玉郎悚然一驚道：「哦？妳是劉媒婆？」

青衣老婦尖笑道：「相公果然見多識廣，一眼就認出老身來了。」

丁玉郎神色緊張，一手按劍，說道：「妳跟我來做什麽？」

劉媒婆呷呷尖笑道：「老身最近忙得很，沒工夫跟人說媒，所以跟着相公身後來，當然不是做媒人來的了。」

她右手抬處，伸出一根食指，朝南宮靖花俏的指了指，左手紅巾掩嘴，呷呷笑道：「老身是找這位相公來的。」

這眞叫做醜人多作怪，一隻鷄爪一般的手，還東施效顰，學着少女的手勢，把指點的手指翹得俏生生的，叫人看了混身

都會起鷄皮疙瘩。

丁玉郎在劉媒婆手指南宮靖指來之際，急忙伸手把南宮靖推開了一步，說道：「小心她使毒。」

劉媒婆尖聲笑道：「相公既然知道老身善於用毒，老身是跟踪他身後來的，要使毒，也早就使了，還讓你這位相公推開嗎？」

丁玉郎一怔，急忙回頭朝南宮靖道：「你快運氣試一試，是不是有什麽地方不對……」

劉媒婆得意的尖笑道：「瞧你這般焦急，老身眞要對他下手，他還能從二官殿跑到這裏來？再說，要不是老身在他袖角上弄上一點毒，他能從神燈教和黃龍寺和尚兩帮人的手中突得出圍嗎？」

南宮靖聽說自己右手袖角上的毒就是她使的手脚，不覺問道：「這麽說，黃龍寺的八個和尚也是你毒死的了？」

劉媒婆道：「誰要他們圍着你相公不放的？老身再不出手，你相公豈不是被黃龍寺刼持去了？」

原來她也是一番好意！

南宮靖問道：「智通大師也中了毒，妳可有解藥？」

劉媒婆尖笑道：「老和尚只是手心沾了一點，就是沒有解藥，以他的功力，大概有六個時辰，也可以把毒逼出去了，你替他担心則甚？」

南宮靖問道：「妳找在下又有什麽事呢？」

「問得好。」劉媒婆霎着一雙三角眼，尖聲道：「老身想請相公跟我去一個地方。」

南宮靖道：「什麽地方？」

劉媒婆道：「相公去了自會知道。」

南宮靖道：「在下爲什麽要跟着妳去呢？」

劉媒婆呷呷笑道：「老身請你去，你相公就非去不可了。」

南宮靖問道：「妳知道在下是什麽人嗎？」

劉媒婆笑道：「相公現在已經名滿天下，還有誰不知道？」

南宮靖道：「你知道在下叫南宮靖，也是旋風花，對不？」

劉媒婆道：「這還錯得了？」

南宮靖望望丁玉郎，笑道：「眞奇怪，天底下的事，你越否認，他們就越認定我是旋風花，現在我索性不否認了。」

丁玉郎笑道：「你不否認，他們豈不更認定你是旋風花了？」

南宮靖氣憤的道：「讓他們去認定我是旋風花了？」

劉媒婆奇怪的道：「聽起來相公好像不是旋風花了。」

南宮靖道：「在下本來就不是旋風花，但他們一定要說我是旋風花，我就算是旋風花好了。」

劉媒婆點點頭笑道：「老身不管你是不是旋風花，都要委屈相公跟老身去走一趟了。」

南宮靖道：「你要在下跟妳走，總有理由吧？」

劉媒婆詭笑道：「理由自然有，相公到時自知。」

南宮靖道：「老婆婆如果不說出理由來，在下豈能無緣無故隨妳同往？」

話聲剛落，突聽耳邊響起一陣極細的聲音說道：「你們只要站在上風頭，就不怕她使毒了。」

南宮靖雖不知這說話的人是誰？但此時無暇多想，右手急忙拉起丁玉郎的手，身形移動，施展「移身換位」身法，搶到了上風頭。

丁玉郎被他一下握住了手，使刀一掙，情急的道：「你做什麽？」

劉媒婆呷呷笑道：「老身若要使毒，你此時搶到上風頭，只怕已經遲了。」

丁玉郎才知南宮靖拉着自己是爲了移向上風，逃避劉媒婆使毒，此時南宮靖雖已放開了手，他仍然感到臉上有些發熱，聞言冷笑一聲道：「南宮兄說得沒錯，妳要他跟妳走，總得說個理由，不然，他爲什麽要跟妳走呢？」

劉媒婆三角眼一瞪，說道：「南宮靖，你說，跟不跟老身走？」

南宮靖大笑道：「劉媒婆，妳以爲能使劇毒，就可以威脅在下，跟着你走，那就看錯人了，在下豈是貪生怕死之人？」

劉媒婆一張馬臉忽然寒了下來，厲聲道：「好小子，這叫做敬酒不吃吃罰酒，你……」

話還沒說完，忽然抬目仰視，臉露驚奇之色，點頭說聲「好」，朝南宮靖揮揮手道：「你們去吧！」自顧自轉身而去。

丁玉郎看得奇怪道：「她怎麽會在忽然之間改變了主意，這和劉媒婆平日爲人不類。」

南宮靖問道：「她也是三姑六婆中人嗎？」

丁玉郎道：「是呀，唔，她剛才好像聽到什麽人和她說話，她還說了一個『好』字。」

南宮靖想起方才有人曾以「傳音入密」要自己站到上風頭，就不怕她使毒，這個人不知是誰？一面說道：「對了，方才有人以『傳音入密』告訴在下，要我們站到上風頭，就不怕她使毒了，莫非就是這人和劉媒婆說了什麽話，劉媒婆才自找台階走的。」

丁玉郎道：「原來有人在暗中帮你的忙。」

南宮靖聳聳肩道：「在下行走江湖，除了被人誤認爲是旋風花，在這場是非中認識了黃山萬大先生、蒼龍寧勝天、少林智通大師、縫窮婆、劉媒婆等人，但却沒有一個是在下的朋友，若說在下認識的朋友，那就只有丁兄你一個，連朋友都沒有，那有暗中帮我忙的人？」

丁玉郎看他神情落寞，心中不禁油生同情之感，忙道：「南宮兄也許剛走江湖，認識的人不多，時間久了，朋友自然也會認識得多了，時光不早了，我們快些走吧！」

兩人展開脚程，一路奔行，約莫走了幾十里路程，大路盡頭，已有一道大江橫亘前面。

兩人剛一站立下來，就聽欸乃一聲，一條小船從柳樹濃陰下搖出，船上老大問道：「二位公子可是要渡江嗎？」

（未完・三）

俠義傳奇小說



霹靂無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燕十三被困燒窰絕地，獲識神手童青，由秘道逃出，立偕練青霞、盈盈、纖纖、童青等人，趕往七重天，擬偵查瓷土來源。不料他們這一行動，已爲對方所知，是故，燕十三等一行剛抵目的地，迎面便見烏鴉率領着大羣殺手，攔截去路。練青霞故技重施，要將一羣殺手點倒，詎知他們早有防備，人人身穿鐵甲，致使點穴方法失效，燕十三等人無奈，只好大開殺戒，但一羣殺手憨不畏死，前仆後繼，殺手頭領烏鴉因無能阻截敵人，更且舉刀自戕，童青目睹，慨嘆遇上這種人，就是不想殺人也不成，燕十三向他解釋，他們若不死，毒氣便會將他們部落的人全毒死……

傷心謀報恨　含怨陷浮沙

童青嘟喃：「那有這麼惡毒的人？」

「若不是這麼惡毒，烏鴉一夥若不是心裏明白，也不會這樣前仆後繼奮不惜身。」

童青的笑容終於消失，一聲歎息。「可惜我們不殺他們，他們也還是要自殺。」

練青霞猏邊接道：「燕大哥，之前我們已饒過他們一命的了。」

童青立即應道：「別在我老人家面前裝模作樣，難得有這個殺人的好機會，神武營的人又怎會輕輕放過，看你方才斬瓜切菜的，殺得也不知多麼痛快。」

練青霞怒道：「你是看到的，他們那樣衝殺上前，不殺他們，便得死在他們刀下，我是迫不得已。」

薑到底是老的辣，她雖然經過嚴格訓練學會了在怎樣惡劣的環境下也得要保持鎮定，性格的確還是給童青看出來，不住的加以冷嘲熱諷，終於氣得她不能夠再冷靜下去。

「這是你說的，看你的出手神情完全不是這回事。」童青存心就是要練靑霞生氣。

練青霞恨恨的一跺脚，目光轉向盈盈纖纖。「你們說，我們……」

盈盈截道：「你是你，我們是我們，別拉在一起，你喜歡怎樣殺人我們也管不着。」

纖纖隨即道：「你還說殺人的事，我們也殺了這許多人，不怕她把我們拿到官府裏去？」

盈盈慌忙伸手掩着咀巴，練青霞看在眼內，一口氣往上衝，目光只好落在燕十三面上。

纖纖目光隨即轉動了，又嚷起來。「燕大哥也是的，看她的樣子，要找燕大哥痲煩了。」

練青霞更氣，正要問燕十三，發覺燕十三神情有異，不由順着燕十三的視綫望去。燕十三仰首在看着峭壁上的棧道，那之上已只剩下一個人，書生裝束，頭巾衣袂急風中飄舞，三綹長髮也是，看來飄逸出塵。

童青目光一轉。「你看這個書生像不像心狠手辣，不擇手段的那種人？」

燕十三明白。「他就是毒書生諸葛胆？」

「表面看如何看得出來。」童青目光却是瞟着練青霞，道：「老話了，知人口面不知心。」

練青霞偏開臉，索性不看他。燕十三目光仍然停留在棧道上。「我們就是遲了這片刻，他們已能夠將足夠的瓷土運走。棧道燒去，我們就是要追也追不了。」

棧道這時候正着火燃燒，看火勢的猛烈，很快便會變成一條火路。

諸葛胆背負雙手，悠然在棧道上踱步，一面似笑非笑的表情。

童青目光再轉，忽然道：「我們現在掠到峭壁上也許還來得及。」

盈盈纖纖一齊脫口嚷起來：「這麼高——」

童青道：「憑我們的身手，再高也不是問題。」

語聲一落，他身形展開，疾掠向前，一面道：「姓練的怎樣？」

練青霞一聲：「你能去的我當然也能去。」緊追在童青身後。

童青身形更快，就像是存心賣弄的，一落在前面那塊尖石上身形立即借力彈起來，離弦箭矢也似的往前射出了十多丈。

練青霞怎會甘心就這樣給比下去，在童青身形彈起同時亦落在那塊尖石上，依樣畫葫蘆的，緊接亦離弦箭矢般射出。

也就在這時候，燕十三看到諸葛胆露出了一種非常怪異的笑容。以他們的身手，要掠上那面峭壁，絕無疑問並不是一件難事，諸葛胆無疑可以阻止，但他們五個人分開不同的方向，要阻止也阻止不來。

在他們掠到那邊棧道之前，火勢應該還未能夠燒到去，諸葛胆也應該考慮到。

——難道那邊地面有什麼陷阱？燕十三心念一動，立即叫出來：「小心地面！」

「遲了——」諸葛胆遙應一聲，不太高，但清楚傳入燕十三耳中。

絕無疑問他的內功造詣也不弱，當然沒有燕十三的好，若是有一戰的把握，怎會這樣安排，將那麼不容易築成的一條棧道也燒掉。

他也沒有說錯，的確是遲了，童青身形落下，大半個身子立即陷進泥土裏。

練青霞沒有例外，那看似平實的地面赫然是一片浮沙，不能夠載重。

身形還未落下練青霞已看見童青的情形，只是身形變化已盡，一個身子還是要落下去。

她深吸一口眞氣，身子便要往上提起來，那知道不動還好，一動身子就沉得更快。

「浮沙——」她終於變了面色。

童青大笑。「就是浮沙，你最好不要亂動，那最低限度半盞茶的時間內還不致沒頂。」

「你其實是知道的。」練青霞鐵青着面。「看你也是一個成名的江湖人，怎麼用這樣惡毒的詭計暗算我？」

童青洋洋得意的道：「我以身作餌，怎說得是惡毒？」

「卑鄙！」練青霞接一句。

「那更說不上了。」童青大笑。「比起神武營的人，我簡直就是吃長素的老和尙。」

練青霞冷笑。「這樣做對你有什麼好處？」

童青笑得更開心。「首先證明了一件事，你這位練大人非但缺乏江湖經驗，而且不是你自以爲的聰明，若是燕十三，一定不會上這個當，你沒有聽到他方才大叫小心地面？」

練青霞目光一轉。「他應該早一些叫的。」

童青道：「這就是我的聰明了，若不是時間算得準確，又算準了你的反應，怎會有這種收穫？」

練青霞道：「他就是想不到在這個時候你竟然會算計我。」

「烏鴉一夥全都死光了，諸葛胆只顧燒棧道，我們既不能上去，他也不能下來，這是什麼時候，還不適合我們來算清舊賬？」

練青霞怒道：「那來的舊賬。」

「曹廷以寒冰針暗算我，害得我在燒窰裏苦上了三年，生不如死，你是曹廷的心愛弟子，不對付你，要他難過一輩子怎成？」

「寃有頭，債有主……」

「欠債子還，師債當然是徒償，這個道理怎麼你竟然也不懂。」童青又一陣大笑。

練青霞乾瞪着眼睛，童青笑接說道：「你也別要忘記，我是到那兒也跟你一起的。」

說話間浮沙已淹到他們的胸膛，練青霞不敢再動，有生以來，她還是第一次這樣面臨生死威脅。

浮沙陽光下雪白眩目，給她的也是雪的感覺，打從心底寒出來，整個身子彷彿都埋在冰雪中。

諸葛胆居高臨下，看得清楚，也都聽進耳裏，揚聲大笑道：「早知道你們自傷殘殺，我不是這樣安排。」

童青仰首說道：「你還能夠弄出什麼來？」

諸葛胆笑接：「你多次到來七重天偷取瓷土，你以爲我不知道。」

童青道：「你却是若無其事。」

諸葛胆道：「對江湖上的朋友我一向都留幾分薄面，何況這裏漫山遍野都是瓷土，好像你這樣來偷取瓷土的江湖人亦只得你一個，跟你計較豈非自找麻煩，若是因此而令你生氣，正面與我作對，因小失大，如何是好？」

「有道理。」童青眉飛色舞的。「看來你對我的脾性也很清楚哩。」

諸葛胆搖頭，道：「可惜我不知道你身中寒冰針，也不知道你會跟他們走在一起。」

「否則你早已對付我了。」

「有時完全不知道反而是一件好事，就是因爲知道你跟他們走在一起，知道你太熟悉這附近的環境，才沒有好好的利用這一片浮沙。」

童青點頭。「我是一定會利用這一片浮沙的，除此之外，也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對付神武營這位練大人。」

諸葛胆接道：「幸好你也不知道這裏築了棧道，否則我們也來不及撤退。」

燕十三直等到現在才開口：「到底是什麼人指使你的。」

諸葛胆大笑。「聰明如燕十三怎會提出一個這樣愚蠢的問題？」

「這個答案誰都想早一些知道的。」燕十三移步上前。

「應該知道的時候總會知道的。」諸葛胆這句話出口，悠然移動，一隻飛鶴也似飛掠而去。

盈盈纖纖身形同時展開，倒掠向後面不遠處的樹林，之前燕十三已經吩咐好她們應該怎樣做，所以到現在才採取行動，只恐諸葛胆從中破壞。

她們也是從童青視綫不及的方位離開去。

童青果然沒有發現盈盈纖纖的行動，看見燕十三走近來，立即道：「你最好不要多花心思，要是你有什麼異動，我馬上採取行動。」

燕十三微喟：「已經到這個地步，你老人家還要採取什麼行動？」

童青怪笑道：「只要我老人家雙掌一陣亂拍，浮沙便會急速往下沉，迅速將我們兩個人淹沒。」

燕十三忽然笑了。「看你這麼大一把年紀，還是小孩子心性。」

「這是說我幼稚的了？」

「你知道曹廷有多少個徒弟？」燕十三反問。

「不管有多少個，能夠這樣信任派出來負責這件事情不是最疼的一個才怪。」

「這只是因爲她的武功智慧。」

童青大笑。「武功倒是不錯，說到智慧，可不見得，否則也不會弄到這個地步，我說姓燕的，你還是少動腦筋，就是不上你的當。」

燕十三淡然道：「我只是提醒你老人家一句，曹廷未必會知道這件事。」

「這麼大的事；你也不跟曹廷說？你跟他又不是什麼交情……」

「我只是不想被人利用。」

「什麼？」童青叫起來。「這怎能說是利用，我們是什麼交情？」

燕十三道：「你莫要忘記我一直在帮助她調查毒氣這件事。」

童青嚷道：「你只是一個江湖人。」

「看過毒氣的威力，你便不會這樣說的了。」燕十三歎息。「這個時候我們竟然在自相殘殺，我也無話可說，難怪諸葛胆笑得這樣開心。」

童青好像這才考慮到，呆了一會，突然問：「現在這如何是好」

燕十三道：「當然是先離開浮沙，等到事情解決了，你們之間的恩怨喜歡怎樣解決便怎樣解決。」

「也是道理，到時候說不定曹廷也會到來。」童青一下子好像清醒了很多。

燕十三點點頭。「這件事應該是跟曹廷直接解決的。」

童青目光一轉，又嚷起來：「我們現在如何離開這片浮沙。」

燕十三耳聽風聲，知道盈盈與纖纖經已回來，道：「辦法是有的，只要你老人家合作。」

童青歎了一口氣。「不合作也不成。」目光轉向練青霞。「女娃子，賬我還是跟你的師父算，這一次，就當作我跟你開玩笑好了。」

浮沙經已淹至肩膀，練青霞雖然聽得燕十三說有辦法，還是遍體生寒，目光也似乎因此冷起來，看着童青，冷應道：「好，開玩笑——」

童青嬉皮笑臉的接道：「什麼時候你喜歡，也可以跟我開這樣玩笑的。」

「總有機會的。」練青霞目光更冷。

說話間，盈盈纖纖已掠到燕十三身旁，手中各抓着一綑樹藤，燕十三接在手裏左右揮出，飛向浮沙中的童青與練青霞。

練青霞那刹那不由喜形於色，探手接着，借力使力，一個身子脫出浮沙，疾往上拔起來。

童青也不慢，當然亦不免有一種死裏逃出的感覺，雙手抓住樹藤，牽得筆直，凌空還翻了一個觔斗，練青霞也就在這時候出手，一刀削在樹籐上。

樹籐迎刄而斷，童青一個身子立時倒飛出去，他看見練青霞出刀，却是毫無辦法阻止，脫口罵出來：「死丫頭，你——你——」

練青霞笑截道：「我也只是跟你開玩笑。」

語聲一落，她人亦落在浮沙邊緣，半身一轉，目光及處，突然一怔，笑容亦僵結。

童青也是有心賣弄，一個身子翻騰在半空，內力眞氣在樹藤牽得筆直同時運行至極限，原是要借樹藤一牽之力，箭也似射過練青霞頭頂，再遠射數丈才落在地上，一顯威風，樹藤一斷，所蓄的內力眞氣洩向相反的方位，身形亦倒射。

這一下倒射亦是箭矢也似，若是平空倒射開去，倒還罷了，他却是向地面倒射，「你」字出口，一頭便倒撞在浮沙上，立時疾射進浮沙內，那也正就是他方才陷身的地方，原已陷出了一個洞口，再給這一下力射，浮沙迅速陷落，洞口周圍的浮沙亦迅速湧進，貶眼間便將他整個身子淹沒。

練青霞回望的時候已只見童青的一雙脚，貶眼間，那條他執着的樹籐亦迅速在沙面上消失，彷彿被什麼疾拉到沙面下。

燕十三的面色亦大變，一聲：「緊抓着樹藤！」一個身子疾往前射出。

練青霞明白燕十三要做什麼，身形一沉，雙手抓穩了那條樹藤。

燕十三將樹藤的另一端抓在左手裏，身子飄然落在那個沙洞上，右手隨即疾插進去，這一插他整個身子亦插進沙洞內，迅速被浮沙掩蓋。

他一心只希望及時將童青手抓着的那條樹藤抓住，那還有希望將童青從浮沙裏拉出來。

那剎那他完全沒有考慮到練青霞揮刀斬斷樹藤的動機，沒有考慮到練青霞可能會將樹藤鬆開。

樹藤若是鬆開，他的命運便會與童青一樣，童青的命運怎樣，在他的身子沒進浮沙同時他已經清楚。

那些浮沙四面八方湧來，浮沙本身的重量再加上心頭的壓力，令他迅速生出了一種窒息的感覺，在他的眼前，一片幽暗，什麼也看不見，在浮沙裏移動的那隻手除了浮沙的阻力之外，什麼也感覺不到。

然後他發覺一個身子在迅速下沉，好像要直沉進地獄裏去。

地獄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地方？燕十三突然生出了這個念頭。也就在這刹那，他感覺樹籐去勢已盡，一股力道從樹藤上傳來，被牽的往上疾升。

不過彈指光景，他已經脫出了浮沙，借力使力，倒躍回練青霞身旁。

那不過短短片刻，在他來說彷彿已度過一段頗長的時間，甚至有死而復生的感覺。

練青霞的面色很難看，尤其是看見燕十三兩手空空從浮沙裏冒出來，他知道燕十三沒有抓着童青，仍然不由自主緊張地問：「童青呢？」

盈盈一旁冷笑道：「當然在浮沙裏，廢話！」

纖纖接對燕十三道：「燕大哥你放心，有我們在旁邊看着，不會出事的。」

盈盈接道：「她若是放開樹籐我們也會立即抓穩，再給她一劍，要她的命！」

練青霞搖頭。「我怎會這樣做？」

「不會？」盈盈盯着練青霞。「看你方才怎樣做，一刀將樹籐斬斷，立心要童青的命。」

練青霞道：「我只是跟他開玩笑，讓他再掉進浮沙裏才再將他救起來。」

盈盈一聲：「是麼？」才道：「倒要看你如何將他從浮沙下救出來。」

練青霞沒有作聲，盈盈如何肯放過，接着說道：「你就是存心報復，怎麼不承認。」

纖纖亦道：「童青說得不錯，神武營的人心狠手辣，一個不小心，後果不堪設想。」

盈盈又道：「連童青那種老江湖在知道小心防範之下，尙且不免被暗算，我們如何應付？」

纖纖緊接道：「總之避之則吉。」

練青霞目光只是落在燕十三面上，沒有理會盈盈纖纖，她知道她們若是明白，根本不用解釋，不明白就是怎樣解釋也沒用，也知道她們一直對她有成見，經過這一次童青的事，只有加深。

燕十三也沒有理會盈盈纖纖，甚至練

青霞，目光也一直停留在童青陷身的沙穴上。

沙穴已逐漸被浮沙填平，這浮沙有多深他不知道，却也不以為陷身這浮沙下還有生存的機會。

練青霞目光一轉再轉，忍不住道：「燕大哥，我眞的不是有意的。」

燕十三淡然道：「我只是不以為這是開玩笑的地方與時候。」

練青霞說道：「他却是跟我開這種玩笑。」

燕十三無可奈何的吁了一口氣。「相信他現在也很後悔。」

練青霞道：「我也是。」

燕十三道：「事情到這個地步我也無話可說了。」

練青霞截問道：「燕大哥，你看他生存的機會有多少？」

「我看是一綫生機也沒有。」燕十三目光從浮沙上移開。「生死有命。」

盈盈立即道：「燕大哥，分明是她弄的手段害死了童老前輩。」

燕十三道：「這對她並無好處，你們其實也明白的。」

盈盈纖纖相顧一眼，沒有作聲，旁觀者清，他們當然看出練青霞的確是存心跟童青開玩笑。

燕十三目光接轉向仍然在燃燒着的棧道，喃喃道：「這條棧道通往的地方也許就是我們要追尋的地方。」

練青霞插口道：「棧道雖然給燒掉，我們花一些時間應該不難爬上去，追查到棧道通往的地方。」

燕十三沒有立即回答，練青霞接道：「我們立即動身。」

盈盈纖纖看着她，目光回到燕十三的面上，燕十三終於說道：「練大人當然有練大人的方法，這種方法却未必適合於我們。」

練青霞一怔。「燕大哥莫非有更好的方法？」

燕十三淡然道：「我們所用的方法亦未必適合練大人，所以我們還是分道揚鑣，各自進行的好。」

練青霞道：「我們可以清楚說出來，看那種最好才作出決定。」

燕十三搖頭。「不必說了。」

練青霞到底是聰明人，歎息。「童青的死眞的令大家這樣不開心。」

燕十三尚未回答，盈盈已插口一聲：「練大人以為我們會很高興？」

纖纖接道：「跟一個練大人這樣喜歡開玩笑的人走在一起，不免一天到晚，提心吊胆。」

練青霞目光一轉。「要大家這樣，我如何過意得去？也許經過一段日子大家會忘記這件事。」

盈盈淡應道：「我們的記性好像一向都很不錯。」

練青霞目光回到燕十三面上，說道：「燕大哥俠胆仁心，事情當然不會就此罷休。」

也不等燕十三答話，她背身一轉，疾掠出去。

掠出了十多丈，她才停下來，隨即試探那些浮沙的存在，這已在燕十三意料之中，也沒有多說什麼，悠然舉步，走向相反的方向。

練青霞看在眼內，欲言又止，最後還是繼續走她的路，找到了浮沙的盡頭，再往前探，刀飛索並用，向峭壁上攀去。

這時候燕十三已走在樹林中，盈盈纖纖左右相隨，一路上都沒有話說。

「你們怎樣了？」第一個開口的還是燕十三。

盈盈立即道：「燕大哥在生我們的氣，我們只好不作聲，等罵了。」

燕十三笑笑問道：「我怎會生你們的氣？」

盈盈說道：「燕大哥喜歡跟那位練大人走在一起，而我們却將那位練大人趕走了。」

纖纖接道：「但燕大哥若是堅持，我們也不會反對，最多是心裏難受一些。」

燕十三一笑。「這都是你們說的。」

盈盈道：「我們到來的時候，燕大哥不是經已跟她走在一起？」

「那是怎麼回事，你們不是已經很清楚了。」燕十三微喟：「毒氣的事雖然是江湖人的所爲，認眞調查起來，還不是我們這三兩個江湖人能夠應付。」

盈盈點頭道：「對方是有計劃的行動，勢力龐大，很容易便將綫索截斷，而且一時東一時西的，只憑我們幾個人，的確是應付不來。」

纖纖不以爲然的道：「官府方面不錯是人多勢衆，也不見得有什麼收穫。」

燕十三道：「那是之前的人不懂得充份利用，到了練青霞接手，顯然是改變了很多。」

盈盈道：「她眞的這麼本領啊。」

燕十三笑笑。「到底怎樣，其實你們也明白的。」

盈盈纖纖相顧一眼，不由點頭，燕十三接道：「當然，她年紀還輕，又沒有什麼江湖經驗，要她應付那麼厲害的江湖人是吃力一些。」

纖纖接着道：「所以她要找燕大哥帮忙。」

燕十三道：「這件事我們總不能夠袖手旁觀，坐視不管的。」

盈盈奇怪道：「可是燕大哥現在却要離開，不然她走在一起。」

燕十三道：「既然這裏再下去也不會再找到什麼綫索，大家心裏又不舒服，爲什麼不暫時分開？」

「原來是這樣。」盈盈接問：「她却是還要留在這裏找下去。」

「那是江湖經驗的問題，性格也是一個因素，到她冷靜下來，便知道怎樣做的了。」

盈盈嘟噥道：「我看她是很倔强的，說不定會爬到峭壁上去。」

「就是爬到峭壁上面，也不會有什麼收穫，」燕十三搖搖頭：「否則諸葛胆又怎會走得這麼輕鬆？」

纖纖插口道：「那之上只怕有什麼陷阱埋伏。」

燕十三又是搖頭，道：「若是有又可以對付我們，應該是誘我們爬上去，不會着烏鴉一夥在峭壁下阻擋我們，再燒掉棧道。」

「練青霞若是一無所獲，又會採取什麼行動？」纖纖隨即問。

燕十三微笑。「看來我們還是留在這裏，等練青霞到來問一個清楚明白。」

纖纖一聲：「才不等她。」放步向前行。

盈盈笑接道：「她的爲人就是好奇心重？」

燕十三反問：「你又怎樣了。」

纖纖馬上替盈盈回答：「還不是跟我一樣？」

「胡說——」盈盈笑罵：「我才不管姓練的會採取什麼行動。」

纖纖瞪了她一眼，她只當沒有看見，接道：「之前姓練的找不到什麼綫索才找燕大哥帮忙，峭壁上找不着說不定又會找到來，再用藍天鵬那種人威迫利誘。」

纖纖道：「好像她那種聰明人又怎會重施故技？」

盈盈接說道：「你以爲她不會，說不定偏偏就會，如此豈非又是來一個措手不及？」

燕十三笑接：「既然不管她了還來這許多猜測？」

盈盈反問：「燕大哥眞的完全不担心她？」

燕十三道：「我只是担心毒氣又將會在什麼地方出現，能不能夠及時制止。」

盈盈纖纖相顧了一眼，好一會，盈盈才說道：「其實我們應該跟姓練的走在一起。」

燕十三笑笑。「需要走在一起的時候總會走在一起的，這周圍百里既然滿佈官府的綫眼，練青霞要找到我們或者我們要練青霞找到來何等簡單，我們有什麼消息要通知她當然也是的。」

盈盈一怔道：「我們有時就是忘記了她的身份勢力。」

纖纖亦不覺道：「女孩子這麼年輕便已有這個成就其實也很不簡單，雖然說曹廷是她的師父，還要看她的本領。」

燕十三又是笑笑，接道：「我們還是老辦法，分頭去調查。」一頓突然抬頭：「你當然也是的。」

一個人應聲從一株高樹上躍下來，正是那個以裝扮成燕十三爲榮的嚴拾生，一着地便嚷：「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不等燕十三回答接又道：「若是這也不知道還是江湖第一名俠？」

盈盈隨即嘆息，說道：「好啊，要你出現帮忙的時候不出現，事情解決了才冒出來。」

嚴拾生打了一個「哈哈」。「我本來可以早一些到來的。那知道途中又遇上了另一件事，那件事跟這件事雖然沒有關係，對我來說却是頗爲重要……」

燕十三知道是藉口，却沒有拆穿，笑截：「這裏我們並無多大收穫……」

嚴拾生立即眉飛色舞的截道：「這是意料中事，所以我也沒有急着趕來。」

「那現在該到那兒去？」

嚴拾生又打了一個「哈哈」，彷彿要說什麼，突然搖搖頭：「到我證實了才跟你們說。」半身一轉，雙袖一拂，飛掠而去

盈盈看着他走遠才問：「他眞的又找到了什麼綫索？」

纖纖笑罵：「若是這樣你以爲他還不搶着說出來？也不是第一次這樣裝模作樣的了。」

盈盈道：「不管怎樣他都能夠找到這裏來。」

纖纖說道：「極有可能是沿途追查我們的行踪，但能夠跟上我們也很不簡單的了。」

燕十三沒有作聲，只是考慮下一個要去的地方，之前練青霞曾給他四個地方選擇，他原是以爲在官府嚴密監視下，不可能出事，結果却在光天化日之下毒氣在蘭溪爆發，若非他及時跳進水中，亦難免中毒身亡。

蘭溪是這樣，高亭，平湖，竹瓦另外三個地方又如何？

× × ×

練青霞不錯武功高强，又經過嚴格訓練，可是爬到峭壁上亦花了不少時間。

峭壁筆直如削，有些地方滑不留手，她彎刀飛索並用才能夠越過，要越過那條仍然在燃燒着的棧道當然更加困難，但都被她克服了。

越過了棧道，可供立足的地方很多，那大概就是棧道選擇在那個位置建造的主要原因。

她沒有立即追向諸葛胆離開的方向，原因除了那邊的地勢更凶險，可供立足的地方都在烈火燃燒中，還因爲她有一個更好的辦法，此外她還想看看棧道的源頭。

她向相反的方向移動，很快便找到棧道源頭的所在。

那是一個平台，下臨一個個挖得很深的洞穴，設置有絞盤吊臂，當然都已給毀掉。

她雖然外行，亦不難看出那附近的瓷土更加幼嫩光滑。

當然她希望能夠在那附近找到一些綫索，結果却也是失望。

她沒有放棄，隨即往上爬，翻越山峯，那已經入夜，棧道仍然在燃燒，居高臨下，燃燒着的棧道看來就像是一條火龍，飛舞在峭壁間。

既然看得清楚，要追踪這條火龍的去向，當然很容易，翻越峭壁追尋也比較輕鬆。

追到了棧道的盡頭，她沒有立即攀下去，到底已是深夜。

沒有必要冒險她一向不會冒險，只是有時情緒激動起來也會例外，現在她的情緒已完全穩定下來。

她在一塊平地上臥下，思前想後，想的比以往多很多，想到過去的那份冷靜這幾天幾乎完全消失，連她也不由得苦笑起來。

甚至在曹廷的眼中，這也是完全沒有可能發生的事，也所以曹廷這樣看重她。

是不是燕十三的影响，想到燕十三，她的笑容更苦澀，之前她從來沒有見過一個燕十三那樣的男人。

好像燕十三那樣的男人原就是不會太多。

那種瀟洒，那份機智，那一身武功，她越想便越多，到她突然醒覺，明月已高掛在中天。

（未完・五）

民間宮幃歷史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九龍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恭親王和萬太師討論關押方御史、林大人的事，不同意將他們押入東、西廠任何一處，一定關在天牢，防止萬太師對他們暗害，至於他們的罪行容後再審加以澄清，交由刑部全權處理，不管萬太師是否同意，立命人將方正、林田甫帶走，總算差強人意，暫時擺脫萬貞兒父女的魔掌。方少飛、林玲無法施救，和他們搏鬥後離去，張敏帶住人手直找到林玲家裏，對她母親硬下聘禮，說皇子要娶她女兒爲妃，另方面又將方少俊捉住，引方少飛投案自首，方少飛爲了救胞兄出來，被雷霆等圍捕，師父彭盈姝力戰身亡，南僧馳援，方少飛仍未脫險……

墓前說身世　皇子淚滿襟

應聲走出一人，是布笠人弓先生。

如大旱之逢甘霖，如絕症之遇良醫，方少飛心頭一喜，但隨之心頭一震，道：「弓先生，我對不起你。」

布笠人道：「現在什麼都不必說，快走。」

費無極陰森森的冷笑道：「走？只怕飛也飛不了。」

一抖手中拂塵，正待出手進招，布笠人已搶先發難，剛猛的掌浪劈頭蓋面捲過來，弓先生繞行一週，連攻十二掌，鼎鼎大名的廬州三兇，好似被人劃地爲牢，被圈在一起，動彈不得。

方少飛不敢停留，跨步出門。

一出大門，便被一名刀客堵上了，雪亮的雙刀正好將大門全部封死，殺不了刀客，就休想走出去。

憑方少飛今日的功力，殺一名刀客，應非難事，難在他背負重傷的方少俊，頂多只能抽出一隻手來。

單手對雙刀，又是非死不退的死士，方少飛心裏直發毛，萬一連哥哥的性命也保不住，今日此來，可眞是全軍覆沒，奇慘無比。

十二號刀客哈哈大笑道：「運氣來的時候眞是城牆也擋不住，昨天有人算老子會發橫財，今天財神爺就上了門，方少飛，伸直脖子準備挨刀吧，老子領到賞銀後答應送你一副好棺材。」

「材」字才吐出一半，雙刀也只舉起一半，醉俠卜常醒神鬼不覺的從門前照壁後面繞到他面前來，道：「趙兄，百萬兩銀子可不是小數目，見者有份，咱們二一添作五如何？」

十二號刀客皮笑肉不笑的道：「啊，是大富兄，那當然，那……」

一語未畢，卜常醒抽冷子就是一刀，可憐十二號趙姓刀客，魂魄已散，尚不知下手者的眞正身份。

悔不該沒有聽師父的話，才造成此時這個悲慘的局面，方少飛終於落下了淚，說道：「師父，我錯了，四師父是我害死

的。」卜常醒並沒有責怪他，含淚說道：「不，你沒有錯，任何人眼見自己的手足受折磨而不予施救，就不是人，錯在師父一開始就當研究如何救人，而不是一味的阻止你來救人。」

一時悲從中來，也洒下幾滴英雄淚。

方少飛道：「其他兩位師父呢？」

卜常醒戚然道：「他們另有任務，沒來，否則也許可以挽回四妹的一條命。」

揮揮手，示意方少飛快走，他自己則一頭撞進方家去。

外面的爪牙，多已衝進方宅，但還是留有把風的人，方少飛穿街過巷，沒命似的往斜對面的一條巷子裏奔，甫深入十丈不到，便被人發現，一名偵緝手卯足勁追上來。

禍不單行，再進數丈，前路出現一個更厲害的人物，是快刀王立。

前有強敵，後有追兵，兩側全是雪白高牆，又無橫巷門戶，方少飛今天眞是倒了八輩子的血霉，只好硬着頭皮往前衝。

怪事！王立步履不穩，搖搖晃晃，口中還嘟嘟喃喃的不知說些什麼，顯然喝醉了酒。

更怪的是，當方少飛從他身邊經過時，竟視如不見，未加攔阻。

該攔的人不攔，却將後面的偵緝手給攔住了，問道：「雷霆那個老小子現在那裏？」

偵緝手忙答道：「在方家，正與南僧幹。」

「方家！」那個方家，帶我去。」

「方御史家，就在前面不遠，屬下要追方少飛。」

「方少飛！誰是方少飛？幹嘛，要追他？」

「王大人，你喝醉了，前面的那個小子就是方少飛，是娘娘懸下百萬賞銀捉拿的欽命要犯。」

「本官不識他，也不管什麼賞銀欽犯，快帶老夫去找雷老兒。」

不由分說，快刀王立一把抓住那偵緝手，朝方宅行去。

弄得方少飛滿頭霧水，暗道：「王立今天怎麼回事，人說酒醉心明，我就不信他會不認識我。」

方少俊傷勢不輕，亟需察看一下，好及時施救，方少飛那有閒工夫思前想後，他知道附近有一棟空宅子，甚是僻靜隱密，當即放快腳步，奔至巷底。

空屋就在巷底拐角處，推開黑漆大門，方少飛直往內闖，那知，僅僅進去十步不到，便被人堵住了，赫然是西仙手下大將——「芙蓉四鳳」。

辣手娘子金鳳驚咦一聲，道：「咦，方少飛，你慌慌張張的跑來幹嘛？」

方少飛愕然一楞，隨機應變的道：「不幹什麼，只是隨便逛逛。」

從黃鳳一旁擦身而過，續往前行。

香風掠處，四鳳復將他的去路堵住，銀鳳杏眼圓睜的道：「站住，你擅闖民宅，非偷即盜，小心挨揍。」

方少飛道：「這根本是一棟無主的空屋，別含血噴人。」

辣手娘子金鳳臉一沉，道：「告訴你，這是我家谷主的私產，只是多年未住罷了，並非無主之物。」

追兵甚急，方少俊又亟待救治，方少飛幾已走投無路，說道：「就算是白前輩產業，看在亞男的份上，借用一下總可以吧？」

辣手娘子金鳳一口回絕：「不借！」

「請亞男出來一見。」

「希望你不要再害小姐。」

「金鳳姐言重了，在下只是想見她一面。」

「沒有這個必要。」

「那麼，見見白谷主也可以。」

「谷主不見客，你滾吧。」

救人如救火，慢一分就會增加一分危險，方少飛那有時間跟四鳳泡蘑菇，索性閉口不言，將哥哥放下來，就地察看。

大腿上的刀傷並不嚴重，只是皮肉之傷，背脊上的飛刀却插入甚深，方少俊已進入昏迷狀態，將他的褲管撕開，擦拭一下傷口附近的血汚，道：「那一位有刀創藥，可否借在下一用！」

黃鳳道：「沒有，有也不借。」

是泥人還有三分火氣，方少飛氣忿忿的道：「嚴格說來，我們之間並無深仇大恨，四位怎麼這樣不近情理。」

紫鳳冷笑道：「你倒說的輕鬆，四鳳姥山受辱之事一輩子也忘不了。」

一提起姥山受辱的往事，金鳳、銀鳳、黃鳳俱皆花容大變，銀鳳道：「大姐，這小子自投羅網，先教訓他一頓然後再交由谷主處理如何？」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四鳳存心報復，一拍即合，銀鳳的語聲尚自繞耳未竭，四個人已拉開架式，從四個方位攏上來。

空氣登時大緊，方少飛迫於無奈，看來一場惡戰又將不可避免，所幸，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張亞男領着四名使女，及時現身化解，問明原委後，張亞男急人之急，立刻採取行動，一面命人緊閉門戶，嚴禁外人闖入，一面取來一塊門板，親自與方少飛抬着方少俊，準備抬到自己的屋裏去，悉心療治。

辣手娘子金鳳不以爲然的說道：「亞男，妳這樣擅作主張，谷主知道後會怪罪的。」

張亞男道：「救人要緊，娘要是怪罪自然由我一人承担。」

懶得跟四鳳多費唇舌，抬起門板來就走。

這宅子甚是寬廣深遠，且頗宏偉壯麗，共是三進，張亞男在前，方少飛在後，急如星火的越荷池，過中庭，穿花牆，進拱門，踏進第二進院子。

「亞男，這房子好漂亮，眞想不到，算起來我們還是隣居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娘在北京還有產業，這是我第一次來，聽說這宅子多數的時間都是空着的。」

「沒錯，打從該提時起，就沒見這裏住過人，妳是什麼時候搬進來的。」

「一個多月了。」

「怎未出去走動？」

「娘不准我隨便離開。」

「可曾有令尊的消息？」

「整日困坐愁城，那來的消息。」

張亞男回過頭來，含情脈脈的望了他一眼，道：「現在好多了。」

二人速度極快，三言兩語間已通過第二進，踏上第三進院子的石階，忽見西仙白芙蓉藉着一臉寒霜，當門而立，聲音比長白山上的冰雪還要冷：「亞男，妳好大的胆子，娘不許妳出門，竟敢將人領到家裏來，還不快放下。」

母命難違，張亞男只好將方少俊放在地上，楚楚可人的道：「我們是不期而遇，娘千萬別誤會。」

「不管他是怎麼進來的，叫他們馬上走。」

「方家的大哥身負了重傷，亟需要施救。」

「那他更應該去找郎中，覓大夫。」

「萬貞兒的人所在皆是，這是多麼危險。」

「危不危險是他們的事，用不到妳操心。」

「人溺己溺，何況我們是好朋友。」

「芙蓉谷一向獨來獨往，沒有朋友，也不管閑事。」

「少飛哥的情形不同，沒有他女兒早就遭了北毒的毒手。」

「哼，天下的男人一般黑，沒有一個好東西。」

母女二人南轅北轍，各說各話，也越說越僵，方少飛生怕爲了自己令他們母女反目，昂首挺胸的道：「白前輩，不用妳趕，在下馬上就走，臨走之前，有幾句逆耳之言盼能海量雅納。」

西仙怒目而視，沒有答腔。

張亞男想要阻止他，方少飛還是不顧一切的說出了口，道：「前輩有一位天底下最聰明的女兒，很可能還有一位好丈夫，可惜自我之心太重，爲名韁利鎖所困，只知有我，不知有人；近名利而遠親情，以致勞燕分飛，母女離心——」

話還沒有說完，西仙的怒火業已爆發出來，聲色俱厲的道：「好狂的娃兒，竟敢出言不遜，大概是活膩了！」

一彈身，一揚手，「粉蝶掌」應勢而發，方少飛不欲使事態擴大，滑步退下石階，未曾還手。

西仙怒氣沖天，如長河決堤，一發不可收拾，却欲罷不能，又揚掌追下來。

張亞男忙不迭的下來攔阻，白芙蓉欲攻來攻去，前院喝叱聲起，已有人幹上了，春蘭氣急敗壞的入內稟道：「谷主，有人强行闖入。」

西仙道：「是誰？」

春蘭道：「是萬貞兒。」

西仙神色陡變，道：「她來作甚？」

春蘭道：「不知道，四鳳擋不住，可能——」

言猶未盡，萬貞兒三拳兩脚便將芙蓉四鳳打得東倒西歪，已大模大樣的衝了進來。

朱祐楨、萬家棟、小霸王燕無雙緊隨在後。

西仙可沒將她貴妃的身份放在眼內，趨前說道：「妳我向來河水不犯井水，何事擅闖本谷主的宅第？」

萬貞兒是何等身份，自然更不會爲西仙的盛氣所懾，威風八面的道：「哀家是來捉拿欽命要犯。」

西仙道：「芙蓉谷從來不問政事，那來的欽犯。」

萬家棟一個箭步衝上來，指着方少飛說道：「他就是娘娘要抓的人。」

萬貞兒揮一揮手，說道：「給哀家拿下！」

燕無雙、朱祐楨、萬家棟齊聲應諾，一湧而上。

西仙怒叱道：「別動！」撒下一道勁風。

萬貞兒怒叱道：「怎麼？妳想包庇犯人？」

「本仙子是不准妳在此地抓人。」

「這不挑明了是包庇？」

「娘娘可以到外面去抓。」

「人犯是窩藏在此，哀家到外面去抓誰？」

「本谷主正要趕他出去。」

「那就快點趕，哀家不耐久等。」

「請娘娘先離開。」

「哼哼，妳的毛病還眞不少，夜闖大內之罪哀家尚未追究，現在又幹起窩藏人犯的勾當來，莫非成心要跟朝廷作對？本宮想在那裏抓人，就在那裏抓人，誰要是胆敢攔阻，就與犯人同罪！」

萬貞兒貴爲當朝貴妃，是皇上身邊的第一號紅人，那個不懼，那個不怕，豈會被西仙唬住，話一落地，人已撲出，欲將方少飛生擒活捉。

這無異是給西仙難堪，讓她下不了台，暴跳如雷的道：「萬貞兒，妳欺人太甚，芙蓉谷即使毀宗滅派，也容不得妳如此張狂跋扈。」

身形三閃，强將萬貞兒的去路封住，這兩位武林中的女蛟龍，動口不足，繼之動手，當場大幹起來。

小霸王燕無雙、萬家棟、朱祐楨也沒閑着，一陣眉來眼去後，乍然齊肩並步的攻上來，方少飛道：「這樣更省事！」全力發招迎拒，詎料，三小有詐，朱祐楨、萬家棟虛晃一招，繞過方少飛，衝向方少俊。

一絲駭意起自心田，方少飛想應變已是不可能，燕無雙猛銳的掌力撞上身來，方少飛怒極而吼道：「燕無雙，到黃泉上路去打前站去吧！」

他自知處境險極，是以全力發招，「玄天大法」的內力用足了十成十，左拳右掌，力猛如山，原以爲一擊之下定可要了燕無雙的命，豈知小霸王的本事比他想像中還要高，震退丈許而已。

三小謀而後動，快如電光石火，張亞男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朱祐楨、萬家棟已搶上石階，方少俊再度落入敵手。

萬家棟的鋼刀往方少俊脖子上一架，神氣八啦的道：「小雜種，你已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想要你哥的命，就別作困獸之鬥。」

事情急如火燒屁股，方少飛全憑本能反應，萬家棟「鬥」字尚未出口，他已打出兩張天九牌，人也跟着箭射而出。

包不輸的天九牌獨一無二，奇快奇準，刀是被他打歪了，可是，萬、朱二人却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將門板抬起，全力拋向方少飛。

一拋之力，方少俊已自消受不起，朱祐楨又添了一掌，萬家棟更毒，再補一刀，一把三尺長的鋼刀，透過門板，將方少俊的軀體全部貫穿。

喪兄之痛，痛澈心脾，方少飛歷盡艱險，彭盈妹還賠上一條命，到最後方少俊仍然難逃一死，陡然間，像中了邪，似發了瘋，更如一頭發狂的猛獸，他夢囈般地吼叫，道：「還我哥的命來！還我哥的命來！」

早將布笠人的叮嚀拋到九霄雲外，就算記得，也顧不了這許多，因爲他的腦子裏盡被復仇的意念所充塞，再也容納不下別的東西，此刻，他想到的只有一件事：復仇！復仇！復仇！

人已縱起，招已遞出，挾怒出手，威力倍增，朱祐楨、萬家棟起先還想力拚，雙方暗力一接觸，便覺出方少飛下了殺手，惶忙借力彈起，望風而逃。

方少飛怒從心頭起，惡向胆邊生，揚掌猛追，毫不放鬆。

燕無雙剛剛喘過一口氣來，睹狀大駭，欲出手截堵，被張亞男攔下來。

萬貞兒怕方少飛溜掉，「一鶴冲天」上了房，想從高處下手，西仙白芙蓉却不肯就此罷手，接踵也追上去，說道：「本仙子說過，絕不允許在芙蓉谷的地盤上抓人。」

已有不少刀客、偵緝手聞訊趕到，爲四鳳堵在門外，更是鞭長莫及。

追呀追，追進了第三進院子，追出了宅子，追過不少巷弄，追越無數房舍，合該他們兩個倒霉，溜進一條死胡同，二人嚇得屁滾尿流，只好翻上牆頭。

「償命來！」

朱祐楨的脚還沒有站穩，方少飛已呼地一掌劈到，悶哼聲中，栽到牆外去。

萬家棟算是幸運，未爲掌風所傷，不曾看清楚外面的情況，便盲目跳下去。

方少飛更絕，沒有預備動作，沒有在牆上停留，直接翻過去，一掌貫頂而下。

又是一聲悶哼，萬家棟像斷了綫的風箏，一頭栽進牆外草叢中，距離朱祐楨僅三尺不到。

二人均傷得不輕，面如白紙，方少飛上去踢了萬家棟一脚，道：「姓萬的，有什麼遺言後事，你最好趁早說清楚。」

凡是暴虐殘酷的人，十九都是胆小的懦夫，之所以會行暴虐殘酷之事，正是爲了掩飾他胆小怯懦的本質，死到臨頭，萬家棟再也狠不起來，趴在地上好言哀求道：「方兄，咱們曾是兒時遊伴，不看現在看過去，請手下留情，放過這一遭。」

方少飛鐵青着臉說：「萬家棟，你殺我哥哥的時候，可曾想到手下留情？」

軟的不成，萬家棟又動起硬的來：「方少飛，你最好想清楚，殺了我小心我爺爺姑姑滅你九族。」

不提萬貞兒父女還好，一提起他們方少飛就火冒三千丈，殺機滿面的道：「殺人償命是天公地道的事，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先除掉你這個小賊，再殺那兩個妖婦大奸臣！」

駢指如劍，照準萬家棟的「天靈穴」插下去。

牆脚下蔓草叢生，再過去就是一條大路，有一輛馬車疾駛而來，車內有人喝道，手下留人！」

隨着這一喝聲，布笠人飛快射到，一把捉住了方少飛的手，道：「少飛，你忘了，曾答應老夫不殺他們兩個。」

方少飛淚流滿面的道：「可是他們殺了我哥哥。」

「還是不能殺。」

「這到底是爲什麼？」

「當然是有特殊的原因。」

「難道弓先生有不能言明的隱衷？」

布笠人望一望方少飛、萬家棟、朱祐楨，緩緩的說道：「是該說明眞象的時候了，我帶你們到一個地方去，自當奉告一切。」

猛地連彈二指，點了萬、朱二人的睡穴，與方少飛一齊扛進篷車去。

車內赫然擺着一具棺木，布笠人給萬家棟、朱祐楨一人服了一粒藥丸，放進棺木裏，蓋好棺蓋，命車把式向西駛去。

方少飛疑雲滿腹的道：「弓先生，這棺木原來就是準備要裝他們兩個的？」

布笠人道：「本來是想爲彭女俠收屍的。」

一想到四師父，方少飛就痛不欲生，哽聲道：「都是我的錯——」

布笠人阻止他再說下去，道：「事情已經發生了，說什麼也沒有用，死者已矣，我們還有更長更遠的路要走。」

方少飛深深的吸一口氣，藉以平靜一下激動的情緒，道：「南僧、林玲那邊的情形怎麼樣？無心大師是否能制得住血手魔君？」

「雷霆崛起塞外，一戰成名，絕非倖致，確有眞才實學，認眞打起來，恐怕連海南神僧也討不了好。」

「萬貞兒更厲害，西仙白芙蓉同樣奈何不了她。」

「幸好他們的目標是你，你一走，雷霆無心戀戰，不久便突困而去，不然，在衆寡懸殊的情形下，死的可能不止彭女俠一人。」

「我們是不是要去收四師父的屍？」

「少飛，先解開你心頭的謎團，這件事老夫稍後再辦。」

方少飛道：「先兄死在白家，請弓先生一併料理。」

「我會的，老夫人那邊最好暫時勿相告。」

「弓先生，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來，雷霆說曾去過八公山，黑煞龍飛已不在流沙谷，可是事實？」

「不假，雷老魔係與萬貞兒結伴同往，空手而回。」

「這是否表示龍飛已練成『掌中刀』、『指中劍』？」

「可能正是如此。」

「白煞鐵虎也已離開紫禁城，這兩個魔頭假如心性不改，甚至被萬貞兒收買的話，可是一大隱憂。」

「老夫正在爲此懊惱，後悔當時未能當機立斷，將眞經留下來。」

「在下倒覺得爲人在世，起碼應該仰不作於天，俯不愧於地，如果我們侵佔了『玄天眞經』，一定會惴惴不安。」

「這是你厚道。」

「也是做人的本份！」

馬車已出西門，方少飛道：「我們究竟要到那裏去？」

布笠人道：「西山！」

× × ×

西山。

獵人牛與夫婦昔日的廢墟上，有兩座墳墓，墓前植有四株柏樹，已粗逾尺許，顯然存在的時間已頗久遠，少說也在十七八年以上。

左邊的墓碑上清清楚楚的寫着：「義人牛與夫婦之墓」，餘皆空空如也，並未留下立碑者的名姓。右邊墓前也立了一塊碑，可惜上半截被人砸斷，落在一旁，若是放回原位，可以看到寫着：「假面人之墓」五個字，立碑者是無名氏。

不僅碑被打破，仔細觀察，墳堆上坑坑洞洞，亦曾遭人踐踏。

就在墓前柏樹下，方少飛、朱祐楨、萬家棟一字兒排開，坐着不動。

布笠人則坐在他們的正對面，以異常鄭重的語氣，說道：「你們也許一直在納悶，爲什麼會把你們三個人湊在一起，帶到這個荒山野地來，老夫鄭重的告訴你們，是想在此揭開你們的身世之謎，你們信也好，不信也罷，將來是敵是友，何去何從，全由你們自己作主，老夫不加干涉，但弓某要强調，這絕對是個千眞萬確的事實。」

三人鴉雀無聲，屏息以待。

布笠人道：「十八九年前，在前後相差數日間，獵人牛與生了一個兒子叫牛大狗，方御史生了一個兒子叫方少英，住在『安樂堂』裏的紀宮人也生了一個兒子，可惜至今仍未取名。

「其中以紀宮人所生的皇子最不幸，爲了躲避萬貴妃的毒殺，紀宮人央求假面人將皇子帶出宮去託人寄養，假面人爲了永絕後患，定下了移花接木之計，與牛與換子，將大狗子帶回宮去。

「可惜忙中有錯，假面人自知衣著不同，事機必敗，又連夜來此，原意是想將皇子帶走，不料方少英亦寄養來牛家，假面人靈機一動，又來了一個偷龍換鳳，將皇子的衣服穿在少英身上，得知方御史爲官清正，復將皇子送往方家扶養。

「不久，事機果然敗露，張敏領着廬州三兇來此搜查，牛與夫婦當場喪命，方少英則被當作假皇子抱進宮去。

萬貞兒詭計多端，並沒有殺害方少英，反而佔爲己出，取名祐楨，欲藉此爭奪后位，結果陰謀雖未得逞，却幸而保住了方少英的一條命。

「算起來牛大狗是最幸運的一個，照萬貞兒的意思，是要張敏送至太師府中，殺害丟棄，萬幸萬大才無子，收爲螟蛉子，命名家棟，若非如此，大狗子早已屍骨無存了。」

布笠人一口氣將這一段往事全部交代清楚，方少飛、萬家棟、朱祐楨俱皆瞪目結舌，大張着嘴，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也不知從何說起。

站起身來，布笠人走到方少飛面前，道：「你就是眞正的皇子，是皇上目前唯一的骨肉，這也正是萬貞兒父女要千方百計殺害你的根本原因，回憶一下紀宮人見你時的那份激動，那份情愫，當可證此言非虛。」

方少飛當然信得過布笠人，只是一時間，無法完全接受這個事實，依舊默然無語。

布笠人又道：「皇子殿下，不！我想暫時還是稱你少飛比較習慣，你現在該明白老夫不許你殺朱祐楨、萬家棟的原因了吧？他們都是你救命大恩人的兒子，沒有牛與夫婦，沒有方御史、方夫人，你如何能活到今天。」

方少飛哭了，他也弄不懂是爲誰而哭，總之百感交集，淚下如雨。

橫移兩步，布笠人對朱祐楨說道：「你是方家的二少爺，叫方少英，死在白家的方少俊，是你的嫡親胞兄，過去的一切，由於環境使然，老夫不忍見責，從今以後，盼能改頭換面，重新做人。」

方少飛的身世，早已風風雨雨，較易接納，朱祐楨的事，對他而言却是從天而降，毫無心理準備，簡直無法面對這個殘酷的事實，雙目呆滯，全身顫抖，似夢囈般地喃喃自語道：「這怎麼可能，怎麼可能呢，我不信，我絕對不信！」

布笠人緊握住他的手，以極其懇誠的態度說道：「弓某願以人格担保，絕無半句虛語，若是萬貞兒親生骨肉，何至於如此冷落生疏？」

朱祐楨一臉疑惑的道：「這些都是機密大事，除非當事人，不足爲外人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布笠人道：「整個事件，有兩個最重要的當事人，一個是假面人，一個是太監張敏，老夫很幸運，與他們二人皆交非泛泛，而且與方御史、紀宮人亦頗多交往，故而洞悉一切，你如不信，可探一下張敏的口風，當可略知梗概，牛與夫婦與假面人的後事就是老夫親手料理的。」

萬家棟霍然呼地跳了起來，道：「你究竟是誰？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布笠人道：「老夫另有隱衷，現在還不能表明身份。」

萬家棟冷哼一聲，道：「哼，連你自己的身份都密而不宣，誰會相信你的連篇鬼話。」

布笠人指着牛與夫婦的墳墓說道：「你可以存疑，可以不信，可以設法去查證，但站在老夫的立場，必須將事實的眞象告訴你，你就是那自刦後餘生的牛大狗，埋在墳墓裏的正是你親生的爹娘。」

萬家棟一向認爲自己出身豪門，並且以此自豪，說什麼也不肯承認是卑微的獵人之子，瘋狂的搥打着墓碑，憤怒不已的道：「你胡說，萬太師是我爺爺，萬貴妃是我姑姑，萬大才是我嫡親的爹，你鬼話連篇，純屬子虛烏有。」

「歸宗認祖，乃人倫大事，老夫沒有理由揑造事實。」

「當然有，你想陷害我們萬家。」

「萬德山父女罪與天齊，日後一旦事發，已足夠他們死八百次，用不到老夫來添油加醋。」

「哼！」

「正因爲你是大狗子，是皇子恩人之後，老夫才制止少飛殺人，以你的素行，尤其是在刀殺了少俊之後，不可能活到現

在。」

「天曉得你是在玩什麼詭計。」

「你可以問一問萬大才，是不是他親生的兒子？」

「小爺爺我會問的。」

「問的時候應講求技巧，別惹來殺身之禍。」

「這是我自己的事情，用不到你來嚕嗦。」

「還可以問一下張敏，當年曾否將一個孩子從玉華宮抱進太師府？」

「這不難，張敏是個貪財的小人，賞他幾百兩銀子就會道出實情的。」

「你再想想看，除去兇殘暴戾的性格，乃後天環境感染所致，無論身材面貌，言談舉止，那一點像萬大才？」

「這——這我不管，你且說牛與夫婦是怎麼死的？」

「大狗子，你爹——」

「不要叫我大狗子，我是萬家棟。」

「可以，一時改不過來，你可以繼續叫萬家棟。牛與是被哈山克殺死的，大狗子的娘則是被花三郎姦殺。」

「可有證人？」

「張敏，費無極在場目睹。」

「你不在？」

「不在！」

「不在場何以得知兇案實情？」

「是從張敏口中得知的。」

「張敏會將這種事隨便告訴一個不相干的人？」

「老夫說過，我們交非泛泛，有生意上的往來，可以花銀子買。」

「布笠人，小爺爺我想不通，這件事跟你八竿子都打不到，爲何花這麼多冤枉錢？」

「牛與夫婦，義薄雲天，有大恩於皇子，凡我子民不能不查個水落石出。」

布笠人調整一下站立的位置，面對三人，一字一句的說道：「老夫所言，皆當年實際的事實經過，信不信，則全在你們自己，是福是禍，爲善爲惡，也全憑你們自己的良知，你們可以繼續保留你們現在的身份姓名，以及一切親屬關係，但老夫要鄭重聲明，此事關係重大，切勿輕易洩漏給他人，從今以後，應該棄惡遷善，重新做人，倘若再爲非作歹，恣意胡來，必將難逃殺身之禍，弓某不會再救你們第二次。」

從携來的籃子裏取出九柱香，點火燃着，布笠人又道：「你們三個人，都曾經吃過牛家大嫂的奶水，親如兄弟一般，家棟居長，少英居次，少飛再次，宜以兄弟相稱才對，來，給他們兩位上三柱香，聊表做晚輩的一點心意。」

方少飛的表現最明確，接過香火，捧香爲禮，還規規矩矩的磕了三個頭。

朱祐楨稍作猶豫後，也上香如儀，但未磕頭。

萬家棟則大異其趣，反應全無，待朱祐楨上完香後，冷聲說道：「咱們走。」

朱祐楨望着布笠人，弓先生沉聲說道：「老夫言盡於此，你們隨時可以離開，希望再見之時，兩位已改頭換面，若能對除奸之事略盡棉薄，則善莫大焉。」

萬家棟表情木然，未置一詞，拉着朱祐楨，掉頭就走。

方少飛面色凝重的道：「看家棟哥的表情，好像很不情願接受這個事實。」

布笠人說道：「這也難怪，從叱吒風雲的太師之孫，一下子變成山野獵人之子，誰都無法適應，過一段時間自會慢慢習慣。」

「萬一他貪圖權勢，不改故態，甚至變本加厲，將一切全抖出來怎麼辦？」

布笠人道：「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果不幸而言中，大狗子恐將難逃一死。」

將假面人墓前斷裂的石碑放回原處，從布笠人手中取過另外三柱香，方少飛道：「這位假面人對我同樣恩重如山，亦當膜拜，聊表寸心。」

獻香磕頭，恭謹有禮。

布笠人既不贊同，亦未反對，事後才說道：「其實拜不拜都一樣。」

這話甚是突兀，方少飛大感詫異，道：「弓先生何出此言？」

「老夫懷疑躺在墓穴裏的人是否確爲假面人本人。」

「人不是弓先生埋的嗎？」

「是老夫所埋。」

「那怎麼可能弄錯。」

「假面人的標誌是戴着橡皮頭套，任何人戴上相同的橡皮頭套，皆可冒充假面人。」

「你們交非泛泛，難道識不出？」

「他從未以眞面目示人。」

「墓穴中人面貌如何？」

「只是一個沒有面皮的人。」

「從外表看來，像不像你的老友假面人？」

「不完全像，也不完全不像，所以老夫說拜不拜都可以。」

「既然模稜兩可，何必埋屍立碑？」

「老夫是先埋人，數年之後，因假面人絕跡江湖，這才立碑的。」

方少飛望望斷裂的碑痕，及墳丘上踐踏的脚印，道：「假面人生前可有深仇大敵？」

「沒聽他提起過。」

方少飛道：「我想一定有，而且曾來此尋仇。」

「你是指斷碑足跡？」

「沒有深仇大恨，誰會斷人碑石，踐人墳丘？」

「這大概是芙蓉仙子的傑作。」

「西仙？她幹嘛要找假面人的墳墓出氣？」

「她可能以爲假面人是她的丈夫。」

「嗯，我想起來了，在紫禁城內時，曾聽西仙要找假面人。」

「據老夫所知，假面人埋骨在此，還是張敏告訴她的。」

「姑不論埋骨在此的假面人是眞還是假，人都已死了，西仙這樣做也未免太過份，但不知假面人是否就是八斗秀士張峻山？」

「誰知道。」

「你們交情非淺，定然談及到妻兒過去？」

「他是一個不喜歡談他自己，對過去更是絕口不提的人。」

「唉，亞男實在太可憐了，千里迢迢的跑來北京尋父，結果有可能是她生父的假面人又埋骨在此，她知道以後不曉得會有多難過。」

天下就有這麼巧的事，剛說到張亞男，人巳爬上山坡，近在一箭之地。

張亞男今天一身縞素，四名使女也換上一身白衣，每個人手中各提着一個籃子，就緊跟在她後面。

方少飛迎上去道：「亞男，妳怎麼也來了，萬貞兒與令堂之戰結果如何？」

張亞男道：「萬貞兒的目標是你，你一走便領着那一羣狐羣狗黨離開了，彼此勝負未分，不過仇巳結下，我們芙蓉谷與妖婦恐將糾紛不斷。」

方少飛道：「妳娘不是不准妳隨便離開嗎？」

張亞男道：「以護送少俊哥的遺體至方家爲由，在他們四個人的陪同監督下，娘終於免爲其難的答應了。」

人巳來至墓前，方少飛替雙方引見，張亞男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道：「弓先生。」

打從張亞男一出現，布笠人就密切注視着她的一舉一動，只惜布幔低垂，他看得到別人，別人却看不清他的面貌表情，聞言「嗯」了一聲，沒有言語。

方少飛又問道：「亞男，妳來西山幹嘛？」

張亞男道：「來祭我爹。」

「難不成假面人眞的就是張前輩？」

「大概差不多。」

「人倫大事，可不能開玩笑啊。」

「是聽我娘說的。」

「白谷主會告訴妳這些？」

「是娘在跟四鳳談話時，被我無意中偷聽到的。」

「仙子怎麼說？」

「我娘認爲，只有兩個人有可能是我爹，其中之一就是這位布笠人弓先生。」

布笠人趕忙矢口否認道：「少飛說的對，人倫大事，可不能開玩笑，老夫與芙蓉谷毫無瓜葛。」

張亞男說道：「在太原，家母曾目睹弓先生與北毒動手，從他身手招式上，她老人家也認爲跟家父迥然不同，可能性甚微。」

方少飛道：「另一個是假面人？」

張亞男道：「不錯，據娘說，昔日家父離開芙蓉谷後，娘曾尾隨追來北京，有人見爹喬裝易容，有人見爹躲進皇宮大內，算算時間，正好是假面人出入大內的那段日子，所以娘料定，假面人十之八九是我爹，而且巳經來過此地。」

布笠人冷聲的說道：「她是來過，還劈斷碑石，踐踏過墳丘，差點沒有開棺鞭屍。」

張亞男望着斷碑足痕，悲悽不勝的道：「聽娘的語氣，似乎也認爲自己做的太過份了，頗有悔意，晚輩之所以能夠順利出來，或許跟娘的這種心態有關。」

從籃子裏親手取出鷄鴨三牲，四色瓜菓，供在墓前，還擺了一地的金銀錫箔。

方少飛道：「亞男，妳能確定假面人就是令尊？據弓先生的看法，墓中之人不一定是正牌的假面人。」

布笠人補充道：「這個可能性絕對存在。」

張亞男巳經點好了香，道：「我寧可信其是。」

布笠人道：「萬一拜錯了人豈不鬧笑話？」

張亞男正經八百的道：「禮多『人』不怪！」

布笠人道：「眞是胡鬧！胡鬧！」

張亞男固執己見，巳點燃蠟燭，獻上香，跪在墓前，一邊燒着冥紙，一邊虔誠的說道：「我叫張亞男，八斗秀士張峻山是我父，芙蓉仙子白芙蓉是我母，準備瓜菓時饈，香燭錫箔，眞誠致祭，神鬼共知，墓中埋的如果確是我父，請於三日之內託夢女兒，亞男自當重修墓園，再造碑石，倘非我父，亦請看在亞男誠心祭拜的份上，憫我思親尋父的苦懷，設法告知家父，三日之內，務必與他苦命的女兒一會，三日一過，亞男亦無意人世，將尋父幽冥，若違此言，誓如此杯！」

杯字一出口，拿起一隻酒杯來，摔向石碑，碎成粉末。

布笠人霍然一驚，道：「神鬼之說，純屬無稽，張姑娘何苦乃爾。」

復又說道：「少飛，老夫有事，想先走一步，你陪陪亞男。」

不待方少飛，張亞男答言，便自下山而去。

相處日久，方少飛對張亞男瞭解頗深，一面帮着她燒紙，一面說道：「亞男，妳在懷疑布笠人？」

張亞男道：「布笠人的神態語氣，的確令人犯疑，故而訂下三日之約，弓老是否我父，三日內必可分曉。」

「我也有這種感覺，弓先生先前的一番話，亦頗多費解之處，我覺得他很可能就是假面人的化身。」

「我娘爲什麼會在武功路子上看不出端倪？」

「亞男，妳忘了，那時候弓老巳練成『掌中刀』、『指中劍』。」

「假定布笠人就是假面人，那麼，這墓子裏埋着的又是什麼人？」

「這恐怕也只有布笠人才能揭開這個謎！」

山下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方、張循聲一望，見有一輛馬車疾馳而過，雖僅匆匆一瞥，巳然看清駕車的是血手魔君雷霆，萬貞兒坐在後面。

這事頗不尋常，且非爲追自己而來，方少飛憶及校場時二人曾有結伴離去的往事，頓覺定有蹊蹺，道：「亞男，妖婦入山必有所爲，追下去瞧瞧如何？」

張亞男不假思索的道：「好啊，咱們走。」

春蘭却另持異議，苦着臉道：「小姐，我們該回去了，谷主說過，要早去早歸，現在出來的時間巳經太久。」

張亞男不耐煩的道：「怕挨罵你們就先回去吧。」

夏荷道：「挨罵就好了，只怕會殺頭，小姐不回去我們也不敢回去。」

張亞男說道：「那咱們就一起走吧，然後一起回去，放心，不會再給你們添麻煩。」

四名少女面面相覷，他們素知張亞男的脾氣，她決定的事天王老子也改不了，只好收拾一下祭品，跟着走。

甫至山邊，足下塵土飛揚，定目處，從京城方面又射來兩匹快馬，北毒石天在前，百毒公子江明川在後，二人吼聲不絕，鞭下如雨，催馬疾趕下，瞬間便沒入山間峯巒深處。

瞄瞄方向，看看山徑，張亞男道：「咱們抄直綫走！」從山上筆直的插過去。

奔出十餘丈後，張亞男又道：「少飛哥，風聞北毒與萬貞兒近來勾勾搭搭，此刻相繼馳馬西山，不知目的何在？」

「勾搭是實，合作倒未必，看他們一前一後，十萬火急的樣子，北毒師徒仍在追逐萬貞兒他們。」

「嗯，合作理當結伴同行，追逐的成份居多，莫非西山之中，發生什麼重大之事？」

「這一點應可肯定，平常物事不可能驚動這幾個大魔頭，尤其是萬貞兒，一向坐鎮中樞，甚少親自出馬，倘非事出重大，何至於急急如喪家之犬。」

輕身功夫展至極限，登山如履平地，霎時巳奔出百十餘丈，將四名使女遠遠拋後。

秋菊喘着氣喊叫道：「小姐，慢點，等等我們。」

追人要緊，張亞男那裏聽得進去，身輕如燕，耳畔風聲呼嘯，翻過一座山頭，見血手魔君雷霆與萬貞兒的馬車在前，北毒師徒的坐騎緊張在後面里許處，正在繞着峯間山路蛇行。

看一看山形地勢，方少飛、張亞男又爬上更高的一座山。

追追復追追，行行復行行，一山比一山高，一峯比一峯險，山山相連，峯峯相峙，眼看羣山環抱，奇峯突起，山路宣告斷絕，雷霆、萬貞兒棄車離去。

石天，江明川亦將馬兒驅往山間吃草，隨後跟踪。

方少飛、張亞男一仍舊貫，抄小路，走直綫，很快便爬上山頭。

放眼望去，糟了！明明見他們爬上山來，却再也見不到他們的人影。

眼前的山更高，峯更險，路更崎嶇難行。

崗巒交錯，怪石嶙峋，地形複雜，視綫不良。只好在山間漫無目標的亂奔亂竄，亂尋亂找。

×　×　×

夕陽西下。

晚霞燒天。

染紅了整整一片山。

方少飛正行間，陡然發現，在一塊大石頭上坐着一個人，道：「亞男，那邊有人，過去問問看看。」

張亞男細一審視，道：「少飛哥，那是人嗎？」

的確，坐在石頭上的那個人，背着夕陽，像老僧入定一般，一動不動，遠遠望去，彿若怪石枯樹，沒有半點生地氣息。

然而，漸行漸近，他們巳經看清楚，千眞萬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活人。

而且是一個熟透了的熟人——東丐金八爺。

張亞男老遠就嚷嚷道：「八爺，好久沒見。」

東丐沒動，仍凝視着東方，目不轉睛的說道：「是誰呀，好像是芙蓉谷的張丫頭。」

張亞男一口氣跑到東丐的面前，道：「八爺好耳力，猜猜看還有誰？」

東丐擺擺手，叫她站開，目注前方，皺着鼻子道：「還有鷄，還有酒。」

張亞男拍一下巴掌，道：「胡扯，我是空手來的。」

東丐道：「鷄在後頭，酒更遠。」

方少飛回頭望望，可不是嗎，數十丈外，春蘭、夏荷在前，籃子裏有鷄有鴨，秋菊，冬梅在後，有半壺祭酒就提在冬梅手中，道：「老前輩的鼻子更靈光。」

東丐馬上聽出來是誰，道：「赫，百萬身價的方少飛也來了，是踏青？還是另有別事？」

方少飛趨前說道：「是追人，八爺可曾看到雷霆、萬貞兒，或是北毒師徒？」

東丐道：「我老人家正忙乎着，沒注意。」

張亞男見他傻乎乎的坐在那裏，近似發呆，無所事事，失聲笑道：「別老幽默了，你在忙個屁。」

金八沒再言語，直在嗅鼻子，春蘭甫行至近旁，就被他一手將籃子搶過去，取出燒鷄，張口就吃。

八爺的吃相實在不怎麼地，幾乎可以說是飢不擇食，狼吞虎嚥，片刻工夫便將一隻鷄吃光。

但是，夕陽下，他的眼睛仍注視着前方，一瞬不瞬。

張亞男道：「八爺大概有三天沒吃東西了吧？」

東丐一本正經的屈指算一下，道：「好聰明的丫頭，連前帶後，正好三天。」

冬梅巳到，方少飛不待金八開口，便將酒壺獻上去，東丐壺底朝天，一口就灌下去，意猶未盡的道：「怎麼攪的，只半壺酒？」

張亞男說道：「是祭酒，半壺祭了鬼神。」

金八「嘖嘖」兩聲，道：「上好的綠芙蓉，給鬼喝多可惜，眞是暴殄天物。」

張亞男早巳注意到他的眼神有異，轉到八爺身後，趴在他肩膀上，順着他的方向望出去，但見山巒起伏，並無若何異樣之處，稚氣未脫的笑笑道：「八爺在看什麼？」

東丐道：「看東方，看一縷光。」

方少飛奇道：「一縷光？一縷什麼樣子的光？」

東丐正容說道：「一縷燦爛奪目的强光。」

張亞男道：「在那裏？」

東丐比手劃脚的道：「你們看東邊的那座山，像不像一條環繞盤臥的蟠龍？」

方少飛道：「唔，像極了。」

東丐道：「這就是西山有名的蟠龍山，那縷燦爛奪目的强光可能就是從蟠龍山發出。」

張亞男認眞的觀察一下，道：「沒有呀，除了山還是山，那來的强光。」

（未完・十八）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情一行，遭到文章率衆攔途截殺，林閣、洪放、余大民、梁二昌四人拚命護住無情，久戰之下，林閣終被文章所殺。唐晚詞雖欲往援，但被英綠荷、舒自綉緊纏着她而無法抽身。激鬥中，文章更以言誘引洪放，要他背叛郝舜才，轉投他手下，不特可獲名與利，又不必捨命相拚，洪放聞言，心中也在舉棋不定。此際，郝舜才目睹無情這面迫急，忙奮勇舞動大刀助陣，他一向信任洪放，也重用洪放，他雖聽聞文章向洪放引誘，但他根本不相信洪放會背叛他，此刻洪放在他身旁與他並肩作戰，而洪放又如何呢？他會貪生忘義而背叛郝舜才嗎……

左眼射瞎 袋腦箭穿

——如果洪放下不了手，文章也不會放過他。

——不過，有的人寧願死於敵手，有的人情願死在自己手裏，但誰都不願意死在出賣自己，背叛自己的朋友或在部下手中。

所以，戚少商千里逃亡，他決不願教顧惜朝如願以償。

× × ×

郝舜才對文章的話恍若充耳不聞。

他就是在洪放的身旁，與洪放併肩作戰。

郝舜才旋舞大刀，竟是刺多於砍。

——能把大刀的使法易斬爲刺，又能使得這般嫻熟的，就算是「關東斬馬堂」的高手也未必辦得到。

看他出手，誰都會感覺到成功當非倖致。前幾年來的戎馬生涯，近幾年的錦衣玉食，郝舜才却並未把功夫擱下來。

只不過他才揮刀，洪放突然從他身旁竄了過來，空手扣住他的手，探手扣拿他的手臂，郝舜才倉卒間大刀被奪，身子也被扯着，洪放一刀就向他頭顱砍去！

文章喝了一聲采：「好！」

郝舜才絕對信任洪放、梁二昌與余大民可不。私底裏，余大民還算佩服洪放，梁二昌對洪放則一直都是小心翼翼，處處提防。

——在同一個老闆手底下做事，想要徹底的做到坦誠相交，絕對互信，又談何容易？

洪放一把奪過郝舜才的刀，梁二昌的七節蜈蚣鞭暴長急攻，叮向洪放背心。

洪放一刀向郝舜才砍去。

虛砍一刀。

全力的，拚命的，發狠的，不留餘地的一刀，却是砍向文章！

文章好像早知道洪放有此一着。

他左袖套住洪放的刀，右袖捲住梁二昌的蜈蚣鞭，突往前一送。

蜈蚣鞭被文章的袖子一借力，登時速度加快，而且七節鞭就似突變成七把鞭子

，刺向洪放背部七處大穴。

洪放却不避。

他只做了一件事。

他藉勢衝了過去，一把抱住文章。

文章沒料洪放眞的拚出了狠命；如果洪放攻襲他身上任何一處，他都有辦法可以招架，可是洪放却和身撲來，一把抱住了他。

洪放吼叫道：「快！」

文章右袖捲帶，梁二昌的蜈蚣鞭已刺入洪放背脊裏。

在一刹間，尖銳的痛楚直透入洪放的骨髓裏。

劇烈的痛苦使洪放知道：這是他最後一種感覺。

這痛楚是他自己的選擇。

——在賣友求存與全義取死前，他終於作了一個讓他心安的選擇。

他覺得很安詳。

他已盡了力。

他只希望他的同伴能夠把握他這個用性命換來的時機。

× × ×

梁二昌和余大民不能算是人才。

余大民反應太慢，他看見洪放攻襲郝大將軍，他嚇了一跳，再發現洪放撲向文章，他又嚇了一跳。

——一個常常被「嚇」了一跳的人，只怕在危急關頭担不了什麼重任。

時機稍縱即逝，等余大民回過神來，七節鞭已刺入洪放的背脊裏。

梁二昌的反應則太快。

——練過武的人都知道，反應太快和太慢的人都是缺點。

反應太慢的人，別人打你一拳，你還想不到用什麼招式來封路，已經被擊倒在地上。

反應太快的人則相反，別人肩膀一動，你以爲他要施「猛虎出柙」，便全力封架，但對方却只一腳把你勾倒。

眞正的反應，要不早不遲，不快不慢，及時適恰，甚至能制敵機先，這才是一流高手所謂的「正確反應」。

梁二昌發現洪放攻向郝將軍，便立即以爲他「賣友求榮」，即時發動狠命的突襲。

所以他反而被文章利用，蜈蚣節扣入了自己戰友的背肌裏。

在混亂中，反而是郝舜才的反應最爲正確。

他的武功不高，但他信任洪放。

洪放奪了他的刀，他讓他奪。

洪放砍他一刀，他沒有躲。

那一刀轉斬文章，他也沒有驚奇。

——因爲他知道洪放一定會這麼做。

他也衝近文章。

可惜他手上已沒有大刀。

他立刻取出懷刄。

這一刄便刺向文章。

這刹那間，洪放緊攬着文章，梁二昌和余大民都在文章身前亂了手腳，而郝舜才正撲向文章。

——要是在這電光火石間仍制不住文章，不但洪放白白犧牲，就連在場的人，只怕也無一能夠倖免。

× × ×

洪放陡然被震飛了出去。

他落到丈外之時，身上已沒有一塊骨骼不折裂。

文章的「大韋陀杵」，傳說中可以直追「少林三神僧」，但他如今可以不出手便把敵手震殺，運功之巧妙，恐怕還在「三神僧」之上。

他震飛洪放，郝舜才短刀已到。

他及時偏了一偏。

刀刺在他左肩上。

他右拳往郝舜才臉上痛擊。

——他在少林金剛拳的造詣，絕對要在「大韋陀杵」之上。

這一拳如果擊在郝舜才的臉上，就像把一塊大石砸在一隻鷄蛋上一樣。

可是就在這生死一髮間，發生了一件事情。

× × ×

一枚暗器，突然能巧妙地越過文章身前的梁二昌，掠過在文章身側余大民，更在與文章苦苦纏戰的郝舜才髮間擦頰而過，「啪」地激射向文章的印堂！

文章百忙中一擰首。

暗器打入左眼。

鮮血飛綻。

文章只見左半視綫，一片厲紅。

文章狂吼一聲，他那一拳，只擊在郝舜才的右肩上。

郝舜才飛了出去。

文章發現自己現在右邊的世界，才是一片血紅；而左邊的眼睛，已完全黑暗，一點東西都看不見。

他知道自己左眼已瞎。

左眼上的血，濺到右邊，所以望出去，盡是鮮血淋漓。

文章又驚又怒，又痛又急。

——一個人失去了一隻眼睛，當然痛和怒，但他更驚急的是：那用暗器打瞎他一隻眼睛的，竟是他以爲再也不能動彈，毫無威脅性的無情！

× × ×

暗器是無情發出來的。

暗器是由無情手上發出來的。

暗器果是從無情手中的笛子裏發出來的。

× × ×

郝舜才飛跌出去，好半晌，都爬不起來。

可是梁二昌和余大民並沒有過去扶持他。

這是緊急關頭，誰都看得出來，不殺文章，不但洪放白喪生，郝舜才負傷，甚且與文章對敵者誰都不能活下去。

所以他們都在拚命。

拚命想在這稍縱即逝的時機裏格殺文章。

梁二昌的蜈蚣鞭早已脫手，余大民及時丟給他一柄六合鈎；余大民的六合鈎原有一對，但被張五、廖六扮鬼嚇得他魂飛魄散，六合鈎只剩下一柄，一時無及打鑄另外一柄。

梁二昌手裏的兵器雖不趁手，但一鈎在手，奮身搏擊，配合余大民的白蠟桿槍攻猱擊，要把文章立致於死地。

他們倆眞的是在拚命。

因爲他們知道拚命才可能保住性命。

可惜。

可惜他們的武功跟文章相去太遠。

× × ×

文章既驚且怒，又痛又急，他瞎了一隻眼睛，痛得他全身都一齊滲出了冷汗。

痛還不是他所面臨的最大障碍。

血水流濺得他一臉都是，讓他另一隻眼睛視綫模糊不清。

他看不清楚。正如戚少商失去了一條手臂，決不止是失去一條胳臂的不便，甚至連自身的平衡都頗受影响。一個人忽然失去了一隻眼睛，另外一隻眼睛開闔間也會引起刺心的痛楚。

文章幾乎是等於失去了一隻半眼睛。

更可怕的是恐懼：

——無情竟能使暗器！

——他既然發射了第一枚暗器，便能發射第二件暗器！

文章雖痛，但仍不亂。

憑他的武功，要應付梁二昌與余大民的合擊仍綽綽有餘。

他怕的是無情的暗器。

他只怕無情的暗器！

× × ×

無情一出手，就打瞎了文章一隻眼睛，這無疑是粉碎了文章的信心，擊毀了文章的定力，讓他自知判斷失誤，而產生了極大的恐懼！

他恐懼無情還會再向他發出暗器。

他後悔自己還是低估了無情，包括太相信了龍涉虛和英綠荷的話，太過肯定無情已失去發放暗器之力。

他現在唯一能做的事，反而不是急着要把梁二昌及余大民放倒，而是要他們活着，繼續向他發動攻擊。

只能有活着的人，才能夠作爲他的掩護。

他沒有信心躲得掉無情的暗器，但他至少可以使無情不敢亂發暗器。

他既負痛，心裏又十分恐懼，但他的神智在痛楚中仍十分清醒。

他甚至一面用「東海水雲袖」法抗住梁二昌及余大民的撲擊，一面忍痛拔出嵌在眼眶的那一小片三角尖稜。

——稜上確是無毒。

如果有毒，他就不能再拖着纏戰，冒再大的險也要衝出重圍，或向無情進擊，活捉他逼他交出解藥，可是只要稜上確然無毒，他只願盡一切力量遠離無情。

想到他這次縱逃得掉，日後也少了一隻眼珠子，而臉上有這一道永久的傷痕，只怕陞官也難免受點影响，想到這裏，他內心的痛苦，尤甚於肉體上的痛楚。

可是他仍鎮定應敵，決不亂了陣脚。

一個人能在此情此境仍不心亂，絕對已經算得上是個人物。

文章本來就是一個人物。

他歷過許多次大難，都能重振，他不相信自己在這一次就喪在這裏。

他雖受了傷，但唯一畏忌的，仍是無情的暗器。

他經過一段時期的觀察，才肯定了無情已沒有能力放射暗器，沒想到，他這個判斷竟是錯誤的！

要命的錯誤！

——無情竟可以在剛才那麼混亂的情況下射傷了他，還幾乎要了他的命！

——無情竟仍能發放暗器！

——這年青人竟這般沉得住氣！

× × ×

無情的確是沉得住氣。

無情眞的無法發射暗器。

剛才他只是按發了簫管上纖巧的機簧，一點寒星，飛襲文章的印堂。

但文章避得絕快，所以他才不過瞎了一隻眼睛。

他一直在苦苦等待時機，可是文章反應極快，而他又要急着救郝舜才，畢竟不能把文章一擊格殺。

——這就麻煩了。

——文章必定更加警惕。

——這隻有虎牙獅爪的老狐狸，任何獵人要殺他都不易，何況，「獵人」本身已失去了捕獵的能力。

他這管簫裏有七十八片精巧細緻的機括，而且不影响吹奏時的音調，但也就是因爲太精緻，太精巧了，所以只能發射三件暗器。

他已經發射了一件暗器。

第一件暗器最易命中，因爲文章沒有防備。

第一件暗器殺不了他，接下來的暗器便不容易傷得了他。

幸好，文章畢竟也受了傷。

而且還傷得不輕。

他只剩下兩件暗器，而敵人有四個，他不允許自己再失手。

他自己雖沒有發射暗器的能力，但一個暗器好手，手勁內力，還在其次，速度與技巧還可以用機括補足，更重要的是準確性和時機的把握，要在刹那間把敵人在遠距離外命中，這就非要有快而精確的判斷力不可。

無情在八歲的時候，就已經訓練自己在完全黑暗的大房子裏，隔了數十重紙牆，上面只開了一個髮絲般的小孔，遠處放了一柱點燃的香，就憑這一點金紅，他便能射出飛針，穿過數十重紙扎，擊滅香蒂。十一歲的時候，他可以在三丈外發暗器，射下濃密的繁葉叢花裏的一條幼虫，而不驚落半瓣花葉，也可以飛刀削去迎空飛旋的蠅翅，蒼蠅落地時，除了雙翼被削去之外，還活生生的。

很多人不敢接近使暗器的人，以爲使暗器的人心腸也必歹毒，其實這是說不通的，用刀的人亦會有好人壞人，正如做官也有好人壞人一樣。

無情的暗器，只用於正途；所以武林中的人都認爲他是繼唐門之後，第一位把暗器推入「明器」的高手。

凡學任何事物，要成爲宗師，都必須要有天份，下苦功而無天份者最多只能成事，但未必能成功。

無情對暗器極有天份。

如果這一片三角飛稜，如果是從他手上發出去而不是從簫管裏的卡簧射出去的話，文章現在就必定是個死人。

文章現在仍能活着，就是因爲無情還不能親手發出暗器。

這點文章却不知道。

他若知道，就不會這般恐懼，而梁二昌與余大民，只怕立即就要死在他的「大韋陀杵」下。

× × ×

文章顧忌無情的暗器。

無情的簫管裏只剩下兩件暗器，他自己却不能發暗器。

這兩人一個防對方的暗器，一個却不敢輕發暗器，但還有一人的心理也在這頃刻間產生極大的變化，不過這點誰也不知，誰也不曉。

那就是梁二昌。

× × ×

梁二昌也是人。

凡是人是貪圖富貴，而且大都怕死。

他投靠「將軍府」，爲的便是要活得更好一些，而今他爲郝舜才拚命，也是爲了以功勞換重用，以重用取富貴。

可是他一早就知道，文章的官階要比郝舜才高，而且在他那兒，陞遷機會較大，而他又剛剛發現，文章的武功要比他們加起來都高出許多。

梁二昌跟一般平常人一樣，他怕死，而他又可以說是特別怕死。

他有四個老婆，十一個兒女，有的已嫁人娶媳，加上有兩棟大樓，三處田莊，這幾年來也很是積蓄了些錢，誰有了這些東西，難免都更貪生，同時也更怕死。

剛才要是文章那一份話是向他叱喝的，他早已倒戈相向，一鞭子把郝舜才打翻了。

可是文章眼裏並沒有他。

他只好拚死。

拚死才能求活。

他還要維護郝舜才，因爲郝舜才仍是他的僱主、他的老闆，他的寄望。

故此，洪放一向郝舜才動手，他就立即對洪放出手——只有他心裏對一事再清楚不過：文章用袖子借力，把他的蜈蚣鞭刺入洪放的腰脊裏，看來他是被迫的，而且不可避免的。

其實不是。

他仍可以運功力抗，不過，一隻膀子則非折不可。

他不願折臂，尤其是在這正需要靠自己實力拚命的時候。

所以他寧可「誤」殺了洪放。

洪放一死，郝舜才負傷，在這一刹裏，他甚至想在後掩殺了余大民，然後向文章跪下來求饒，只要文章肯放過他，他不惜去替文章殺掉三劍僮、活抓唐二娘，任憑文章處置。

不過，在他還沒來得及行動之前，一縷暗器，呼嘯而過，擊中了文章。

文章血流披臉。

——原來無情仍能發暗器！

梁二昌立即精神抖擻，狠命搶攻文章，一方面他知道有無情的暗器照應着，自是什麼都不怕；另一方面也正慶幸自己並沒有一時糊塗，投敵殺主投敵的事來，否則，無情的暗器一定會要了他的命。

可是，他跟文章一樣，都忘了一個要點：

——要是無情的暗器眞能發放自如，又怎麼忍心讓三劍僮頻遇凶險，又如何眼見洪放身亡，仍沉得住氣？

不過剛才的事對於梁二昌而言，無疑是在全忠盡義與賣友求生間打了一個轉回來。

他決定還是要「爲主殺敵」。

其實人生有很多時候，都會在良善與邪惡間徘徊，在正義與罪惡間作抉擇，一切細微的變化，刹間的決定，都有可能會改變了這個人和這局面的一切。一個人的變化，往往是不由自主的；一個人的不變，可能也身不由己。

× × ×

文章不求取勝，只求不敗，只要仍在纏戰，無情的暗器就絕不容易傷得着他。

雖是有這種想法，文章心裏仍覺恐懼；因爲剛才無情發暗器射中他一隻眼睛時，也是在人影交錯，倏分倏合的劇烈交戰中。

無情仍然準確地傷了他。

他這次雖有防備，但却無信心。

就在這時候，戰局上有了一個突然的變化：

唐晚詞手上的短刀，被舒自綉的鈎鐮刀砸飛。

唐晚詞却極快的擊中了英綠荷一掌。

原本唐晚詞手中刀被震飛，應是盡落下風，更增凶險才是，但英綠荷反而遭了她一擊，那是因爲唐晚詞早已準備自己的兵刃保不住了，甚至自度難逃毒手，所以早已蓄意拚着兵器脫手，敵人得意之際，發出一道殺手，傷了英綠荷。

英綠荷傷退。

唐晚詞追了三步，忽也搖搖欲墜。

英綠荷顯然已作出反擊，唐晚詞也着了道兒，看來還傷得不輕。

舒自綉已掩撲過去。

他一向都是文章的親信，也是好帮手；像文章這麼一個一向都懂得把握時機的人，他的得力手下也決不會任由機會錯失的。

舒自綉也覺得唐晚詞好美。

所以他的鐮刀是揮了出去，但並不是要一刀殺了唐二娘，唐晚詞如果着了他這一刀，肯定不會死，只是一對脚就成了廢腿，舒自綉就是喜歡這樣子。

他喜歡把不聽憑他擺佈的女子，廢了筋脈後任憑他淫辱。唐晚詞畢竟不是元凶，文章很可能會把她分配給他，他自覺自己爲文大人立了不少汗馬功。

何況唐晚詞又那麼美艷；他在第一次遇到她之後，念念不忘的不是同伴酈速其之死，而是這艷辣女子的音容。

舒自綉鐮刀揮出。

他眼前已可以想像得出這女子哀婉倒地的情形。

沒料倒地的不是唐晚詞。

而是他自己。

舒自綉倒地而歿。

他的眉心被一箭穿過，沒羽箭長七寸三分，剛好自他後腦穿了出去。

× × ×

無情不得不發出第二件暗器。

然而他的暗器只剩下最後一件了。

這最後一件暗器，已絕對不能失手，而且，要是這暗器還不能把局面扳過來，恐怕局面就要永遠扳不過來了。

無情神色依然鎮定冷漠，但他鼻尖已滲出了汗珠。

（未完・42）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史琬偕柳飛絮往後園遊賞，忽見水樹後有人影閃動，立趕往查看，踪跡已杳，事後柳飛絮說身體不適，回房安歇，史琬遂邀同藍如風夜探水榭，二人剛抵水榭不遠，遙見柳飛絮正與一幪面黑衣人站在水榭中曲橋上，似發生爭執，史琬遂着藍如風往北面包抄，要看那黑衣人究是誰，詎知柳飛絮去後，史琬竟遭暗算昏迷過去，待她醒來，發覺身在房中，而藍如風已失踪。聞天聲、徐少華聽知經過，急帶同賈老二前往後園水榭查察，聞天聲發覺水榭一處牆角上似有段極淡黑影，經人抹去，餘無所見，叫管園的來查詢，也不得要領。史琬遂向賈老二詢問，這該怎麼辦呢？……

眞假賈老二　甬道內鬥法

賈老二道：「這裏大家都勘察過了，對方連一點迹象都沒有留下，那就是一點綫索也沒有了。」

史琬道：「你平日不是詭計多端的嗎？沒有綫索，也要想辦法呀！」

賈老二朝她苦澀的笑道：「這叫小老兒到那裏去找？」

聞天聲一手捋鬚，沉吟道：「對方雖然把飛絮和藍小兄弟擄去，但依老夫看來，目前還不至於有什麼危險，人當然要救，最傷腦筋的是目前一點綫索也沒有，咱們總不能毫無目的的到處去找……」

徐少華道：「那怎麼辦？」

聞天聲道：「這不是着急的事，且讓爲師仔細想想！」

賈老二在旁道：「聞三老爺說得極是，咱們總不能到處去亂闖。」

聞天聲站起身道：「走吧，咱們回去再說。」

徐少華、史琬因聞天聲這麼說，自然不敢多說，大家跟着他回轉書房。

晌午時光，書房右首的小膳廳裏已經擺上酒菜。這一餐只有聞天聲、徐少華、史琬和賈老二四人，坐下之後，賈老二取過酒壺，給聞天聲面前斟上了酒，然後又給徐少華、史琬斟酒。

徐少華把手往杯上一蓋，說道：「我不喝。」

史琬也道：「我也不喝。」

賈老二聳聳肩，嘻的笑道：「那就聞三老爺和小老兒兩個人喝了。」說罷，在自己面前斟滿了一杯，舉杯道：「聞三老爺，小老兒敬你。」

聞天聲看了他一眼，含笑道：「賈總管和聞某也客氣起來了。」舉杯和他乾了一杯。

賈老二又給他斟滿了酒，自己也斟了一杯。

聞天聲道：「賈總管，你怎的不按規矩來？」

賈老二一怔道：「小老兒怎麼沒按規矩了？」

聞天聲道：「咱們在長安店就講好了的，老夫喝一杯，你就得喝三杯，怎麼喝了一杯，就停下來了？」

「哦！嘻嘻！」賈老二又聳了下肩，笑道：「小老兒幾時停了？小老兒只是看聞三老爺子杯子空了，先給你老斟滿了酒再喝。」說完，果然一口把杯中的酒喝乾，再斟，再喝，又連乾了兩杯。

聞天聲含笑道：「現在老夫要乾第二杯了。」說罷，又舉杯一飲而盡。

賈老二手捧銀壺，給他斟滿了酒，自己又陪了三杯。

徐少華眼看師傅忽然和賈老二對喝起酒來，心中雖覺奇怪，但繼而一想，也許是師傅因柳姐姐和藍四弟二人被人擄走，又毫無綫索可找，心頭悶悶不樂，才借酒澆愁，自己當然不好勸阻，當然就和史琬一起裝了一碗飯先吃了起來。

聞天聲和賈老二連乾了十杯，賈老二沒有二話，連陪了他三十杯。

聞天聲已經有了幾分酒意，停杯道：「夠了，老夫不能再喝了，賈總管，你自己一個人喝吧！」

「小老兒也不喝了。」賈老二道：「白天比不得晚上，小老兒忝爲總管，還要辦事，喝醉了，豈不讓大家笑話，以後莊上的人，喝醉酒誤事，小老兒還能管束他們嗎？」

史琬哼道：「瞧不出你賈老二眞的當上總管，就像總管的樣子了！」

飯後，聞天聲因多喝了幾杯，就要回房休息。徐少華眼看師傅已有幾分酒意，就陪着師傅上樓。

他回到書房，史琬因柳飛絮，藍如風遭人刦持，要如何營救，還沒得到結論，仍然留在書房裏，看到大哥走入，急忙迎着說道：「大哥，聞伯父是不是喝醉了？你看我們該怎麼辦？」

徐少華道：「師傅喝這點酒，還不至於醉，只是上去稍事休息，他老人家曾說，關於救人之事，這裏既然找不到絲毫端倪，目前只有一個希望，先去查查徐州城裏，近日可有形跡可疑的江湖人物？」

史琬道：「那就快些走了。」

徐少華笑道：「偌大的徐州城，我們兩人去了，到那裏去查問？」

史琬道：「那要誰去？」

徐少華道：「徐州是我們淮揚派的地方，師傅人頭較熟，自然跟師傅去了。」

史琬心想：「聞伯父至少也有三四分酒意，要休息到什麼時候下來？」

徐少華道：「師傅只要躺一回就會下來，妳上去把長劍取來，我們就在書房裏等他老人家。」

史琬點點頭，匆匆上樓，取了長劍，回到書房。

徐少華忽以「傳音入密」說道：「妳記着，待回咱們要出門之前，妳就要問愚兄怎麼不帶兵刄？愚兄從身邊取出短劍來，妳就要驚奇的問我，這是什麼劍？千萬不可忘記。」

史琬聽得心裏暗暗奇怪，要待問話。

徐少華仍以「傳音入密」說道：「妳只要照我說的問就好，此時不用多問。」

史琬看他這麼說了，只好點了點頭。

兩人坐了一回，依然不見聞天聲下來。史琬是個急性的人，心裏有事，等得巳是不耐，聞天聲是大哥的師傅，又不好去催，若是換了旁人，她早就忍不住上樓去把他叫醒了。

這樣又等了大半個時辰，聞天聲才從外走入。

史琬站起身道：「大哥，聞伯父下來了，我們是不是該走了？」

聞天聲含笑道：「老夫方才多喝了幾杯，小睡片刻，史姑娘大概等久了。」

史琬只好說：「沒關係。」

正說之間，賈老二也走了進來。

聞天聲道：「賈總管來得正好，咱們準備去徐州城裏看看，你留在莊上，不用去了。」

賈老二愕然道：「聞三老爺到城裏去有什麼事？」

聞天聲道：「飛絮和藍小兄弟被人擄去，莊上找不到一點綫索，老夫想帶他們到城裏去看看，近日可有碍眼的江湖人物在城裏逗留？昨晚莊上出了事，今晚要特別小心，賊黨可能還會再來，徐副總管武功平平，有你留在這裏，萬一有事，也足可應付了。」

「是，是。」賈老二聳着肩道：「你老吩咐，小老兒就留在莊上好了。」

聞天聲道：「咱們那就走吧。」

史琬提起長劍，忽然叫道：「大哥，你怎麼不帶劍呢，萬一遇上賊人，動起手來……」

徐少華沒待她說下去，微微一笑，從身邊取出一柄八寸長的短劍，說道：「愚兄兵刄就在身上。」

史琬驚奇的輕嘆道：「這柄短劍，我怎麼沒有見過呢？」

徐少華笑道：「愚兄很少使它，妳自然沒有見過了。」

史琬轉臉問道：「賈老二，你見過沒有？」

賈老二目中神光閃動，聳着肩，陪笑道：「史公子沒見過，小老兒自然也沒見過了，據小老兒看，這柄大概就是傳說中的秋水寒了。」

史琬又問道：「這樣短的劍，有什麼用？」

聞天聲一手捋鬚，說道：「賈總管說得不錯，它就是秋水寒，是二師兄無意中得來的，只是此劍鋒芒雖利，若非練成上乘劍術，無法使用，少華劍上造詣不到使它的火候，所以一直沒有用過，這幾天老夫傳了他幾招匕首的使法，帶上它防身就夠了。」

賈老二點着頭道：「少莊主再有十年時間，劍上造詣就差不多了。」接着啊道：「小老兒去叫人給聞三老爺、少莊主史公子三位備馬。」

聞天聲道：「不用了，咱們還是走路的好。」一面叮囑道：「賈總管今晚要小心戒備才好。」

賈老二笑道：「聞三老爺放心，小老兒自會小心的！」

史琬哼道：「你少灌些黃湯。」

三人行出雲龍山莊，走了一段路，徐少華回頭看去，不見有人，不覺驚怒的道：「師傅，此人果然是假扮的！」

史琬驚奇的道：「大哥，你說什麼人

是假扮的？」

徐少華道：「賈老二。」

史琬駭然道：「賈老二是假扮的？那麼眞的賈老二呢？」

「目前還不知道。」徐少華道：「師傅，你老人家怎麼會發現的呢？」

聞天聲捋鬚笑道：「你想想看，賈老二以前怎樣稱呼爲師的？」

徐少華道：「好像一直都叫你老人家馬陵先生。」

「不錯。」聞天聲道：「咱們回到莊上的第二天，他就叫爲師聞三老爺，當時爲師也並不在意，因爲從前莊上的人都是這樣稱呼爲師的。但昨晚飛絮和藍小兄弟失踪之後，爲師仔細觀察徐錦章，偶然發現賈老二說話時的舉動，似乎不大自然，不覺稍加注意，就越看越不對了，因此爲師在中午喝酒時故意說出爲師和他約定以一比三的規矩，他果然毫無異議就一直以三杯陪爲師一杯，爲師才確定他不是眞的賈老二了。」

史琬問道：「大哥臨出門前，要我問你短劍，那又是爲什麼呢？」

徐少華道：「秋水寒是賈老二送給愚兄的，他居然會說也沒見過，不是更證實他是假的了？」

史琬道：「不知賈老二怎麼了，會不會被他害死了？」

徐少華道：「應該不會，賈老二一身武功，極爲高明，不可能遇害……」

史琬道：「聞伯父，這假賈老二一定是賊人一黨，柳姐姐和藍四弟的失踪，只要問他就知道了，我們這就趕回去，把他拿下就好了。」

聞天聲含笑道：「不，目前還不是時候。」

史琬道：「那……我們現在要去那裏呢？」

聞天聲道：「你們跟老夫入城，先到榮華樓好好的吃一頓再說。」

× × ×

榮華樓是徐州府最有名的酒樓，此時正當上燈時分，樓上樓下，早已高朋滿座，刀勺齊鳴，人聲鼎沸，還雜以絲竹清唱之聲，隨風飄送。

聞天聲等三人上得樓來，只見五間樓面差不多已有九成座頭。早有一名伙計站在樓梯口，迎着連連哈腰道：「客官三位，請到裏面來。」他趨前一步，走在前面，把三人領到一張桌子之旁，陪着笑道：「三位就在這裏請坐吧？」

這張桌上，已經坐了一個面帶病容的瘦小老頭，桌上除了一盤鹹水花生之外，已有五六個酒罐。

那小老頭剝着花生下酒，却旁若無人，從聞天聲等三人走近、落坐，他始終連看也沒看上一眼。

聞天聲點了酒菜，伙計退去之後，那老頭自斟自酌，已把一罐酒喝完，就尖着嗓子叫道：「添酒，給我再來一斤。」

（註：從前酒樓大都以錫罐裝酒，大罐一斤，中罐半斤，小罐四兩）

史琬聽他聲音，有些像賈老二，不覺多看了他一眼，他當然不是賈老二，只是尖着嗓子，聲音有些像而已！

伙計給他送上一斤裝的錫罐，接着也端上聞天聲叫的酒菜來。

徐少華取過酒罐給師父斟了一杯酒。

聞天聲說道：「你們不喝酒，就吃菜吧！」

三人舉筷之際，那小老頭正在舉杯喝酒的人，趕快拿起竹筷也夾菜。

三人雖覺他此舉未免孟浪，但既然同坐一桌，自然不好出聲阻攔！

那小老頭連招呼也沒打一聲，喝一口酒，就來夾一次菜，他一口酒，就是一杯，簡直不像喝酒，像是倒進去的一般！

不過一回工夫，聞天聲還只喝了兩杯，他那一斤裝錫罐已經喝空了，他居然老實不客氣伸手取過聞天聲邊上的酒罐，給自己斟了，又一口喝乾。

徐少華現在明白了，他方才加緊喝酒，因爲喝完了他自己的一罐，就可以喝別人的酒了。

小老頭喝了酒，自然又要吃菜，咀裏還在咀嚼，左手拿起酒罐又給他自己斟酒了。

史琬看他一副窮兇極惡的吃相，也和賈老二有幾分相似，心中暗道：「大概嗜酒如命的酒鬼，都是這個樣子！」

聞天聲閱歷較深，眼看這小老頭毫不客氣，把自己點的酒菜，大吃大喝的模樣，心中暗暗忖道：「這人極可能是一位江湖異人，自己倒不可失之交臂！」

但他幾次要想和那小老頭說話，老頭不是低頭斟酒，就是塞了滿口的菜，正在大嚼，使你無法和他開口。

一罐酒經小老頭不停的杯到酒乾，自然很快就喝完了，他就尖着嗓門叫道：「喂，伙計，添酒，再來一壺。」

伙計送上酒來，小老頭搶着一手接了過去，隨手就給聞天聲杯中倒了一杯。

聞天聲乘機含笑道：「謝謝。」

「不謝，不謝。」小老頭又忙着給自己斟酒，喝酒，夾菜，吃菜，旁的話又無暇說了。

聞天聲直到此時，才發現一件奇事，小老頭坐在自己對面，中間隔着一張桌子，桌上放滿了菜餚，就算是個高個子，要給自己杯中斟酒，也非站起來不可，但剛才小老頭從伙計手中接過酒罐，就好像很自然的給自己面前斟酒，他根本就沒有站起來。

何況像他這樣瘦小個子，就算站起來，也未必够得到，這一情形，剛才竟然忽略過去，沒有看得清楚。

聞天聲現在越發證實這小老頭是一個遊戲風塵的異人了，但他沒有說破，只是暗中留心他的舉動。

小老頭別無舉動，只是斟酒，喝酒，夾菜，吃菜四個動作，酒喝得很快，幾乎是杯到酒乾，然後就舉筷夾菜，把菜塞進嘴裏咀嚼的時候，又開始斟酒，斟酒的時候，菜已嚥下，正好再舉杯喝酒，這四個動作，周而復始，接連着循環而來，手和口一直在忙着，始終沒停下來過。

大概喝到酒壺中還剩下一杯光景，他忽然放下筷來，打了個酒呃，站起身，搖搖晃晃的朝樓下走去。

史琬哼道：「他這樣就走了，白吃了人家酒菜，連謝也沒謝一聲。」

聞天聲道：「你們看出來了沒有，這

人明明是一位風塵異人。」

史琬道：「我看他和賈老二一樣，只是個酒鬼而已……」

話聲未已，突聽耳邊有人低聲笑道：「妳說對了！」

史琬驀然一怔，急忙回頭四顧，口中咦道：「方才什麼人在我耳邊說話？」

徐少華道：「沒有人呀！」

史琬道：「這就奇了，方才明明有人在我耳邊說話。」

聞天聲問道：「說了些什麼？」

史琬道：「他說，妳說對了。」

聞天聲笑道：「那就對了，妳方才不是說他酒鬼嗎？」

伙計送上飯來，徐少華等他退下，低聲問道：「師傅，我們現在該怎麼了？」

「回雲龍山莊。」聞天聲目光四顧，壓低聲音道：「少華，你去暗中監視賈老二，看他有何行動？爲師和史姑娘先去後園，我看那管園的老章極爲可疑，咱們在假山背後會合，再一起去查勘水榭。」

史琬道：「水榭有問題嗎？」

聞天聲說道：「今天下午，咱們從水榭回來，老夫留意看了幾處樓台，雖然還算乾淨，但並沒有水榭裏那樣打掃得一塵不染。」到處留心皆學問，這才是個老江湖。

史琬抬頭問道：「聞伯父，我聽不懂你老的意思啊！」

聞天聲微微一笑道：「水榭比別處打掃得乾淨，很可能有人經常在水榭聚會，因爲水榭六面有窗，容易看到外面的動靜，是最好的聚會之所。」隨即招呼伙計結帳。

那伙計陪着笑趨了過來，說道：「方才那位老客官已經付過了。」

史琬心中暗道：「原來那老酒鬼不是白吃的。」

三人下樓，出了南門，不多一回，離雲龍山莊已不過半里來遙。

聞天聲和史琬要去後園查勘，就得遠遠朝北繞去。

徐少華別過兩人，雙臂一划，縱身掠起，在黑夜中，宛如一點流星，劃空朝雲龍山莊投去。

雲龍山莊當然有巡夜和値崗的莊丁，但徐少華的身法何等快速，就算從這些人面前掠過，也像白駒過隙，一閃而過，誰能看得到人影？

新建的雲龍山莊，悉如舊觀，這對徐少華來說，眞是熟得不能再熟了，越過圍牆，進入第一進的東跨院，就在屋背上伏下，以便觀察跨院中的情形。

跨院中早已沒有燈火，黝黑如墨，不聞一點聲音。徐少華心中暗道：「看來這賊子（假賈老二）已經睡了，哼，權且饒你多活一宵。」

正待飛身掠起，突聽右首牆頭傳來「唰」的一聲輕響，那是夜行人衣袂帶風所發出來的聲音，從這聲輕「唰」，可見來人輕功大是不弱！

徐少能立即偏頭看去，果見一道人影從牆頭掠落小天井中，面向屋中抱抱拳道：「總管睡了嗎？」

屋中假賈老二說道：「你回來了，進來。」

那人應了一聲「是」，舉步朝屋中走去。

徐少華知道假賈老二話聲是從起居屋傳出來的，室中沒有點燈，可見他是坐在黑暗之中了，此人果然心機極深，自己如果冒冒失失的飛落下去，豈不讓他立時就發現了？

只聽假賈老二問道：「他們都去了那裏？」

那人囁嚅的道：「回總管，小的該死，着了人家的道……」

徐少華隱身在屋脊上，以他此時的內功修爲，自可聽得和對面說話一樣。

假賈老二問道：「那是怎麼一回事？你只管說出來。」

「是！」那人接着道：「他們入城之後，就上榮華樓去……」

徐少華心中暗道：「原來他是跟踪自己三人去的。」

那人續道：「小的就跟了上去，他們和一個瘦小老頭坐在一桌……」

假賈老二問道：「他們可是熟人？」

那人道：「好像不是。」

「唔！」假賈老二道：「說下去。」

那人又道：「後來，小的先下樓，就在對面街頭守着，看他們下來之後往那裏去？」

假賈老二道：「那怎麼會着了人家道的？」

那人道：「後來那瘦小老頭先下樓來，笑嘻嘻的走到小的身邊，拍了一下小的肩膀，小的身子就不能轉動，一直站在那裏，直到過了頓飯光景，才能走動，酒樓上已經沒有他的影子，小的只好趕回來向總管領罪。」

假賈老二似乎對那瘦小老頭極爲注意，問道：「那瘦小老頭是怎樣一個人？」

那人道：「看去約莫七十出頭，面帶病容，是個酒鬼，桌上堆了八九個酒罐，少說也喝了十來斤酒。」

「是個酒鬼。」假賈老二心頭犯了疑，問道：「這人你有沒有見過？」

那人道：「沒有，他們也好像是偶然碰上的，因爲他們上去的時候，那老頭早已獨自一人，喝了七八壺酒。」

「好，你下去。」假賈老二揮了揮手，那人又應了聲「是」，立即退了出來。

徐少華心想：「這裏大概沒事了，自己該到後園去了！」

正待長身掠起，忽見假賈老二匆匆從屋中走出，往外行去。

徐少華心中一動，暗道：「這時你還要到那裏去？」心念一動，也就站了起來，遠遠跟隨過去。

假賈老二走得好像極爲匆忙，從長廊向東走出月洞門。

徐少華心想：「他是到書房去的，看他行色匆匆，到書房去做什麼呢？」

假賈老二自然沒想到會有人跟蹤，一腳跨進書房，就回身掩上了門，直向裏首一間走去。

徐少華輕輕縱落，閃到左首窗下，點破紙窗，湊着頭看去，一面忖道：「那是爹平常休息的房間，他去做什麼？」

急忙身形閃動，繞到北首臥室窗下，再輕輕點破紙窗，往裏望去，只見假賈老

二走到臥榻左首，伸手朝壁間掛衣鈎轉了一下，然後把靠壁的臥榻朝右首推去。原來榻下竟是一處地道的入口，他舉步跨下，就往下走去，等他快走到只露出一個頭的時候，雙手拉動臥榻，又恢復了原狀。

隱身窗外的徐少華，只聽「嗒」的一聲輕響，壁上那個掛衣鈎又轉了回來，心中不覺暗暗哼道：「難怪他們要給自己建造莊院，原來還在地下築了地道。」

他不再猶豫，輕輕撥開窗戶，穿窗而入，走近左壁，伸手朝壁上的掛衣鈎轉動了一下，然後依樣葫蘆，把臥榻朝右推開，果然露出了一個黑越越的入口。

他藝高胆大，舉步跨下，踏着石級，走下幾步，再伸手把臥榻恢復原狀，繼續往下走去。

地道中雖然黝黑如墨，但他服過「癸靈丹」和「離火丹」，還經乙老人家度給他二十年功力，練成崑崙「太清心法」，內功已臻上乘境界，地道雖黑，不需燈火，仍可看得十分清楚。

一路循級而下，到得石級盡頭，竟是一條橫貫的甬道，他從石級下來，已無法計算這一條甬道的方向是南北，還是東西？更不知道假賈老二是往那一頭去的？

不覺脚下一停，默默察聽那一頭有假賈老二走動的脚步聲，因為自己緊跟着下來，假賈老二不會走得太遠，地道中只要有輕微的聲音，都可以傳出老遠。

這一靜心諦聽，果然聽到右首一條甬道中，約在十數丈遠近處，傳來一個人輕快的脚步聲，徐少華那敢怠慢，立即閃身朝右首甬道飛掠過去。這條甬道極像是地道中的主綫，相當平坦寬敞，其間每隔五六丈光景，就有一條十字交叉的岔道。

徐少華心中暗道：「這些岔道，不知通往那裏去的？」

他在一路奔行之際，依然耳目並用，尾隨着脚步聲，如今和前面的假賈老二相距已經只有三丈光景，以他目前的功力，就是緊跟在對方身後，假賈老二也未必發現，但徐少華還是和對方保持了適當的距離，脚下却隨着緩慢下來。

雙方距離近了，徐少華忽然發現前面那人的身形行動，不像假賈老二，心中不覺大為納罕，此人會是誰呢？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際，那人忽向右首轉彎，身形一閃，就已不見。

徐少華相繼追了上去，前面果然有一條岔道，那人躡手躡脚的貼壁行去，行動顯得有些鬼祟！

徐少華看得暗自生疑，忖道：「看他行動，好像有什麼企圖！」

這條岔道上，好像有幾道門戶，前面那人走近左邊一道門戶，舉手推門而入。

徐少華急忙跟了過去，在門口站定下來，正待以耳貼壁，諦聽室中動靜，突聽一個熟悉的聲音叱道：「你是什麼人，你……想幹什麼？」

那人厲笑道：「老子想幹什麼，就是想幹這個……」

接着「嘶」的一聲裂帛輕响，和一個少女的驚聲尖叫，同時傳了出來！

原來這道只是木門，是以站在門口，室中的聲音依稀可聞！

「是藍四弟的聲音！」徐少華急忙右手推開木門，跨了進去。

室中已經點起燭火，靠壁有一張木床，床上躺臥着一個手足被綑縛，長髮披散的女子，身上衣衫已有幾處被撕開，露出半裸的身子。

床前站着一個人，正是方才前面的那人，這一情形，顯然是意圖强姦，難怪他一路行來，行動鬼祟了。

那人本來正在粗魯的撕着女子的衣衫，聽到徐少華推門走入，連頭也沒回，吼道：「出去，出去，這裏不關你的事。」

徐少華沉哼道：「該死的東西，你看看我是誰？」

那人聽出聲音不對，倏然轉過身來，目光一注，喝道：「你是什麼人？」他這一轉過身來，才看清他的面貌，那是一個面目冷森，眉心有一道刀疤的漢子，年約四旬出頭，一臉俱是兇獰之色！

徐少華冷笑道：「你問我是什麼人？我……」

床上被綑縛了手脚的女子這時倏地睜開眼來，急叫道：「大哥，快殺了他，這……惡賊……」

那漢子聽到床上女子叫徐少華「大哥」，不由獰笑一聲，右手揚處手中已多了一柄雪亮的匕首，身形一擰，匕首已經插到徐少華胸口，身法、手法都十分快捷！

床上女子叫道：「大哥小心！」

徐少華連動也沒動，右手一抬一轉，已一把扣住了對方右腕脈門，再一抖手，把那人震得直摔出去，一跤跌坐下去，再也站不起來。

床上女子又叫道：「大哥，你快殺了他！」

徐少華目光落到她臉上，驚奇的道：「你是藍四弟，妳是女的？」

被綑縛在床上的女子，正是藍如風，她前胸衣衫已被撕開，一對飽滿的雙峯，差不多已露出了大半，連褲帶都已被扯斷，露出肚臍，這一情形自是十分尷尬，她脹紅了臉，只是點了點頭，就緊緊閉上了眼睛。

徐少華走到床前，本來以為只要把她身上綑縛的索繩割斷就可以了，那知這一瞧，藍如風身上綑縛的竟是一條堅韌的牛筋，而且綑得十分結實，不但無法用刀劍去割，就是想用指掐也掐不斷，那就只有找到結頭，把它解開來才行。

徐少華不覺皺皺眉道：「賢弟身上是堅韌的牛筋，不能用刀割，妳只好忍耐些，愚兄替妳解下來。」

藍如風依然閉着眼睛，又點了下頭！

徐少華要找她身上的牛筋結頭，目光自然在她身上打量，自然會看到她前胸衣衫撕開處，有一半露出在外面的豐滿的雙峯，渾圓，堅挺，潔白，細膩，中間還有淺紅的一圈乳暈，這是多麼美好而誘惑的鏡頭？直看得他心頭砰砰亂跳，眞想伸過手去輕輕撫摸一番，但又不敢也不好如此去做！

前面找不到牛筋打的結，當下就伸過手去，把藍如風的身子輕輕翻了過去，她背後果然有一個結，但打得十分牢固，徐少華只得側身在床沿上坐下，雙手解了好一陣子，才能把結解開。

但兩根牛筋糾來纏去，由肩而胸，由

胸而腰，再分而為兩股，兩膝，都打了死結，不但綑得極緊，時間久了，且已深陷肌肉之中，背後這個結還容易解，這由肩而胸，這一路下去，藍如風早已脹紅了臉，閉着眼睛，但徐少華的眼睛却非看不可，這結就不好解，他從未接觸過這樣豐腴如玉的肌膚，越是小心翼翼，就偏偏越會碰上，越碰得輕，藍如風閉着眼睛的人，就會顫動，這輕微的顫動，對血氣方剛的徐少華就越具有挑逗作用！

他俊臉通紅，心頭狂跳，連呼吸都透不過來，幾乎把持不住，替她解結的雙手，抖得比藍如風還要厲害！大寒天裏，居然汗流浹背，好不容易足足化了一頓飯的功夫，才把所有的結都解開了，長長吁了口氣，說道：「總算解開了。」一面從身上脫下長袍，蓋在藍如風身上，背過身去道：「妳快把愚兄的長袍穿上了。」

藍如風足足被牛筋綑縛了一天一夜，四肢痲木，坐起身，雙手搓了好一回，才披上了徐少華的長袍，跨下木床，口中叫道：「大哥，那惡賊……」

徐少華轉過身道：「他已被愚兄內力震斷了心脈，妳沒什麼吧？」

藍如風忽然嚶嚀一聲，撲入大哥懷裏，雙手環抱，嚶嚶哭泣起來。

徐少華被她鬧得手足無措，慌忙抱住她軟綿綿的嬌軀，輕輕撫着她散亂的秀髮，柔聲道：「好了，現在已經沒事了。」

藍如風一顆頭埋在他懷裏，嗚咽的道：「大哥，你再遲來一步，就永遠……永遠看不到我了。」

徐少華道：「現在不是沒事了，妳也不用去想它了。」

藍如風點着頭，忽然抬起頭來，眨動一雙含着晶瑩淚珠的眼睛，問道：「大哥，你會不會怪我，一直都沒有告訴你？」

徐少華低着頭，低聲道：「現在不用妳告訴我了。」

藍如風想起方才他雙手解結時的情景，一時不禁大羞，又低下頭去，埋在他懷裏，扭動身子，嗯聲道：「我不來了。」

徐少華玉人在抱，心旌不禁一蕩，說道：「從現在起，愚兄該叫妳什麼呢？」

藍如風道：「我叫如鳳，大哥叫我名字好了。」

徐少華在她耳邊低低的道：「我叫妳鳳妹好不好？」

藍如鳳道：「隨便你。」她依然不肯抬起頭來。

徐少華把她一顆頭輕輕抬了起來，四目相對，藍如鳳躲不開，就羞澀的閉上了眼睛，徐少華大着胆子低下頭去，吻住了她兩片櫻唇。

方才的情景，還歷歷在目，使兩人更加深了愛意，這一吻，兩情相悅，有如水乳相融，那還把持得住。

徐少華一隻手從長袍中伸了進去，遊移到了方才還不敢碰，却又碰過的地方，終於蓋上了豐滿而富於彈性的玉球，當他手指觸到堅挺的蓓蕾之時，藍如鳳身子起了一陣輕微的顫抖，軟綿綿的身子已是站立不住，整個人都貼在大哥的身上。

只是她不許他的手繼續下移，低下頭去，幽幽的道：「大哥，我的心，早已屬於你的了，我的人，也是你的，但你不能這樣……我……不是不肯，等到……將來……好嗎？」

徐少華心頭一凜，臉上更紅，急忙縮回游移的手，羞慚的說道：「鳳妹，對不起。」

「大哥，你眞好！」藍如鳳又抬起頭來，自動送上兩片櫻唇，於是兩人臉對着臉，咀唇又膠合在一起！

過了好一回工夫，藍如鳳輕輕推開他身子，問道：「對了，大哥，你是怎麼找來的？這是什麼地方我們該出去了。」

「哦！」徐少華道：「你知道不知道柳姐姐被囚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藍如鳳問道：「柳姐姐也被擒來了嗎？」

「這裏就是雲龍山莊下面的地道。」

徐少華道：「我們快去找。」

「雲龍山莊的地道？」藍如鳳道：「那這些賊人是什麼人呢？」

「我不知道。」徐少華道：「這地道大概是他們重建莊院時開鑿的，我也是無意之中跟進來的。」

「哦！慢點！」藍如鳳走近那漢子身邊，蹲下身去從他懷中取出一塊銅牌，一個瓷瓶，和一個火筒，她拿起銅牌，道：「這大概是他的身份牌號了，要查究這帮人的來歷，這塊銅牌也許還有用呢！」

徐少華道：「妳眞細心，我差點忽略過去了。」

藍如鳳聽他讚美心裏一甜，嬌笑道：「謝謝大哥。」她一直喬裝男子，如今知道她是女子了，她就不用再矜持，看去也就嬌美得多了。

徐少華道：「我們走吧！」

兩人走出房門，回到甬道上，甬道上黝黑如墨，藍如鳳打着火筒，隨在徐少華身後。徐少華目能夜視，早已看到左首壁間，也有一道木門，這就說道：「妳隨我來。」接着低哦道：「對了，待回柳姐姐如果也是被牛筋綑縛着，就要妳來替她解了。」

藍如鳳道：「我解不開呢，還是大哥給她解的好。」

徐少華道：「我怎麼能給她解？」

藍如鳳道：「如果只有大哥一個人進來，那就不給她解了嗎？」

徐少華道：「那就又當別論，如今既然有妳在這裏，自然由妳給她解了。」

藍如鳳想說：「方才如果不是我，是柳姐姐，妳也……吻她了。」這話她當然沒有說出來，但她粉臉却為之一熱，沒有作聲。

徐少華走在前面，舉手推開木門，當先走入。藍如鳳跟着走進，舉起火筒一點，果然看到靠壁的木床上，被綑縛着一個人，這就叫道：「果然是柳姐姐！」急步奔了過去。

柳飛絮一個人被縛得像粽子似的擲在床上，絲毫動彈不得，敢情連咀裏都塞着棉絮，她雖然看到兩人進來，臉上已有喜色，但除了雙目還能霎動之外，根本作聲不得。

徐少華回頭對藍如鳳道：「妳快去把柳姐姐身上的牛筋解開了。」

藍如鳳點點頭，舉步往木床走去。

就在此時，徐少華突聽身後木門被人

推開，他內功精湛，自然極快就警覺了，迅即轉過身去。

他這下動作極爲神速，轉過身去之際，木門才被推開一尺光景，只見一顆頭從推開的門縫中探了進來，那是賈老二，他聳着雙肩，笑嘻嘻的霎霎眼睛，接着又伸進一隻握拳右手，拳背朝外，只伸出一根食指，對着他鼻子勾了勾，那意思是要徐少華出去。

徐少華明知他不是賈老二，但藝高胆大，果然舉步走了出去，問道：「賈總管有什麼事嗎？」

「沒事小老兒會來找你？」假賈老二笑嘻嘻的道：「少莊主快跟小老兒來。」

徐少華道：「你有什麼事，先說出來給我聽聽？」

「唉，少莊主連小老兒也不相信？」假賈老二說道：「小老兒是請你去看一個人。」

徐少華道：「藍四弟還在救人。」

「不要緊，這裏沒有人進來的。」假賈老二道：「少莊主要他們在這裏等你，保證沒事，少了一根毫毛，少莊主只管唯小老兒是問。」

徐少華點頭道：「好！」他回身推開木門叫道：「藍四弟，妳們在這裏等我，我去去就來。」沒待藍如鳳回答，就一手拉上了門，說道：「賈總管要我去看誰，咱們這就走。」

假賈老二答應一聲道：「少莊主跟我來。」說完，顛着脚尖，聳肩彎背，像大馬猴似的，果然走在前面領路。

徐少華心中覺得奇怪，假賈老二究竟要自己去看誰呢？瞧他毫無戒備的走在前面，自己只要舉手之勞，就可取他性命，他會有什麼詭計呢？

他跟在假賈老二身後，心念不住的轉動，一面也目光四顧，暗暗察看着所經道路，這條甬道，就是自己方才進來的一條，現在正是循着原路退出去。不多一回，已經回到剛才從石級下來的那條橫貫甬道上。

假賈老二忽然回頭裂咀一笑道：「少莊主方才是朝右首甬道去的，對不？現在咱們該往左首去了。」

徐少華道：「你怎麼知道的？」

假賈老二聳聳肩笑道：「少莊主若是往左首來的話，小老兒就不用老遠的跑去找你了。」他口中說着，脚下絲毫不慢，一路朝左首甬道上走去。

徐少華問道：「還沒到嗎？」

假賈老二伸手一指說道：「就在前面了。」

前面出現了一條十字岔道，假賈老二轉身朝左首一條岔路彎去，一直走到甬道盡頭，才脚下一停，回頭道：「到了。」

他伸手在迎面石壁上摸索着挖下一塊面盆大的石塊，從洞窟中拉出一條鐵鍊，再雙手用力，不住的拉着，只聽響起一陣隱隱的轆轤轉動之聲，靠左首轉角上，果然漸漸裂開一條壁縫，可以容得一個人側着身子進去。

假賈老二放下鐵鍊，說道：「少莊主，咱們可以下去了。」他依然走在前面，閃身而入。

徐少華到了此地，自然要跟進去看看，也就側身閃入。原來這壁縫裏面竟是一道狹窄的石級，假賈老二已經下去了八九級之多，當下就跟着下去，這道石級一直繞着圈往下（就像現在繞着電梯的樓梯一般）。

徐少華心中暗忖：「石級繞的圈並不太大，不知中間是什麼？」

據徐少華的估計，這一陣工夫，盤梯而下，少說也下來了二十來丈，正待問話，假賈老二忽然脚下一停，回頭笑道：「就在這裏看好了。」

他又伸出雙手，摸索着從石壁上挖出一方面盆大的石塊，就像開了窗似的，然後伸出頭去，看了看，再伸出手去，在窗外摸索着按了一下，但聽下面極深的地方響起了「嗒」的一聲輕響，登時有火光照了上來。

假賈老二從窗口回進頭來，說道：「少莊主可以伸出頭去看看了。」

徐少華運起全身功力，暗作戒備，然後從窗口似的洞穴中探首往下看去。原來這處洞穴，離地還有十來丈遠近，裏面略呈六角形，像一口枯井，底下，壁間有一支火筒，這時巳經點燃着，井底地上，仆臥着一個人，那不是賈老二還有誰來？

徐少華迅即從洞穴退出頭來，轉身喝道：「你把他怎麼了？」

假賈老二聳着肩，得意的笑道：「是小老兒點了他的睡穴，到明天午時，自會醒來。」

徐少華問道：「你是怎麼把他放下去的？」

假賈老二道：「自然是用繩索把他縋下去的了。」

徐少華道：「那你快把他弄上來！」

假賈老二聽得一怔，搔搔頭皮道：「這爲什麼？小老兒化了好大的力氣，剛把他縋下去，就要把他弄上來了？」

徐少華冷哼道：「你和賈老二無怨無仇，要謀害他的目的，自然是爲了雲龍山莊總管一職了，當上總管，就可控制雲龍山莊了，那你爲什麼要我來看呢？我看到了，豈不知道你們的陰謀了嗎？」

假賈老二用手一拍腦袋，睜大眼睛道：「少莊主以爲小老兒是假的？」

徐少華微哂道：「難道你還是眞的不成？」

假賈老二拍拍胸道：「如假包換。」

徐少華道：「你有什麼可以證明？」

假賈老二一呆道：「小老兒那有什麼證明？不過有一個人倒可以給小老兒當證人。」

徐少華道：「是誰？」

假賈老二嘻的笑道：「那人少莊主一定認識，而且也一定相信，他就在外面等着咱們，少莊主就可以看到他了。」

「好！」徐少華點頭道：「那我們就出去。」

假賈老二把石頭塞回洞穴，恢復了原狀，拍拍手道：「走！」

兩人依然循着石級環繞而上，由假賈老二走在前面，一直到了上面，假賈老二當先從壁縫中鑽了出去。

等徐少華跟着閃出壁縫，假賈老二早已走得不見踪影，却有一個面帶病容的瘦小老頭，守在外面，看到徐少華，立即拱

着手道：「原來你就是徐少莊主，咱們曾在榮華樓上見過，老朽是受朋友之託，特地來給他作證的。」

他正是在榮華樓和自己等人同桌喝酒的小老頭！只是假賈老二剛說他有人可以爲他作證，但證人未免來得太快了，好像就在外面等着的一般，假賈老二人呢，何以一瞬間就見了？

徐少華忽然冷笑一聲道：「你不用變戲法了。」右手抬處，五指一轉之際，就一把扣住了瘦小老頭的脈腕！

瘦小老頭不防他會驟然出手，口中「啊」了一聲，變成賈老二的聲音說道：「少莊主，快放手，這記第十九式會把小老頭兒腕骨揑碎的。」

他口中雖然這麼說着，但徐少華五指扣着他的脈腕，忽然縮小了許多，一下只有嬰兒手腕大小，手腕忽然縮小，自然很快就脫了出去。

徐少華不由得一怔，「雲龍第十九式」乃是黃山不醉翁所傳，任你武功最高的人，也絕不可能脫得出手去，他連「第十九式」都叫得出來，那麼，他眞的是賈老二了。

心念一動，目注瘦小老頭，說道：「你不用再假裝了，現在，我想聽聽你怎麼說？」

「還有什麼怎麼說的？」瘦小老頭伸手在臉上抹了一把，果然又恢復了賈老二的面貌，一面聳聳肩嘻嘻直笑說道：「小老兒遇上的事情可多着哩！少莊主要聽那一件呢？」

「你是眞的賈老二？」徐少華問道：「那你就先說說怎麼會被人假冒的？」

「哈哈，這話說來可長呢！」賈老二道：「前天晚上，大家都輪流敬小老兒的酒，小老兒縱是出了名的酒鬼，也差不多快有七八分酒意……」

徐少華又問道：「你們是在那裏喝的酒？」

賈老二道：「那是大家散席之後，徐錦章他們又把吃剩的酒菜送到小老兒那裏去，自然是在小老兒那裏喝的了。」

徐少華問道：「後來呢？」

「後來……」賈老二道：「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嘻嘻，小老兒都有了七八分酒意，他們當然巳經有九分九了，小老兒回到房中，剛躺下去……哈，你猜事情怎麼發生的？」

他嚥着口水，又道：「那張木床，就按了機關，這是早就設計好了，存心坑小老兒的！」

徐少華道：「你說的簡單明瞭一些，別拖泥帶水好不？」

賈老二說道：「好、好，小老兒就說得簡單明瞭一些，那張木床底下，就裝着翻板，小老兒剛躺下去，床板就往下放開，把小老兒傾倒下去，說來眞絕，他們早就計算好床板放開，小老兒一定會從床上一個鯉魚跳，騰身躍起，因此在床板翻下之際，木床同時有一塊沉重的天花板朝下壓下，你想躍起，它就把你壓落下去，就這樣小老兒就一路翻了十七八個觔斗，從高空落到三十六丈以下的地窖之中，少莊主方才不是看到了，咱們下去，石級一路盤旋而下，中間就是那張木床底下，翻板一翻，把小老兒傾倒下去的一條筆直井道了。」

徐少華道：「你沒事？」

「有事還得了？那不跌個粉身碎骨才怪！」賈老二聳聳肩，嘻的笑道：「但他們沒想到小老兒從小翻慣了觔斗，這也是師傅老人家教得好，他是出了名的酒仙，收個徒弟，如果不會喝上三五十斤，如何能傳他老人家的衣鉢？」

徐少華問道：「這和喝酒有什麼關係呢？」

「哈，關係可大呢！」賈老二道：「所以小老兒拜師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拚命的學喝酒，經常喝醉了從山上翻觔斗翻到山下，有一次從始信峯一路滾落下來，差不多就翻了三百三十六個，小老兒以爲那一次小命準報銷了，等翻到山底下，竟然一點事兒也沒有，小老兒這是說翻觔斗是小老兒從小就學會的救命絕招，床板一掀開，小老兒兩手抱頭，就一直翻着觔斗，這樣就落到實地。」

徐少華道：「那你怎麼上來的呢？」

「嘻嘻，上來就簡單。」賈老二得意的道：「所以兵家一定要知彼知己，才能百戰百勝，他們這些小兔崽子連小老兒的邊都沒摸透，怎麼能害得死小老兒？小老兒除了翻觔斗，第二種絕活，就是爬着走，小老兒跟師傅從小就住在黃山，拜師入門，第一件事，旣是學喝酒，自然免不了喝醉，小老兒前面不是說過嗎？喝醉了酒，時常從山上滾下來？喝醉了酒的人，雙脚發軟，走起路來東倒西歪，如何回得上去？那就靠爬了，手足並用，一路爬上去，時間久了，任你巉岩陡壁，寸草不生，小老兒一樣照爬不誤。」

他又嚥了一口口水，續道：「這回跌落在枯井似的地窖之中，換了旁人就得活餓死，但區區幾十丈高，如何困得住小老兒？再說他們是用大石塊砌成的石壁，石塊總有凹凸之處，小老兒不過盞茶光景，就爬了出來。」

徐少華說道：「那你怎麼不來告訴我呢？」

賈老二道：「小老兒就是爲了想瞧瞧他們究竟在攪甚麼把戲？所以才偷偷溜出來的。」

徐少華急急問道：「你摸清楚他們的底細？」

賈老二道：「也差不多了，本來小老兒還想再過幾天再說，沒想到今晚和你們在榮華樓同桌喝酒，引起這小子的疑心，少莊主不是跟他下來的嗎？他就是下去驗看小老兒有沒有跌死的？」

徐少華說道：「你就趁機把他推了下去？」

「那有這麼簡單？」賈老二道：「這小子爲人機警得很，你以爲跟在他後面，他不知道？」

徐少華一怔道：「哦？他怎麼發現的呢？」

「這個小老兒不詳細。」

賈老二道：「小老兒是跟在少莊主的身後下來的……」

徐少華又是一怔，說道：「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未完・廿四）

麒麟鎖

雙鷹神捕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管一見帶了自己的手下下山，先到蕪湖城找劉星，想打探他妻子的死因，可能與柳白石受襲的事有關，可惜找不到，只同劉朗夫妻談了一下略知情況，便回客店找柳白石追查，連忙又趕去怡香院調查，亦查不出什麼綫索，只好過江轉去合肥，到趙府追查，知道趙龍在點香院遇刺身亡，查問妓女絳仙亦得不到結果，只得到傷人的暗器……沈鷹也帶了自己的手下下山，直趨安陽，當天到了信陽城，當地富戶花常春來迎接，打探他們下山的動機，沈鷹對花常春有點懷疑，晚上追踪一個黑影中伏受傷折回，研究各方面跟踪的是誰人？……

查出頭緒　緝捕疑兇

管一見哦了一聲，問道：「趙儼不是本地人？」

老門公道：「他不是本地人氏，但肯定原籍在附近，因為口音跟咱們一樣，只是他倆後來不提往事！」

「你可知道他們是誰的徒弟？還有什麼師兄弟？」

「這些老奴都不清楚，不敢胡言。」

管一見又問：「他倆兄弟跟誰來往最多？」

老門公道：「老太爺不很好客，沒有什麼朋友！」

「也從不出遠門？」

「有的，十年前，他倆兄弟一同出遠門，好像是去關中找朋友……」老門公敲敲自己的頭殼，喃喃自語道：「嗯，是去找誰……哎，人老了便不管用了！」

管一見心頭一跳，忙問：「是不是孟大鵬？」

老門公雙眼一睜，反問：「大人怎會知道？」

管一見不答續問：「可知他倆因何去找他？」

「老奴記得老太爺跟二老太爺，好像是去赴壽宴的！不錯，那次還打造了一對金壽桃，去做賀禮，沒錯！就是這樣！」

「他倆去了多久？回來時又有什麼話說？」

「大概一個多月吧……後來也不曾聽見他們再說過此事！」

「孟大鵬來過麼？」

「好像沒有！」

管一見又調查問了趙龍的妻妾和幾個老家丁，可惜他們所知道的，並不比老門公多，管一見雖然有點失望，但到底有收獲，起碼證實趙氏兄弟跟遠在關中的孟大鵬有關係。

告辭時，老門公送出大門，端木盛急問：「院子可知趙氏兄弟曾否去過安陽城的荔枝院？」

「未曾聽過！」

「他們可曾在他面前提過賈大富這個人麼？」

老門公反問道：「是不是荔枝院的老闆？」

管一見道：「你怎知道？」

「老奴聽燕三提過！」

端木盛急又問道：「燕三是誰？」

「燕三以前在莊裏辦事，武功很不錯，後來約滿便辭職，聽說住在城北的雙墩集！」

管一見謝了他一番，又問了一些燕三的情況，然後返回客棧立即結帳，一行人上馬出北城，直奔雙墩集。

老門公雖然沒有說過什麼，管一見却肯定燕三會知道很多有關趙氏兄弟的秘密，他亦有信心，自他口中掘挖出有用的綫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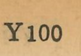
×　　×　　×

雙墩集只有七八百個人，離合肥又不遠，半天快馬巳經到達，只是老門公並不知道燕三的住址，所以還得花費時間去打聽。

最後皇甫雪却在一爿子酒家處找他，燕三滿面鬍鬚茬子，看來巳有好幾天沒剃過了，衣衫骯髒，一副落魄相。他一個人喚了一盤水餃，喝最差的酒，皇甫雪到時，他巳有七八分酒意。「請問閣下是否燕三？」

燕三側頭瞪了他一眼，打了個酒呃，又低頭喝酒，旁邊有個漢子插腔道：「他不是燕三，還有誰叫燕三？他酒未喝夠，你別想叫他做任何事！」

皇甫雪眉頭一皺，忽然一掌擊在桌子上，這一着大出食客們的意料，連燕三也忍不住再抬起頭來，一臉驚愕之色！



皇甫雪長笑道：「這種酒比水還難喝，只有狗才喝。」言畢，抓起酒罈往街外拋去！

「砰」的一聲，酒罈碎裂，酒了一地的酒，燕三忽然跳了起來，一把抓住皇甫雪的衣襟。「快賠我的酒！」

皇甫雪不慌不忙地道：「燕三也會喝這種酒？奇怪？你要喝酒，跟我來！」

燕三那裏肯放，雙手緊緊捏着，雙眼紅絲滿佈，瞪着眼睛道：「你不放下酒錢，就別想踏出一步！」

皇甫雪問道：「這罈酒多少錢？」

燕三窮極潦倒，喝這種最差的酒，還要滲水，實在値不了多少錢，而且還是掛帳的，是以皇甫雪這樣一問，他反而答不出來。

皇甫雪心頭雪亮，轉頭問道：「掌櫃，他欠了你們多少酒錢？」

掌櫃打開賬簿看了一下，道：「一共是十八両五錢！」

皇甫雪拋了一錠二十両重的銀子在櫃台上，道：「把他的酒帳銷掉！」反手抓住燕三的手臂，道：「三哥，咱們去喝好酒！」

燕三酒早巳醒了大半，他萬料不到會突然來了個財神爺，是以雙脚立定，道：「多謝了，我燕三人窮志不窮，閣下的好意心領了，那二十両銀子咱亦不敢要！」

「你怕我會吃掉你？」

燕三慘笑道：「假如燕三還能吃的，閣下不妨拿去吃！」

「你是位好漢，老死在這裏，實在是一種浪費！你放心，我絕對不會讓你難做！」皇甫雪手上用力，終把他拖出去，店裏的食客，都紛紛議論起來，咸認燕三走運。

燕三出了店之後，鬆了手道：「閣下雪中送炭，燕三五內俱感，你有什麼用得着我的，請先說清楚，我燕三餓死也不會做出傷天害理的事！」

「在下皇甫雪，向在管一見麾下辦事，未知你有曾耳聞，在下怎會叫你做傷天害理的事？」

燕三臉色一變，大聲問道：「以前江南總捕頭『笑面神鷹』管一見是不是你的頭兒？」

「正是，燕兄尚有何懷疑？」

燕三哈哈大笑，撇開胸衣道：「燕三若還有懷疑，便不是燕三，走，你要我去那裏，燕某便去那裏！」

「去醉仙樓！」

雙墩集只有一家比較像樣的酒樓，便是醉仙樓，管一見他們都在那裏，他包下了一個小廳，再以屏風隔住，說話便比較方便！

當皇甫雪為雙方作了介紹之後，燕三大慚形穢，坐在那裏，侷促不安，管一見說道：「今日請燕英雄來此，乃因有事請教！」

「不敢當！」燕三乾咳一聲：「神捕有事，但請吩咐，燕三做得到的，絕不推辭！」

「言重！管某想問你幾件事，你在趙家幹過事？」

「承趙老爺瞧得起，請燕三在莊裏跑腿，共五年，我十八歲進莊，二十三歲

離開，離開趙家莊已快四年！」

「趙儼一死你便離開？」

「不，他臨被殺之前兩個月，燕某便離開！」

「有什麼理由？」

「看不過他的爲人！」燕三答得很乾脆。「當初他看得起我，要我做他貼身保鏢，燕某因家中有雙老須靠我養活，只好賣五年青春與他，五年期滿，家中父母已亡，是以不再續約，雖然他願意再加薪餉，但因爲此人把錢看得比命還重，而且斂財手段太過份，故此燕某不答應！」

管一見道：「果然是條漢子！」

燕三苦笑一聲：「沒想到離開趙家，我居然連吃飯也成了問題！」

「趙儼父子先後被殺，此案牽連甚廣，如今有人請老夫調查，老夫覺得此人來歷有疑，因此要向你請敎一下！燕英雄可知道趙儼原籍何處？」

「神捕再稱我英雄，可要折殺燕三了，若你看得起，便喚聲燕三吧！」燕三道：「燕某只知道他原籍就在這方圓百里，家裏似乎巳沒有親人，所以從來不曾聽他提過！」

「趙巖是他親兄弟還是師兄弟？」

「是師兄弟也是堂兄弟，親堂兄弟，同一個祖父！」

管一見續問：「他跟誰學武？」

燕三道：「趙氏兄弟十分謹愼，似乎有一段辛秘的往事，絕口不提往事，所以燕某亦不知道！」

「你見過他的武功？」

燕三道：「見過，不怎麼樣，燕某自信在百招之內必可勝他，不過他的武功有點奇怪……」

管一見精神一振，忙問道：「有何奇怪？」

「按說他所學的刀法，十分玄妙，他好像未曾學會，因此時會露出破綻，尤其是在久鬥之下，因爲招與招之間銜接不好，更是破綻百出！」

管一見看了柳白石一眼，尚未再問，小仙子巳搶着道：「燕英雄，你跟他鬥過沒有？」

「不曾！」

皇甫雪續問：「他怎會認識你的？」

「有一次燕某因抱打不平，跟一個地方惡霸的爪牙起衝突，燕某一個將他們十多個人，打得落花流水，他恰經過目擊一切，隨即向我下聘書！」

說着小二巳端上酒菜，管一見親自向燕三敬酒，皇甫雪喚小二替燕三換一個大盞來，燕三酒量極豪，酒到杯乾，臉不改容。

皇甫雪乘這機會，悄悄跟管一見說了幾句話，管一見連連點頭，當下又問道：「燕三，你可曾聽過孟大鵬的名頭？」

燕三道：「在趙家幹事時，曾見過他一臉！」

管一見雙眼一睜，急問：「他來找趙儼？」

「是的，不過他只住在客棧，沒直接去趙家，是趙氏兄弟到客棧會他的，當時趙儼叫我到客棧附設的酒家候他，假如聽見他的叫聲，便進房去！」

管一見微微一愕，再問：「他怕孟大鵬對他不利？」

「似乎是這個意思，因爲當時還有一個人跟孟大鵬一齊來！」

「是孟大鵬的隨從？」

「不是，孟大鵬對他甚是恭敬，肯定不是他的隨從，那個人趙氏兄弟對他亦甚恭敬，只是面生得很，後來燕某問趙儼，趙儼不說，只叫我不可多問！」

柳白石揷腔問道：「此人之身材面貌如何？」

「身材一般，至於臉目，我看得不太清楚，只是在一瞥間，也沒有留下什麼印象！」

管一見接道：「如此孟大鵬找趙氏兄弟何事，你亦不知道了？」

「是眞的不知道，他們只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走啦！神捕，他到底是爲什麼被人殺死的？是孟大鵬下手的麼？」

「孟大鵬也被人殺死了！」管一見道：「當日孟大鵬未見趙氏兄弟時，是否有敵意？」

「這倒沒有……」燕三想了一陣才道：「他們表面上客氣得很，却似乎各有心病……對不起，我只能說到此爲止！」

管一見道：「好，老夫也不勉强，吃菜！」

燕三擧杯道：「今日承蒙神捕瞧得起，在下亦敬您一杯！」他首先仰脖，將酒喝乾。

衆人都陪他喝了，管一見問道：「燕三，你有家室沒有？」

燕三黑臉倏地一紅，訕訕地道：「在下連自己也養不活，那敢成家？」

「家裏也沒有其他人？」

「孑然一身，無牽無掛！」燕三又喝了一杯酒。

管一見道：「老夫見你是條漢子，未知你肯屈就，跟咱們一起生活：」

燕三霍地放下酒盞，驚詫地道：「神捕，您……眞瞧得起我？」

「老夫不會與人開玩笑！」

燕三立即推席跪下。「燕三何德何能，得神捕青睞，幸何之有！收留大恩難報，請受我燕三一拜！」

管一見急忙將他扶起，道：「言重！老夫亦是人耳，不過你若要跟老夫，以後酒就不許喝太多，以免誤事！」

「燕三願附驥尾，效犬馬之勞，以後必戒酒！」

「不必戒，只需適量即可！」管一見重新請他坐下。「等下雪兒將會把規矩告訴你！」當下端木盛，皇甫雪等人重新與他見禮，擾攘了一番才重整杯碟。

飯後，燕三回家處理房舍之事，便來見管一見，管一見叫風火輪替他買了匹馬，衆人便起程趕去安陽。

× × ×

沈鷹一早便下床，盥洗之後，信步走到花常春房外，一見沒人，即將耳朵貼在門板上，房裏有個均匀的呼吸聲，顯然花常春尙未醒來，他立即回房，喚葛根生替他換藥。

衆人結賬離開客棧，買了些乾糧便起程，直趨安陽城。由信陽到安陽路程可不近，衆人曉行夜宿，也要到第五天上午才到城外。

沈鷹令衆人進樹林，先讓雲飛烟易了容，然後才進城，此時巳是正午時分，各處酒樓飯肆，都巳高朋滿座，正在尋找之際，忽然商衛拉拉顧思南的手臂，低聲道：「二哥你瞧！」

顧思南循他的手指望去，只見牆角畫了個禿鷹的標記，便報與沈鷹知道，沈鷹邁步走進那酒樓，商衛忙悄悄將那標記抹掉。

這爿酒家只屬中級，但食客却最多，衆人進內，找了好一陣，却不見要找的人，又退了出來。忽然裏面走出一個中年商賈來，望雲飛烟道：「這位娘子，請問天柱山如何個走法！」

雲飛烟定睛一看，嗔道：「原來是你，剛才怎不見你？」原來此人正是陶松。

陶松道：「咱坐在牆角，你們都易了容，咱亦不敢貿貿然相見呢！」

沈鷹道：「此處不是說話的地方，先找間客棧吧！」

陶松帶他們找店，不久，衆人都分好房間，進房歇息，沈鷹問道：「司馬城他們呢？」

陶松一口氣將他們進城後發生的事，仔細說了一遍。「四哥他們去襄陽，還未回來！」

「余重陽這幾天有什麼行動？」

「屬下不敢再去荔枝院，沒聽到什麼特別的消息！」

沈鷹洗了臉，道：「先吃飯再說！」

衆人在店裏草草祭了五臟廟之後，還是回到沈鷹房中，沈鷹將司馬城等人的經過，扼要地說了一遍。又問：「大家有何看法，可隨便說！」

蕭穆問道：「余重陽身材如何？」

陶松略思索了一下，道：「普通，一切都令人覺得很普通！我只看過他幾眼，但四哥跟夏雷亦這樣說。」

蕭穆續道：「頭兒，此人看來絕不簡單，他能取代賈大富的地位，證明一切不在其下，而賈大富能僱請空空兒、楚霸王和虞妃這樣的高手，當然也不簡單！」

沈鷹反問：「那又如何？」

蕭穆說道：「屬下相信荔枝院是必有許多外人不知的秘密，所以還是得再去一趟！」

「誰不知道，問題你是用什麼辦法探取消息！」

蕭穆道：「咱們分兩組入，一組是明的，另一組是暗的，裝成嫖客混進去！」

陶松道：「荔枝院表面上是爿妓院，實際上不亞於是龍潭虎穴……」

蕭穆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沈鷹頷首道：「好，就這樣決定！蕭穆、葛根生，你們再易容，今晚便混進去，老夫再帶人隨時向汜表明身份，進去調查！」

當下衆人再無異議，雲飛烟替他們再重新易過容，果然十分似是花花公子，蕭穆帶了錢，與葛根生悄悄離開，到另一爿客棧投宿，稍爲安頓一下，然後才去荔枝院。

此刻，荔枝院是靜悄悄的，龜奴鴇母和丫頭都坐在一塊兒磕瓜子。蕭穆自懷中掏出一大錠銀子放在櫃台上。「這是給你的喝茶吃的！」

鴇母眉開眼笑地道：「公子，這怎好意思？您昨晚在賭場裏發了財啦？」

蕭穆眼睛一翻，輕哼一聲。「少爺囊中多金，喜歡賞錢給您，你還問這許多幹甚？」

「是的是的。」鴇母連連萬福。「公子有事請吩咐！」

「今晚兒，有沒有姑娘有空？咱倆個要！」

「兩個要一個，還是每人一個？」

葛根生也摔了一錠銀子在櫃台上，罵道：「你道少爺沒錢！一人一個！」

鴇母哈腰道：「不好意思，今晚兒的姑娘都沒空，您明兒再來吧！」

蕭穆又拋下一錠銀子，道：「少爺們玩樂慣了，不是雛兒，今晚就要，你得替咱們想想辦法！」

鴇母道：「不賣身的就有兩位……」

葛根生哈哈笑道：「那有不賣身的婊子！」

鴇母臉色一變，道：「那兩位姑娘這兩天身子剛巧不乾凈，只能賣唱陪酒，不能賣身，這也是爲兩位公子爺的好，請包涵！」

蕭穆故意想了一下，道：「那也好，今晚先喝酒，明天再上床，妙極了，陪宿要多少錢？」

鴇母見天上飛下兩位財神爺，笑得眼睛都瞇成一條縫。「咱們荔枝院金漆招牌，可童叟無欺，貨眞價實，絕對不會開天殺價，兩位有與緻明天來的時候，再談價吧！」

「也好！」蕭穆走了兩步又回身問：「聽說你們這裏有位叫楊貴妃的姑娘，明天她有空麼？」

鴇母道：「現屆楊貴妃至今尙未選出來，公子下次再來捧場吧！」

蕭穆與葛根生離開荔枝院，也不回客棧，在城裏四處遊逛，一直至天色入黑才再到荔枝院，鴇母親自領他倆上樓，介紹兩位姑娘，道：「這位是萬公子，這是郭公子！」

那兩個勾欄盈盈行禮。「奴家拜見萬公子、郭公子！」

蕭穆向少涉足花叢，有點侷促難安，又恐露出馬脚，竭力發出色瞇瞇的神態，笑嘻嘻問道：「兩位姐姐尙未將芳名見告，叫咱如何稱呼？」

右邊那穿綠色衣裙的道：「奴家小名青蓮，這位姐姐紫娟！」

四人分頭坐下，蕭穆伸手過去，輕輕摟住青蓮的纖腰，誰知那婊子竟掙扎開去，含嗔笑道：「公子爲何這般輕薄？」

蕭穆心中暗道：「你這婊子想擺架子，正遂我之願！」當下笑道：「誰敎姑娘纖腰一束，敎少爺好不憐惜！」

鴇母在旁問道：「兩位公子吃過晚飯否？」

葛根生道：「尙未，正要麻煩媽媽替咱準備！」

「老身這就下樓吩咐他們拿來，青蓮、紫娟你倆可得好好招呼貴客！」鴇母扭着腰下樓去了。

× × ×

沈鷹吃過晚飯，便上床盤膝調息，而顧思南夫婦等人亦各自回房休息。看看二

更將屆，他才跳下床，帶顧思南和商衛去荔枝院。雲飛烟、陶松和彭七則留在荔枝院外面，必要時作接應。

分配停當，沈鷹便大刺刺走進荔枝院，一入廳，鴇母便迎上來，哈腰道：「大爺是來喝酒聽歌的？」

一個龜奴低聲又道：「媽媽問得奇怪，來這裏不是爲了這調調兒，難道是來吃菜的！」

那知沈鷹耳尖，把話聽進耳去，道：「都錯了，咱們是來找余老闆的！」

鴇母臉色一變，問道：「三位大爺何事找咱們老闆？」

沈鷹沉着臉道：「你只須答老夫一句話，他到底在不在？」

鴇母臉色再一變，冷然道：「你們是來撒野的麼？哼！老身可不吃這一套，叫老張過來！」

沈鷹向商衛打了個眼色，商衛會意，在前開路，龜奴們上前攔阻，豈知商衛毫不客氣，用力將他們推開！大廳裏形勢一亂，有人喝道：「幾位是來找碴子的，不要跟他們客氣！」

那些龜奴都磨拳擦掌，但却被顧思南和商衛輕易地打退，頃刻間，張陞已帶了一批人來，喝道：「乖乖舉起雙手，否則咱們可不客氣了！」

顧思南推開一個護院，道：「快叫你們老闆出來！」

張陞冷眼望着他。「你是什麼東西，有何資格見咱們老闆？」

沈鷹道：「老夫以禮求見，他爲何拒絕接見？」

「閣下是誰？請先報上名來。」張陞目光銳利，見他氣勢不凡，客氣了許多。

沈鷹說道：「見到他老夫自然會告訴他！」

張陞道：「那就得先露幾手出來！」

商衛道：「口氣這麼大，讓我來會一會！」他抽出刀來，一副躍躍欲試的模樣，沈鷹亦有意讓他掂掂張陞的斤兩，也不阻止。

張陞亦拔出一柄雁翎刀來，道：「這裏地方小，咱們到院子裏去！」衆人到院子裏，沈鷹與顧思南乘機向四周打量。

商衛心想今晚來另有目的，志不在張陞身上，不敢躭誤時間，道了聲請，便首先展開攻勢，張陞也不相讓，揮刀急砍。

商衛刀法走的是輕快的路子，而張陞則沉練老辣，沈鷹看了幾招，已暗暗動容：「想不到一個護院領班已有如此內力，那麼空空兒與虞妃，豈非更加了得？」

心念閃動間，兩人已互換了二十多招，張陞已佔了上風，在他刀勢之下，商衛漸感縛手縛脚，刀勢展不開，沈鷹眉頭一皺，又向顧思南打了個眼色。

顧思南抽出烏金刀，踏前兩步，說道：「小商，你退下，讓愚兄來領教他的刀法！」

商衛亦知不敵，再打下去，遲早難逃一敗，是故虛晃一刀，閃身退下，顧思南烏金刀一撩，接下張陞的攻勢。「閣下小心了！」隨即反攻。

他外號「閃電刀」，刀法以快見稱，但他這套刀法與夏雷的「彩雲追月刀法」又有所不同，快中帶穩狠，另有一功。

張陞接了十多招臉色便是一變，心知來了勁敵，忽然尖嘯大叫起來，顧思南知他在通知同伴，倏然搶進去，刀刃一橫，劈其腰腹！

這一招並不神奇，功在一個快字！張陞退了半步，橫刀來擋！不料顧思南刀至中途，忽然斜飛，改砍肩膊，這一刀才是精華！

張陞猛吃一驚，連忙後退，同時舉刀再來格，顧思南雙脚一錯，擰腰半轉身，刀子一收，手肘後撞，刀柄恰好敲在張陞手腕，只聞「噹」的一聲響，張陞雁翎刀已落地！

顧思南抱拳道：「得罪了！如今可否帶咱們去見余老闆？」

話音剛落，忽然傳來一個輕蔑的笑聲，說道：「還有我在此，過得了我此關再說！」

說字餘音未了，便見一道黑影，自院中大樹飛起，一溜烟似的飛落場中，此人身材高瘦，臉龐尖長，臉上死氣沉沉，一望即知戴了人皮面具。

顧思南心頭不由一驚，問道：「閣下是誰？」

那人哈哈笑道：「你是客人，既可不報名，某家又何必告訴你！」

沈鷹以「傳音入密」對顧思南道：「小顧，此人料是空空兒，待會兒跟他動手，出招要留力！」

顧思南亦笑道：「閣下不說，在下亦已知道，你便是空空兒，以前是賈大富的保鏢，如今却是余重陽的手下。」

空空兒目光一變，澀聲道：「空空兒已死，我不是他，你們再不道明來意，某家可不客氣了。」

「在下已恭候多時。」

空空兒身子一晃，欺到顧思南身前，上身一探，顧思南立即揮刀劈出，不料空空兒不但輕功好，而且武功甚是怪異，只見他下身不動，上身一轉，已然讓過顧思南那一刀，右臂此刻亦抬起，一掌印向顧思南脅下空門！

顧思南大驚而退，空空兒也不見有何動作，如影隨形緊貼着對手，右掌依然印向顧思南脅下！

不過此次顧思南已有時間迴刀，只見他手腕一轉，刀刃向空空兒前臂切下。

他刀剛一翻，眼前已失去空空兒的陰影，心頭大悸之下，不及細思，反手劈出一刀，這一着憑的全是經驗，果然破壞了空空兒從後偷襲的計劃。

直至此刻，顧思南眞正驚恐起來，他出道已不少年頭，但從未遇過輕功如此超卓的高手，心頭寒意一生，下一刀更不敢貿貿然劈出去！

空空兒站在他面前七尺，笑嘻嘻地道：「憑閣下這副身手，要想來荔枝院撒野，還差一點！」

顧思南臉上發熱，但仍沉得住氣，道：「勝負未分，在下有心再領敎一番。」

「某家自能令你如願！」空空兒回頭喝道：「你們都站着作甚？」

那些護院們立卽將沈鷹三人包圍住，沈鷹喝道：「閣下何必驅羊入虎口，待老夫與你一會！」

「上！」空空兒指揮護院們進攻，他

自己亦向沈鷹飛去。「老匹夫，某家正想收拾你！」

沈鷹把烟杆往腰帶上一揷，神態凜然，站在那裏等着他，不料空空兒飛射中途，居然能夠突然改變方向，撲向顧思南。

顧思南正在應付那些護院，背後空門大露，沈鷹救援不及，不由叫道：「小心！」餘音未了，人已如大鵬般飛起！

沈鷹的叫聲，提醒了顧思南，千鈞一髮間，不及細思，左臂倏地冒險探進一個護院的人影之中，五指一分，捏住其前臂，再用力一拉一甩！

但聞背後「砰」的一聲響，原來空空兒一脚踢來，料不到顧思南有此一着，收脚不及，把那個護院踢得口吐鮮血！

顧思南再無顧忌，展開快刀，殺了一個護院，轉身再對空空兒，怒道：「閣下只會偷襲，還要不要臉？」

空空兒笑哇哇地道：「難道你不知道某家戴了人皮面具？」

顧思南怒不可遏，正想反擊，沈鷹已喝道：「讓開，待老夫來！」他也不拔烟杆，雙掌一圍，已將空空兒罩住！

空空兒見他來勢凶猛，心頭一凜：「這老兒怎地如此厲害？」不敢怠慢，雙步錯開，只覺四周似有一股無形的氣流，籠着自己，雙脚邁動，竟然達不到預期的後果，眼角一瞥，但見沈鷹右掌移開尺餘，掌心吞吐，又向自己胸膛印來，不由吃了一驚。

急切之間，無暇細思、下身不動，上身一擰，側身讓開，這一招使得極險，但總算避開沈鷹那一掌，可是沈鷹功力之深，大出其意料，也不見他作勢，左脚一抬，又蹴向其下身，同時左掌一圈，掌風自側掃來。

空空兒亡魂喪胆，尖嘯一聲，雙脚猛地用力一蹬，一式「白鶴冲天」，拔身騰起！

空空兒嘯聲未了，沈鷹亦發出一道嘯聲，同時騰空，如蛆附骨，右手一撈，向空空兒足踝抓去！

好個空空兒，只見他右脚尖在左脚面上一點，硬生生再拔高兩尺，但沈鷹的右掌亦同時在此刻，凌空拍出！

一股强勁無比的罡風，突生自半空，只見空空兒身子一振，落下之時，竟成曲綫，雙脚點地，幾乎一跤摔倒！說時遲，那時快，沈鷹又挾掌撲至！

空空兒已成驚弓之鳥，但又已來不及閃避，迫不得已只好也抬起雙掌迎上去，但聞「蓬」的一聲響，兩人之掌風相觸之後，空空兒如皮毬般被彈飛，沈鷹只迫了一步便站穩。

罡風四處流竄，波及旁邊的護院，人人走避，院子裏形勢一片凌亂，空空兒倒飛丈餘，摔倒地上，張口吐了一口鮮血。

沈鷹如箭離弦，一個起落，已至空空兒身前，空空兒大驚，急忙中舉掌便打，沈鷹突出食指，在他臂上「曲池穴」一戮，隨之合指握緊其臂，將他拉了起來，左手食指再在他腰上麻穴戮了一記。

此刻，荔枝院裏的嫖客，都被驚醒，站在樓上窗前觀望，却沒一個敢下來。

顧思南與商衛並肩禦敵，兩柄快刀不斷揮舞，將四面八方的兵器擋開，久守之下必然有失，是以顧思南道：「小商，有機會殺他們幾個！」他倆採取殺傷政策之後，形勢才略有改善。

沈鷹剛制服了空空兒之後，忽然傳來一道猛喝：「住手，請看看四周。」

沈鷹一回頭，便見四周黑暗處人影幢幢，似乎有數十張硬弓，對準着自己，沈鷹心頭一沉，冷笑一聲：「你們不要空空兒的命了？」

只見賞花樓上露出一個人來，哈哈笑道：「你最好放下他，咱們還有商量的餘地。」

顧思南與商衛一聞叫聲，立即發動攻勢，護院連忙撒腿閃開。顧思南經驗老到，提氣標前，大喝一聲，一個護院心頭一晃，回身胡亂劈了一刀，顧思南一轉刀鋒，以刀脊擊在其臂骨上，護院手中刀登時落地，顧思南一把將其拉來，護在身前，叫道：「小商，快來！」

商衛飛奔過去，兩人夾着那個護院來至沈鷹身邊，賞花樓上那人又道：「三位只能在院子中活動，否則萬箭齊發。」

於是沈鷹高聲問道：「閣下便是余重陽？」

「不錯，你是誰？」

沈鷹道：「你讓老夫見你，老夫自然會告訴你！」

余重陽哈哈笑道：「你現在已見到我了，爲何還不報上名來。」

沈鷹恐怕一開口余重陽便會下殺着，正在猶疑間，忽然屋瓦上跳下了三個人來，正是雲飛烟，陶松和彭七三人，聞得院子裏人聲吵雜，又有打鬥之聲，飛越圍牆，踏瓦入來救駕。

雲飛烟三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法，衝至暗處，偷襲弓箭手，余重陽在遠處見到，連忙高聲喝道：「快發箭！」

刹那間，數十枝長箭齊向沈鷹、顧思南和商衛三人射去。

×　×　×

蕭穆和葛根生表面上與那兩個婊子談笑甚歡，心中却十分焦慮，不知外面的情況如何，唯有不斷地要那兩位婊子彈曲唱歌。

青蓮嬌嗔道：「兩位公子不斷要奴唱曲，奴家聲音都唱沙了……」她香肩輕輕在蕭穆身上一撞。「瞧公子文質彬彬，風流瀟洒，却沒一絲憐香惜玉之心。」

蕭穆伸手過去，摟住青蓮的腰，道：「是少爺疏忽，來，待少爺敬兩位姐姐一杯。」

紫娟道：「酒奴家已喝夠了，公子也唱一闋，讓咱們姐妹品評一下，這才叫公平！」

「少爺一開口，只怕嚇壞了隣房的芳客，豈不罪過？」蕭穆道：「少爺向兩位打聽一下，聞得貴院以荔枝爲名，乃院中有一花魁，號楊貴妃，少爺是次遠來，亟欲一見。以慰心願，但適才聽媽媽說，貴院已無楊貴妃，未知因何取消？」

葛根生接道：「好不令人失望。」

紫娟道：「只因上任貴妃姐姐已經：：不在，而新一位的貴妃，尙未選到，是故暫欠厥如！」

蕭穆問道：「既然未選出新貴妃，爲何又會放棄舊貴妃，這豈是爲商之道？」

紫娟快嘴道：「因爲她被燒死啦！」

蕭穆急再問：「被誰燒死的，此人可謂辣手摧花了！」

「她是因爲貴妃樓失火被燒死的？」

葛根生道：「這就奇怪了，貴妃樓怎會失火？而且只燒死她一個人！」

青蓮瞪了紫娟一眼，含笑道：「兩位公子問這種沒趣的事，有甚意思，咱們再飲一杯！」

蕭穆按住她的手道：「少爺曾聞貴院老闆姓賈，今次到安陽又聞人說他姓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青蓮道：「公子是來尋歡的，還是來打探秘密的，管他姓賈姓余，只要他沒多收你的銀子，還不是一樣？」

蕭穆見她機警，追問得急，怕露出馬脚，便將話題岔開，斟酒而飲，就在此刻，下面忽然傳來打鬥聲，紫娟道：「咦，又有什麼事？」

一個丫頭走到窗前觀望，道：「姐姐，下面又有人打架了！」

葛根生道：「貴院時常發生打架？」

蕭穆道：「郭兄何必多管閑事，還是飲酒吧。」一提酒壺，道：「酒壺已空，那位姐姐肯替咱下樓再拿一壺來？」

一個丫頭下樓去了，房裏只剩青蓮、紫娟和一個丫頭，蕭穆輕輕以手肘拍拍葛根生，葛根生會意，長身也走去窗前觀看，道：「萬兄，下面打得好生熱鬧。」

蕭穆忙拉起青蓮，道：「咱們也去瞧瞧熱鬧。」他倆一去，紫娟更加坐不住，也走到窗前去了。蕭穆正要她們如此，待她倆走近，他故意退後一步，兩手齊出，封住了她們的穴道。

葛根生同時出手，亦制住了那丫頭，隨即標前站在門後，蕭穆把青蓮和丫頭的暈穴封住，然後解開紫娟的啞穴，一手叉住她的脖子，低聲道：「不可大聲張叫，否則叉死你。」

那婊子早嚇得臉無人色，只懂得點頭，蕭穆問道：「你來此多少年？」

「兩年……」紫娟聲音發抖：「公子請饒命。」

「余重陽到底是什麼人？」

「奴家不知道……眞的……以前只見過他兩三次，却不知他也是老闆。」

「賈大富是不是他殺的？」

「奴家眞的不知道，您揸死我，也不知道。」

「誰知道？」

「奴家怎會曉得，也許，也許空空兒知道……」紫娟說到後來，已帶哭聲。

「誰是空空兒？」

話音剛落，遠處傳來余重陽，蕭穆又接着問：「這說話的是誰？」

「好像，好像是余老闆。」

蕭穆食指一落，又封住她的暈穴，長身走到窗前，見院子中的人已停手，中間只有沈鷹幾個人，他暗吃一驚：「頭兒被他們以箭威脅，這如何是好？」

心念轉閃之間，忽又聞葛根生低聲道：「大哥，外面有人！」

蕭穆飛身至房外，只聞一個脚步聲傳來，房門被推開，却是那個丫頭，蕭穆一指封了她的穴道，另一手接過酒盤，然後將她放倒。

葛根生閃了出去，只見走廊上有幾個驚慌失措的尋芳客，不似學過武功，便伸手進房打了個手勢，蕭穆亦忙走出去。

蕭穆張眼向兩頭看了一下，又將葛根生拉回房中，低聲的說道：「你在此處放火，火頭起了之後，才將那三個娘兒拉出去！」

葛根生忙問：「大哥要去何處？」

「頭兒他們被困，愚兄摸上賞花樓，伺機制服余重陽。」蕭穆言畢又閃了出去，他下樓之後，放慢脚步，當作是尋芳嫖客，帶點驚慌神色，走向賞花樓。

下面的人亂糟糟的，蕭穆反覺有利，大着胆子走到賞花樓下，但見余重陽站在上面，一派頤指氣使。蕭穆一時不敢妄動，轉頭四處觀望，却將金劍悄悄的抽了出來。

× × ×

雲飛烟之出現，却替沈鷹惹來一陣箭雨，他不肯讓空空兒就這樣死去，便抽出烟桿，小心翼翼撥開長箭。他既要保護自己，又要保護空空兒，是故頗感吃力。

顧思南與裔衞也揮動兵器擋格箭矢，但他倆手中的那位護院，因爲不重要，所以顧思南和裔衞沒有直接去保護他，因此很快便中了兩根箭！

裔衞伸手一探鼻息，忙道：「二哥，他死啦！」

「別管，將他當作盾牌就是！」顧思南邊揮刀，邊向沈鷹靠攏。

雲飛烟三人很快便收拾了兩位箭手，又向旁邊的弓箭手迫去。這一來，左面那些弓箭手人心不安，不斷轉頭望向他們三個，發箭速度大爲減慢，同時「箭網」亦有了漏洞！

余重陽在樓上望及，大聲叫道：「張陞，快帶人截住他們三個！」張陞早已帶着一羣護院，沿着牆邊跑過去。

與此同時，右面的一座小樓窗口忽然冒出濃烟來，有人叫道：「着火啦，快來救火！」

這一來，院子裏的情勢更爲混亂，弓箭手們分神之下，準頭大失。這是個千載難逢的良機，沈鷹忽然將空空兒向顧思南拋去，喝道：「快接住！」他身子却如離弦之矢，向賞花樓急射過去！

當右面小樓冒出濃烟時，蕭穆見時機已至，便拔身騰空而起，向樓上飛去！他人未到，金劍便已刺出！

蕭穆是沈鷹手下的第一位高手，這蓄力一擊，氣勢大是不凡，余重陽乍見眼前金光暴現，吃了一驚，連忙低頭閃過，同時向蕭穆的方向拍出一記劈空掌！

蕭穆人在半空猛虎一般罡風臨身，左掌在欄干上一拍，橫移五尺，大家飛翅而上，臉尖剛一點地，金劍再度刺出！

這一劍走勢更疾，劍風激得空氣嘶嘶作響！余重陽左袖倏地翻起一拂，身子借力倒飛！

「嘩啦啦」一陣窗櫺破碎聲響，余重陽以後肩撞開窗子，人已飛入房裏！

蕭穆喝道：「那裏逃！」毫不猶疑，抱劍飛身，亦自破窗中射進去！

房裏黑燈瞎火，一時之間難以視物，蕭穆雙脚尙未落地，便覺後腰上有一股金刄之聲，他猛然翻身落地，和衣一滾，金劍貼地揮出！

風聲一响，金劍劈空，蕭穆再滾開七尺，已至一根大柱旁邊，他左掌在柱子上一拍，曲腰彈起，又覺有兵器至，不及閃避，只好揮劍連格，但聞「叮噹」兩聲，金劍撞及兩件兵刄，但偷襲的人，却似只有一人！

那人反應甚快，一招落空，第二招又至，但蕭穆已喘了一口氣，扭腰退開四尺，金劍一撩，又將對方的兵器撞開！

此刻，蕭穆雙眼剛適應黑暗，只覺對方身材嬌小，與余重陽大爲不同，便喝道：「你是誰？爲何當余重陽的走狗！」

那人尙未答，又聞「嘩啦啦」一陣响，房門已被人撞開，閃進一個人進來，却是沈鷹！

由於房門已破，房裏光綫較佳，沈鷹眼光一掃，不見了余重陽，驚急之下，喝道：「余重陽去了何處？」處字餘音未了，他人又射去！左掌凌空一劃，一股掌風過處，將對面的一扇窗子擊碎！

窗外是暗廊，沈鷹不顧危險，飛出暗廊，可是那裏尙有余重陽的踪影？

蕭穆此際已認出對手是個女人，便問：「你就是虞妃？」

那女人道：「殺了你們這些狗賊再說！是誰派你們來的？」

蕭穆道：「尊夫已死，你又何必再爲余重陽賣命？」他金劍展開，自有一股王者之氣，虞妃一對短劍，變化雖然詭異，但始終近不了身！

蕭穆金劍越使越快，道：「咱們不是殺了你丈夫的人！」

虞妃冷哼一聲：「誰不知這是柳白石那狗賊幹的！」

蕭穆道：「你錯了，柳白石並沒有殺死尊夫！」

「任你舌粲蓮花，姑奶奶也不會相信的！」

蕭穆道：「在下等乃沈鷹的手下，根本沒有必要騙你！」

虞妃臉色一變，一對短劍登時露出空門，蕭穆目光何等銳利？金劍一探，自其雙劍之間刺了進去，虞妃待要後退，已慢了半步。

蕭穆劍尖抵在她臉膛上，道：「拋下兵器，再跟你慢慢說！」

虞妃一挺胸。「你有種的便一劍殺了我，反正我已不想活了！」言畢忽然挺劍又到，只是她劍短，蕭穆只略退半步，便刺不到。

蕭穆道：「柳白石自言沒有殺死楚霸王，受不了這口寃氣，所以才請咱們替他調查眞相，你何不與咱們合作？這對你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你一意逞强，說不定尊夫在九泉之下也會怪你！」

虞妃嬌軀一震，一時間心頭茫然，難以取決，蕭穆乘劍探腕，撞下她的短劍。虞妃吃了一驚，向後跳開，蕭穆彎腰抬起劍，反轉劍柄遞給虞妃。

虞妃聲音發顫：「你，你相信我？」

「你如此深情，我相信亦是個明理的人！」

虞妃接過劍問道：「如今你要如何處置我？」

「請你跟着咱們一個短時期，大家全力調查！」

虞妃問道：「你眞的是不是沈鷹的手下？」

「剛才那一位便是咱頭兒！」

虞妃仍有疑問：「柳白石眞的請你們調查？他眞的沒殺死外子？」

蕭穆嘆息道：「在下騙你有何好處？倒不如一劍殺死你！」

虞妃想了一下，咬一咬唇，道：「好，我跟你們合作就是！」

蕭穆心頭大喜，因爲虞妃在荔枝院已久，必然知道不少秘密，有利破案。他正在考慮該不該在此刻向虞妃施壓力，沈鷹已「颼」的一聲飛進來。

蕭穆道：「頭兒，虞妃姑娘已答應跟咱們一齊合作！」

「老夫已在外面聽見！」沈鷹問道：「余重陽去了何處，你必然知道！」

虞妃道：「我只答應與你倆合作調查外子的死因，可不想出賣舊主！」

沈鷹哈哈笑道：「你的舊主是賈大富，不是余重陽！你怎知道尊夫及舊主不是他殺的？」

虞妃道：「他爲何要殺外子？外子一向對荔枝院忠心耿耿！」

「他不是對荔枝院忠心耿耿，只是對賈大富忠心！」沈鷹又問道：「老夫問你一件事，你倆是賈大富僱來的，還是余重陽？」

「賈大富！」

沈鷹哈哈一笑道：「你還不明白？說不定賈大富便是余重陽殺的，正因爲尊夫對賈大富忠心耿耿，所以他更有理由除掉他！」

虞妃嬌軀一震，又問：「既然如此，他爲何又不殺我？」

「殺了尊夫，再殺了你，豈不要引起別人的思疑？而且只要你不懷疑他，他便還可以利用你！」

虞妃考慮了一陣，道：「你們跟我來……」一頓又道：「但假如你們欺騙我這未亡人，我死後化鬼都不會放過你們！」

沈鷹道：「諒你亦聽過老夫之爲人，老夫向來自視甚高，怎會利用女人？」

虞妃點了一根蠟燭，走到一幅畫前，將畫揭起，脚尖一踢，牆上露出一度暗門，她閃身走過去，蕭穆急忙尾隨而入，沈鷹押後。

暗門另一邊又是另一間房，但房裏却沒有人。蕭穆問道：「余重陽已逃了？」

虞妃走到床後的一隻大木櫃前，小心翼翼把手放在門柄上，低聲道：「小心箭矢！」

沈鷹與蕭穆連忙站在虞妃身後，虞妃拉開櫃門，裏面飛出七枝短矢，幸而沈鷹與蕭穆一早得到她提醒，否則難免有險機！虞妃又道：「稍候！」語音剛落，又有三枝短矢射出！

虞妃這才俯身揭起大櫃底板，下面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口，虞妃低聲道：「這是通向樓下的！」言畢首先走下去。

蕭穆在她身後道：「小心！」

櫃下是道長長的木梯，虞妃一手執短劍，一手持蠟燭，步步爲營走至木梯盡頭。樓下又是一間寢室，一眼望去，不見人影。（未完・八）

司馬洛傳奇故事

子午石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卜可夫在外埠聘到一名叫陳旺的殺手，前來本市暗殺沈自重，詎知此事爲周平暗中向沈自重告密，致令陳旺剛抵埗便遭莫先生的手下擊殺。卜可夫獲知陳旺車毀人亡，猜料是手下周平弄鬼，但他不動聲色，誘使周平踏上一塊鋼板上，而在鋼板下則噴上了子午石的熔液，使鋼板平空升起，然後向周平迫供。周平此際身在半空，哀呼求饒，招認確是他向沈自重告密，但卻否認黑黨被人裝置跟踪器的事與他有關，因爲黑黨是自己人而非外聘殺手。卜可夫又向他盤問，是否因爲黑黨是自己人，所以你便不會害他，而寧願犧牲沈自重……

計劃行事

「現在——現在黑黨已經死掉了，」周平說：「這件事情亦不會發生了，我們……很難下斷語，還是不要討論吧！」

他的眼睛小心地看着那二個飛人在他的附近浮來浮去，準備有一個飛近他的時候，他就奮不顧身撲出去將之攬住。

只有這個辦法是可靠的，那個人給他攬住的話，就非要把他帶回地下不可，而且甚至可能受到他的威脅，而把他帶到別的地方去。

可惜他等不到這個機會，那二個飛人總是飛得不夠近，他不能實行。

卜可夫說：「還有呢？」

「就是這樣了，」周平苦惱地叫道：

無從追踪

「我知道我是做得不對的，但是——事情已經做出來了，又有什麼辦法呢？以後我一定不會亂來，我一定會更忠心！」

「你的忠心是不可靠的，」卜可夫說：「除非你把眞相全部告訴我，你究竟還對沈自重洩漏了一些什麼秘密？」

「沒有呀！」周平叫道，恐怖地發覺那鋼板又開始帶着他上升了，這是因爲下面那機器絞輪倒後，把繩子再放長，「你……你聽我說，假如我告訴他這裏的秘密，我們還能夠這麼安全在這裏研究嗎？」

「也許危險還沒有來臨罷了！」卜可夫說：「上次，我們也並不安全！我們差點就完蛋了！」

「上次是黑黨的責任，」周平又叫道：「是黑黨自己不能夠守秘密，關我什麼事呢？」

「我不相信你，」卜可夫說：「我認爲上次也是你告密，所以才累了黑黨一條命！」

「你聽我講吧——」周平惶急地解釋，說道：「我其實是很想爲你做事的，我對這件事情很感興趣，我們成功了之後會震驚世界，我們會在犯罪史上留名，我只是不想沈自重死去罷了，因爲他是我的朋友，沈自重活着，對我們的計劃是沒有影响的！」

「你怎麼知道沒有影响？」卜可夫說：「你又不知道我的全盤計劃！」

「沈自重根本就不想做什麼事情，」周平說：「他只求安安份份罷了！」

「但是那個林鈴去找過他之後，」卜可夫說：「我們的事情就不順利了。」

「他未必是提供了什麼情報，」周平說：「林鈴他們努力調查這件事情，他們是神通廣大的人，即使沈自重不向他們提供什麼秘密情報，他們也還是有辦法從其他來源查出一些端倪來的，但是——但是——總之剛才是我們講黑黨的事情。你說是我提供情報的，我怎會那麼笨呢？黑黨把他們帶到了總部來，我們開火抵抗，我也是可能喪命的，這對我有什麼好處？而且，假如是我告密的話，我也會對他們提起潛艇的事情了，但是我沒有，因此我們還是能夠安然撤退！假如我提起了潛艇的事情，我們就不會有今日了！難道這還不能夠證明我是並沒有告密的嗎？」

「唔，」卜可夫沉吟着：「這一點，倒是你有道理！」

雖然卜可夫似乎讓了一步，周平也並沒有因此而感到安慰。他還是在計劃着自己的行動。他看見其中一個飛人浮近了，便連忙向前一撲。

但是一陣風把飛人吹開了，周平知道他是撲不到的，便連忙停止，但是沒有提防那陣風使鋼板也搖了一搖，他失去了平衡，跌了出去。

他恐怖地大叫一聲，伸手一抓，總算抓住了鋼板的邊緣，掛在那裏，兩脚踢着，呱呱大叫。

卜可夫哈哈大笑，在地面上吩咐那二個飛人說：「把他扶一扶吧，我不想他跌死！」

這卻使周平心中暗喜，只要飛人飛過來扶他，他就可以乘機一撲而把飛人抱住了。

然而事情的發展卻還是不及他所理想的。其中一個飛人只是飛到他的頭頂上空，放下一隻繩圈，套住了他的脚，把他向上一拉。

這樣，周平就可以藉繩子之助而回到鋼板上了。但是他還未能夠把一個飛人抱住。

「好了，」卜可夫又說：「現在，我相信你沒有把黑黨弄死了，但是我還是不相信你沒有向沈自重告密呀！」

「假如我告訴了他什麼，」周平說：「我們還能安全留在這裏嗎？」

「你告訴了他什麼？」卜可夫說：「他卻未必就會轉告林鈴的，他是一個老奸巨滑的人，他會先考慮清楚這件事情會對他有什麼好處，有沒有利用價值，然而林鈴他們卻是擅長悶功的，而且他們很可能會抓到他一些把柄，那時他就逼得招供出來了，我必須要知道，沈自重究竟對我們的秘密知道多少？」

「我眞的沒有告訴他，」周平說：「你要我怎樣發誓呢？」

卜可夫又哈哈笑起來。「我最不相信的就是發誓，難道你不知道，我本人亦是從不發誓的嗎？」

「你究竟想我怎樣呢？」周平痛苦地尖聲叫道。

「我要知道，」卜可夫說：「沈自重知道我的秘密究竟是有多少？」

「我眞的沒有告訴他！」周平說。

「也許用不着你告訴他，而他知道呢？」卜可夫說道：「他已經知道了的有多少？」

「我也不知道他知道的有多少，」周平說道：「我根本沒有機會跟他談過話，對於我們以往的事情，用不着說，他也是知道得很多了，但是今日的事情——我相信他卻不會知道多少，我們現在這個總部是新的，跟以前完全沒有關係，我不告訴他，他就不會知道我們是有這樣一個地方的！」

「但是我卻不能肯定，」卜可夫說：「我不放心！」

「老板，」周平極力壓抑着焦急而顯得平心靜氣地說：「你聽我講吧，你担心沈自重，其實是多餘的了，那麼科學家劉耀柱已經落到了林鈴他們的手中，劉耀柱難道不比沈自重知道得更多？」

「但是劉耀柱不會知道我們已經搬家到這裏來了。」卜可夫說：「這是一個他不知道的地方，他也沒有調查的本領，但是對於沈自重，我就實在不能放心了。」

「我不告訴他，他怎麼查呢？」周平問：「不過，這樣好了，我可以替你探探他的口風？」

「唔，」卜可夫沉吟着：「這個主意也不錯！」

「殺死沈自重其實亦未必就是一件很聰明的事情，」周平又連忙乘機晉言，「你等於是在逼他對付你罷了，他本來是已經打算洗手的了，他是想享受餘生而不問江湖之事，你要殺他，他就不能不自衞了，我可以替你向他刺探一下。假如他其實是不知道什麼的，那你就沒有必要殺他了，而且，我還可以替你跟他秘密談判一下，互不侵犯，這樣，對我們要進行的計劃，威脅就會大大減少了！」

卜可夫沉吟着，抬頭看着那就像伏在紙鳶上，飄浮於空中似的周平，又點點頭：「好吧，我們可以試試這樣的，把他弄下來好了！」

他揮揮手命令。

周平舒了一口氣，又簡直要哭出來似的了，這是爲了放心。卜可夫有利用他的地方，暫時就不會殺他。至於將來，他是否會忠於卜可夫，那則是將來的事情了，總之下去先談談，他可以鼓其如簧之舌，希望能夠說服卜可夫，在這上面，講話是很困難的。

這樣想着的時候，他忽然發覺那鋼板又開始上升，他不由得大吃一驚，慌亂地狂叫起來。

這鋼板上升，乃是因爲卜可夫又在下面下令他的手下把繩子放鬆。

那二個飛人也跟着鋼板升上來。

他們對周平說：「用不着怕，我們把你扶下去好了，你只要撲過來，把我們抱住就行了。」

「爲……爲什麼不就這樣把我拉下去呢？」周平惶惑地問道：「這樣拉下去不是更安全了嗎？」

「那是因爲繩子支持不住了，」其中一個飛人說：「假如還不放鬆，就可能斷掉，假如拉下去，那麼拉力更强，斷掉的可能性也會更高！」

周平不知道這是不是眞的，但是也不敢不相信，他連忙又叫道：「那麼你們快把我扶着呀！」

「來了！」其中一人浮得更近，伸出手臂叫道：「現在，你撲過來吧！」

周平覺得此時的距離也差不多了，便向前一撲撲過去。

他的確是可以抱住那個飛人而安全地降落到地上去的，但問題卻是那個飛人根本沒有誠意扶他下去，周平一撲過來，這個飛人卻是向他踢出一脚，正正踢中他的胸膛。

因爲在空中，那個飛人等於是沒有重量的，因此這樣一踢，自己就像一支支火箭似的猛的飛開了，而周平倒沒有給踢得很遠，不過卻是已經沒有辦法回到那鋼板上了。

而他亦是沒有飛行的能力的，他就這

樣尖叫着直跌下去，一直跌到那大屋子的頂上，「蓬」的一聲，叫聲便停止了。

他在那屋頂上彈起了一下，再跌下來，就躺在那裏不動了。

卜可夫在屋中哈哈大笑起來。

衆人因爲周平這樣的遭遇都頗感難過，由於他們到底是與周平共同工作，共同相處，已經有了相當深厚的感情的。

卜可夫揮揮手命令，道：「上去看看他！」

其中二個手下連忙爬梯子向屋頂上爬上去。

卜可夫則拿過其中一個手下手中的輕機關槍來，掃射一陣，那繩子給其中一顆機關槍彈射中，斷掉了，於是那仍然有着很强的上升之力的鋼板便升空而去，而繩子則落下來。

那鋼板在力量消失了之後，還是會跌下來的，但是卜可夫認爲不要緊了，要跌的話，這鋼板也只會是跌回他們這個總部的範圍之內而已，因爲他們這個總部所在的地方，面積還是非常之大的，周圍有很多空地。

無綫電通話器之中傳來那二個飛人的聲音，問道：「老板，現在我們可以下來了嗎？」

「不，」卜可夫說：「你們留在上面，我還有一些事情要你做的！」

另外二個則已沿着梯子爬出了一隻小天窗而到了屋頂上了，他們叫道：「他已經死了！」

「那很好，」卜可夫說：「把他搬下來，好好地埋葬掉吧！他到底也是跟我們共同出生入死過，立下了不少功勞的，只是他太放肆了，他犯了一個大錯誤，危害我們的計劃，我是不能夠從寬發落的，靠他去跟沈自重講和？這未必是一個很壞的主意，但是我就是不能夠信任他！我怎麼能夠信任一個出賣我的人？我們的事情，是必須有絕對的信心才能幹得好的，不能夠讓任何的壞種籽存在。」

他手中的鞭子威武地揮動一下。

其他那些手下們雖然也因爲周平的死亡而難過，不過在這件事情上，以他們的立場而言，他們則對卜可夫是並不反感的，因爲，卜可夫這一次是做得對的，就是交給他們來決定，他們亦不敢信任周平，而且，周平剛才還是要用槍來殺死卜可夫呢！

卜可夫揮揮手說：「好了，現在我們到外面去看看！」

他領了衆人到了外面的空地上。

那二個飛人還是浮在空中，等待着命令。

卜可夫還是要用無綫電通話器與他們通話的，因爲他們現在，實在是飛得太高了。

他說：「你們發一點光吧，我們看得不大清楚？」

那二個飛人亮起來了，原來他們的身上的各處都是裝了一些小燈泡的，一按了掣，就有小小的電池供應電力，使燈泡亮起來。

卜可夫得意洋洋地說：「現在，我要你們來示範表演一下，同時亦是一種認眞的考驗，看看你們的飛行能力究竟是高到什麼程度的！現在向左邊飛，飛一個8字形！」

那二個手下，在空中也依卜可夫的命令，開動了推進器，推進器使他們向前移動。

不過，推進器是只能夠令他們向前移動罷了，要轉彎，就需要用動作去帮助。

他們就靠揮動手臂或在踢動腿子。

當他們的手臂向左邊一揮，那一揮之力就足以擧動他們，而使他們飛向左邊去了。

就是這樣，他們在空中作了一次8字形的飛行。他們是已經過了相當多的練習的，已經有了經驗，所以才能夠對自己的飛行如此地操縱如意。

卜可夫滿意地點着頭：又說：「現在飛兩次8字形！」

那二個手下又依命而行，不過首先則是用噴筒在腰帶上再補噴了一些子午石飛行膠，因爲他們的浮力也差不多要消失，身子又再要向下沉了。

卜可夫看着他們弄好了之後又作了一次兩個8字形的飛行。

他得意地哈笑起來，說：「妙！妙極了！妙極了！幹得眞好！你們將來要負担的任務，就是要必須動作靈活，操縱自如的！」

地下那些手下們雖然覺得很好看亦很好玩，不過他們却是心中迷惑，不明白卜可夫弄這個把戲究竟是什麼目的。事實上，連那二個在空中飛行着的手下，亦不知道自己將來要負担是什麼任務。

卜可夫的計劃只有他自己一個人全盤知道。

他們只是知道，負責飛行，必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任務。事實上，一個人能夠如此地飛來飛去，的確是不同凡响，可以做到很多重要的事情的。

卜可夫在那裏指揮着，哈哈大笑，自得其樂，周平給他的煩惱，他是已經暫時忘記掉了。

事實上，周平亦是不會再給他什麼煩惱的。

後來，其中一個飛人低頭看看身上佩着那隻圓筒，那上面是有一隻錶在計算度數的，而現在，這隻錶上的一支指針已經接近錶上的一條紅綫。

這個人通過無綫電話器向卜可夫報告道：「老板，我們的燃料要用光了！」

「那很好，」卜可夫說：「操練夠了，你們下來吧！」

那二個飛人似乎並不服從卜可夫的命令，他們在腰帶上噴了一下，腰帶上添了一些子午石的溶液，就使他們急速地上升，而不是下降。

不過他們這樣做却也有他們的道理的，他們升到相當的高度之後，就把扣子一解，腰帶與噴筒都離開了身上。

腰帶和噴筒繼續向空中升上去，而兩個飛人因爲沒有了腰帶的支持，便開始向下跌，但這兩個人則同時也拉動帶子，使背上的降傘張了開來。

於是，他們便藉着降傘之助而冉冉下降。

用降傘，就是他們要升高的理由，不夠高度，降傘是沒有用的，人跌得快，降

傘的力量還未能把下跌的速度減低時人就到地，那就可能跌傷或者跌死了。

所以他們要飛到高空才能夠下來。

這也許是子午石唯一不便之處，可以使人升上去，但是還未能使人安全而緩慢地降落下來。

不過這樣也已經夠了，降落可以用降傘，最難的是升上去。

卜可夫看着他們緩緩地下降，甚爲開心。

× × ×

另一方面，沈自重則是殊不開心。

他悶在家裏，雖然知道有林鈴他們在保護他們，但他知道這也不是萬全之策，威脅是仍然在的。假如他眞的知道夠多卜可夫的秘密，知道卜可夫現在的新總部是正在什麼地方，那麼他是毫不猶疑，會通知林鈴他們了。但是他並不知道，亦無法調查。

而同時，林鈴他們也是悶得很。

他們的調查完全沒有頭緒，以莫先生的組織的龐大與及聯絡之廣，也還是得不到什麼情報。

而且他們還是出得起錢的，這也是黑白兩道中人都知道的事情，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他們故意把事情宣傳開去了，勇夫却還是不來。

也許還沒來吧，但他們不想等太久。

他們是十分之希望快點把卜可夫捉到，以擊破卜可夫正在進行着的不知什麼陰謀的。由於缺乏情報，他們推測卜可夫的新基地可能乃是在一個莫先生的組織的勢力亦達不到的地方。

但是莫先生的組織的勢力達不到的地方也不少，很難肯定是哪一個，不然他們也可以想辦法潛入了。

而那個科學家劉耀柱亦是帮不了什麼忙，他經過了很嚴格的盤問，而他也是完全願意合作的，他却還是提供不出什麼。

那些嚴格的反覆盤問，也並不是因爲不相信他，不是說他有什麼隱瞞，而是恐怕他會經偶然聽過了一些什麼重要的話，却忘記了講出來。

也因此，到最後，他們還嚐試過使用催眠術，把劉耀柱催眠了，然後再加以盤問。這樣是可以把潛藏於劉耀柱深心之中的秘密都探討出來的。

但是如此還是一片空白，毫無成績。

最恨得牙癢的就是李敏了。

李敏是最急於採取行動的人，然而沒有目標，她亦不能夠採取什麼行動了。

他們在沒有辦法之中，也只好繼續等下去。

× × ×

這邊，卜可夫的心情很好，他把周平除去了，等於除去了一個他自己本來也不知道存在着的心腹之患，而且那一個飛人的表現又是那麼好，雖然那些飛人們是已經過了多次練習的，但練習到底只是練習，到了要眞正行動的時候，情形又不一定滿意了。

這一次，由於揭發了周平，他的飛人得到了一次眞正行動的機會，證明了眞正行動的時候效果一樣是那麼理想的。

卜可夫開了香檳，與大家一起慶祝一番。

雖然大家還是不知道慶祝的實在是什麼。

當各人在開懷狂歡的時候，其中一個飛人說：「很可惜，在這樣高興的場合，就只有男人而沒有女人！」

「對呀，」另一個飛人說：「醇酒美人，醇酒美人，現在却就是有醇酒而沒有美人！」

「你們在說什麼？」卜可夫忽然出現在身後問。

這兩個人嚇得臉也青了。埋怨卜可夫的待遇不好，這不是一件聰明的事情，極可能會爲自己招來殺身之禍的。

他們連忙異口同聲地說道：「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們只不過是胡說八道罷了！」

「你們來！」卜可夫說：「我聽到你們說什麼的！」

兩個人誠惶誠恐，不敢不從，祇好跟着卜可夫走。

他們到了卜可夫的一間私人房間，却發現有二個妖冶的美女正在等着，對他們微笑。

「沒有美人嗎？」卜可夫哈哈笑道：「這就是美人了，是獎給你們的！」

那二個飛人爲之目瞪口呆。

「這就是你們的獎品，」卜可夫說：「因爲你們的工作做得很好！現在，你們好好享受一夜吧，明天晚上，你們就要出動去工作了。」

兩個人都呆在那裏，他們幾乎想問明天晚上要去做一件什麼工作，然而又不敢問出口，因爲明知道卜可夫最不高興人家問太多問題。

「去呀！」卜可夫拍拍他們的肩說：「好好地享受吧，怎麼了？難道你們不是男人！」

那二個飛人大喜過望，連忙進去了。

那裏面有兩間睡房。

卜可夫沾沾自喜地退出來，一個比較親信的手下跟着他。卜可夫對他說：「這兩個女人，你選得眞不壞！」

「老板，」那個手下也許趁着卜可夫正在高興，所以不怕大胆一點，提出意見：「假如你不怪我——我也許會提出一些你可能不高興的意見！」

「別傻吧！」卜可夫不耐煩地揮揮手：「我是最尊重別人的意見的。忠言逆耳，我最明白，自己聽不順耳的意見，往往就是最好的意見。」

那個手下只能夠苦笑。其實卜可夫正是最不高興聽那些不對自己胃口的意見的，不過他又不便指出來，他只是把他的意見提出來。他說：「你叫我找來的這兩個女人，她們雖然是很好的獎勵，不過却是易請難送的人！」

這兩個女人不是那種有錢就可以買到的風塵女子。不是卜可夫的手下，是用錢買回來的。

「你是說她們不可靠嗎？」卜可夫問道。

「不是，」那個手下說：「女人，你也知道是怎樣的，尤其是這種女人，你要他們保守秘密，眞的是很不容易，她們出去之後也許會亂講！」

「那她們不出去好了。」卜可夫說。

「但是假如她們就此失踪，」那個手下說：「那一定又會有人追查她們的下落，與我們有關的事情，一有人追查，總之就是不妙的。」

「唔，」卜可夫點着頭：「但是我吩咐你不是祇請她們回來過一夜的。」

「一個星期。」那人說。

「那就行了，」卜可夫說：「她們一個星期不回去，是不會有人追查的，因爲早已經講好了。至於一個星期以後，假如她們出去亂講，那都沒有所謂了，反正到那個時候，就已經會有很多人在亂講話了，事實上她們講出去對我們都已經不會有什麼不利的影響！」

「哦！」那個手下說。

現在，他知道他們的大事，可能是在一個星期之內就會成功的了。

「還有什麼問題嗎？」卜可夫問。

「沒有了。」那人說。

「那麼再去喝杯酒吧，」卜可夫說：「只要不喝醉！」

那個手下也只好走開了，回去與大家一起繼續飲酒狂歡，而卜可夫則退回了另一個他的私人房間裏，在一張辦公桌後面的大皮椅坐了下來，燃上一根雪茄，抽吸一番。

過了一陣之後，他就扭開了身邊一隻電視機的掣。電視機中出現畫面。然而，這電視機中出現的却並不是什麼電視台的節目，而是一間房間裏的情形，這是一副閉路電視，是用以觀看這總部之內的其他部份的情形的，現在電視機中看到的就是那其中一個飛人與他得到的那個女郎在一起時的情形。

這個飛人正是在盡情享用這個機會。

卜可夫哈哈笑起來，再按一個按鈕，電視機中的畫面變換，顯出了另一個飛人的情形。

這另一個飛人也同樣是並不浪費這個機會，他們都是精壯的男人，在這最近一段時間之內完全禁止出外，相當苦悶，現在有了這樣的機會，當然是盡量利用了。

卜可夫哈哈笑着，又按了另一按鈕，畫面便又轉換了，變成是看到外面其他那些手下們正在飲酒狂歡的情形。

他這個人的心裏雖然絕對不能算是正常，不過他倒是沒有那種愛好窺秘的變態心理的，他只是不放心，一切都不肯讓之逃過自己的眼睛，一切都想親眼看到，所以他才有這閉路電視之設。

他再按一鈕，閉路電視機看到的又是另一個部份，這一次看到的是那些正在總部的邊緣上担任着守衛工作的人員們。

這些人員們沒有下班，所以是沒有參加飲酒狂歡的。一個這樣的地方，守衛暫時不能夠休息去飲酒，也不能喝酒。這些守衛們是要等到換班的時間才能夠有機會享受一下了。

卜可夫滿意地微笑着，在椅子上一靠，閉上了眼睛。

× × ×

第二天黃昏時份，李敏倒是有了一個等待了已久的行動機會了。她與林鈴換上了她們在出動時候慣穿的深藍色緊身衣服，開了車子到了一座位於荒涼的山邊地區附近的一座小屋。

那裏是一間用石塊砌成，相當結實的屋子，窗內亮着燈光，不過却是遮上了窗簾，看不到窗內的情形，不知道屋裏有些什麼人，以及這些人又是正在做着一些什麼。

林鈴與李敏潛近了屋子的後面，由於這屋子是用紅塊砌成的，外牆凹凸不平，很多可以扳扶的地方，而她們兩個人在爬牆的方面，又是幾乎有着蜘蛛的本領的，所以她們輕而易舉，無聲無息地便爬上了屋頂。

這屋子的屋頂上是作爲晾晒衣服用的天台，只有從屋內可以爬樓梯上去——那是說，除了從屋外爬牆之外。

她們到了屋頂中間那個門口，並不意外地發現，這天台的門是並沒有鎖上的，她們也可以通過這門而聽到有人正在下面談話。

二人悄悄地爬下樓梯，到了下面的閣樓之內。閣樓內是並沒有人在着的，不過她們則可以從閣樓的邊緣窺下去，看到有二個大漢正在弄着一些武器。

這些武器包括兩枚手榴彈，以及一挺輕機關槍。

由於手榴彈就在手邊，而輕機槍是拿在其中一人的手中，另一個人的手上又有一把手槍，情況不大安全，所以，林鈴與李敏兩個人就暫時等着。

× × ×

在與此同時，卜可夫的初步計劃已開始實行了。

那二個飛人已經在空中飛行着。他們在黑夜的天空中飛得相當高，那些子午石粉造成的浮力使他們能夠浮在大致上一定的高度，而背後的小型推進器則推着他們前進。

他們則是無聲的飛人。

間中，當那些子午石的浮力稍爲消失時，他們就會加噴一些，以使人不致於跌下來。他們的試驗果然已經到了相當完美的程度，人在飛行的時候可以操縱自如。

他們慢慢地飛近了一座四十層大廈。

這座大廈顯然是一座不尋常的大廈，因爲樓下的廣場中有武裝的守衛在巡邏着，而樓下有一個部份是守衛中心，樓上每一個部份都有精密的防盜設備，而這些防盜設備的警鐘都是通到這個守衛中心。有什麼不對，這守衛中心就會警鐘大鳴，守衛就知道了。

普通人當然不能隨便從門口進入，甚至亦不能夠爬牆上去，因爲大廈的周圍的廣場上都有守衛，亦是燈光通明，根本沒有人能夠偷偷摸摸地接近這座大廈。

但是飛人則是可以的。

那些守衛不會抬頭向上面望，因爲他們提防什麼都不會提防飛人，飛人根本不存在的呀。

而且即使他們向上面望，亦是未必能夠看到什麼的，因爲上面是黑暗的，而下面是那麼光亮，從光亮處望向黑暗處，總是看得不大清楚。

這大廈的四面全部都是鑲上厚玻璃的。這些厚玻璃是代替了牆壁，而不是窗子，裏面的人可以望出來，却不能打開。裏面全部是用空氣調節設備。

二個飛人就慢慢地向這大廈的第三十

層飛過去。在相當接近的時候，他們關了背上的推進器，剩餘下來的推動力使他們很慢地接近那玻璃的牆壁。

後來，他們到來了，就挾住玻璃牆壁旁邊的鋁質框子。

此時，他們就不再需要浮力了，因爲浮力會反而使他們不方便浮動。於是他們就把支持浮力的腰帶解了下來，並且在上面噴了子午石粉溶液。

上升之力忽然加强，他們就是想把這些腰帶拉住亦不行，腰帶脫手升空而去。

這也是他們的目的，因爲腰帶不能去到樓下去，就只有讓它升上高空，在上升着的時候，風是會把腰帶吹走的，再跌下來時就會跌在相當遠的地方了。

他們也並不担心要離去時不能夠飛走，因爲他們在腰帶下面是還有另一條腰帶的，還是可以作同樣的用途，只要不是噴筒也棄掉就行了。

現在，他們可以看見那玻璃牆裏面的情形，但是却不能夠進去，假如要進去的話，就必須把玻璃牆弄破，而他們也正是要這樣做。

他們從身上取出一副電動的鑽子來，開動了，開始在那玻璃牆的上面鑽洞。這樣一鑽起來是會發出相當响的聲音的，但是他們並不担心。

在三十層樓的上面，相當响的聲音傳到樓下，就變成很輕微的聲音，幾乎聽不到了，充其量也只是一陣嗡嗡的聲音罷了，而樓下的前面是一條相當繁忙的街道，不時有車子經過，那嗡嗡之聲，亦是會給經過的車子的聲音掩蓋了的。

他們小心地鑽着，要在那玻璃牆上鑽開一個大洞，以便爬進去。

× × ×

另一方面，在那麼小小的石屋中，林鈴與李敏已經等到了機會了。

那二個大漢坐在那裏談着，討論着他們將要實行的計劃。

雖然他們並未清楚透露他們打算進行的乃是一個怎樣的計劃以及要做一些甚麼事情，不過，需要動用到輕機槍和手榴彈的計劃，也必然是一個可怕的計劃了。

而人與槍之間的關係是很奇怪的，當人手中拿着槍的時候，手就像癢起來似的，總是要弄弄。既不能放槍，就要用其他方法弄弄，很自然的方法就是把槍拆開來，打抹一下其中的零件。

這兩個人此時就正是這樣做。

他們的槍一拆開來，就暫時失去了發射的能力。

這時，林鈴與李敏兩個女俠就從天而降了。

她們也不是從樓梯下來，而是一跳跳下來。

李敏落在桌子上，林鈴則是落在其中一人的身後。

李敏的脚一踢，就像踢球似的把桌上的兩隻手榴彈踢得飛到遠遠。跟着一脚踢中其中一人的咀巴。

這人幾乎連牙齒都吞下肚裏，痛苦地叫一聲，跌向後面。林鈴則在另一人背上擊了一拳，把他打得呆在那裏。

當那兩個人能够定一定神時，他們已經給制服了。他們兩個人的手都給扭到了背後，而每人的額都給一個女俠用槍咀抵住了。

「投降，投降！」他們慌忙叫道：「我們投降了！」

「很好，」林鈴說：「現在你們回答我們一些問題好了。」

「問吧！」那個給她指着的人急急地說：「問吧！就是請不要開槍！」

「卜可夫在甚麼地方？」林鈴問。

「我們……甚麼卜可夫？」那人起先顯然只是想否認知道而已，後來則索性表示不知道此人。

「別弄把戲了，」李敏說：「你們兩個，都是跟梅立圖一起混的。」

「梅立圖？最近沒有看見他呀！」

「當然最近沒有看見他了，」李敏說：「因爲梅立圖已經死掉了，他是死在卜可夫那上一個總部，在反抗的時候被殺掉的，你也別告訴我，這件事情你連聽也沒有聽過！」

「這個——哦——聽過了，」那人說：「不過我們不知道梅立圖已經死了！」

「他死了，」李敏說：「卜可夫丟下他的屍體逃走了，告訴你，每一具丟下來的屍體都是一條綫索，我們可以循之而跟查。現在我們就查出了你們兩個梅立圖的老搭檔！他替卜可夫工作，你們一定也是替卜可夫工作！」

「沒有呀！」那兩個人都連忙齊聲否認。「我們跟卜可夫沒有關係，以前沒有爲他工作過，現在亦並不是爲他工作！」

「爲什麼你們不爲他工作呢？」林鈴問道。

「怎麼知道？」其中一人又說：「他沒有叫我們去。事實上亦根本不知道梅立圖是正在爲卜可夫工作的！」

「也許——他認爲我們本事不夠，不合用吧，」另一人說，「也許是因爲我們有案底。」

「我也不見得就是很熱心爲他工作的，」另一人說：「這樣一個人，替他工作並沒有什麼眞正的好處，隨時都會送命，梅立圖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聽他的口氣，他就像是有葡萄吃不着就是酸的心理。

「那你們現在又是正在做一些什麼工作呢？」林鈴問。

這二個人又遲疑起來，很不願意作答似的。李敏的槍不耐煩地在她那個俘虜的額上一抵：「講呀！」

「呃——我們要去刦銀行！」那人說道。

「這個時間刦銀行！」李敏說。

「這個時間只有值夜的守衛，」那人說：「只要能夠潛進去——」

「哪一間銀行？」林鈴問。

「是——東海銀行，西區分行！」那人說。

林鈴是一面在翻看着他們放在桌上的一些文件的，現在就把其中一張文件打開來。這張文件乃是一幅手繪的圖則，顯示出一個地方的內部情形。那上面果然是寫明了那是東海銀行的圖則，而旁邊的街道亦是有寫明名字的，從這些街道的名字來看，這果然就正是東海銀行的圖則了。

（未完‧十二）

鐵胆傲骨

盛會觀奪寶 垂手佔魁元

藍田玉・文

・前文提要・

上面書至石中堅爲紅面尊者的「寒魄迴旋掌」法擊傷，昏迷倒地，不省人事，幸獲一高人所救。石中堅甦醒後，立即趕往括蒼山風雲洞，找尋無上道人，索取「太極寶鏡」，抵埗後見到一藥道人，方知「太極寶鏡」竟被仇方玉取去，據爲己有，石中堅對此不禁感慨萬千，忍不住仰天長嘯，以舒悶氣，嘯聲甫歇，驀聞身後傳來嘿、嘿冷笑聲，石中堅大吃一驚，急即旋身注望，見離他約十尺遠處，站看兩個怪老頭子，石中堅向他們喝問來意。這兩個怪老頭竟是南北二奇，立意要來搶奪鬼劍，石中堅大怒，出言相識，南北二奇均是江湖上極厲害人物，耳聽石中堅惡語相向，殺機陡起……

南北二奇中「南疆火叟」性子最烈，驀聽他冷笑兩聲，說道：「好狂的娃兒，竟敢對我老人家這等無禮，先接我一掌嚐嚐。」

話聲未落，雙掌猛然一揮，奇勁的掌風，宛如巨浪排空似的，帶着銳嘯，疾若電光石火，劃空擊到！

掌力方出，石中堅一聲暴喝，身形一閃，也自運足掌力，正迎「南疆火叟」推去——

他這一掌，勢若瘋狂，撲擊過去，掌力勢如山崩海嘯，滾滾擊至。

南疆火叟不禁一聲冷笑，掌勢突然一斂，雙掌運足功力，刹那之間，環掃三掌擊向石中堅上中下部。

石中堅對敵經驗已頗老練，出招遞招，輕鬆自如。

此時——一見「南疆火叟」三掌已至，急忙挫身，左手緊跟推出一掌。

驀然！「北河冰魔」暴喝一聲，也自出掌朝石中堅擊去。

這突來之變，石中堅一怔，眼見一道威猛掌力已然直襲身後而到——

石中堅猛然驚覺，見「北河冰魔」擊來的力道威猛絕倫，也不禁心頭一震。身軀連忙一閃，「刷」地斜飄到數尺之外。

就在他旋身飄退的當兒——

「南疆火叟」突然厲叫一聲，呼的一掌，猛劈而出！

石中堅身形尚未站穩，奇勁的掌風，已向他的後背擊到。

石中堅大吃一驚，就在這間不容髮的一瞬，翻身一掌猛劈而出！

情急之下，他這一掌已用了全身的勁力，掌勢一出，人也向旁閃去。

但聽兩股掌風，激起了一聲「轟」然巨響，「南疆火叟」一個拿樁不穩，踉蹌往後退去，一陣頭暈目眩，血氣翻騰，幾乎栽倒地上。

石中堅在「南疆火叟」踉蹌往後退去之際，探手入懷，取出「鬼劍」，隨勢一抖，劍芒暴射而出，熠熠冷芒，在晨光之下，發出萬道金光。

此時——突聞石中堅仰天狂笑一聲，不屑的說道：「南北二奇，你們趕快來取少爺手中的『鬼劍』啊！」話聲甫歇，手中「鬼劍」一晃，倏然化成兩點寒星，疾向「北河冰魔」「南疆火叟」二人前胸射到。

南北二奇，不禁吃了一驚，霍地旋身後退，掠到七尺以外。

他們二人，不由被激得老羞成怒，暴怒至極，同時，厲叫一聲，均向石中堅飛撲過去。

刹那間——只見掌影如山，掌風呼呼，似驟雨，似狂飈，四面八方均是掌影，勢若排山倒海，不但聲威驚人，且招式古怪神奇，如迅雷，若閃電，簡直不可思議，無法捉摸。

要知「北河冰魔」，人本老奸巨滑，鬼計多端，經過一場急鬥，他看出石中堅雖然劍似長虹，勢若矯龍，但却似乎不太知道如何運用，尚缺火候，只靠着「鬼劍」發出熠熠冷芒，揮動遞招。

他心中暗喜，所以在他們二人掠退之際，用眼示意「南疆火叟」。

「南疆火叟」素知他這位把弟，心機縝密，於是一會意，雙雙厲叫一聲，猛撲石中堅而去。

兩人這一聯手猛攻，頓時把石中堅逼得手忙脚亂，不知如何還擊才好。

石中堅見南北二奇，前後夾擊，不但配合的恰到好處，而且掌勢如電，威猛絕倫，不由心頭大驚，暗道：「難道我石中堅，就這樣毀在這兩個人手裏嗎……」

這時，正有兩股如剪的掌力，堪堪就要擊中他時——

石中堅在這電光石火的一瞬，一股生命的潛力，促使他不自知的向右一滑，脚尖猛一用力，冲天而起。

他這一冲之勢，旣猛且快，「嗖」的一聲，拔起了四丈多高。

「北河冰魔」與「南疆火叟」兩人均未料到他閃讓的這般奇詭神速，同時，霍地收回掌勢。

石中堅雖然避過了兩人的聯手合擊，但也驚出了一身冷汗，只見他眞氣一沉，飄落地上。

他不由心中憤怒至極，冷喝聲中，振腕揮劍朝「南疆火叟」左脅點到。

他盛怒之下，不自知的使出了「神出鬼沒」的招式，熠熠劍芒，化成了朶朶火星，使人眼花繚亂。

「南疆火叟」只覺奪目的劍光，照得雙目一花，吃驚之餘，飄身急退。

石中堅已恨透了他們「南北二奇」兩人，殺機大起，就在「南疆火叟」後退之刹那間——

石中堅身軀竟然一閃，身劍合一，「哄」的一聲，森森劍芒已點到「南疆火叟」左脅之上。

但聽「南疆火叟」慘嗥一聲，鮮血暴射而出，仰身栽倒地上。

這電光石火間的變化，頓使「北河冰魔」大吃一驚，正待進身撲擊——

驀地裏——一條人影，如電掣星馳，飄身場中——

這突來之變，頓使石中堅與「北河冰魔」同時一驚——

石中堅以爲「南北二奇」援手來到，身子暴退三步，橫劍而立，定神朝來者望去。

只見一個蓬頭散髮，衣衫襤褸，面如垢土的怪樣老者。

石中堅心頭一震，脫口叫了一聲：「老前輩！」

「北河冰魔」一見來人，竟是「武林三客」中的千面客，嚇得背脊直冒冷汗，再一看石中堅正與「千面客」打招呼，暗道：「現在不走，等待何時！」於是縱身一躍，正待離去。

驀地，千面客低沉冷漠喝道：「站住！」右手倏地輕輕往後彈出，立時，一股急勁銳風，打向「北河冰魔」身後。

一聲悶哼聲響，「北河冰魔」忽然的身子突地下墜，「叭噠」一聲，摔落在地上。

石中堅心中大爲慄駭，他想不出「千面客」爲何向「北河冰魔」驟下辣手，而「北河冰魔」竟避不過「千面客」一招。

單憑「千面客」這一手，已可驚世駭俗了。

石中堅不知千面客此時，到這裏來幹什麼？難道是路過此地，突然，聞聲而至嗎？

忽然，石中堅想起，千面客在與他分手時，曾經跟他如此說過：「……你快去括蒼山『風雲洞』，憑你手中鬼劍爲證，找無上老道，索取『太極寶鏡』，到時我自會找到你的。」

對！「千面客」老前輩，一定是因事延擱，此時才趕到！無巧不巧，正和我碰上。

石中堅想到此，心裏一喜，緩緩走到千面客身旁。

驟見「千面客」雙目射出兩道如電的神光，在石中堅的臉上轉了轉，語氣低沉地說道：「孩子，我們快走，否則失了目睹這場武林盛會的機會，那才冤枉呢！」

話落，當先縱身躍去，石中堅怔了一怔，隨後也一展身形，緊跟着「千面客」背後追去。

第一天過去了。

「千面客」與石中堅來到距離「玄冰潭」五丈之處林內，雙雙止步。

「玄冰潭」，正是「紅魔敎」本堂後山的一個深潭——

風雲乍起，此深潭在一夜之間，集聚了大江南北的無數高手，這批無數的武林人物，湧至此處，其目的不待言明，看官自然曉得，即是千面客對石中堅所說的武林盛會。

曙光微露，「玄冰潭」周圍，依然山風輕拂，寒意迫人。一向人獸絕跡的玄冰潭，方圓十丈之內，變成了一個臥虎藏龍之地。

無數的人影，蠕蠕移動着！——這些人影，正是趕赴這場盛會的武林高手。

石中堅在千面客身側，見到此種情形，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心中不時暗道：「奇怪！奇怪！」

這也難怪，在這無數的武林人物中，恐怕只有石中堅一個人不知道內情。他不由抬頭望着「千面客」，冀圖探出一點究竟來。

千面客似乎已看出了石中堅的心意，立即以目示意，止住他所想要問的話，石中堅只好再向「玄冰潭」舉目望去。

就在這電光石火的一那刹間。倏聞潭中「波」的一聲響起，緊接着潭水一陣蠕動，聲音雖然甚小，但在這萬籟俱寂的氣氛中，有如晴天霹靂，遙遙傳出。

這時，隱在樹林裏的無數眼睛，除了運足目力，注視深潭之外，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空氣緊張異常。這當兒，就在潭水一陣蠕過後，「嗖」的一聲，一條人影，急如飛鶴冲天，從「玄冰潭」內縱出，停身於潭水邊緣。

只見此人一身白色勁裝，英俊瀟洒，倒眞是美男子，年齡也不過二十左右，由於他從潭水中出來，所以全身濕得如落湯鷄一樣，但右手且緊緊地抱着一個小小的鐵盒，滿臉泛起得意的笑容。

石中堅倏見一人從潭水中冲出，心裏不由一驚，暗忖：「怎麼仇兄從『玄冰潭』中出來？……」忽然，他又想到「一葉道人」的話，心想，他不會做出什麼好事來的。

心念之下，不覺朝仇方玉立身之處望去，只見仇方玉好像不知道周圍已隱藏着無數武林高手，星目環視一眼，仰天一陣長嘯，雙臂一震，飄身而起，向「玄冰潭」右側縱去。

倏然——一聲冷笑之聲，倏告破空響起，灰影閃處，一條人影急撲仇方玉縱起的身子。

此條灰影，這一撲奇快絕倫，灰影閃處，已到仇方玉身前一尺之地，乍聞灰影

冰冷的聲音喝道：「娃兒！站住吧！」

一陣寒颷匝地，仇方玉飄縱而起的身子，隨着狂飆之中，被震得飛瀉落地。

仇方玉在一縱身之際，巳看灰影一閃，未料到來人身法竟快的出奇，想閃巳是不及，被來人一掌震落地上，只感氣血翻湧，星目發花，身子搖搖欲倒。

就在仇方玉尚未站穩之際，一道黑影，以絕快的身法，猛向仇方玉手裏那個小小鐵盒抓去！

仇方玉手中一滑，那個鐵盒，巳經脫手飛出！兀變突然，仇方玉暗裏一駭，下意識地退了兩步。

抬眼望去，只見搶去他手中鐵盒的，並不是最先出現的灰衣人，而是一個瘦長黑衣老者。

這個小小鐵盒一出現，頓使在場羣豪，一陣驚叫。

仇方玉見手中鐵盒被搶，不由大怒道：「這個鐵盒是在下之物，你何以無故搶奪？」

話落，猛向瘦長黑衣老者撲去。瘦長黑衣老者冷冷一笑，右手一揚，一掌猛向仇方玉劈去。

仇方玉本巳被灰衣人一掌擊傷，現又暗運眞氣，撲向瘦長黑衣老者，氣血更加翻湧得厲害，那裏還能躲過對方威猛强勁的掌力，只聽「砰」的一聲，他一個身子巳被震出一丈開外，溢出一口鮮血，栽倒於地。

石中堅由於對仇方玉心起反感，所以在仇方玉被擊之時，也沒有挺身出去相救，但仇方玉曾經救過他，眼見他被擊傷倒地，不禁黯然神喪，緩緩低下頭。

但就在他再次舉目望去時，使他不由暗地心驚。

場面在這刹那間，又籠罩了一片殺機，這瘦長黑衣老者雖然抓住了鐵盒，但在場的所有武林人物均緩緩朝他移去。

倏然——但見灰衣人冷冷說道：「不想關外二叟的九天老叟也參與此次盛會，怎麼不把你那位把弟『乾坤矮叟』也請出來呢！……」

九天老叟不待灰衣人言畢，哈哈大笑一聲，截住灰衣人的話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六陽神』……」說至此，頓了一頓，突然臉色一沉道：「現在鐵盒巳在我手中，怎麼你難道要搶嗎？」

「九天老叟」與「六陽神」七個字一出口，所有在場之人，聞之臉色一變，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顫。

六陽神聽九天老叟說話狂妄至極，再也忍不住心中怒火，暴喝一聲，霍地劈出一掌。

九天老叟似早巳料到此着，嘴角微哂，左手硬接一掌。

立時，兩股奇勁的掌力，激起了一陣陣旋流勁風，捲起了片片黃葉冲向天際，六陽神被震得倒退了兩大步，才拿樁站穩，放眼望去，九天老叟竟然紋風不動，不由大吃一驚，暗忖道：「九天老叟武功果然名不虛傳。」

驀地裏——只聞九天老叟冷冷一笑，不屑道：「閣下武功也不過爾爾，我看你死了這條心吧！」

六陽神聞言，被氣得臉色發青，身子陡然滑進九天老叟的身前，雙掌交互擺動之間，巳向九天老叟連攻五招！

這五招詭異絕倫，而且招裏套招，式裏藏式，九天老叟見狀，也不由大駭，飄身急退，才避開六陽神盛怒之下發出的五招。

就在九天老叟後退的當兒——突聽一聲冷笑聲，「呼」的一掌，向九天老叟背後擊到。

這一掌來的太過突然，而且威猛無匹，强勁的排空勁氣，勢若山崩海嘯，一直朝九天老叟身後捲至。

九天老叟吃了一驚，身子霍地一旋，右手五指一曲，迎着襲來的掌風彈去，立時有五股勁疾的銳風，發出「絲絲」的聲響。

這時——九天老叟彈出的五股銳風，巳與襲來的掌風碰個正着，兩人功力相等，彼此紋風不動。

九天老叟這下，實在吃驚不小，舉目望去，心裏不禁一楞，暗道：「鐵面魔君怎麼也聞風趕到了！」

此時，隱身林內的石中堅，突然驚叫一聲，朝場內飛瀉而去——

一聲低叱道：「慢着！」夾着叱叫聲中，一條手臂突地橫裏伸出，硬把石中堅急奔而出的身子，拉了回來。

石中堅身子被拉了回來，以爲遭受襲擊，猛地一個轉身，雙掌平胸，正待擊出，但眼光過處，發現拉他之人，正是自己身旁的「千面客」，他不由滿腹疑惑地望着千面客，心中打了一個問號：難道千面客老前輩反對我去救仇方玉嗎？

原來——仇方玉從「玄冰潭」中得到了那個小小鐵盒，上到岸來，一連兩次被擊倒地，而且鐵盒又被搶走，不由感到心灰意冷，「死」的念頭從心底油然而起，暗暗忖道：「讓他們拚命去搶吧！哼！沒有『太極寶鏡』，就是得了『太極金鎖』也是毫無用途，我既然得不到那把金鎖，身上所懷異寶，也如同廢物，乾脆跳下玄冰潭內與『太極寶鏡』同歸於盡，讓天下任何人也休想得到它。」心念一決，他不再遲疑，緩緩向潭邊移去，在離潭尚有五尺之處，眼光一掃四周，悽然一笑，鋼牙緊咬，強抑住一陣陣翻湧的氣血，猛提一口眞氣，縱身一躍，急如電閃拔起一丈來高，朝「玄冰潭」直射而去。此事太過突然，所有在場羣豪沒有一個注意到——只有隱身林內的石中堅却看的十分清楚——

石中堅雖然對仇方玉心起反感，但他也曾經受仇方玉救命之恩，所以仇方玉被擊傷後，雖然他未出手相救，但對他的一舉一動，却不時注意着。

他想不通仇方玉爲什麽要自尋短見？難道這世界上，就沒有使他值得留戀的地方嗎？

所以就在仇方玉縱身向「玄冰潭」內躍去之時，石中堅實在忍不住了，因此驚叫一聲，朝場中飛落而去。

但此一舉却被「千面客」硬生生地拉了回來，眼見仇方玉就要落入潭中，怎不叫他心裏發急。

千面客一把拉回石中堅後，對於石中堅不理不睬，只是眼睛一瞬不瞬地望着場

中，嘴唇不時地蠕動着，但却沒有聽到一絲聲響。

石中堅見千面客此種反常的舉動，心裏發毛，感到奇怪，忖道：「千面客老前輩，今天怎麽變得如此怪癖……」

於是順着千面客眼神望去——就在這片刻間，場中霍然起了變化。

在場羣豪，由於石中堅一聲驚叫，紛紛轉身注視着千面客與石中堅隱身之處，每個人臉上均現出奇異之色，目光一瞬不瞬，因爲他們明明聽到一聲驚叫，但岑寂之中，一個人也看不到，不禁呆楞當場。

石中堅見他們那副傻像，覺得好笑，倏然他想起了仇方玉，不放心地眼睛一斜，望向「玄冰潭」。

就在他眼睛一瞥之際——一條黑影，快逾閃電迅雷，射向「玄冰潭」中，只見他左手向下急吐，立時有一股極大的潛力，脫手而出，倏然他急吐而下的掌勢又迅速的向上一帶，緊跟着這一帶，一個人隨着一股潛力被提了上來。

此黑影就在這人被提上來之際，突然一探左手，一把抓住這人後心，像老鷹抓小鷄一般提着——

但這種身懸空中的工夫，僅憑一口眞氣，爲時不久，這黑影雖然幾個動作快在同時，但此時也逐漸往下墜着。

這當兒，石中堅看在眼裏，又驚又喜——喜的是，仇方玉終於被救了！而吃驚的又是：黑影雖然武功高強，但此時功力似乎巳顯得不濟。

就在石中堅驚喜交加之際。

驀地裏——

一聲清嘯倏告破空傳來，羣豪聞之，心頭同時一震，循聲望去，大吃一驚！

此時，那逐漸下墜的黑影，在清嘯聲中，右足尖輕點左脚背，身子突然向上平拔了一丈有餘，然後腰肢微挫，輕飄飄地飄落「玄冰潭」邊。

這一手輕身功夫，羣豪見之，不由一陣嘩然，就是隱在林內的「千面客」與石中堅也不例外。

羣豪凝目一瞧，只見來人是個七旬以上的白髮老嫗，雙眸半合半開，望着被自己用「三陽吸力」救起的仇方玉，不禁搖了搖頭，輕聲嘆息一聲，伸手入懷，取出一個小小玉瓶，倒出一粒朱紅藥丸，塞入仇方玉口裏，右手揚處，迅速地點了仇方玉的麻穴。

這當兒，一條綠色人影，從林內閃出，幾個縱落，巳飄落於白髮老嫗身側，眼神有意無意地一瞥石中堅停身之處，臉上立刻泛起笑容。

石中堅眼見來人竟是「恨天姥姥」師徒，不由心裏一震，暗道：「怎麽他們又來了……」

「千面客」也萬萬未料到，救起仇方玉，竟是武功臻化境的「恨天姥姥」，心忖：此老四十年前，絕跡江湖，怎麽會在此地出現？……

難道她也來參加搶奪這小小的鐵盒嗎！要是如此，那自己想要得到「太極金鎖」必大成問題。

羣豪當中也有認識「恨天姥姥」的，但也有部份對於「恨天姥姥」很陌生，在認識「恨天姥姥」的人內，巳有部份自認搶奪「太極金鎖」無望，均帶着失望的心情，緩緩走了開去，唯恐平白送掉性命。

這一下，留下來巳爲數不多，均是在江湖上極負盛名的頂尖人物，像——九天老叟、六陽神、鐵面魔君、紅魔敎主「龍衣仙子」及其屬下四堂堂主、崑崙一子，點蒼二劍、血手眞人，這些在江湖上都是赫赫不可一世的武林高手。

「恨天姥姥」點了仇方玉麻穴後，挺身站起，環視了四周一眼，一股冷芒在她雙目中電閃而出，只聽她冷冷說道：「這眞是一場武林盛會！」話聲方歇，緩緩朝「九天老叟」踱去，兩眼直盯在他面上一瞬不瞬。

九天老叟眼見恨天姥姥一步步逼近他，心頭一震，背脊間直冒冷汗，機伶伶打了一個寒顫，下意識退了一大步。

空氣顯得無比的緊張。

血戰！一觸即發！

隱在暗處的石中堅開始感到這小小的鐵盒是個極爲不祥之物！

但是在這場中之人，似乎對於鐵盒在所必得，他們的眼光均盯在「九天老叟」手中提的小小鐵盒。

恨天姥姥在步至距離九天老叟身前尚有一丈之處，停下身子，冷冷一笑，臉帶不屑的說道：「九天老叟，哼！想不到你一個武林頂尖人物，竟向巳經受傷的年青人下此毒手，不怕傳聞出去，讓江湖朋友笑掉了牙麽？」

九天老叟被恨天姥姥這一說，臉色不由一紅，心忖道：「今日這老婆子出現，看來事情實在扎手！」

心忖間，朝四周望了一眼，心頭一震，只見在場的武林高手，均虎視眈眈地盯着手中的鐵盒，而且一步步緩緩向他移攏過來，心中又自忖道：「看來今日想要保有這隻小鐵盒，勢必拚命不可！」

倏然——

但聞恨天姥姥一聲暴喝，身子迅快絕倫的縱身躍起，手中鐵拐一掄，內家眞力運足凝聚拐鋒，猛一抖手，呼的一拐，打向九天老叟手中所握的鐵盒，口內喝道：「就憑你此種行徑，就沒有資格奪取此物，撒手吧！」

恨天姥姥這一拐出得奇快無比，拐影閃處，鏘的一聲，「鐵盒」應聲落地，她一探手，疾抓而出。

九天老叟萬萬沒有想到「恨天姥姥」會驟然出手，待他發覺時，手中鐵盒巳鏘的一聲，應聲落地，他吃驚之餘，眼光一掃地上，這時恨天姥姥右手巳堪堪抓到了鐵盒，他心裏大急。

驀聞他怪嘯一聲，左手向外一吐，立時一股急勁狂颷的掌力 打向恨天姥姥抓向地上鐵盒的左手 同時左手一伸，疾抓而出——

他這一掌攻得又急又猛，急如電光掠空，猛如海嘯山崩。

恨天姥姥眼見自己就要抓到鐵盒之際，左手突感一股威猛勁力掃到，被逼得不得不先求自保，要不即使抓到了鐵盒，這隻左手勢必被九天老叟所發掌力擊中而告殘廢。

她恨得口裏銀牙咬的格格作響，急收左手，但身子並沒有移動半步，突地見她

右足一起，急如星火，踢向九天老叟的「丹田」重穴。

這一脚踢的正是致命之處，來勢又快，九天老叟見狀，大爲驚駭，心中暗自忖道：「盛傳『恨天姥姥』武功高不可測，今日一見，我看還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心忖間，恨天姥姥的一脚已告遞到，趕快一收右手，身子急退，停身在離原地三尺之處，雙目狠命地盯在恨天姥姥的臉上，似乎是要在這一瞪眼之間，討回一些失去的面子。

但他這一暴退不大緊，在塲之內，只覺眼前黃影一閃，地上的鐵盒，突告飛起，向一丈之外落去——

原來「鐵盒」就在恨天姥姥與九天老叟出手相搶時，被九天老叟發出的掌力捲飛而去——

隱身暗處的石中堅被適才恨天姥姥與九天老叟兩位武林頂尖高手的一陣相搏，使他看得目瞪口呆，不由自言自語道：「眞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武功一途，學無止境。」

「千面客」在石中堅身旁，聽到他這般話，微微點頭，嘴角立時露出一絲淺笑，心中暗忖道。「儒子可敎也！老友『鬼劍客』眞有眼力，沒有白收了這娃兒做徒弟！」

就在他們兩人暗自感慨之際——一陣山風，掠過樹梢，驚醒了兩人，於是他們再次集中精力望向塲中。

這時，那個向一丈之外落去的鐵盒，正好落在「崑崙一子」脚前，他不由暗地心喜，一探手朝鐵盒抓去。

驀地裏——暴喝聲起，紅魔敎兩個堂主也在同時搶抓「鐵盒」。

恨天姥姥實在看不順眼他們這種舉動，倏地狂笑一聲，右手揚處，接着兩聲悽厲慘叫，紅魔敎兩個堂主在慘叫聲中，腦血飛濺三尺，已中了「恨天姥姥」一記內家掌力，死於非命。

「崑崙一子」極富江湖經驗，雖然探手抓取鐵盒，但他耳聽四方，眼觀八面，臨時警覺，向旁急閃，饒是如此，也被「恨天姥姥」掌風掃到一點，身子幌了兩幌，眼前金星直冒……

待他站穩身子時，感到心灰意冷，只怪自己功力淺薄，技不如人，不由長嘆一聲，猛提眞氣，縱身躍起，幾個起落，已消失不見。

他這突然一走，在塲之人均心喜減少一個强敵，並沒有多加沉思，到底他走是何道理？

要知「崑崙一子」這一走，正是聰明之舉。

只有隱身林內的「千面客」暗暗搖頭嘆息着，讚許着……

這些經驗豐富，老奸巨滑的老江湖，一時爲「鐵盒」裏面的「太極金鎖」着了魔，變得糊塗起來。因此，卽是死神降臨了他們身上，亦是在所不懼的。

「紅魔敎」敎主龍衣仙子眼見自己屬下兩個堂主被「恨天姥姥」一記內家掌力擊得當塲斃命，不由心中大怒。

這當兒——她竟忘了自己功力遠不及恨天姥姥，「呼」的一掌，直劈過去！當時——直捲起一股强猛的勁力，她在盛怒之下，竟用全身功力，一時掌聲呼呼，擊得塵土飛揚。

恨天姥姥在擊斃紅魔敎兩個堂主後，也料到龍衣仙子要找她算帳，就等於開始跟江湖上勢力雄厚的「紅魔敎」結上了不解的樑子。

但她是何等人物，早在四十年前即聞名武林，心中想做什麼，就絕不遲疑地去做，豈有所懼，對「紅魔敎」自然也不放在眼裏！

這時龍衣仙子驟然攻出的一掌，若排山倒海的推向恨天姥姥——

她忽的冷笑一聲，隨手一招，輕拂而出。

頓時，兩道勁風，轟然一聲，相碰在一起，龍衣仙子大吃一驚，身子被震退了兩大步。

她豈會想到恨天姥姥輕拂之下，有如此威猛的勁力。

就在她被掌力震退，身子方拿樁站穩之際，倏然，恨天姥姥一聲清嘯，再一撲身，攻出兩掌。

龍衣仙子已知厲害，豈敢再硬接硬碰，蓮步輕點，怒喝一聲，飄身閃招，揚手一揮，一道銀光直射向恨天姥姥面門。

恨天姥姥兩掌落空 也不由心裏暗驚，心忖：「眞不愧爲一敎之主！」

就在恨天姥姥心忖之轉瞬間——乾坤矮叟這一下，看清了綠衣少女，知道她的武功十分高强，爲勢所逼，縱然他沒有搶奪「鐵盒」之心，也不得不先應付當面這個身法、手法奇詭絕倫的綠衣少女。

這時，乾坤矮叟突見綠衣少女變招迅快，驀然身子一旋，雙掌旋迴而出，奇勁的狂飆，車輪一般，廻旋擊到。

綠衣少女上官娥，明知乾坤矮叟功力並不亞於她，但她這一連擊不中，不由也怒火大起，倏然——身子一轉，使出一套詭異絕倫的身法，在對方的威猛掌勢中，翻飛起舞，纖掌也揮出千百隻掌影，猛然搶攻。

乾坤矮叟見自己久攻不下，反而被綠衣少女屢次逼得手忙脚亂，不由心頭大爲驚駭。

突然，在他一招「雷聲震天地」疾猛的掌力之下，綠衣少女立卽被震得退了一大步。

乾坤矮叟見機不可失，暴喝一聲，身軀閃處，右臂一擺，短小的衣袖突然暴長數尺，向上官娥掃去，幾在同時，左手一探，一把抓向地上的「鐵盒」。

上官娥吃驚之餘，顧不到鐵盒被人搶去，身形急退，才堪堪閃過乾坤矮叟拂出的衣袖，饒是如此，她也驚出一身冷汗。

就在乾坤矮叟抓向那鐵盒之際，冷喝聲中，鐵面魔君一縱身，一股陰森森的掌力，向乾坤矮叟背後推出。

九天老叟見乾坤矮叟一現身，已認出是他的胞弟，胆氣增加了不少。

這時——乾坤矮叟已探手抓向鐵盒，沒想到鐵面魔君突然出手襲擊，他不由心中大怒，也在鐵面魔君出手之際，身子猛撲而出，右手揚處，勢若閃電，拍向鐵面魔君的「玄機」重穴。

鐵面魔君縱然身負絕世武功，也不能

分身兼顧，若他閃身避開九天老叟這一招，則鐵盒勢必被乾坤矮叟得去。

他不由恨得一咬牙，陰惻惻地說道：「『關外二叟』，今日你們想得此鐵盒，我看你們是作夢！」

話聲方落，只見他右脚向外橫跨一大步，身子一旋，巧妙地避開了九天老叟向他「玄機」要穴的一招。

這只是轉瞬間的事——乾坤矮叟已然右手指尖觸到鐵盒！鐵面魔君在閃身之際，見狀也不由心中大急，萬沒有想到乾坤矮叟的一探手，竟如此快捷。

不再容他遲疑，忽聞鐵面魔君冷冷一笑，右足起處，頓聽「波」的一聲，地上「鐵盒」，已應聲飛起。

不知鐵面魔君這一脚是有意抑是無意，踢得力量奇猛。

在塲之人只聽「嗖嗖」風響，這裝有「太極金鎖」的鐵盒，直朝十丈之外的「玄冰潭」中落去。

這突然的事故，在塲之人均未料到，不由楞住，都忘了去搶救。

眼看鐵盒就要落入「玄冰潭」中。

就在此間不容髮之片刻——驀然，突見黑影一閃，即將落入「玄冰潭」中的「鐵盒」，已被來人取到了手中。

這人來得突然，身法快得使所有在塲之高手，雖然是武林頂尖人物，但也覺眼前一花，根本看不清來人是誰！

這一來，羣豪更是驚駭，同時忖道：「此人到底是誰？但憑此輕身功夫，已是驚世駭俗了！」

思忖間，鐵盒已落於來人手中，他們定神望去——

只見來人是個身穿黑衣，面罩黑紗的少女，亭亭玉立地站在離「玄冰潭」一尺之處，這時，她正以僅露在面紗外的一雙眸子，環視在塲之人一眼。

她的眼睛，似乎帶有一股威儀，在塲之人被她一瞪，不由得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戰。

頓時，一片寂靜籠罩於此，山風不時吹刮着，發出「呼呼」聲响，但羣豪似乎被她那股威儀震住，沒有一個敢先打破此萬籟俱寂的氣氛。

在塲之人，沒有一個可以說出，這究竟是何道理？

是不是爲了適才此黑衣女子所露的一手功夫？

這些人裏面，只有恨天姥姥與千面客知道——

——這就是一個人與身俱來的氣質！

就在他們驚楞之際——倏然，但聞黑衣少女冷冰冰地說道：「今日得見各位武林高手，甚爲欣慰，但此物……」

說至此，望了一下手中的鐵盒，又道：「在下卽是坐享漁翁得利，還請各位見諒……」

說至此，眞的微微欠身，又說道：「不過，此物我也是暫時借用一下，各位若一定要，那就請於三日後的十五日三更時分，到『太陰敎』總堂來，此物定當奉還，至於……。」

話猶未完，只見她星目一掃千面客與石中堅隱身之處，冷叱道：「何方朋友，躲躲藏藏，難道見不得人嗎？」

嗎字方落，「哈哈」一陣大笑，千面客首先縱出，隨後石中堅也跟着千面客身後躍出。

在塲之人，霍然心驚，待看清了是武林三客中的「千面客」，及身懷鬼劍的少年石中堅之後，更是吃驚不小！

黑衣少女見是他們兩人，也覺奇怪，尤其是見到了石中堅，她心中不知是喜是憂，語帶顫抖地說道：「原來是千面客老前輩和石少俠，適才得罪之處，請多多包涵！」

千面客見對方如此客氣，也不大好意思，微微笑道：「帮主勿須客氣。」

在塲之人聽千面客以帮主稱呼此黑衣少女，這才明白她就是享譽武林的「太陰帮」帮主「太陰羅刹女」。

石中堅在「太陰羅刹女」現身之際，就已認出是她。

但他尚不明瞭，「太陰羅刹女」爲什麽突然地來到「玄冰潭」？

難道是，她也夢寐所思，想得到此小小鐵盒？

石中堅更想不出此鐵盒內到底裝了些什麽？致引起這些武林高手不惜以性命犧牲，來搶奪此鐵盒！他又想到「太陰羅刹女」告訴在塲之人的話——三月後的十五日三更時分。

爲什麽那在「太陰古刹」內與他談話而未露面的人，和「太陰帮」帮主「太陰羅刹女」都叫人在那一天到「太陰帮」總堂去。

看此情形，似乎在那一天會發生什麽要緊的事一樣？

但又叫這許多人去幹什麽？

那天又將會發生什麽事呢？

這一連串的問題，困惑了一向智慧過人的石中堅，只見他這時滿面疑惑地站在千面客身旁，眼光放在遠處，腦子裏在竭力地思索着——

他那裏想到，這時正有幾隻眼睛脈脈含情的望着他，對於他的一舉一動，無時無刻不在注意着，對於他現在的神情，更是感到不解。

那幾隻眼睛，就是像幾張嘴巴一樣，要對石中堅訴出千言萬語，但石中堅則尚渾然不覺。

龍衣仙子在見到石中堅之後，她想上前，但她的意志阻止了她，認爲這樣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就在這時候，突聞「太陰羅刹女」高聲說道：「在下這就要向各位告辭了，再見！」

見字尾音方歇，只見她身形一晃，已消失不見，這時只能聽到的，是那衣袂飄風聲響。

在塲之人見她一走，由呆楞中驚醒，面面相覷，說不出是何滋味。

他們來此的目的，自然是爲了那裝有「太極金鎖」的鐵盒，現下鐵盒已被「太陰羅刹女」帶走了，他們還站在這裏幹什麽。

於是，九天老叟首先仰臉一聲怪嘯，和乾坤矮叟一打招呼，雙雙離去。

緊跟着，六陽神、鐵面魔君、紅杖魔魂、點蒼二劍、龍衣仙子和紅魔敎堂屬下

剩下的二個堂主，紛紛縱身急馳而去。

這裏最後僅剩下了恨天姥姥師徒、千面客、石中堅和被恨天姥姥點了痲穴倒地的仇方玉。

恨天姥姥對着千面客微微笑道：「千面客老友，我老婆子還有急事，就先走一步了！」

話落，只見她右手揚處，遙遙拍出一掌，頓聞仇方玉微「嗯」一聲，身子一動，縱身躍起，滿面愧色，正待謝過恨天姥姥的相救。

恨天姥姥已雙肩微晃，身子拔起，平飛一丈之外，消失於林中，隨着上官娥也蓮足輕點，朝恨天姥姥身後追去。

千面客於是對石中堅說道：「娃兒，我另有要事，你就一個人走吧！不過以後遇事不要太過任性才好！你知道了嗎？」

石中堅微微點了點頭，千面客感到十分高興，哈哈一聲大笑，夾着狂笑聲中，身子已去得無影無踪。

石中堅等千面客一走，緩緩走至正在一邊發楞的仇方玉身側，停下身來，冷冷的說道：「一別數日，仇兄一向可好！」

仇方玉突然驚醒，見石中堅態度冰冷，已然猜出八成，臉一紅，語帶沙啞地緩緩說道：「謝謝石兄的惦記，兄弟也無時無刻不在想念着石兄！」

石中堅又冰冷地說道：「痲煩仇兄勞神了！……不過……」

仇方玉聽他不過了半天，急促地說道：「不過什麼？」

他這時說話的神情，已有點做賊心虛，擧止有點不知所措。

石中堅望了望他，於是笑道：「不過，我想問仇兄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仇兄有沒有收到一葉道人託你交給在下的一件東西？」

這一句話說出，有如平地焦雷，「轟」的一聲，震得仇方玉身子微晃，幾乎站立不住。

他萬沒有想到，石中堅會知道這件事，而且又是那麼的快。

難道說是，石中堅已碰到了一葉道人，把一切事情詳細告訴了他？

苦不是如此，那又是誰說的呢？

他的記憶中，當時一葉道人交給他時，並沒一個旁人看見，他此時，開始懷疑起自己，是不是自己不留意走漏了消息？

他的臉變得通紅，半句話也說不出，只是低着頭，不敢望石中堅一眼。

石中堅在說完話後，眼睛一瞬不瞬地盯在仇方玉的臉上，兩股電芒，像是洞悉對方心中的一切。

他見仇方玉如此默然不語，心中已然證實了一葉道人跟他所說的話，於是冷冷地說道：「仇兄難道沒有聽清楚在下的問話嗎？」

這時仇方玉豆大的汗珠從額上冒出，聞言，身子一陣顫抖，探手入懷，取出一面金光閃閃的銅鏡，拋在地上，然後一縱身，幾個起落，已消失於林中。

這實在太過突兀——

石中堅不由被驚楞住，望着仇方玉消失的背影，恍然若有所失，他開始後悔適才不應該對他那樣冷淡，他想到仇方玉不過也是一時思想有了偏差吧了，但現在已為時太晚了。

他久久從遠處收回視綫，望了望地上的銅鏡，他感覺到此銅鏡發出的萬道光芒，就如萬隻金箭穿進了他的心房，痛苦已極。

只見他突然咬一咬牙，右腳一用力，朝銅鏡踏去，口裏喝聲道：「你這不祥之物！」

但聞「嗆」的一聲，銅鏡被他一腳踏入土中一尺之深，但見絲毫沒有損壞，反而右足一陣痲木，痛的他清醒不少。

他猶疑了片刻，彎身一把抓起陷入土中的銅鏡，只見正面刻着「太極」兩字，他把它翻過來，反面刻着「寶鏡」兩字，這四個字合起來，正是武林人物夢寐以求想要得到的「太極寶鏡」。

他拿着「太極寶鏡」翻來覆去盤弄着，玩賞着，心忖道：「等得到『太極寶鏡』後，把這面鏡子打開，再練成了上面的武功，我將成為武林第一高手，以後就沒有人比我強了！」

想到這裏，冷傲、漠然、倔強的臉，泛起了得意的笑容，把「太極寶鏡」置入懷裏，緩緩地走去。

倏然，他走了幾步後，停下身來，雙眉微皺。

「我現在到那裏去呢？」

他如此自問着。

「對！我應該去找一葉道人，去告訴他這件事。」

心念一決，絕不遲疑，身形一晃，直朝「括蒼山」風雲洞急馳而去。

數天後——

石中堅來到了「括蒼山」，這時，正是明月當空，繁星點點，天色顯得並不十分昏暗。

他展開身形，在月光下有如流星飛瀉，憑着他的記憶，熟悉地直朝「風雲洞」方向奔去。

驀地裏——

十丈之外，人影一閃，他此時眼力已非昔比，就這一瞥之際，他已看清了那條人影，是個身着黑衫，個子高大瘦長的人，而且身法奇快無比。

他不由感到奇怪，下意識地一提丹田之氣，加快腳步，朝黑影追去，約莫半盞熱茶工夫，石中堅發覺前面那條黑影，也是奔向往『風雲洞』的路徑，他開始懷疑了，這人會不會是無上道長？或是一葉道人？

若均不是，這人又是誰呢？

在這深更半夜來此做什麼？是不是和自己一樣有目的而來呢？

對！這人可能就是江湖屑小之徒。

這下可給石中堅猜到了，此人正是有目的而來的，但並不是江湖屑小之徒！

石中堅有了這種念頭，他格外小心了，他總是跟前面的黑影中間相隔着十丈的距離，以免被人發覺，豈不壞了大事嗎？

兩人的速度看來快得驚人，簡直無與倫比！

片刻工夫——黑影已到了刻有「風雲洞」三個大字的峭壁之下，石中堅只好隱身林內，注意着那黑影的一擧一動，只見黑影抬頭望了峭壁上一眼，倏然，身形一

晃，已失去所在。

石中堅見狀，大為驚駭，心中一急，也顧不到別的了，縱身拔起，平飛七八尺，飄身於黑影適才所站的位置，四周環視一眼，那裏還有半點形跡，石中堅暗暗叫怪，心中忖道：「奇怪！自己一瞬不瞬地盯着他，怎麼一下就不見了，莫非見到鬼了！」

想到了鬼，石中堅不由起了一身雞皮疙瘩，機伶伶地打了個冷戰！

就在石中堅驚楞之際，突然傳來一聲暴喝，石中堅大吃一驚，立刻朝發聲之處撲去，不消幾個縱落已到了發聲之處。

只見一個方圓十丈之地的廣場上這時正有人對峙着，借着月色，石中堅可以看出一個是被他跟踪的黑影，而另一個且是他此行所要找的「一葉道人」。

這時但聞一葉道人冷冷說道：「閣下定要找在下師叔，難道有什麼特別重要的事嗎？」

黑影默然地點了點頭，正待答話——

但一葉道人不等他答話，已搶先的對他道：「那麼請閣下你就說出來，商量商量吧？……」

說至此頓了頓，又繼續道：「即使天大的事，在下自信，還能承担得住！」

黑影陰惻惻地說道：「那也未必！」

一葉道人聞言，臉色驟變，喝道：「那閣下請說說看？」

「我要向『無上老道』暫借一下『太極寶鏡』，你能做得了主嗎？」

一葉道人未料到他是為這件事，聞言心頭一驚，但隨即又哈哈大笑一聲，緩緩說道：「閣下既是為了此事而來 我感到很抱歉，因為『太極寶鏡』，現在已不在此地了。」

黑影那裏會相信這是眞話，冷冷笑道：「人道一葉道人心機縝密，鬼計多端，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一葉道人不由大怒，但他還是忍不住胸中倏熾的怒火 冷然冷道：「那閣下不相信在下之言囉？」

黑影並沒有立即答話，只是從鼻孔中「嗯」了一聲。

一葉道人這下被激得實在忍不住了，大聲喝道：「那閣下要待怎樣，要知此處並不是你神算子撒野之地！」

神算子這三個字一出，隱身暗處的石中堅暗吃一驚，忖道：「此人不就是把千面客禁入梅樹中十五年的神算子嗎？」

就在石中堅心忖之際——

驀聞神算子怒喝道：「臭老道，你敢對老夫如此無禮，我看你不想活了？」

喝聲方出，右手一揚，已然掄起一股強猛勁風，朝一葉道人直掃了過去，勁風過處，有若狂風怒號，威力之大，無以倫比。

這眞不愧名家高手，輕擧之下，已足置人於死命。

一葉道人絲毫不敢大意，因為神算子並非等閒之輩，雖然從未見他顯試身手，可是人人皆知神算子不但胸羅玄機，而且武功奇絕，實非易與。

神算子這一出手，果然不同凡响，「一葉道人」急忙閃身，避過一招，正待還手攻去。

當時，頓聞「呼」的一聲，快似閃電般，神算子的一掌又到了「一葉還人」腰際——

此乃神算子挾怒而發，竟用上十成功力，威力之大，當可想而知。

一葉道人不禁暗吃一驚，忖道：「好厲害！」

情急之下，不由一提丹田眞氣，身形拔空而起，就此刹那之間，頓覺一道兇猛絕倫的勁風，由腿下一掠而過。

好危險！只不過分毫之差，這一掌，不打斷他的腰，也得掃折他兩條腿。

「一葉道人」當下心頭一涼，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氣。

這時但聽他冷然一笑，右掌平胸挾怒推出一掌。

掌隨聲出，快猛絕倫似若排山倒海之力，夾着一股鋼勁潛力，直朝神算子胸前推去。

神算子也不由大駭：趕忙閃身避開，右手自腰間一抽，「刷」的一聲劃空之響，當時烏光一閃，他那手中，已然握着一把小小摺扇。

此時，他一抽出，振腕揮抖，暴喝聲起，摺扇陡然一張，一招「玄烏劃沙」，斜擊過去。

他這一招，變化神奧，直若游龍，滿天飛舞，當時除去萬道扇影之外，就聽「刷！刷！刷！……」不斷的劃空之響。

「一葉道人」猛然一怔，他眞未料到，神算子武功造詣，竟然超過傳聞之外，眼見對方扇影已向他籠罩而來，不敢貿然一接，往後退了五、六大步。

他開始發起急來，一摸腰際，「刷」的一聲，一把薄若竹葉的長劍，已然握在他的手中。

倏聞「一葉道人」大吼一聲，人已飄身撲進，右手長劍一抖，振腕一招「春雨淋花」，直向神算子頭部斜劈而下。

「一葉道人」這一招迅若驟雷，又是挾怒而發，功力的確不是一般江湖高手可比，如換常人，必定無法閃避。

但見神算子在稍一晃身的刹那，輕易閃過一招。

「一葉道人」見一招遞空，心裏暗暗吃驚，錯步振腕，「竹葉斷枝」，「推山塡海」，兩招殺手，又再向神算子猛攻而至。

神算子見他劍力勢若暴雨，不敢貿然硬接，滑步旋身，堪堪避過兩招，龍骨扇疾吐，一招「天山落雁」，指取「一葉道人」章門穴。

神算子這兩招快到極點，龍骨扇化作一道光芒，已向一葉道人當胸疾點而至。

一葉道人見自己兩招又告遞空，心知不好，眼看神算子龍骨扇又告點到，急忙翻身暴退，才勉強閃過一招。

但神算子的龍骨扇暗藏無窮變化，在一葉道人飄身後退之際第二招又自點到。

神算子這兩招快逾電光石火，一葉道人再撤劍避招已自不及，心裏一橫，手中長劍逕往神算子遞到的龍骨扇一迎——

神算子見一葉道人揮劍接招，存心拚命，冷笑一聲，龍骨扇急撤，左腕急吐，變指如戟，反取「一葉道人」「幽門穴」。

（未完・十一）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玉南等回到三鳳閣，遇到了二鳳，不見了三鳳，衆人都知道事有蹺蹊，田榮首先發問，二鳳模稜兩可，更使人起疑，於是田榮急不及待對付二鳳，互相格鬥，二鳳不敵，田榮正想將她格殺，江玉南阻止，將她點了穴道。詳細詢問，二鳳才將自己也和三鳳一樣是在魔教臥底的人，並建議如何誘捉鳳媽媽，才知道魔教內幕。江玉南採用其計捉到鳳媽媽，她也是模稜兩可的回答，故弄玄虛，幻施法術，田榮不耐煩將小木人砍掉，却將鳳媽媽斬死。江玉南只好先將三鳳解救，出來時遇到一黑衣老人和一肥胖老婦，自稱是來救二鳳三鳳……

痴肥王十姑　誤中寒冰掌

王姑娘道：「好！你想看什麼？」

江玉南道：「大丈夫問禍不問福，你看我有什麼兇險？」

王姑娘道：「我看你滿臉黑氣，只怕是也活不長久了。」

江玉南道：「王姑娘，你看在下是怎麼樣一個死法呢？」

王姑娘道：「我看你是兇死。」

江玉南道：「被人家殺了？」

王姑娘道：「對！」

江玉南又問道：「王姑娘，你看看，在下是死在男人手中呢？還是死在女人手中？」

王姑娘道：「我看，你臉上的黑氣，帶着一股陰煞，大概是死於陰人之手。」

江玉南道：「王姑娘，在下一生都不和女人動手，怎麼會死於陰人之手？」

王姑娘道：「人如該死，不論怎麼樣都無法逃避。」

江玉南道：「王姑娘，妳會不會殺人呢？」

王姑娘道：「會！而且，本姑娘就立刻證明給你看看。」

江玉南道：「這我就明白了。」

王姑娘道：「明白什麼？」

江玉南道：「殺在下的，只怕是妳王姑娘了。」

只聽一陣步履之聲，傳了過來。

江玉南皺皺眉頭，道：「同宗，這位王姑娘是你的什麼人？」

江魚笑一笑，道：「上司。」

江玉南轉眼望去，看見田榮和高泰正大步行了回來。

只見田榮神情肅然，道：「江兄，她們……」

江玉南道：「田兄，慢慢的說，她們怎麼樣了？」

田榮道：「她們都瘋了。」

江玉南道：「瘋了？怎麼一回事？」

田榮道：「兩個丫頭不知聽到了一種什麼聲音，突然出手向兄弟和高兄施襲，兄弟和高兄在驟不及防之下，都中了兩個

丫頭算計。」

江玉南道：「受傷了？」

田榮道：「傷得不重，但却讓兩個丫頭給跑了。」

江玉南道：「以後呢？」

田榮說道：「我和高兄自行運息一陣，仍不見你趕來，所以，我們就回來接你了。」

江魚冷冷說道：「怎麼？你們讓那兩個丫頭跑了？」

田榮道：「哼！兩個小妖女眞不識抬舉。」

江魚道：「這可就麻煩了。」

田榮道：「什麼麻煩？」

江魚道：「老夫早就知道，你們無法帶走這兩個丫頭，你們却不肯相信，現在可好，人跑了，要人的人却來了。」

田榮道：「誰要人，要什麼人？」

那個又肥又老的王姑娘突然開了口，說道：「我要人，要你們帶走的那兩位姑娘。」

田榮道：「妳憑什麼？」

王姑娘哈哈一笑，道：「就憑姑娘我這一身武功。」

高泰道：「姑娘要動手？」

王姑娘道：「對！兩位丫頭逃跑了，只好拿你們兩個抵數。」

田榮道：「有這等事？」

王姑娘道：「唉！很多人都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的，你也是。」

田榮道：「就算看到了棺材，也未必就是在下躺進去。」

王姑娘回顧了江魚一眼，說道：「江魚，這些年輕人，怎麼好像都活得不耐煩了？」

江魚道：「是啊！他們是活得不耐煩了。」

王姑娘道：「要不要殺了他們？」

江魚道：「這要看姑娘的意思了。」

田榮聽得怒火大起，道：「住口！你們在談什麼？在下的……」

王姑娘接道：「這位小兄弟脾氣太暴躁，那就先殺了他吧！」

突然向前一步，一拳搗了過去。

她身體肥大，一雙小脚，看上去，支持這個身體，好像十分辛苦，但這一拳出去，却是又快又狠。

田榮吃了一驚，急向旁側一閃。

一股拳風，掠面而過。

田榮還未回過身來，王姑娘第二拳又疾如流星一般攻到。

這個肥胖，小脚的女人，一旦動上手，好像完全換了一個人似的，動作之快，出拳之猛，實叫人有些不敢相信。

田榮臂膀，像是被人卸掉一樣，完全失去了作用。

田榮自出道以來，從沒有吃過這樣的苦頭，心中又驚又急。

但那王姑娘出拳太快，快得叫人目不暇接，田榮完全沒有還手的機會。

幸好，那個王姑娘攻出了第四拳之後，就停下了手。

這四拳連環，不過是一瞬間的事，等到江玉南和高泰等迎了上來，王姑娘已經收住了拳勢。

江玉南長劍出鞘，平橫胸前，冷冷說道：「眞是看不出來，姑娘好淩厲的拳勢，好快的身法！」

王姑娘歎息一聲，道：「那位小兄弟的武功也不錯，我連發四拳，才算打傷了他一條左臂。」

江玉南道：「哦！姑娘四拳傷了一位武林高手，好像還不太滿足自己的這份成就，是麼？」

王姑娘道：「對啊！我怎會滿足呢？我四拳應該打死他的，但却沒有打死。」

江玉南道：「姑娘沒有打死他？」

王姑娘道：「所以，我覺得有很大的遺憾。」

江玉南冷冷說道：「現在，姑娘是不是還想試試呢？」

王姑娘道：「和誰試試？」

江玉南道：「區區在下。」

王姑娘道：「你？」

江玉南道：「是！不過，在下用劍，姑娘也可以用兵刃。」

王姑娘說道：「用兵刃？唉！兵刃無眼，一旦中人，豈不要命，還是用拳脚好了。」

江玉南道：「姑娘，每人的造詣不同，有些人把工夫下在劍上，有些人，把工夫集中在拳掌上，所以，每人的功夫不同，在下喜歡劍，不論姑娘用什麼，在下都用劍，我不捨己之長。」

王姑娘說道：「我用拳掌，你也用劍嗎？」江玉南點點頭。

江魚突然接道：「同宗，我看這一陣不用勞動王姑娘了。」

江玉南道：「你怎麼說？」

江魚道：「我希望這一陣，咱們同宗之間比劃一下。」

高泰接道：「江老人家想動手，我看由在下奉陪。」

他看得出來，那小脚肥胖婦人，武功要高明很多，由江玉南對付最好。

田榮傷得不輕，這位江魚，只有自己對付了。

江魚冷冷說道：「你這小子心中還有些不服氣，是麼？」

高泰答道：「剛才，在下只是失神罷了。」

江魚道：「好！你不服，我老人家就好好的教訓你一頓就是。」

高泰也亮出了兵刃。

田榮經過一陣調息，發覺傷處骨骼未碎，只要好好的養息一段時間，就可以復元，才放下心中一塊石頭，接道：「諸位且慢動手，聽在下一言。」

江魚、高泰同時停下了手。

田榮冷冷地說道：「咱們打了半天，彼此還不知道身份，兩位究竟是幹什麼的呢？」

江玉南道：「對！彼此的身份，還沒有弄清楚，大家先打個一塌糊塗。」

目光轉到江魚的身上，接道：「同宗，能不能說出你的身份？」

江魚笑一笑，說道：「對！你這麼一問？老夫也想到了一件事，倒是要問個明白。」

江玉南道：「同宗，你還沒有回答在下的話。」

江魚道：「同宗，我看你得先回答我

的問話了。」

江玉南說道：「好吧！閣下要問些什麼呢？」

江魚道：「剛才你們帶走了兩個丫頭，用心何在？」

江玉南說道：「她是不是中原武林門派……」

他還不知江魚和這位胖婦人的身份，所以，言詞之間，語意雙關。

江魚答道：「她們是來自西方魔敎的人？」

江玉南點點頭，道：「對！」

江魚問道：「你們也是來自西方魔敎了？」

田榮道：「剛好相反，咱們是抓她們的。」

江魚回顧了那胖婦人一眼，道：「抓她們的？」

田榮道：「正是如此。」

江魚道：「你們常來三鳳閣？」

田榮道：「不常來，不過，咱們對三鳳閣的事情，知道的很多。」

江魚問道：「哦！聽說這三鳳閣中有一位領頭的，叫作鳳媽媽，不知現在何處呢？」

田榮望了江玉南一眼，未作答覆。

江玉南笑一笑，道：「田兄，說吧！如是彼此相處敵對，難免一場搏殺，說不說都是一樣，如若是大家志同道合，說明了也好消除彼此間的懷疑之心。」

田榮輕輕吁一口氣道：「鳳媽媽已死了。」

江魚道：「死了，怎麼死的？」

田榮道：「死在區區的劍下。」

江魚道：「鳳媽媽手下的三個鳳姑娘呢？」

江玉南道：「大鳳已經被在下點了穴道，廢去武功，現在後面一間小房子中，二鳳，三鳳，都已逃走。」

江魚冷冷說道：「這就叫老夫想不通了，你們爲什麼不點了她們的穴道，却讓她們逃走呢？」

田榮道：「說了半天，你們還沒有說明身份。」

江魚回望那胖婦人一眼，道：「大姐，我看咱們也該說明身份了。」

胖婦人道：「說就說吧！反正咱們也不怕他們。」

江魚笑一笑，道：「你們如是常在江湖上走動，應該早知她是誰了。」

高泰道：「在下在江湖上走動的時間，雖然不算很長，但也不算太短，只要你說出名字來，在下也許就會知道。」

江魚道：「王十姑的大名，你們聽說過沒有？」

田榮、高泰，全都聽得怔了一怔，道：「她就是王十姑？」

江玉南初入江湖，却是從未聽過此人之名，神色鎭靜不變。

江魚笑一笑，道：「如假包換的王十姑。」

王十姑歎息一聲，道：「我在江湖上行走了幾十年，還沒有遇到這種事情，有人懷疑我的身份。」

其實，只要聽說過王十姑的形貌的人，決不會有人疑懷她。因爲，這樣一副外貌的人，實在不多。

但如只聽過王十姑大名的人，沒有聽過王十姑長相形貌的人，很難相信，大名鼎鼎的王十姑，竟是這麼一副長相。

高泰吁一口氣，抱拳一禮，道：「王前輩，在下高泰。」

田榮一抱拳，道：「在下田榮。」

王十姑道：「你們兩個就是江湖上後起三秀之二？」

田榮、高泰，齊聲應道：「浪得虛名，王前輩見笑了。」

王十姑道：「這位年輕孩兒和你們在一起，想來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了。」

田榮道：「這位江兄，才是後起三秀之首。」

王十姑目光一掠江玉南，道：「這娃兒，就是三秀之首？」

田榮道：「是！咱們三人，如論武功，這位江兄最高。」

王十姑嗯了一聲，道：「你們三個人，混在一塊兒，把那兩個女娃兒架走，用心何在？」

高泰道：「她們出身魔敎……」

忽然發覺三鳳閣中，還有兩桌客人沒有走。

立刻住口不言。

王十姑冷笑一聲，道：「本姑娘不過五六年沒在江湖走動，想不到魑魅魍魎都成了氣候，連西方魔敎，也敢打中原的主意，我就約老鬼趕到了這裏，想見識一下魔敎的手段……」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接道：「妳眞的想見識，一定不會失望。」

王十姑一轉臉，只見門口站着一個全身黑衣，瘦長有如竹竿一樣的怪人。

這個人，如若還說他是一個人，那眞是相當的怪，因爲太瘦了，瘦得完全不像一個人的樣子。

田榮、高泰，都是常走江湖的人，五湖四海，大江南北，見過的人，不謂不多，但却沒有見過這樣瘦的人，瘦得身上剝不下四兩肉，嚴格點說，那只能算是一副骨頭架子。

王十姑的痴肥，和這黑衣人的奇瘦，比起來，眞使人忍不住要大笑一塲。

但那黑衣人冷肅的神色，和他那一對妖異的眼睛，發射出的慘慘綠光，帶來了一股濃重的殺機和寒意，使人笑不出來。

呆了一陣，王十姑才歎息一聲，道：「我總覺得自己太胖了一些，希望瘦一點才好，但看到了你這個模樣，我還是覺得寧可自己胖一些，也不能像你這麼瘦。」

黑衣人冷冷說道：「胖和瘦都不足爲害，重要的是能夠活得多久。」

王十姑冷笑一聲，道：「你全身沒有四兩肉，講話的口氣，却是大得很。」

黑衣人一跨步，人已進了三鳳閣。

他雖然瘦，但却夠高，那一步跨得很大。

一個人的瘦和高，有着很大的關係，因爲他太高，所以，看上去特別的瘦。

現在，兩個人是面對面的站着。

黑衣人站直了，頭幾乎要頂住房頂，王十姑只不過到他的前胸。

其實，王十姑在女人中，並不算矮個子。

黑衣人低着頭，才能看清楚王十姑，冷冷說道：「你知道我是誰？」

王十姑道：「不知道。」

黑衣人道：「要不要我告訴你？」

王十姑道：「隨便。」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我來自西方雷音寺。」

羣豪聽得一怔，田榮失聲叫道：「魔敎中人？」

黑衣人道：「嗯！我就是魔敎的黑衣無常。」

王十姑道：「哦！倒是眞像啊！」

黑衣人說道：「你們瞭解無常的意思麼？」

田榮道：「鬼！」

黑衣人道：「要命的鬼！」

突然伸出手去，抓向王十姑的咽喉。

他的手臂奇長，手掌又大又瘦，看上去，實在像一隻大鳥的爪子。

王十姑急發兩拳，人也往後退了兩步，才算避過這一抓。

黑衣人道：「好身手。」

左右雙手，連環遞出，抓向王十姑。

王十姑雙拳齊施，封擋對方攻勢。

但也只是勉强把對方的攻勢封開。

王十姑拳勢的凌厲，田榮等早已見識過，那眞是快如閃電，力逾千鈞，但那又瘦又高的黑衣人，竟然能把那拳勢化解於無形。

雙方拳來掌往，片刻工夫，已經打了五六十招。

那黑衣人雙掌變化，奇中含柔，有如蜘蛛吐絲，綿綿不絕，王十姑那開碑、擊岩一般的拳勢，竟在他指掌推轉之間，完全化解。

王十姑連攻了三十餘拳，霍然向後退了三步。

黑衣人雙目中暴射出冷厲的目光，冷冷說道：「妳怕了？」

王十姑道：「你小子倒是不錯，不過，那也不能說本姑娘就怕了你。」

黑衣人喝道：「那妳爲什麼停手不戰了？」

王十姑道：「我有幾句話，跟你說個明白才好。」

黑衣人道：「好！妳說吧！」

王十姑道：「你用的什麼武功？」

這問法，驟聽起來，十分可笑，彼此動手相搏，爲什麼會問到別人用的什麼武功。

果然，那黑衣人冷笑一聲，道：「我用的什麼武功，爲什麼要告訴妳？」

王十姑道：「你這些武功，是我們中原所有麼？」

這一下，提醒了所有的人。

江魚道：「對！彼此動手相搏，至少也該把對方的來歷說個清楚。」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我已經說過，我來自西方雷音寺。」

王十姑道：「不對！你用的武功是武當派的綿掌，怎會出自雷音寺？」

高泰道：「是武當的綿掌功夫。」

黑衣人道：「不論是那裏武功，你們勝了我才算。」

江玉南道：「奇怪，你閣下用的武當綿掌，怎會來自雷音寺呢？」

黑衣人道：「這和你們何關？」

江玉南道：「閣下既然是武當中人，和雷音寺又有了關係，咱們自然要問個清楚。」

黑衣人冷冷說道：「你們見識太少了，雷音寺中武功，包羅萬有……」

突然，一伸右手，抓向了王十姑。

這一次突然施襲，王十姑驟不及防，幾乎被他抓住。

王十姑怒道：「好！你可是認爲本姑娘眞的怕你了？」

黑衣人似乎是不願多說話，雙掌連環攻出，比剛才更爲凌厲。

王十姑大叫一聲，雙掌怒搗，呼呼生風。

這一次，她全力施展，竟把那黑衣人逼到三尺以外。

江玉南低聲對江魚說道：「同宗，這位王十姑是女流之輩，但她修習的拳法，却完全走的是剛猛路子。」

江魚道：「這是伏虎拳法，不是人人都可以練的。」

田榮道：「爲什麼？」

江魚道：「這伏虎拳法共有一百廿八招，完全走的是剛猛路子，不是天生膂力過人的，根本就無法練這樣的武功。」

江玉南道：「哦！那麼這位王姑娘是她……」

江魚道：「天生神力，正是練這伏虎拳法的好材料。」

田榮道：「這套拳法，極具威力，看樣子，那位雷音寺的高手，似乎是很難再得先機了。」

這時，王十姑的拳法更威猛，拳風凜烈，迫得那黑衣人被堵在三尺以外。

江玉南心中有太多的疑問，但情勢轉變得太過離奇，使人有着敵友難分的感覺，當下低聲對江魚說道：「同宗，我心中有不少疑問，想向同宗請教，不知可否見告？」

江魚道：「那要看我是否知道了。」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那黑衣人，能把武當綿掌，施得出神入化，自然應該和武當有一點關係了？」

江魚道：「天下只有武當一派有此武功，別無分號。」

江玉南道：「但那黑衣人爲什麼自稱來自小西天雷音寺的魔敎門下？」

江魚道：「所以，這小子不知在耍什麼花樣，叫人想它不透。」

江玉南說道：「怎麼？同宗也不知道嗎？」

江魚笑一笑，道：「近年來，江湖上奇事百出，完全亂了章法，我如知道，豈不早就告訴你了？」

江玉南道：「好！咱們不談那小子，請問同宗是那裏來的？」

江魚道：「什麼？你連老夫的身份都不知道麼？」

江玉南道：「閣下不要生氣，我在江湖上走的時間太短，所以……」

江魚接道：「我老人家在江湖上無門無派，不屬於任何一家，但我的聲譽，一向不錯。」

江玉南道：「王十姑呢？」

江魚道：「嗨！你眞是沒有見過世面

，連女獅王王十姑也沒聽人說過。」

江玉南道：「同宗多多指教，王十姑在江湖上，算是那一種人物？」

江魚道：「她嫉惡如仇，性如烈火，一言不合，就和人拚起命來。」

江玉南道：「哦！只看她出手的拳勢，就充滿着火爆之氣，不過，在下要問她的還不是這個。」

江魚道：「那你要問什麼？」

江玉南道：「好壞、正邪，她該是屬於那一種人？」

江魚道：「和老夫一樣。」

江玉南微微一笑，未再多言。

事實上，話已經說得很明顯，和我一樣，自然不是好人，就是正人君子了。

這時，兩人的激烈搏殺，已到了最後關頭的形勢。

王十姑拳勢愈來愈猛，那黑衣人似乎已經有些架不住。

忽然間，王十姑大喝一聲，一招「直搗黃龍」，攻了過去。

黑衣人閃避不及，只好舉掌一封。

這一招力逾千斤，那黑衣人似是承受不起，被那強烈的拳勢，震得直飛而起，向後摔去。

江魚道：「十姑，好一招直搗黃龍，眞有破壁撞碑的氣勢。」

王十姑沒有說話，呆呆的站在那裏，望着那黑衣人的去向出神。

江玉南首先瞧出不對，重重咳了一聲，道：「王姑娘、王姑娘……」

王十姑神情痴呆，不言不笑。

江玉南道：「宗兄，王姑娘有些不對了。」

其實，已經用不着江玉南招呼，江魚、高泰，都已經瞧出了情形不對。

江魚快步奔了過去，一手抓住了王十姑的右腕，頓然臉色一變，道：「十姑，十姑，妳怎麼啦？」

原來，王十姑手腕上一片冰冷，似乎是剛由冰中取出來一般。

再看王十姑的一張臉，一片蒼白，似乎是忽然得了重病。

江玉南低聲道：「宗兄，是那裏不對了？」

江魚道：「她好像受了一種很奇怪的重傷。」

只聽王十姑牙齒打顫，道：「我好冷啊！」

身子搖了兩搖，向下倒去。

江魚道：「十姑，十姑，妳……」

王十姑雙目已經閉了起來，身子向下倒去，又緩緩睜開了眼睛，道：「我！好冷啊……」

江魚楞住了，道：「這是什麼武功，老夫走了幾十年的江湖，就沒有見過。」

田榮、高泰相互望了一眼，心中暗暗奇怪，適才動手之後，王十姑八面威風，明明一拳把敵人打得飛了出去，怎麼會自己受了這等怪異寒傷？……

江玉南道：「宗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江魚道：「怎麼回事，我也不清楚，大體上來說，十姑中了別人的暗算。」

江玉南道：「暗算？」

江魚道：「這是一種很歹毒的武功，大概是寒冰掌那一類的武功了。」

江玉南點點頭，緩步行了過去，伸手在王十姑的額角摸了一下，道：「果然很涼，高泰、田榮，兩位可有救人之法？」

這地方，就需要金長久那等老江湖的人了，如若有他在此，必有解救之法，至少，他可以說出一個道理來。

高泰道：「在下身上，帶有一種解毒之藥，不知道服用之後，是否有效？再說，這位王姑娘不像是中毒的樣子，好像是傷在一種特殊的武功之下。」

江魚道：「你那是什麼樣的丹藥？」

這時，突聞一陣步履之聲，一個人快步行了過來，道：「不可亂服藥物！」

羣豪轉頭望去，只見一個四旬左右的中年大漢，停在三尺以外。

江玉南道：「閣下是什麼人？」

一面問，一面打量對方，只見他穿着一件黑色及膝大褂，頭髮散垂，打扮得不倫不類。

長髮人淡淡的一笑道：「這位婦人，是傷在魔教寒陰掌下……」

說得很像一回事，但說了一句，却突然住口不言。

江魚道：「閣下說得不錯，但不知能不能施救？」

長髮人道：「如若不能施救，我就不會來此多事了。」

江魚道：「哦！」

長髮人道：「這種寒陰奇功，非常的歹毒，如若不能及時施救，只怕很難再有活命的希望。」

江玉南道：「那就有勞閣下一施妙手，挽她一刦如何？」

長髮人道：「好！我可以救，不過，總不能讓我白白的救她吧？」

話已經說得很明顯，人可以救，但必須要談好條件。

田榮道：「閣下有什麼條件，可以開出來了，咱們能夠辦到，決不推辭。」

長髮人道：「辦到，你們自然是可以辦到，問題是在，你們不願意犧牲。」

田榮道：「說說看。」

長髮人笑一笑，道：「我看咱們的條件很難談得攏，還是不說算了。」

竟然轉身向前行去。

江玉南高聲叫道：「閣下請留步！」

長髮人停下脚步，回頭一笑，說道：「諸位，救了這位婦人，對在下並無任何好處……」

田榮接道：「救人一命如造七級浮屠，至少沒有什麼壞處。」

長髮人道：「壞處大啦！」

江玉南道：「你怕魔教中人報復？」

長髮人道：「對！這是玩命的事，天下又有什麼人不怕死，救了別人，賠上了自己一條命，那可是不太划算的事。」

江玉南道：「如是咱們答應了閣下的條件呢？」

長髮人笑一笑，道：「唉！那就只好賭我的運氣了；不過，我的條件很苛，只怕諸位很難答應。」

江玉南道：「你如果不肯說出來，咱們就算是想答應，也無法答應。」

長髮人陰森一笑，道：「江湖上有三個後起之秀，不知是那三位？」

田榮指指江玉南和高泰，道：「他們兩位，加上區區在下。」

長髮人點點頭，道：「很好，你們三位是不是都同意老夫的條件了？」

田榮道：「慢着，咱們還不知道，你是些什麼條件。」

長髮人道：「老夫的條件很簡單，只要你們三位答應替老夫執一年僕役。」

這條件大出三人意料之外，都不禁爲之一呆。

長髮人歎息一聲，接道：「其實，這條件很簡單，一年的時間，彈指即過，一年後，你們又可恢復自由了。」

江玉南道：「這條件實在也不算很苛刻，只可惜，我們都有太多的事情要作，如若能延後幾年，那就兩全其美了。」

高泰道：「小要飯的想問問，你要我們跟着你作什麼？」

長髮人道：「保護我啊！老夫救了魔教要殺的人，魔教之中，自然不肯和老夫善甘罷休，有你們三位保護，老夫豈不是安全多了？」

田榮說道：「咱們約一年，一年之後呢？」

長髮人道：「有一年的時間，給我準備，老夫相信那就很安全了。」

田榮道：「哦！」

長髮人道：「唉！我本來不該說的，說了諸位也是不會答應。」

江玉南道：「咱們可以答應，不過，把方法修改一下。」

長髮人道：「你說說看吧！」

江玉南道：「咱們負責保護你一年安全，不用作奴僕如何？」

長髮人沉吟了一陣，道：「這位婦人，胖胖的，不是早夭之相，看來，我非得救她不可。」

田榮道：「這一年中，咱們和閣下厮守一起，誰要想傷害你，就得先殺了我們三人。」

長髮人道：「這辦法倒也不錯。」

緩步行近王十姑的身前蹲了下去。

田榮絕未想到，這是長髮人竟會輕輕易易的被自己說服，心中實在很難相信。

略一沉吟，道：「閣下可是答應了這個條件？」

長髮人答非所問的，道：「這個女人，實在傷得很重，如若不早些醫治，只怕很快就傷勢惡化了。」

一面說話，一面由衣袋之中，取出了一個玉瓶，倒出了一粒丹丸，放入了王十姑的口中。

同時，右手指出如風，點了王十姑八處穴道。

江玉南冷眼旁觀，發覺那長髮人指鋒所及之處，都是奇經位置。

長髮人點過了王十姑身上的八處穴道之後，才輕輕吁一口氣。

又從懷中取出一個皮包。

皮包打開，發覺皮包插的都是長短不同的金針。

想不到這樣一個人物，竟然眞是一個大夫。

因爲，像這等過穴的金針，平常的人，決不會準備，更不會帶在身上。

這一包金針，確定了他行醫的身份，任何人都不會再對他生疑。

長髮人回顧了一眼，緩緩說道：「把這位夫人抬入室中去吧！這外面有風，只怕對她的傷勢也不大好。」

江玉南和高泰，立刻行了過來。

三人合力，抬起王十姑，行入了三鳳閣。

這時的三鳳閣，空空洞洞，已經走得不見一個人影。

田榮和江魚不用人吩咐，很快的把幾張桌子合在一處。

長髮人點點頭，似是很滿意幾人的合作。

只見他迅快的抽出了一枚金針，刺入了王十姑一處穴道之中。

這個人看去，十分的詭異，但他的行醫的動作，却是快速異常。

只見他手不停揮，片刻工夫，王十姑的身上插滿了長長短短的金針。

田榮暗中數了一下，共有二十七支。

江魚雖然久走江湖，見多識廣，但這等事情，却也是第一次遇上。

田榮自覺那長髮人對自己的印象不錯，低聲問道：「大夫，還要準備什麼藥物麼？」

長髮人突然回過頭來，裂嘴一笑，露出了一口森森的白牙，道：「這個女人的武功，是不是很高強？」

不答反問。

田榮只好點點頭，道：「是！」

長髮人道：「你們在塲之人，難道沒有人是她的敵手？」

田榮道：「她武功高强，在下非敵，其他的人，都還沒有和他動過手。」

長髮人道：「哦！你們這一羣人中，那一個人的武功最好？」

田榮略一沉吟，道：「咱們的武功，都在伯仲之間。」

長髮人道：「這麼說來，你們這一羣人中，以這王十姑的武功最高了？」

江玉南越聽越覺得不對，立刻接道：「不錯，我們這一羣人中，以這位王姑娘的武功最好。」

長髮人搖搖頭，歎息一聲，道：「這就有些麻煩了。」

田榮道：「什麼麻煩？」

長髮人說道：「她身受寒毒極深，如若一下子醒了過來，只是神志還是無法清醒。」

江魚道：「神志不清醒會怎麼樣？」

長髮人道：「我怕她伸手亂抓亂打，你們必須想法子把她制服。」

江魚道：「她神志不清，武功會不會打點折扣？」

長髮人道：「會，不過不大。」

江魚道：「我們四個人一齊出手，也可以把她制服。」

長髮人道：「有把握麼？」

江魚望了江玉南等人一眼，道：「這個，就不清楚了。」

長髮人道：「不論如何，你們必須要把她制住。」

田榮道：「一定要制住她麼？」

口中說話，人却向前行了幾步，衝到王十姑的身前。

如若要點幾處王十姑的穴道，最好是

現在下手。

田榮中了王十姑一拳，對這王十姑的厲害，比別人更是清楚。

長髮人似是已窺知田榮的心意，長歎一聲，道：「唉！如是可以點她幾處穴道，自然是現在最好，只不過，她還未甦醒過來，點了她的穴道，只怕會影響到她的復元。」

田榮道：「那是說，現在不能點她的穴道了？」

長髮人道：「對！現在不能點她的穴道。」

田榮輕輕吁了一口氣，說道：「這位王姑娘，如若眞的拚起命來，只怕很難抵擋。」

只聽王十姑輕輕吁一口氣，緩緩睜開了雙目。

長髮人雙手如電，疾快的拔出了王十姑身上的金針。

只見她手脚伸動了一陣，緩緩坐了起來。

她雙目之中，似是蒙上了一層烟霧，但却有兩道凌厲的神芒，在那烟霧中閃動着。

那是充滿殺機的目光。

任何人和那目光觸接了一下；就可能領受到那股殺機。

忽然間，王十姑挺身而起，一掌拍向高泰。

這一掌突如其來，又快又狠，本是不易閃過，但幸好，高泰等心中早有了準備，右手一封，硬接下王十姑的掌勢。

蓬然輕震，雙掌接實。

高泰只覺那一股力量强大無比，竟然被震得向後退了三步。

江玉南右手疾出，一招「雲龍現爪」，扣住王十姑的穴脈。

王十姑翻腕一掌，擋開江玉南的攻勢，人却疾快的站了起來。

江魚大聲喝一聲道：「王姑娘，自己人。」

但聞拳風呼呼，王十姑一對凌厲的拳頭，已然逼向了江魚的前胸。

她拳發如閃電，力逾千斤，迫得江魚慌忙向後避開。

田榮、江玉南已雙雙由兩側攻來，各出一手，抓向王十姑的雙臂。

兩個人早已商量好了，只要抓住她的雙臂，就出手點她穴道。

但見王十姑忽然一個轉身，迎向了兩人，雙拳一揮，擊了過來。

江玉南、田榮，看她掌勢凌厲，齊齊閃開。

王十姑身子忽然飄起，追向田榮。

田榮吃過了王十姑的苦頭，心中極是畏懼，急急一個折轉，閃入了高泰身後。

高泰却挺身而出，揮拳接架。

王十姑拳如鐵鎚擊岩一般，招招是硬劈、直搗，高泰奮勇硬接，一連拚了十餘招。

高泰雖然練的是外門硬功，但他的內力，拳掌，却不如王十姑，十幾招拚下來，人已經承受不了，雙拳骨骼隱隱作痛。勉强又接了一招，高泰不自主的向後退了兩步。

這時，他就想施展閃挪之術，來對付王十姑，也是有所不能了。

這十幾招的硬拚，已經震得他全身筋骨酸疼，骨骼如散，連閃避的力氣也沒有了。

田榮只好出手，接下一招。

他爲了要救高泰，不得不硬接下這一掌。

他右臂上傷疼未癒，這一下是用的左臂。

但聞蓬然一聲，這一掌雙方接實。

他右臂就無法接下王十姑的掌勢，左臂更是無法接得下了，蓬然一聲，被震退三步。

田榮雖然吃到了苦頭，但他救下了高泰，如若不是他及時接下這一招，高泰即無法閃過那一拳。

但王十姑人如瘋狂了一般，田榮接下了一拳之後，立時攻出了第二拳。

幸好，江玉南適時而止，揮掌接下。

江玉南早知她拳勢威猛，所以，暗中提聚了功力，這一招全用的卸字訣。

拳掌接實之後，力量卸去了她八成，但仍然覺着餘力衝撞得向後退了一步，心中暗暗忖道：這女人不知練的是什麼氣功，怎麼有如此强大的力道？

但見王十姑拳如出雨，雙方展開了一場很激烈的搏鬥。

江玉南的武功，全走陰柔之道，利用卸字訣，卸去了王十姑大部份的拳勁。

看上去，雙方也是硬打硬拚，拳來拳往，但江玉南却可以支持不敗，而且，愈打愈見靈活。

這在別人的看法，感覺到江玉南的造詣比起高泰、田榮高明多了，竟然能和王十姑如此剛猛的拳路硬拚。

但江玉南本人，却是打的十分辛苦，這王十姑，似是有着無窮無盡的內勁，一連一百餘拳，拳拳勁力强大。

如非用卸字訣，卸去她大部份內勁，這一百餘拳，就算江玉南能接下來，也必然早已經被震傷了內腑。

那長髮人似是很注意兩人的搏鬥，看得全神貫注。

江魚究竟是老江湖了，仔細想一想，越想越覺得不對，緩步行到田榮身側，低聲道：「田兄，這情形有些不對啊！」

田榮道：「什麼不對？」

江魚道：「這王十姑，她如是受了傷，怎能越戰越勇？那是大出常事的事。」

田榮心頭一涼，道：「莫非這又是魔教中人在攪鬼麼？」

江魚道：「嗯！老夫是有這麼一些懷疑。」

田榮道：「那長髮人——」

江魚道：「對，咱們先想法子制住他，再追問他詳細形。」

田榮點點頭，道：「那就有勞江老了，對魔教中人，也不用講什麼江湖上的道義，出其不意，點中他穴道就是。」

江魚點點頭，又緩步行了回來。抬頭看去，只見那長髮人仍然全神貫注，似是看得很入神。

江魚悄然行到了那長髮人的身側，突然點出一指。

但那長髮人就像是背後長了眼睛一般，忽然一個回身，避開了這一擊。

同時，右手反切過來。

這是手刀，如若江魚被這一刀切中，勢非筋斷骨折不可。

江魚心頭震動了一下，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一步。

江魚冷笑一聲，道：「閣下的武功也不錯啊！」

長髮人冷冷說道：「你這是什麼意思？爲什麼偷襲我？」

江魚幾乎中掌，心中有了很大的警惕，一面暗中運氣戒備，一面說道：「閣下用的什麼手法，竟使王十姑神智失常？」

長髮人道：「這件事，我早已經對你們說過了，你們同意的。」

江魚道：「現在，我們需要她再行還元……」

長髮人接道：「還讓她身中寒毒，氣息奄奄？」

江魚道：「我們想救她，但如救她之後，多了一個敵人，那就不用救她了。」

長髮人冷冷說道：「老夫縱有回春妙手，也不能讓她說死就死，說活就活，這一點我辦不到。」

這時，田榮、高泰都圍了上來。

田榮道：「閣下的手段，實在高明，竟然用幾枚金針之力，把咱們一個武功高强的同伴，變成了生死相搏的敵人。」

高泰道：「朋友，你不但醫道精明，而且，對魔教手法，如此瞭解，想來，必然和魔教中人，有很多的來往了？」

長髮人忽然歎息一聲，道：「你們這般的多疑，實在是有些惱人，早知如此，我就不救她了。」

田榮道：「你救了她是不錯，但却使她要我們的命。」

長髮人說道：「我事先已經對你們說過了，她受傷很重，腦子裏可能會受到了某些刺激，醒過來之後，也許會不認識你們。」

江魚道：「閣下這話，驟然間聽起來，很有道理，但如是仔細的分析一下，那就大有問題了。」

長髮人道：「什麼問題？」

江魚道：「她不認識我們，但認不認識閣下呢？」

長髮人道：「自然也是不認識。」

江魚道：「這就是了，但她爲甚麼不出手攻擊你，而却出手攻擊我們。」

長髮人道：「我是救她的人，她自然是不會攻擊我了。」

江魚說道：「我和她相識三十年，她腦子中，如是記得你，豈有記不起我的道理。」

長髮人道：「那有很大的不同，醫學上的精奧深博，豈是你們這等凡夫俗子所能瞭解。」

田榮道：「閣下是不是有些惱羞成怒了？」

長髮人突然哈哈一笑，道：「你們如此的多疑，在下只有放手不管了。」

高泰道：「現在，你也沒有管啊？」

長髮人道：「好！你們閃開，我讓她重行暈迷過去。」

江魚道：「我們寧可少一個帮手，也不要多一個敵人。」

口中說話，人却向一旁閃去。

長髮人大步向王十姑行去，口中叫道：「我救妳一命，却招來了很多的抱怨，對不住，我要使妳再暈過去。」

田榮、高泰心中暗暗忖道：「我們這樣逼他，不知是不是眞冤了他。」

但見那長髮人忽然加快，飛身一躍縱，人已出了三鳳閣。

田榮、高泰、江魚同時爲之一呆。

沒有人會想到，這長髮人竟會突然逃去。

待三人想到要追時，長髮人已然走的不見蹤影。

江魚道：「慚愧，慚愧，咱們又上了魔教中人的當。」

田榮道：「他們之間，愈打愈是厲害，只怕要有傷亡。」

高泰道：「咱們得想個辦法，先把他們分開才行。」

這時，王十姑和江玉南已然打到了緊要關頭。

雙方拳來足往，都是招呼向致命的地方。

高泰心中好生奇怪，忖道：「王十姑神智不清，這樣拚命相搏，也還罷了，但江玉南却是神志清明，怎也會如此一個打法呢？」

事實上，田榮、江魚，都看出兩個人緊密的拳勢，已打到了生死將分之境。

激烈的搏殺中，瀰漫着一種血腥，給予人一種强烈的殺機。

這是武林中一流頂尖高手，搏殺到生死將分之境時，一種特有的情形，使人嗅到一股强烈的血腥味。

田榮輕輕吁一口氣，說道：「不是兄弟滅自己的威風，咱們只怕無法把他們分開。」

江魚點點頭，道：「如是咱們一定要插手救人，這兩人中，咱們只能救一個，難就難在咱們應該救誰。」

田榮道：「自然是應救江少俠。」

江魚道：「爲甚麼？」

田榮道：「第一，他神志清醒，爲了救咱們才和王十姑動上手；第二，他來自雲頂神府，湖江上最受敬重的世家，這兩個理由，應該夠了。」

江魚道：「唉！王十姑有一批朋友，如若知道，咱們殺死了王十姑，必如冤魂纏身，不死不休了。」

田榮道：「總不能帮助王十姑殺了江玉南吧？」

高泰道：「絕對不能，咱們如若相助王十姑殺了江玉南，就等於殺了自己，因爲王十姑不會放過咱們。」

田榮道：「時機很迫急，咱們早作決定了，如何一個下手法？」

高泰道：「唉！只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江玉南爲甚麼眞的會和王十姑拚了起來，他可以遊鬥，可以逃走啊！」

田榮道：「這一點我也想不明白，但是否雲頂神府，眞有甚麼奇奧之學，咱們不明白，而他早已握有制勝之機？」

江魚道：「我知道。」

高泰道：「請說。」

江魚道：「王十姑有一種奇怪的武功，叫作蛛絲斷魂掌，這種掌法，有如蛛絲一般，一施出來，整個掌法就纏上了對方



，逼得對方爲了自保，非拚命不可。」

田榮哦了一聲，道：「現在，她正在施展的蛛絲掌？」

江魚道：「對，蛛絲斷魂掌。」

田榮歎息一聲，道：「逼別人拚命，死的却未必是別人。」

江魚道：「三十年來，還沒有人勝過她的蛛絲斷魂掌，在下就兩度敗在那奇奧的掌下。」

田榮道：「這掌勢如此兇厲慘酷，你難道沒有受傷麼？」

江魚道：「她在神志清醒之時，發掌很有分寸，但此刻此境之下，那就很難說了。」

田榮道：「我看雙方都已用出全力，江兄劍法上的造詣極深，王十姑却是以掌、拳見長，嚴格的說起來，這一場搏殺，江玉南很吃虧。」

江魚道：「這一點，我也知道，不過，問題在王十姑現在心智迷亂，咱們沒有法子說服她。」

田榮道：「在下的意思是，這兩人之間，如是必須要犧牲一個人時，咱們又如何抉擇。」

江魚道：「田少兄的意思，是要犧牲王十姑？」

田榮道：「兩害相權取輕，至少在目前的情形下，江玉南比王十姑重要。」

江魚道：「有沒有保護王十姑的法子呢？」

田榮道：「我想是應該有，不過，不是我們所能作到。」

語聲一頓，接道：「在下之意，也並非一定要殺死王十姑，而且，咱們在分開這一場搏鬥之前，有一個決定，情勢如若不對，寧可傷害王十姑，一定要保留下江玉南。」

江魚無可奈何的說道：「好吧！一定要這樣，那也只好如此了。」

高泰道：「咱們要如何下手？」

江魚道：「這就要請敎兩位了。」

田榮道：「兩個辦法，一個咱們合力圍攻她，江少兄神智清明，應該留有分寸，合咱們四人之力，把她制服，第二個辦法是，咱們用暗青子招呼她。」

江魚道：「雙方貼身搏殺，敵我難分，暗青子招呼，恐非易事。」

田榮說道：「就怕她全力拚命，咱們却是留有分寸，咱們反而會傷在了她的手下。」

江魚沉吟了一陣，道：「這麼辦吧！咱們先招呼江少俠一聲，然後，老夫就硬接她一掌，你們可以在老夫硬接下她掌勢的同時，想法子點她穴道。」

田榮點點頭，道：「好！」

江魚吸一口氣，提聚丹田，道：「你們動作要快，老夫的內勁，不如她很多，不能躭誤時間。」

田榮、高泰，雙雙應了一聲，霍然分開，各站了一個方位。

江魚提高了聲音，道：「江少俠，咱們要想辦法助你一臂之力，制服王十姑，她神志不清，還望江少俠留些分寸。」

江玉南疾攻三掌，道：「她的掌勢很怪，非逼人全力施爲不可，餘勁不留，分寸很難掌握，我只能盡我的心力就是。」

就是這說幾句話的工夫，心神略分，那王十姑的掌勢，已如影隨形般的纏了上來。

她本來只有一雙手，但看上去，有如十雙手，江玉南的全身，都陷入了一片包圍的掌影之中。

王十姑的掌勢，不但如蛇纏身，而且還有奇烈的內勁，每一道掌勁之中，都含蘊着强大的壓力。

在這種怪異的掌勢之下，江玉南立刻陷入了困鬥之中。

高泰和王十姑硬拚了兩掌，心中還有些不服，身子一側，又攻了上去。

事實上却大謬不然，高泰加入了戰圈之後，對王十姑一點也沒有構成威脅，只是她拳勢凌厲，呼呼幾拳，逼得高泰連退了四五步。

田榮一皺眉頭，一個側身，也攻了上去。

加上了一個田榮，攻勢更見銳利，王十姑的攻勢被阻止了。

雖然是三個人的猛烈攻勢，但依然無法使王十姑有落敗之徵。

江魚輕輕咳了一聲，道：「三位感覺如何？」

田榮道：「至少，王十姑的攻勢，已經被阻止了。」

高泰道：「只要江老出手，我們可以穩佔上風。」

江魚道：「我出手也是一樣。」

田榮疾攻了三拳之後，道：「江老，王十姑已露敗象，再加上你江老一人，就可以必操勝券了。」

江玉南道：「她已經開始後力不繼了，看樣子很難撐過百招，江老出不出手，都沒有甚麼關係。」

果然，王十姑開始喘息起來。

一開始喘息，很快的就氣喘如牛。

江玉南的攻勢突轉凌厲，一個分剪手，封開了王十姑的攻勢，一拍拍在王十姑的右臂之上。

這一掌，他只用四成勁力，只怕傷了王十姑。

這一掌，如是勁力用足，可一擧間劈斷王十姑的右臂。

但因只用了四成勁力，給了王十姑一個反擊的機會。

王十姑硬受一掌，左手却疾快的推出一拳。

這一拳，正擊中江玉南的左肩之上。

這一拳打得很重，江玉南一連退了七八步，才拿樁站住。

一條左臂也立刻垂了下去，一時間無法再作拒敵之用。

如若王十姑要追襲過去，江玉南一時間無法招架對方攻勢，必傷於王十姑之手無疑。

幸好，高泰挺身而前，攔住了王十姑，硬接六拳。

六拳硬接，不但攔住了王十姑的攻勢，而且也使江玉南留在王十姑左臂上的傷勢發作。

原來，江玉南擊中王十姑的右臂，雖只用了四成勁力，但却暗施震脈手，發出內勁，震傷了王十姑右手脈穴。

（未完・廿六）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